

可敬的殉道者 卡拉干達嘅塞巴斯蒂安(福明)

目錄:

可敬的殉道者 卡拉干達嘅塞巴斯蒂安(福明).....	1
長老謝瑪大阿希芒德里特·塞巴斯蒂安之生平	4
特別定居者	9
塞巴斯蒂安神父被囚禁喺卡拉甘達嘅NKVD集中營	11
塞巴斯蒂安神父嘅病	17
阿爸嘅子女	24
費奧多西亞·費多托芙娜·普羅科пен科(施瓦格)	24
Nina 'Kokhlushka'	25
阿納斯塔西亞·彼得羅芙娜·帕爾希娜	26
退休神父伊奧安·提馬科夫,卡拉甘達	26
維拉·阿法納西耶芙娜·特卡琴科,塞巴斯蒂安神父嘅家務助理	27
瑪麗亞·奧布拉茲佐娃,神父的房務助理	28
塔季雅娜·阿爾泰莫芙娜·伊久莫娃	31
Anna Vasilievna Zaikova	32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安德烈耶夫斯卡婭	33
瑪特羅娜·季洪諾芙娜·弗羅洛娃	34
莉迪亞·弗拉基米羅芙娜·朱科娃	34
薩馬次夫一家	35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薩馬爾采夫	35
尼娜·彼得羅芙娜·薩馬爾采娃	35
瓦連蒂娜·謝爾蓋耶芙娜·波波娃	36
妮娜姊妹(科舒諾娃)	36
泰西亞·格里戈里耶芙娜·福米娜	37
安東尼娜·伊萬諾娃	38
瓦連蒂娜·彼得羅芙娜·帕諾娃	38
Khmyrov 家族	39
塞巴斯蒂安神父(亞歷山大·阿列克謝耶維奇·赫米羅夫)	39
修女Evnikia(Alexandra Florovna Khmyrova)	40
塞巴斯蒂安神父(Khmyriv)	41
奧爾加·謝爾蓋耶芙娜·馬爾季諾娃	41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同奧爾洛娃·奧爾嘉·費奧多羅芙娜	44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	44
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巴廖什卡的主治醫生)	44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	48
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	48
萊莎·伊萬諾芙娜·庫茲米切娃	49
塔季雅娜·弗拉基米羅芙娜·托爾滕斯滕	50
首席執事瓦西里·德涅日金	55
卡拉甘達最聖母聖誕堂大司祭尤斯塔西·普羅科普丘克	58
艾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阿加豐諾娃	60
阿爾馬泰聖尼古拉斯大教堂的首席大司祭瓦列里·扎哈羅夫	61
摘自沃洛科拉姆斯克及葉爾馬克大主教皮提里姆回憶錄	61
卡拉干達最聖母瑪利亞誕辰堂堂區主任亞歷山大·基謝列夫大司祭	62
長老西瓦斯提安嘅回憶同佢嘅教導,由佢嘅靈性兒女記錄	64
論禱告	64
關於謙卑、驕傲同信心	64
論疾病	66

論照顧病人與同情.....	67
論聖體聖事與禁食.....	67
關於節日同聖人嘅敬禮.....	68
關於聖像.....	68
關於教堂嘅規矩.....	69
關於唱歌.....	69
關於服飾.....	69
論孤兒.....	69
關於教養子女.....	69
論服從.....	70
關於喪禮.....	70
關於父親的懺悔.....	71
關於嘮叨.....	71
關於笑同隨便嘅行為.....	71
關於上帝的幫助與屬靈的跌倒.....	71
關於譴責.....	72
關於節制.....	72
關於我自己.....	72
關於修道生活同塵世.....	73
摘自謝瑪大阿基曼德里特·塞巴斯蒂安嘅講道.....	74
論悔改的罪人.....	74
論守護天使的引領.....	74
論鄰舍之愛.....	74
晚上喺大門房,賽巴斯丁神父講咗一句.....	74
紀念約翰神學家—愛嘅使徒.....	74
大齋期開始.....	75
塞瓦斯提安大主教嘅訊息.....	75
大主教塞巴斯蒂安名日.....	75
關於撒瑪利亞的婦女.....	75
主升天.....	75
聖安德烈首位被召使徒瞻禮日.....	75
論守護天使.....	76
主日.....	76
聖若翰洗者殉道節.....	76
論時間.....	77
大天使米迦勒瞻禮.....	77
主日.....	77
復活節主日.....	77
卡拉甘達嘅老婦.....	78
修女阿尼亞.....	78
萊莎·尼古拉耶芙娜·阿尼西莫娃,車里雅賓斯克.....	79
修道院長尼古拉(卡爾波夫),什丘金斯克.....	81
修女安娜塔西亞.....	82
1970年。棕枝主日.....	85
巧合定奇蹟.....	85
泰西亞·格里戈里耶芙娜·福米娜.....	86
安東尼娜·伊萬諾娃.....	87
Anna Shevchuk.....	87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奧爾洛娃.....	88
奧爾加·謝爾蓋耶芙娜·馬爾季諾娃.....	88
農家女妮娜.....	88
修道士塞巴斯蒂安(克米里夫).....	88
Evnikia 修女(Khmyriva).....	89
瑪麗亞·尼基季奇娜·奧布拉茲索娃.....	90
莉迪亞·弗拉基米羅芙娜·朱科娃.....	90
大司祭米哈伊爾·內伊古姆.....	90

1997年10月,喺聖徒封聖宗議會委員會作出決定,並喺大公無上聖亞歷山大二世宗主教祝福之下,喀拉干達可敬長老塞巴斯蒂安(殉道者)喺本地被宣聖。

1997年10月22日,可敬者塞巴斯蒂安的遺體被發現。六個月期間,長老的遺體供奉在他創立的聖母誕辰教堂;1998年5月2日,在復活節頌歌伴奏的盛大遊行中,盛放這位可敬者遺體的聖骨匣被移送至已成為卡拉甘達主要教堂的聖 Presentation 大教堂。移送儀式由阿拉木圖及塞米巴拉金斯克大主教亞歷山大主禮,教區神職人員、來自卡拉甘達嘅東正教徒,以及來自哈薩克斯坦同俄羅斯各地嘅眾多朝聖者一齊見證。

可敬者塞巴斯蒂安的聖髑安放於右側側殿中央,以供奉敬。其華麗的聖髑匣及上方之罩棚,以鑲嵌彩色金屬製成,造型令人聯想到拉多涅日的可敬者謝爾蓋的聖髑匣與罩棚,由謝爾吉耶夫卡的工匠所製。

2000年8月,喺千禧主教會議上,可敬者卡拉甘達嘅西比斯都被納入俄羅斯新殉道者同懺悔者大聚禮,俾全教會敬禮。

2000年8月,喺千禧主教會議上,卡拉甘達可敬者塞巴斯蒂安被列入俄羅斯新殉道者同祕道者之中,為全教會敬禮。

聖約翰·克里馬庫斯說:「修士們的光是天使,而所有人的光是修道生活。」但基督教的本質、修道主義最精緻的表現,莫過於長老的職務。

作為先知職務的直接延續,長老的職務在基督教初期與修道主義的興起同時出現,並成為其指導原則。它結合了內在靈性操練的苦行與對整個世界的服侍,同時照顧其靈性與日常生活的需求。

喺俄羅斯,科澤爾斯克·維韋登斯卡亞·奧普金隱修院就係呢種靈性追求嘅一個特別突出嘅體現。Optina嘅心臟,亦係佢生命脈動嘅所在——由嗰度散發出充滿恩典嘅力量,令修院居民嘅生活得到聖化——就係著名嘅Optina小修院:Optina聖長老嘅居所。

呢個構想係屬於修道主義同長老制度嘅擁護者、未來基輔大主教費拉特主教,佢說服咗住喺羅斯拉夫爾森林嘅敬禮派西斯·維利奇科夫斯基嘅苦行徒弟同追隨者,喺奧普丁諾荒原建立一個小修院。於是,摩西神父(普提洛夫)同佢兄弟安東尼嚟到奧普丁諾荒原。當佢喺1821年創辦咗奧普丁諾小修院之後,摩西神父喺1826年成為成個修院嘅院長,後來,神聖虔誠嘅利奧尼德長老(1829年受大戒時法名Lev)由亞歷山大-斯維爾修道院嚟到Optina Skete,就係佢喺度奠定咗長老傳統嘅基礎。佢咁做,就為後面一百年嘅長老提供咗動力,一直到Optina Pustyn興旺時期嘅尾聲。後面嘅長老,Macarius長老同Ambrose長老,都係好偉大嘅長老,亦都係佢嘅親近徒弟。

由 Makarii 長老開始,佢召集咗一批受過教育嘅人士翻譯教父文學,令 Optina Pustyn 喺當時嘅作家中開始出名。由嗰陣起,俄羅斯嘅知識菁英開始嚟 Optina Pustyn 同佢嘅修道小院參觀。長老們眾多的神聖恩賜,以及同樣不可或缺的與Optina苦行者之間的無間斷傳承,令Optina Pustyn在全俄羅斯聲名遠播。在長老安布羅西之下——就在他過世前,長老利未將領導的「全權衣鉢」傳予長老馬卡里——Optina達到了它的巔峰。長老嘅名聲響遍全俄羅斯,全國各地嘅人都蜂擁嚟搵佢。後面嘅長老——安東尼(澤爾薩洛夫)長老嘅徒弟阿納托利長老、若瑟長老同瓦爾索諾菲長老——都憑住神聖嘅啟示,同佢哋嘅師傅一樣。

好多宗教人物、哲學家同作家嘅著名名字都同Optina Pustyn有關。果高、屠格涅夫、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其秘密修道入首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以及基里耶夫斯基兄弟——他們都葬在Optina圍牆內,與長老為鄰——都曾到訪此地;托爾斯泰臨終前最後的願望極具象徵意義——前往Optina,對他而言即意味著進入基督的教會。「任何書籍或思想路線都比唔上,」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基里耶夫斯基寫道,「最緊要係搵到一位聖潔嘅東正教長老做你嘅引路人,將你所有嘅念頭都交託俾佢,並唔係聽佢嘅意見——無論佢有幾叻——而係聽聖父輩嘅裁決。」

呢班長老中最後嘅三位——智者狄奧多修斯(†1920)、安慰者亞納托利(波塔波夫,†1922)同埋奇蹟般嘅內卡塔里奧斯(†1928)——都延續住同一傳統。由佢哋親眼見證到俄羅斯國家呢座歷時數百年

嘅建築崩潰,同埋一班無神論者同不信神嘅人奪取咗國家政權。主命定長老狄奧多修斯同安東尼嘅奧普丁納隱修院關閉(1923年)之前離世,並葬喺呢座聖修院嘅圍牆內。

長老尼克塔里奧斯被流放到霍爾米什切村接受嚴格監控、並且不得會客嘅期間,記起福音書上嘅話:「凡到我跟前嘅人,我總不趕出去。」於是繼續紓解嗰班革命浪潮中無神論橫行嘅時代裡,前來向佢求取靈性支持嘅人嘅渴慕。

長老嘅身體逐漸虛弱,於1928年4月29日靜靜地離開呢段短暫而悲傷嘅人生,進入永恆嘅生命,並安葬喺距離科澤爾斯克60公里嘅霍爾米施奇村一處偏僻嘅公墓。[1989年7月16日,長老尼克塔里奧斯嘅遺體由科澤爾斯克以北60公里嘅霍爾米什切村嘅墳場,遷葬到奧普丁納修道院嘅獻呈大教堂。]

最後一次喺Optina Pustyn舉行嘅通宵守夜禮,由尼康(Belyaev)大主教於1924年6月15日,即卡爾加嘅可敬者提洪瞻禮日主持。尼康神父係長老瓦爾索諾菲嘅摯愛門徒同知心伴侶,雖然年紀輕,但喺屬靈智慧上已經勝過其他白髮蒼蒼嘅長老。因神嘅安排,就由佢一個人最後離開呢座信徒仍然蜂擁而至、尋求靈性安慰同指引嘅摯愛道場。尼康神父唔單止承擔咗靈性導師嘅職責,仲承擔咗長老嘅職務。全夜祈禱已經喺道場教堂舉行,而係喺醫院嘅廚房度舉行。然後,為咗預備將要嚟臨嘅災難,喺科澤爾斯克,尼康神父同埋定居喺度嘅奧普丁納弟兄,以及來自被摧毀嘅沙莫爾迪諾修道院嘅修女,一齊踏入咗一段充滿悲傷、陌生同艱辛嘅生活。奧普丁納弟兄究竟點樣、靠乜嘢維生——呢個只有主才知道。

第一任奧普丁長老利維大司祭曾言:「將來有一日,我哋嘅修院會變成荒蕪,淨係得貓住喺度。」喺佢蒙主恩召之前(†1841),佢作咗呢段禱文:「我感謝祢,我仁慈嘅創造主,主啊,因為我逃脫咗將來時代所預備嘅不幸同悲傷。但我唔知道你哋可以唔可以逃脫。」呢段最後嘅說話係講畀長老嘅隨從聽嘅。

革命之前好耐,長老瓦爾索諾菲以父親對兒子嘅口吻同佢嘅徒弟尼康神父(當時叫尼古拉)講:「我而家望住你,你仲年輕又有經驗,我諗我有命見到嗰啲可怕嘅日子,但你會。修道院會面對好大嘅迫害同壓迫……「總有一日,Optina嗰度會好艱難……真基督徒會喺細細嘅教堂度擠埋一齊……你好可能會活到見到嗰日,基督徒再次受折磨。我所講嘅,係好似古代嗰種折磨……早期基督徒嘅迫害同折磨好可能再次重演……」你會活到見到嗰段日子。記住我嘅說話。到時你就會講:「係呀,我記得,瓦爾索諾菲長老同我講過呢一切……嗰陣已經過咗幾多年啦!」記住我嘅說話,你會見到「忿怒之日」。我再重申一次,你唔使驚,上帝嘅恩典會保護你。」

尼康神父嘅遺體安葬在遙遠嘅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嘅皮內加,他在1930年被布爾什維克流放到那裡,進行「自願流亡」。他在1931年6月25日因肺結核病逝於當地。

佢係最後嘅長老之一[以下亦被列為Optina最後嘅長老:聖大長老馬卡里奧斯(Inozemtsev,† 1970年5月4日(舊曆),貝列夫,圖拉地區;大修士約阿薩夫(Moiseev,† 1975年3月25日(舊曆),俄羅斯利佩茨克州格里亞濟;大修道院長安布羅西(Ivanov,† 1978年10月2日(舊曆),卡盧加州巴拉巴諾沃;斯基馬大司祭保祿(德拉切夫,† 1981年3月16日(舊曆),圖拉地區切爾卡西村)],佢源於革命前奧普丁納根基,係斯基馬大司祭塞巴斯蒂安(福明,† 1966年)——係長老約瑟夫嘅徒弟,長老約瑟夫過身之後,又成為長老尼克塔里奧斯嘅徒弟。佢吸收咗Optina Pustyn聖父輩嘅傳統同滿有恩典嘅精神,又好似鐵咁喺烈火試煉嘅爐中鍛鍊,忍受咗流放同喺蘇聯集中營入面嘅監禁,佢嘅神嘅預旨嘅奧秘中,喺中哈薩克斯坦熾熱大草原嘅首都——多受苦難又蒙福嘅卡拉甘達——度行佢嘅修道職務。喺嗰度,喺1930年至1950年代,我哋世紀最無神劇作之一嘅最慘痛一幕就喺度上演。好似一個無止境嘅反獻殿禱文,哈薩克斯坦無邊嘅大草原——浸滿殉道者嘅鮮血,並因佢哋嘅禱告而聖化——橫亙眼前,而奧普廷嘅長老、聖品大阿基米德·謝苗·謝貝斯都·謝貝斯都嘅福佑記憶,就喺呢片草原上張開佢威武嘅翅膀。

長老謝瑪大阿希芒德里特·塞巴斯蒂安之生平

蒙福的長老、schema 大阿基曼德里特·塞巴斯蒂安(史蒂芬·瓦西里耶维奇·福明)於1884年10月28日/11月10日,出生於奧廖爾省科斯莫代米揚斯科耶村,家境貧寒。其父名瓦西里,其母名馬特龍娜。他們有三個兒子。長子希拉里昂,生於1872年;次子羅曼,生於1877年;幼子則於受洗時取名史蒂芬,以紀念撰寫聖詠的聖人史蒂芬·薩瓦伊特,因為他出生在該聖人的瞻禮日。

1888年,佢父母帶住細路去Optina Pustyn見長老Ambrose。當時Stephen得四歲,但佢記得好清楚嗰次探訪,仲記得嗰位聖潔長老溫柔嘅眼神。未來嘅Sebastian神父喺四歲嗰年父母離世,成為孤兒,到五歲嗰年,佢媽媽過身。「當我哋父母過身嗰陣,」佢哥哥希拉里昂回憶道,「我十七歲。」我哋有九十畝土地,要靠人手耕作;嗰度係一間細細嘅農場——邊個會打理?我哋兄弟三個;我哋爭吵甚至動手打架——邊個會拉開我哋,令我哋和好?」為咗鞏固家庭,父母過身一年後,長兄希拉里昂就結婚咗。

五歲嘅Stefan因為心地柔善,同佢二哥Roman好有感情。但Roman選擇咗出家,喺1892年懇求Hilarion帶佢去Optina Pustyn,喺聖約翰先驅修院做見習修士。

希拉里昂性格有別——佢好苛刻又唔好心。史蒂芬好早就體會到做孤兒嘅艱辛。回憶細個時,長老塞巴斯蒂安話:「如果當時有個女性留低就好啦:唔論係嫲嫲、姊妹定阿姨,任何可以喺你咁細個嗰陣照顧你嘅人都好。」有咗媽媽真係好難,就算有媳婦都幫唔到手。我記得我大約八歲嗰陣,向媳婦要啲奶,佢同我講:「等陣先。」我嬲到唔得了,走去將媳婦喺太陽底下漂白晒乾嘅麻布擲落地下,仲用泥巴塗晒佢哋。我嫂就向我阿哥投訴。阿哥罵我同打我。有好多人都打我或者罵我,但有人可憐我。

Stefan 係個好學生,讀完咗三年堂區學校。堂區神父會畀佢讀書。Stefan 自細身體就唔好,又少做農活,大部分時間都喺牧場做牧羊人。佢鍾意養牲畜,識得點照顧,農民都好佩服佢。但最緊要係,佢有時間讀書同埋禱告。佢哋同輩唔鍾意佢,因為佢謙卑又溫和。佢哋取笑同嘲弄佢,叫佢「和尚」。更糟糕嘅係,因為佢哋知道佢唔單止對人,連對動物都充滿同情,佢哋有一次捉咗隻貓,然後拋畀一班狗,任由啲狗將隻貓撕得稀爛——Sebastian神父後來講起呢件事時,都充滿遺憾。冬天農場工作較少嘅時候,Stefan最開心同最令佢安慰嘅,就係去Optina Pustyn探望佢二哥。呢啲探訪對Stefan嘅靈性影響好深,佢長大咗之後,就開始求Hilarion畀佢去Optina Pustyn,但佢二哥唔肯。「你做乜嘢和尚?」佢會咁講。「你也都唔掂。仲有邊個嚟幫我做農場嘅嘢?」於是Stefan就留低幫佢兄弟。

1908年,佢嘅二哥羅曼·福明(Roman Fomin)病中私自受戒,法名拉法葉;同年12月16日,喺以埃及聖瑪麗亞為名嘅修道院教堂,由院長澤農(Xenophon)神父為佢披上修道袈裟。

到咗呢個時候,大佬嘅年輕家庭已經安定落嚟,Stefan 對修道生活嘅渴望越嚟越堅定,於是佢去咗Optina Pustyn 隱修院搵 Raphael 神父,喺1909年1月3號,佢喺長老 Joseph 手上被接納做一名閉關者。

史蒂芬同長老一齊生活期間,發現佢係一位偉大嘅靈性導師。佢後來經常回憶嗰段日子:「我哋(另一位房務助理)同長老一齊生活,就好似佢係自己嘅爸爸。一齊同佢禱告、食飯、讀書或者聽佢講教導。」

長老聖品修道士若瑟係大長老聖品修道士安布羅修最親近嘅徒弟。佢唔單止外表上係佢最親近嘅徒弟,喺精神上、喺服從、虔誠同愛心嘅力量上都係。佢真係亞布羅修斯長老「心愛嘅兒子」,係喺呢位長老喺一個樸實無華嘅「小屋」入面,用大長老利奧同馬卡里烏斯嘅教誨,將佢靈性重生並悉心培育。就喺呢間狹窄嘅小房入面,呢度對若瑟神父嚟講成為咗一所敬虔嘅學校,佢透過實踐精通咗所有科學之中最高嘅學問——修道主義,並喺適當時候自己成為咗其他修士嘅導師。

佢做咗十二年嘅修道院區區長同長老,但因為1905年身體唔適,就辭咗呢個職務。佢已經行將就木,氣力明顯衰退。呢盞修道之燈正靜靜熄滅,但身體愈來愈弱之時,佢嘅精神卻依然清醒敏銳。喺1905年,聖統會議令下,長老瓦爾索諾菲被委任為修庵院長。

1910年,列夫·托爾斯泰由雅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離開後,嚟到Optina Pustyn,史蒂芬見證咗呢件事。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喺深夜由科澤爾斯克嚟到奧普丁納,喺寺院嘅客房過咗夜。管理客棧嘅米哈伊爾神父後來回憶話,喺飲茶嗰陣,托爾斯泰問佢關於長老嘅事,問邊個有接見訪客,又問若瑟長老有冇見人;佢話自己係嚟搵長老傾偈。

「當佢哋到嗰陣,」米哈伊爾神父回憶道,「就係佢哋兩個。佢哋敲門,我開咗門。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問:『我可以入嚟嗎?』我答:『請入。』佢又話:『可能我唔好入去:我係托爾斯泰。』」「點解唔得,」我講:「凡係想嚟探我哋嘅人,我哋都歡迎。」佢就講:「噢,你好,兄弟。」我答:「你好,閣下。」佢又講:「我叫你『兄弟』唔介意嗎?人人本來就係兄弟。」我答:「完全唔介意;其實我哋都係兄弟。」於是佢哋就留嚟我哋度。我畀咗佢哋最好嘅房。第二朝早,我就派咗個僕人去見修院嘅院長——瓦爾索諾菲神父,通知佢托爾斯泰正喺路上嚟到修院。塞巴斯蒂安神父就後續經過咁講:「若瑟長老

病咗,我就坐喺佢身邊。瓦爾索諾菲長老入嚟,同我哋講米迦勒神父傳嚟消息,警告我哋L。托爾斯泰正喺路上嚟我哋度。我就問佢:『邊個同你講㗎?』」佢答:「係托爾斯泰親口同我講。」長老約瑟夫話:「如果佢嚟,我哋就要用 kindness、respect 同 joy 去接待佢;雖然佢已經被逐出教會,但因為佢係自願嚟——冇人逼佢——我哋冇得揀。」跟住佢哋就差我去圍欄個邊望吓。我見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就向長老們報告,說他正喺屋企附近行,時近時遠。約瑟夫長老說:「對佢嚟講好難。畢竟,佢係嚟搵我哋嘅活水。如果佢真係嚟咗,就去請佢入嚟,問吓佢。」我就去咗,但佢已經走咗,騎住馬離開咗。佢騎住匹馬,其實都未行得幾遠,所以我追唔上佢。跟住有佢妹妹瑪麗亞姊妹嘅消息傳到長老個度,話佢都喺沙莫林諾拋低咗佢。後尾,我哋收到咗阿斯塔波沃車站寄嚟關於L.N.病況嘅電報;入面代佢請長老去探佢。瓦爾索諾菲神父即刻出發,但托爾斯泰身邊嘅人唔畀佢見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瓦爾索諾菲神父將封信交界佢個女亞歷山德拉,信入面寫住,畢竟係你阿爸嘅心願,要我嚟。佢哋根本唔畀佢入去。連佢嘅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都見唔到佢。佢自己搭住自己嘅馬車嚟,就喺車站度留嚟馬車入面。瓦爾索諾菲神父對呢件事好難過;佢返去嘅時候差啲病咗,每次一諗起就心痛。佢會講:「就算佢係列夫,都掙唔甩佢嘅鎖鏈。」「真係好可惜,真係好可惜。」長老約瑟夫為自己嘅命運嘆息。「至於話有人派我去,個個唔係真嘅。我係應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本人嘅請求先去阿斯塔波沃嘅。」瓦爾索諾菲神父堅稱。

1911年4月,復活節第三日,長老若瑟患上不治之症。5月9日,佢嘅靈魂靜靜咁離開咗受盡苦楚嘅肉身,喺5月10日凌晨一點半,修道院嘅鐘響咗三聲,跟住大鐘一齊鳴,宣告咗長老離世。5月12日,由弟兄們將盛載他遺體嘅棺木,安葬在安布羅西長老墓旁預備好嘅墓穴中。這位與偉大長老共處三十年、溫和嘅門徒,終於安息於其恩師腳下。

史蒂芬對長老離世嘅悲痛好深。但主冇畀佢冇安慰。長老尼克塔里奧斯(阿納托利(澤爾薩洛夫)神父及亞蒙神父嘅屬靈兒子)搬入若瑟神父嘅寮房。史蒂芬留下來做他嘅寮房侍者,並接受他嘅屬靈指導。1912年,史蒂芬被剃髮為長袍修士。

同年四月,因為一啲陰謀同誣衊,長老瓦爾索諾菲由奧普丁納隱修院調去成為斯塔羅-戈盧特文修道院嘅院長。當佢離開隱士院個陣,喺一次告別禱告儀式之後,瓦爾索諾菲長老講咗番說話,安慰啲傷心嘅弟兄:「最近喺修道院過身嘅修道院長馬克,同我講過,當馬卡里奧斯神父臨終個陣,佢預言喺佢之後,長老會係安布羅西奧斯神父、希拉里奧恩神父同安東尼奧斯神父,而且修院永遠唔會有長老。」「將來嘅長老之中,會有啲屬靈恩賜上,甚至超越大長老嘅人:狄奧多、馬卡里、安布羅西同安東尼。」喺瓦爾索諾菲長老由奧普丁納調走之後,年長僧侶會議就委任咗內卡塔里奧斯長老做社區嘅靈性之父同長老。

尼克塔里奧斯神父過住隱居嘅生活;佢識得低調行事,唔引人注意。佢講嘢用寓言同謎語,帶點聖徒式嘅傻氣,但往往都好有洞察力。長老嘅同代人認為,任何未親眼見過佢嘅人,單憑聽人講都無法對佢有清晰嘅印象;好難評斷佢嘅品格同佢嘅神奇品格:佢化身為謙卑、非凡嘅柔和同謹慎、佢嘅愛,以及佢性格難以言喻嘅魅力。因為他極深嘅謙卑,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位長老,總是以這樣嘅方式談論自己:「我只是個初學者;我在學習;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悟性。」我點可以成為古時長老嘅繼承者?佢哋恩典豐盛,而我只係得一絲半絲。"佢又會同嚟探訪嘅人講:"呢件事你問我嘅房務助理史提芬啦;佢會比我睇得更透,勸你更好。"尼克塔里奧斯神父擁有令人讚嘆嘅純樸,就連最頑梗、最憤慨的心靈,都能感受到他那份深厚大愛嘅真誠。長老自己曾說:「我兒!我們所愛之情,從不改變。你的愛是短暫嘅;我們的愛今日如是,千年亦如是。」

於是,喺長老嘅指導下,喺呢個寧靜而和平嘅避風港,佢嘅徒弟兼未來嘅長老——塞巴斯蒂安神父,喺靈性上不斷成長,將佢呢位可貴恩師嘅愛、智慧同謙卑,深深刻印喺心靈深處。

年長者內克塔里奧斯有兩位修房執事。年長嘅係史蒂芬神父,因為佢溫柔同有憐憫心,人稱「夏天」;而細位就係彼得神父(Shvyrev)——呢位著長袍嘅修士彼得(Shvyrev),係位前海員,革命前曾去過雅典衛城。佢係長老尼克塔里奧斯嘅小房僕,對佢非常忠誠,所以好受佢疼愛。佢心直口快,又粗枝大葉,做過礦工,後因意外事故去世。佢綽號「冬」,行事作風較粗魯同嚴厲。當茅屋入面嘅人等咗咁耐都等唔到長老,開始灰心埋怨嘅時候,老爺子Nektarios就會派史提芬神父去安慰佢哋。但如果等緊個班人變得吵吵鬧鬧,彼得神父就會走出嚟,用嚴厲嘅口吻去安撫同平息大家。

有時會咁樣(呢件事係Sebastian神父親口講嘅)。通常,長老Nektarios神父會喺下午兩三點先離開佢嘅寮房。人群就一次又一次派Stephen神父去同長老講,話佢哋等緊佢,而且有好多人要返屋企。

史蒂芬神父就會去長老嘅房,長老就即刻話:「我而家準備緊,著緊衫,就嚟啦」——但佢就唔肯出嚟。當佢真係出嚟嘅時候,佢會喺大家面前對史蒂芬神父講:「點解你一次都有同我講,有咁多人咁心急咁等住我?」史蒂芬神父就會求饒,喺佢腳前低頭。

1913年4月13日大安息日前,當聖殯布正被抬出時,史蒂芬神父嘅兄弟拉法埃爾神父因患肺結核病,病危約三星期後喺醫院離世。喺佢最後個段日子,佢每日都領聖體,喺佢死前一日,佢剃度成為一位斯基馬修士。正如修院誌記載,拉斐爾神父做資深園丁,偶爾喺右邊合唱團頂替合唱團領唱。佢以沉默同溫柔著稱。

史蒂芬神父喺個多事嘅1917年,以「塞巴斯蒂安」呢個名(為咗紀念殉道者塞巴斯蒂安,喺12月18/31號緬懷)剃度領受長袍。革命爆發,幾百年嚟嘅俄羅斯國家體制土崩瓦解,基督教堂開始受到迫害。

為咗預備應付必然到嚟嘅變動,Optina嘅和尚繼續喺寺院度靜靜咁、低調咁生活。佢哋已經收到教會同修院被關閉,同埋佢哋嘅產物被沒收嘅消息。喺Optina,一則不祥又充滿反抗意味嘅標語已經出喺修院牆上,威脅話要嚟掠奪修院。呢啲講法亦都係口頭上聽到。

1918年1月23日(俄曆),Optina Pustyn被人民委員會理事會法令關閉,但該修道院以農業合作社的名義繼續存在。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初學者,對合作社裡嚴格的要求感到不滿,於是離開了修道院。留低嘅人——多數係年紀大嘅和尚——堅決唔肯走,要留到最後一刻,除非真係畀人趕走。佢哋每日、每時都活喺驚恐之中,預期會畀人驅逐、拘捕、監禁或者殺害。

喺寺院範圍內成立咗一個叫「Optina Pustyn」嘅博物館。修道院已經唔存在,但長老內卡塔里奧斯繼續同佢嘅徒眾住喺長老茅屋,雖然佢被悲傷嘅負擔壓得憔悴,仍然繼續接待訪客。

1923年,大齋期第五周結束時,一個清算委員會開始在寺院工作。教堂禮拜停止。僧侶們逐漸被驅逐。寺院由「Glavnauka」管理。寺院建築被兒童院、博物館辦公室和私人公寓佔用。大部分僧侶嘅居所都畀博物館當公寓租畀度假客。Optina社區嘅大多數人搬去科澤爾斯克同附近嘅村莊。有啲人買咗細細嘅屋,幾個人一齊住。之後,又有一啲本已解散嘅沙莫爾迪諾修道院同其他女修道院嘅修女加入佢哋,呢啲修女以前都係Optina長老嘅靈性指導下。對啲啲有咗屋頂、有得食一餐飽飯、又有未來希望嘅修士嚟講,祈禱係佢哋唯一嘅安慰。喺斯基特,按照塞巴斯蒂安神父嘅指示,長老哋嘅房被恢復到原本嘅狀態,無論內外都一樣。

1923年,喺修道院關閉前兩個月,塞巴斯蒂安神父晉任為聖品執事。

1923年3月,長老內卡塔里奧斯被捕,並被流放到省界以外。據講,佢被捕個陣,當局要求佢唔好見訪客,所有Optina嘅長老就顯現喺佢面前,同佢講:「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齊,就唔好拒絕你嘅靈性兒女。」佢就有拒絕。

起初,長老住喺普洛希諾村(離科澤爾斯克有四十五弗斯塔),之後搬去布良斯克省嘅霍爾米施村(離科澤爾斯克有五十弗斯塔)。長老被捕後,塞巴斯蒂安神父與奧普丁納修會嘅弟兄同住於科澤爾斯克,並經常前往流放地探望長老。1927年,塞巴斯蒂安神父由卡盧加主教晉鐸為大司祭。1928年4月29日,長老內卡塔里奧斯圓寂。當佢將聖潔嘅靈魂交託畀上帝嘅時候,佢嘅靈性兒子亞德里安·里馬連科神父(後嚟嘅洛克蘭總主教安德烈,†1978年),由基輔嚟到,為佢披上頸巾。Sebastian神父在葬禮上及之後在長老嘅墳前痛哭流淚。遵照長老在臨終前賜下嘅祝福,前往堂區服侍,Sebastian神父先到科澤爾斯克,然後到卡盧加,之後又應科茲洛夫聖伊利亞教堂堂區主任大司祭弗拉基米爾·安德烈耶維奇·內恰耶夫嘅邀請[現任弗羅廖波爾斯克及葉列夫大主教皮提里姆(內恰耶夫)之父],他抵達科茲洛夫,並由坦波夫及科茲洛夫教區嘅瓦西安(皮亞特尼茨基)主教委任他到聖約翰洗者教堂任職。佢喺度由1928年至1933年服務,直至被捕。喺呢段期間,佢喺科茲洛夫對革新派展開咗不懈嘅鬥爭。

塞巴斯蒂安神父一直同流散喺外嘅Optina Pustyn弟兄保持聯絡。因此,喺1929年,佢為喺赤爾吉爾流放返嚟、前長老瓦爾索諾菲嘅秘書西里爾(Zlenko,†1932年7月19日(舊曆))垂危嘅時候,為佢施予聖事。

唔耐之後,大司祭弗拉基米爾·內恰耶夫畀人拘捕,塞巴斯蒂安神父就自告奮勇咁照顧佢屋企人:佢老婆奧爾加同埋佢哋嘅仔女。

堂區教堂嘅禮儀嘅虔誠氣氛方面,同Optina隱修院嗰種莊重禮儀好唔同,而嗰種禮儀阿爸已經習慣咗。有時喺節日禮拜之後,佢走出教堂都會覺得好失落。佢唔鍾意嗰種有深層冥想嘅音樂式歌唱,想合唱團用喺隱修院嗰度唱嘅方式嚟唱。但係,合唱團指揮就鍾意唱得大聲啲、生動啲,甚至唔介意踏腳跟節拍。神父堅持,喺禮拜開始之前,合唱團指揮要先向佢請示要唱啲乜嘢同埋點樣唱。神父會話:「我哋要咁樣唱歌,令到人哋感動到想禱告同喊。」但係合唱團指揮就反對:「佢管祭壇,我就管合唱團。」但係神父唔容許咁放縱,所以佢哋就照佢祝福嘅方式,用修道士嘅方式去唱。

又喺嗰大節日嗰陣,男童合唱團嘅男仔會向人要錢去買酒。但Sebastian神父從來都唔會應承;就算俾,都只會俾「Kagor」,仲要加水稀釋。佢會喺午餐時餵飽佢哋,又每人買件襯衫,用除咗伏特加之外嘅任何嘢嚟逗佢哋開心。就因為呢種「輕蔑」,Sebastian神父一生都畀啲男人惹上麻煩。

靈性姊妹開始蜂擁到科茲洛夫嘅塞巴斯蒂安神父度。第一個到嘅係阿格里皮娜,嚟自沙莫爾迪諾修道院嘅修女,塞巴斯蒂安神父就安排佢去合唱團唱歌;跟住就係費夫羅尼亞,佢都係同一個修道院嘅修女,塞巴斯蒂安神父就委派佢做管家。有一日,做完家務後,佢走去院子度休息。佢腦入面不停冒出念頭:「點解我要嚟呢度?神父同其他神父一樣,做嘅嘢同屋企有兩樣。」突然,神父由屋企走出嚟,坐喺佢隔離,對佢講:「點解你要嚟搵我?」「我同其他神父一樣。」佢醒覺到神父睇穿晒佢所有嘅心事,就跌跪喺佢腳下,求佢原諒。佢先發現,神父塞巴斯蒂安其實同其他人唔同。費夫羅尼亞修女餘生都留喺神父塞巴斯蒂安身邊;佢哋神父被關押喺卡拉格期間一直陪住佢,並喺卡拉甘達一直住到離世。

唔耐之後,有兩位商人家族嘅年輕女子嚟探望神父。其中一位叫瓦爾瓦拉嘅修女,佢十二歲嗰年,就畀父母送咗去沙莫爾丁諾。佢哋着住城裏嘅衫嚟到神父屋企:着住拖鞋、穿住輕薄嘅連衣裙同戴住頭巾。神父望住佢哋,對費夫羅尼亞媽媽講:「你幫呢兩個女仔拎對『費茲式』靴、件外套同條披肩嚟。」「等佢哋換好衫,去教堂。」佢哋有多問,就着返嗰啲新衫去咗教堂。到咗度,佢哋企喺門檻後面嘅灶頭邊,咁就有人會見到或者盯住呢班女仔。呢就係神父有時教佢哋謙卑嘅方法。

修女瓦爾瓦拉有一把好聲線——低音女高音——同埋超好嘅記憶力。佢仲係合唱團嘅領唱。而且,因為佢會勸和爭吵嘅人,所以人哋都叫佢「和睦者」。神父成日講:「如果瓦爾瓦拉係和尚,佢就已經係一位神職長老。」

當時,其他從被摧毀嘅修道院嚟嘅僧侶同修女都住喺科茲洛夫,仲有以前去過奧普丁納荒原嘅平信徒。真心透過上帝聖靈嘅創造力量尋求得救嘅人,都畀塞巴斯蒂安神父吸引。呢件事無可避免咁吸引咗當地當局嘅注意。

1933年2月25日,塞巴斯蒂安神父連同瓦拉瓦拉、阿格里皮娜同費夫羅尼亞三位修女,一齊被捕,並被送往坦波夫OGPU接受審訊。審訊期間,調查員想查出塞巴斯蒂安神父同其他志同道合人士嘅聯繫,以及佢對蘇聯當局嘅態度。對此,神父直言:「我將蘇聯當局所有行為視為天主之怒,而這個政權是對人民嘅懲罰。我曾向身邊親近的人,以及其他有機會討論此議題嘅市民,表達過這些觀點。」同時,我話我哋要禱告——向神禱告——並且要活嚟愛入面;只有咁,我哋先至可以得救。我對蘇聯當局關閉教堂同修道院嘅做法一點都唔滿意,因為呢啲行為摧毀咗東正教信仰。」[韋甫地區聯邦安全局,案號R-12791,第一卷]。

GPU(人民保安總局)唔接受外人送嘅包裹,所以仲係自由身嘅神父嘅靈性子女就發咗封電報去Tambov,召佢一位住得比較遠嘅親戚嚟。佢哋陪嗰位親戚去監獄;佢送咗包裹,同神父傾咗陣。至於嗰幾位修女,喺午飯時間,當囚犯被帶出監獄,經過操場去飯堂嗰陣,佢哋會企喺門口旁邊,從門縫偷望。當神父行經門口時,就會為佢哋祝福。

1933年6月2日,OGPU特別委員會非司法程序庭審裁定:「史蒂潘·瓦西里耶維奇·福明,根據《刑事法典》第58-10條第二款被控,判處送往懲戒勞動營七年,自1933年2月25日起執行。」

巴圖什卡神父剃咗短髮,仲有剃光咗頭。當佢最後一次穿過大門,悲痛到連頭都抬唔起。

Tambov地區勞改營嘅醫療委員會認定,因為佢左肘關節活動受限(神父細個時傷過左手臂),佢唔適合做重體力勞動。儘管委員會作出咗呢個結論,塞巴斯蒂安神父仍然被派去坦波夫地區伐木,呢份工佢根本做唔到。佢嘅靈性子女搵到伐木地點,唔理路途遙遠,都設法送野畀佢,安慰同支持佢。逢星期日,囚犯獲准返屋企。對賽巴斯蒂安神父嚟講,返科茲洛夫嘅路好漫長,但就算喺森林呢邊,喺一個細細嘅村落,都有屬靈嘅孩子喺星期六晚上等住佢。嗰度也都有:洗澡、換衫、食嘢、禱告同休息嘅地方。星期日就用嚟禱告同傾偈,關於呢點,賽巴斯蒂安神父自己就話:「就好似過復活節咁!好似置身

天堂!」到咗星期一,就要返入森林做工。但連呢段日子都總有一日要完。一年之後,塞巴斯蒂安神父被調去多林卡村嘅卡拉甘達營地,佢喺1934年5月26日到埗。

歷史背景

如果有人要探究卡拉甘達嘅起源,就會發現呢座城市嘅歷史,無非就係卡拉格(Karlag)嘅歷史,同埋1930年代農民「特別定居者」嘅歷史。直到1930年代初,卡拉甘達作為一個獨立地方,根本未存在。只有而家舊城(現代卡拉甘達其中一個區)嗰度,喺一座小山崗上,矗立住一座由英國人喺沙皇時期興建嘅紅磚外置建築,頂部係酒紅色鐵皮瓦。就係佢哋(即係英國人)喺後來成為第一座科斯塔科礦嘅地點掘咗第一口試驗井,並開採出第一批煤炭,再用駱駝運走。喺呢段草原上,世紀之交時仲有幾個新墾村冒起——斯塔拉亞·季洪諾夫卡、Bolshaya Mikhailovka、Dubovka、Fedorovka 同 Dreshchenovka——嗰度有俄羅斯定居者住,有啲村仲有東正教教堂。一直到1930年,呢個「大轉捩點」嘅年份,全俄都開始大規模集體化——即係對農民嘅大規模迫害。

特別定居者

呢個年輕國家嘅第一個五年計劃,目的係喺短時間內鞏固佢嘅權力,計劃內容包括開發中哈薩克斯坦嘅處女地同開發卡拉甘達煤田。由於呢個任務需要極度廉價嘅勞動力,1931年初成立咗由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夫(Andrei Andreevich Andreev)主席嘅委員會,連同國家政治保衛局(OGPU),一齊去解決呢個問題。委員會決定將52,000戶農民家庭流放到中哈薩克斯坦,連同老人同細路,總共有大約五十萬人。咁喺1931年2月至3月,大規模拘捕農民開始,跟住就用車隊將佢哋流放到中哈薩克斯坦嘅炎熱大草原。最初,為咗興建由阿克莫林斯克到後來嘅卡拉甘達嘅鐵路,家庭戶主同佢哋嘅長子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喺度喺極短時間內就完成咗呢條鐵路。四個月內——即到1931年5月——鐵路已經完成。之後,鐵路建設者嘅家人開始被運送到卡拉甘達地區同奧薩羅夫區。滿載農民家庭嘅火車喺OGPU嚴格監控下,開往卡拉甘達。佢哋來自全維爾加地區,包括阿斯特拉罕州、楚瓦什共和國同莫爾多維亞共和國,以及奔薩州、坦波夫州、庫爾斯克州、沃羅涅日州同俄里奧爾州,仲有哈爾科夫地區同奧倫堡地區。佢哋被運送過火熱嘅大草原,喺密封嘅牛車貨車入面,成節車廂淨係得一個廁桶。孕婦、哺乳期媽媽、細路同老人都喺嗰啲車廂入面旅行。人哋喺車廂入面就開始有人死,死咗嘅人同活住嘅人一齊被運到目的地。新嚟嘅人當中,又再揀走最健壯嘅男男女女去修築卡拉甘達-巴爾哈什鐵路。每個勞工每日要挖8噸泥(就算冬天都一樣)。佢哋嘅工具得一架手推車、一把大撬、一把鎬同埋一把鏟。完唔到定額嘅,就畀人扣糧。結果有人就當場攤咗。有人幫佢哋掘墳,只係將佢哋直情擺喺鐵路路堤上,再用泥土蓋住。所以,由阿克莫拉去巴爾哈什嗰條鐵路,真係建喺人骨之上。

咁喺1931年嘅夏天同初秋,有五萬二千戶農民家庭被帶到日後會成為卡拉甘達同周邊地區嘅地帶,然後被遺棄喺露天,要自謀生路——冇遮身之所、冇足夠嘅食物、冇水。人哋就住喺自己急急掘出嚟嘅坑度,用破布蓋住,好避開熾熱嘅太陽同乾燥嘅草原風。而喺1931年嗰個異常炎熱嘅夏天,幾乎所有六歲以下嘅細路都死於痢疾同飢餓。其餘嘅人,由十歲細路到老人家,都被徵去興建土坯房。佢哋冇趕得切喺冬天前建完嗰啲營房,到十一月雪已經落咗、霜凍又勁,人哋就開始搬入未完成、冇保溫又有暖簷嘅營房,有啲甚至連屋頂都有。50平方米嘅營房擠入咗100人甚至更多。喺1931-32年嘅冬天,一波大規模死亡潮席捲而來。主要死因係寒冷、飢餓、流行斑疹熱同壞血病。結果,喺隔離區營地入面嘅農民總人數有一半以上都死咗。但係有人去記錄死咗嘅人數。淨係有幾個埋葬隊隸屬於營長辦公室,佢哋將屍體堆上車,然後運去集中營郊外掘好嘅大坑入面亂葬。

到咗1932年秋末,為咗取代奧薩卡羅夫區(Osakarovsky District)嘅犧牲者——嗰度差唔多全部人都凍死——增援部隊就到咗:幾批被鎮壓嘅庫班(Kuban)居民。到1933年,當幾乎全國都畀饑荒捲走時,新一波死亡潮又襲擊咗特別定居者。

喺嗰啲可怕嘅年頭,成個卡拉甘達地區連一間東正教教堂都有。特別定居者會秘密喺地窖入面聚埋一齊禱告。就係佢哋之後組成咗卡拉甘達教會嘅第一批團體,由1942年開始,向礦場同新成立嘅聚居地申請開辦東正教教堂同禱告屋。

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嘅計劃,又點講呢?當然係完成咗啦。「第一塊處女地計劃」嘅特別定居者開墾咗成千上萬公頃嘅處女地;到咗1930年代中期,佢哋喺卡拉甘達地區同奧薩科羅夫斯基區建立咗25間經濟穩健嘅集體農場,並且開發咗卡拉甘達煤田嘅第一批礦井。

但如果要盤點一下,估計1931年至1933年間喺呢度喪生嘅農民特別定居者有幾多——考慮到每四個人入面得一個倖存——結果發現,六十年多嚟,有大約四百萬農民同佢哋嘅子女嘅遺骸,就咁擺喺阿克莫拉到巴爾哈什鐵路沿線嘅郊外同路堤底下,匆忙掘起嘅墳墓入面。

就好似運送「去富農化」特別定居者嗰陣,一樣嘅問題——要喺哈薩克斯坦無人居住嘅大草原上開發,就要搵到又平又唔使乜技術嘅勞工,呢班人要同屋企人斷絕關係,隨時可以搬去唔同地方,亦唔需要正經嘅屋企、醫院或者學校,——呢個問題都一樣咁簡單就解決㗎。

1931年12月19日,決定喺中亞卡薩克斯坦成立古拉格其中一個分部——卡拉格(Karlag),最初叫做「卡拉甘達OGPU巨型國營農場」,成立嘅目的係為咗建立農業生產基礎,以支援中亞卡薩克斯坦迅速發展嘅重工業。其中一份最早期的政策文件指出:「卡拉甘達OGPU巨型國營農場於1931年成立,承擔了開發中亞細亞廣闊地區的崇高而有責任的任務。」呢段發展由1931年底開始,當時一隊隊政治迫害嘅受害者同罪犯,由蘇聯各地陸續到達薩里阿爾卡(Sary-Arka)古老嘅大草原。第一批有2,567人,被安排住喺一個四面都用帶刺鐵絲圍住嘅帳篷營地。囚犯人數年年遞增,與此同時,呢個龐大嘅國營農場亦不斷擴張同發展。佢嘅影響範圍由阿爾泰延伸到貝特帕克-達拉,由「哈薩克斯坦嘅瑞士」到扎伊利斯基阿拉-太。卡拉拉格嘅領土面積同法國差唔多。卡拉拉格嘅首都係多林卡定居點(距離卡拉干達33公里);囚犯出入嘅門戶係卡拉巴斯站;而整個中哈薩克斯坦無邊嘅大草原,就成為咗成千上萬囚犯嘅大墳場。

卡拉拉格擁有實質權力、武器同交通工具,並維持郵政同電報服務。佢由26個分部(「點」)組成,分佈喺多林卡3公里至400公里半徑範圍內。呢啲分部整合喺同一個經濟計劃入面,從來都有一次唔完成過呢個計劃。呢度嘅條件非常獨特。喺多林卡周圍,緊緊包圍住佢,營區亦都冒起,配備咗營地制度所有技術要求:帶有鐵絲網頂蓋嘅圍欄、瞭望塔、一條被犁過同耙過嘅控制帶,仲有由警犬把守嘅圓柱形崗哨。喺多林卡嘅中央係第三區(後來改名做第一區)——一個監獄入面嘅監獄,囚犯喺度會被加刑、受酷刑,仲會被槍決。

卡拉甘達地區法院嘅一個由三名成員組成嘅巡迴審判小組,稱為「三人小組」(troika),喺卡拉甘達勞改營運作。刑罰當場執行。被判刑者要喺其他囚犯預先挖好嘅坑邊跪低,然後畀人喺後腦開槍。被槍決嘅人喺登記冊上被記錄為「已故」,佢哋嘅個人檔案亦被銷毀。

卡拉拉格經濟蓬勃發展。卡拉拉格不但有廉價勞動力,而且還擁有強大的知識分子樞紐。它關押着舉世聞名嘅科學家、軍事指揮官、文化界人士、政治家、神職人員同和尚。喺「」(草原分區)嘅鐵絲網後面,集中咗大量各專長嘅高級農業專家、家畜飼養員、醫護人員同經濟學家。卡拉格嘅囚犯生活條件簡直難以忍受。1941年2月5日,古拉格督察員所作嘅一份報告指出:

「囚犯住喺標準營房,營房牆身用黏土磚砌成;入面裝咗上下舖。地板係泥地,有冬季窗框。營房又泥又潮;灶頭唔係每日都生火。男囚營房入面嘅空氣溫度係華氏4度,女囚營房係華氏16度。好多囚犯冇床褥。因為冇燃料,浴室、洗衣房同懲罰監倉都經常停擺。普遍發現蝨子感染,而且冇內褲,連換洗都冇。少於五成囚犯獲得冬季衣物。大部分人着得唔啱季節,仲着住夏日鞋。營房同工作地點都冇開水,連生水都冇,囚犯飲唔到水,只好食雪充飢。食物嘅質素同佢標示嘅熱量根本唔相符。有啲囚犯因為冇鞋冇衫而唔去返工。因為呢啲理由唔返工嘅囚犯會被歸類為「拒絕勞動」,並只會獲得「拒絕者配給」。甚至會被送去單人監禁。

卡拉拉格經常有人嘗試逃走,全部都以「清算」收場。

喺呢個背景下,蘇聯內務部卡拉甘達國營農場(時代變咗,個名都改咗)同佢嘅試驗農場喺全國都好出名。呢度嘅包心菜、青瓜同番茄都創咗紀錄嘅高產量。植物育種員取得咗前所未有嘅成果。佢哋培育咗新嘅冬春作物同飼料作物品種。農學家米特羅辛娜(Mitroshina),因第58條被判囚25年,佢培育咗「Epicur」薯仔品種,每公頃產量達60噸。此外,亦設立咗一個畜牧場。例如,喺莫斯科嘅全聯盟展覽會,就展出咗一隻綽號「莫羅什卡」嘅奶牛,每年可以擠出12,000公升牛奶。由夏末到秋末,龐大嘅羊群會由各個卡拉甘達勞動營(卡拉)分部,自行行路直送到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肉類加工廠。卡拉格有間糖廠、玻璃廠、棉紡廠同皮革廠。戰時,RMZ第三工作隊生產M-82水雷。囚犯到處做嘢。卡拉格餵軍隊,向國家供應糧食、肉類、武器同衣物。但囚犯根本唔被當作人。佢哋每日淨係食到稀粥同「Anutka 嘅眼」大麥。每日都有法官由 Dolinka 嚟審訊囚犯,就因為佢哋偷咗條紅蘿蔔或者條甜菜。

而卡拉格嘅死亡率極高係公開嘅秘密 [喺佢存在嘅年代(1931年至1956年),卡拉格關押咗大約一百萬人。但由於卡拉格嘅檔案至今仍屬機密,根本無法提供受害者人數嘅任何估計數字。]。

「最終,」實驗站其中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內政部國營農場所有經濟活動,都可以視為喺極度乾燥嘅草原同半沙漠地帶成功發展農業嘅大型生產實驗。」就係咁。但係呢一切都係由囚犯設計同建造,用咗佢哋自己嘅生命為代價。

塞巴斯蒂安神父被囚禁喺卡拉甘達嘅NKVD集中營

咁,喺1934年5月,奧普丁諾修院嘅神父塞巴斯蒂安,由護送隊押送去咗哈薩克斯坦中部炙熱大草原上嘅卡拉格其中一個分部。

回憶嗰段日子,塞巴斯蒂安神父話,喺度佢畀人打畀人虐待,佢哋淨係要佢做一件事:背叛上帝。佢答:「永遠都唔會。」之後佢就畀送去同一般罪犯一齊嘅營房。「喺度,」佢哋話:「我哋會快手啲重新教育你。」可以想像,啲囚犯會點對呢位年邁又虛弱嘅神父。

因為身體唔好,神父被安排做切麵包嘅工作,之後又做營內倉庫看守。做夜班嗰陣,佢從來唔瞓,成晚都祈禱。當局嚟巡視嘅時候,都見到佢醒住。神父回憶話,有時會有人帶電影入營,所有囚犯都會被趕去會所。「我有去睇戲,」佢回憶道,「其他人都會去,但我會同工友講:『你替我去睇戲,我喺度幫你望住。』」如果佢真係要去,Batyushka就會提早到會所,喺偏僻嘅角落或者長椅底下瞓覺。佢會瞓覺、休息,同埋禱告。

喺佢被監禁嘅後期,Batyushka 唔使再做守衛,住喺營地第三區、Dolinka 附近嘅一間守衛小屋。佢以前會用牛車幫 TsPO(中央工業菜園)嘅居民挑水。有時冬天,佢會提水,行埋去牛邊,用牛身嘅熱量暖返自己凍僵嘅手。營區嘅人見到會送佢手套做禮物。但第二日佢又唔戴手套返嚟(可能送咗俾人或者畀人攞走咗),又再用牛身暖手。佢着嘅衫又舊又爛。阿爸夜晚凍到瞓唔着,就爬入牛槽,靠住啲牛嘅體溫暖身。勞改營嘅人畀佢食嘢——餅同豬油。佢盡量食啲餅,但豬油就拎返去俾同房嘅囚犯。「我喺監獄入面,」老豆回憶道,「但我都有食斷食。如果佢哋畀我啲肉粥,我就唔食;我會用嚟換多一份麵包。」

佢嘅姊妹瓦爾瓦拉同費夫羅尼亞,雖然同巴圖什卡一齊被捕,但有被判監。佢嘅姊妹阿格里皮娜被遣送到遠東,一年後獲釋。佢寫信畀巴圖什卡,話想返返祖國,巴圖什卡就祝福佢即刻去卡拉甘達。1936年佢到埗,獲准探望阿爸,阿爸建議佢喺Bolshaya Mikhailovka村附近買間細細嘅屋,嗰度離卡拉甘達集中營(Karlag)近啲,就住喺度,每個星期日無論搭乜車都好,都去探佢,阿爸話:「搵到乜車就搭乜車。」兩年後,佢嘅姊妹費夫羅尼亞同瓦爾瓦拉嚟到卡拉甘達。佢哋喺尼日尼亞街買咗一間細細嘅屋——一間舊棚,天花板仲掣咗落嚟。佢哋整咗兩間房、一個廚房同一個門廊。仲有個菜園,入面有口井。阿格里皮娜姊妹同瓦爾瓦拉姊妹喺諾維戈羅德嘅醫院搵到工作,而費夫羅尼亞姊妹因為唔識字,就喺集體農場做嘢。其他修女都嚟到卡拉甘達:基拉、瑪莎同瑪利亞,佢哋喺季洪諾夫卡定居。修女們認識了當地信徒,並逐漸開始聚在一起作團契禱告。當信徒得知塞巴斯蒂安神父在多林卡時,就開始幫助他。每逢星期日,修女們會去病房探望塞巴斯蒂安神父。除了帶食物和乾淨床單外,她們還會帶去聖禮聖體、頸巾及肩巾。佢哋都會一齊去森林;神父自己領聖體,亦為修女哋聽告解並畀佢哋領聖體。囚犯同集中營管理層都好鍾意神父。惡意同仇恨喺佢心入面嘅愛同信仰面前煙消雲散。佢令集中營入面好多人對上帝有信心——唔止係有信心,而係真正嘅信仰。當神父獲釋後,營內有啲屬靈嘅孩子,服刑期滿後都會去米哈伊洛夫卡探望佢。多年之後,當米哈伊洛夫卡開咗間教堂,中央勞改營多林斯基分區嘅居民都去嗰度,喺位德高望重嘅老神父身上認出當年幫佢提水嘅人。

佢嘅監禁期快要完結。阿爸喺1939年4月29號,昇天節前夕,由營地獲釋。佢去咗細細嘅小屋搵佢嘅初學者,入面嘅地板抹咗一層黃泥,廚房入面,喺一塊屏風後面、大箱上面,就擺咗佢嘅床。就咁,佢哋喺度生活——費沙 Mother、瓦姬 Mother、格魯夏 Mother,同埋後來由監獄嚟加入佢哋嘅葉卡捷琳娜 Mother,連同神父。佢哋朝早起身,讀指定嘅禱文,修女哋返工,神父就留喺屋企。佢去拎水、煮午餐,仲整同清潔鞋。啲姊妹都覺得好尷尬,但住喺提霍諾夫卡嘅資深修女同佢哋講:「你哋唔明阿爸喺度做乜,就安靜啲。」禮儀係秘密中舉行,每日阿爸都會誦讀每日嘅神聖禮儀。

戰前,佢去咗坦波夫地區。佢嘅靈性兒女等咗多年,希望佢由集中營返嚟後會留嚟俄羅斯同佢哋一齊。但係神父唔係想成就自己嘅意志,而係要將自己交託畀上帝嘅旨意,嚟蘇霍廷卡村住咗一個禮拜之後,就再次返去卡拉甘達,返去由神聖安排畀佢嘅命運。

嗰幾年,卡拉甘達嘅人口由同一班「永久」派駐到煤礦嘅特別定居者,以及持有「永久流放到卡拉甘達」證明書、由卡拉格(Karlag)前囚犯中釋放出嚟嘅人組成。超過全城人口三分之二有護照。流放者住嚟又黑又窄嘅倉庫、地洞同細棚屋,每十日就要去指揮官辦公室報到。

卡拉甘達係一個饑餓氾濫嘅城市;戰時同戰後嗰段時間,麵包供應尤其慘淡。神父自己會拎住糧食券去舖頭拎麵包。佢着住好樸素嘅灰色西裝,扮作普通老人家。咁佢就行去舖頭,排入隊伍。到佢輪到嘅時候,人哋會推開佢,佢就只好再行返去隊伍尾——呢件事發生咗好幾次。人哋見到佢咁好性又咁和藹可親,就開始畀佢插隊拎麵包。

1944年,神父同修女哋嚟Zapadnaya街買咗間大啲嘅屋。神父行遍成間屋,用主人嘅眼光打量晒所有嘢,講邊樣要做同埋點做。「佢係點解,神父,」修女哋反對,「我哋又唔會嚟哈薩克斯坦度過餘生㗎!」「等戰爭一完,我哋就同你哋返返我哋嘅祖國。」「唔使,修女們,」神父話:「我哋會留嚟度。呢度嘅生活同埋人完全唔同。呢度嘅人熱情、盡責,又經歷過好多艱辛。所以,我親愛嘅,我哋就留嚟度住落去。」「我哋留嚟度先可以幫到更多忙;畢竟呢度都係我哋嘅第二個家,過去十年我哋都已經習慣㗎。」就咁,佢哋永遠留嚟卡拉甘達,直到離世。佢哋都葬嚟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公墓,陪住神父。神父自己就安葬咗佢三位修女——Agrippina、Varvara 同 Ekaterina——雖然佢哋年紀比佢細好多。嚟強盜襲擊尼日尼亞街嗰間細細嘅屋之後,佢哋全部都患上咗心臟病。佢哋嚇到半死,呢件事嚴重破壞咗佢哋嘅健康。費羅尼亞修女當晚唔嚟屋企,佢最後活到三個人都死晒。神父預見到有麻煩,堅持要佢哋新修女搬去梅爾科姆巴特區。但嗰度離B.米哈伊洛夫卡好遠,啲修女根本唔肯搬離教堂。佢哋從來冇理會長老嘅勸告,結果自食其果,一個接一個因心臟病發作而死。襲擊之後唔耐,神父嚟教堂隔離買咗間屋畀佢哋,但嗰三位修女嘅健康已經嚴重受損。佢哋嘅修道名分別係亞歷山大拉、維拉同伊蓮娜。費羅尼亞 Mother 嚟神父過身之後剃度,法名特克拉。佢哋1976年去世。

當時,嚟1944年,嚟Zapadnaya街嗰間新屋設立咗一個細細嘅家庭禮拜堂,Sebastian神父就嚟度秘密舉行聖禮。神父屋企成日都好乾淨、好寧靜,充滿一種非凡嘅平安感。房間入面擺滿咗聖像,面前嘅油燈火光柔和地照耀住。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米哈伊洛夫卡嘅居民聽講過神父,就開始請佢去屋企。佢冇權舉行宗教儀式,但神父從來都唔會拒絕邀請。卡拉甘達嘅人好忠誠——佢哋絕對唔會背叛佢。唔止嚟米哈伊洛夫卡,其他地區嘅人亦都開始鍾意呢位神父,並且信佢禱告嘅力量。由全國各地,呢位長老嘅靈性子民都開始湧到卡拉甘達——有出家人,亦有在家人,都嚟搵佢指引。佢哋由俄羅斯歐洲部分、烏克蘭、西伯利亞,甚至遠至北亞同中亞等地前來。神父以愛心款待每一個人,並幫助佢哋適應新環境。當時嚟卡拉甘達,屋價好平。佢哋屬於一班特殊嘅定居者,隨住時間推移,佢哋自己蓋咗新屋,就將原本嘅泥瓦房賣咗。嗰位神父會畀冇屋嘅人錢去買屋,或者補貼有夠錢嘅人。呢筆錢最終會畀佢還返,佢再將嗰筆錢畀其他人,就咁一直循環落去。

卡拉甘達周圍新開咗好多礦場同採石場,搵工都唔難。好快嚟米哈伊洛夫卡就有咗大批「神父嘅人」,人數不斷增加,而神父永遠都咁開心、充滿愛心,對人好好,又好親近人。有一次,佢同瑪利亞同瑪莎兩位修女行過 Tikhonovka 去到公共墓地——嚟嗰度墓地嘅正中央,有個大型公共墳坑,每日有兩百位因飢餓同疾病去世嘅特別定居者被放入嗰度,然後就咁草草埋葬,冇得好好安葬,冇墳堆,冇十字架——長老望住呢一切,聽完之後話:「呢度,晝夜都嚟呢啲殉道者嘅大墓上,燭火由地下燃到天上。」而塞巴斯蒂安神父就為佢哋全部禱告。

卡拉甘達越嚟越大,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將嗰啲被大草原、礦場同採石場分隔嘅舊移民村、1930年代嘅特別遷居者聚落,同戰爭期間由維爾河流域流放到卡拉甘達嘅德國人村莊都納入㗎。首先興建咗科派-戈羅德,跟住係第一號同第二號礦嘅居民區;之後,就嚟大礦附近建咗舊城;戰後,新城大規模興建,以配合作為地區工業中心嘅規模。米哈伊洛夫卡就成為最近嘅區,就嚟新城隔離。而卡拉甘達只冇一座教堂——位於二號礦。

1946年11月,嚟長老嘅祝福下,大米哈伊洛夫卡嘅東正教居民向有關地方當局遞交咗成立宗教團體嘅申請。因為嚟本地有爭取到正面結果,信徒就向嚟阿拉木圖嘅哈薩克斯坦宗教事務專員遞交咗請

願書。為回應呢份請願,1947年11月,卡拉甘達地區行政委員會收到一項命令:「禁止神父Sevastian Fomin喺未經批准嘅教堂舉行禮拜。」1947年同1948年,信徒又向阿拉木圖提出進一步嘅申請。信徒更前往莫斯科請願,並向阿拉木圖教區管理處求助。曾於衛國戰爭中陣亡的士兵家屬,則寫信給卡拉甘達地區軍事專員;他們唯一的精神寄託,就係為陣亡的兒子祈禱:「但係我哋,」信中寫道,「連呢個機會都畀剝奪咗」[哈薩克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宗教事務委員會與授權代表往來函件,檔案1,第12頁;檔案4,第45頁.]。

除了諾維戈羅德,博爾謝米哈伊洛夫斯克堂區仲包括梅爾科姆比納特區、費多羅夫斯基煤層、米哈伊洛夫斯卡婭火車站、薩拉尼區同杜博夫卡區、十間磚廠、諾沃斯特羅伊卡區、五個卡拉甘達露天煤礦區、幾間煤礦同其他地區(總共有20個地點)。然而,只有一位神父,淨係有幾位修女幫手。

信徒要求將呢間禱告屋登記,至少作為第二號礦區現有基洛夫禱告屋嘅分部。

結果,喺1951年,米哈伊洛夫斯基禱告屋——雖然已經秘密舉行咗一段時間嘅禮拜——最終都畀人關咗。直到1953年,先至有官方許可,准許喺博爾謝米哈伊洛夫斯基禱告屋度舉行教會嘅聖事同儀式——洗禮、喪禮、婚禮同懺悔。而家有更多人可以向神父求助,但佢只可以喺信徒嘅私人屋企秘密舉行彌撒。經過一日疲勞嘅工作同私人禱告之後,阿爸身形瘦小,着住長長嘅黑色大褸同戴住黑色小帽,凌晨三點就以輕快嘅步伐喺卡拉甘達嘅黑夜街道行去一間預先安排好嘅屋企,喺度,東正教徒會一兩個人咁成群聚埋一齊。喺大節日個日,通宵守夜禱告由凌晨一點開始,短暫休息之後,就舉行聖禮。窗戶用毛毯緊緊遮住,隔絕外頭光線;屋內則燈火通明、擠滿人。禮拜喺天光前結束,之後大家同樣沿住漆黑嘅街道,一兩個人一齊散返屋企。

就係個陣,兩位好有靈性深度嘅修女——阿尼亞母(Mother Agnia)同阿納斯塔西亞母(Mother Anastasia)——嚟到卡拉甘達;塞巴斯蒂安神父喺奧普廷隱修院個陣已經同佢哋好熟。阿格尼亞母——長老瓦爾索諾菲的屬靈女兒,同時也是一位有才華嘅藝術家——自幼在札納門諾-蘇霍廷斯基修道院學習聖像畫技藝。她博學多識,熟讀聖父們的著作,心底裏非常內向而聰慧。安娜斯塔西亞母老係內克塔里奧斯長老嘅祝福下,實踐聖愚嘅苦行。佢經常做出違背常理嘅行為,而呢啲行為嘅意義往往要到後來先至顯現。佢嘗試用表面上嘅嚴厲去掩飾對每個人嘅關心同靈魂天使般嘅善意,有時會對身邊人講啲尖刻嘅說話,揭露佢哋嘅罪過同缺點。但未慣同母安娜斯塔西亞相處嘅人先會驚佢;識佢嘅人就用同樣嘅愛同極大嘅尊重去回報佢。呢兩位老人家都蒙受神聖嘅恩賜。佢哋一眼就洞悉人嘅本性,並作出好多敏銳嘅預言,但由於深具謙卑,佢哋都喺賽巴斯蒂安神父嘅靈性指導下生活。

與此同時,開辦教堂的工作持續進行。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克里沃諾索夫,一位忠於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人,多次往返莫斯科,終於在1955年帶回了佢為博爾夏亞·米哈伊洛夫卡宗教團體註冊而取得的文件。

翻新工程開始將住宅大樓改裝成教堂。塞巴斯蒂安神父親自監督一切。牆身之間的隔板被拆除,並興建了藍色洋蔥頂,與森林隱修院古代教堂的風格相似。當地當局密切監察工程進度,斷然禁止將教堂屋頂提高一厘米。於是神父批准信徒某晚秘密聚集,將教堂地面下沉一米。信徒執起鏟,喺成個夜晚期間,用貨車運走咗50立方米嘅泥土。結果,天花板而家比地面高咗一米。地面好快就鋪滿咗木板,到咗朝早,教堂已經開始舉行祈禱儀式。

喺院子入面起咗座建築,佢哋叫佢做「守衛室」;之後陸續加咗四間房:一間有廚房嘅飯廳、一間修女房,仲有一間大而光猛、有暖門廳嘅房,就做咗神父嘅房。再深入院子,搭建咗一個露天小堂,用嚟舉行復活節晨禱同顯現節祝福水禮;喺廚房度,擺咗上下舖畀訪客,節日期間訪客特別多(幾年後,應市政會議命令,個啲上下舖就拆咗)。米哈伊洛夫卡嘅居民開始帶埋佢哋成功保存落嚟嘅聖像。有啲聖像係佢哋喺1928年舊米哈伊洛夫卡教堂關閉個陣保存落嚟。於是,神父決定將「速於垂聽」聖像——呢幅由博爾夏亞米哈伊洛夫卡第一代居民(白俄羅斯移民)委託喺聖山製作、美不勝收嘅作品——安放喺聖像牆內。阿尼亞修女為聖像牆畫咗一幅有福音書嘅救世主聖像,尺寸同聖母聖像一樣。佢仲為聖米迦勒教堂畫咗好多其他聖像。教堂禮服、禮儀書冊同聖父輩嘅著作,都由莫斯科經由前卡拉拉格()囚犯雅各伯大執事寄嚟。到1955年,喺主升天大節個日,位於大米哈伊洛夫卡嘅「至聖神降生」教堂就舉行咗祝聖禮。

神父自己揀選佢嘅神父。首先佢會觀察佢哋,然後叫佢哋過嚟,話:「你要做神父。」呢件事就發生喺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克里沃諾索夫身上,佢當時喺地區執行委員會嘅農業部門擔任高級職位

。 佢聽到呢番說話嚇親,返屋企訓唔着,仲喊咗。但佢又唔敢違抗,就去搵神父,講:「祝我平安,我同意。」—「好,咁就好。先讀書一段時間,之後你就要去阿拉木圖受按立。」

長老塞巴斯蒂安寫畀阿拉木圖及哈薩克斯坦大主教尼古拉斯(莫吉列夫斯基)嘅一封信得以保存:

「您嘅恩師,聖尼古拉斯主教,請賜予我聖潔嘅祝福。您嘅初學者,不配嘅塞巴斯蒂安。」 主啊,我懇求您,如果可能,請按立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克里沃諾索夫為神父,因為我的健康日益衰竭,難以照顧教區事務。大齋節即將到來,有許多人前來懺悔和領聖體聖事,我一人難以完成這神聖的工作。因此,我呢個罪人,懇求您唔好拒絕我同我教區教友嘅請求,按立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做神父。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為人品行端正、清白,各方面都配得上神父嘅職務。」

值得再多講幾句關於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克里沃諾索夫。佢年輕時曾到訪沙莫爾迪諾修道院,當時住喺度嘅聖人佩拉吉亞同佢長談咗佢未來嘅人生道路。 佢就話,例如佢會背棄東正教,捲入各種宗教同政治運動,到佢人生後期,就會成為「迪維耶夫大修道院長」。佢嘅說話之後證明係真嘅。佢真係背棄咗東正教,加入咗老信徒,亦都參與咗其他宗教運動。 但當佢喺卡拉甘達遇到老塞巴斯蒂安長老時,長老對佢影響深遠,令佢堅定而無可逆轉咁留喺東正教信仰,並按立佢做神父。亞歷山大神父成為一位慈愛、關懷信徒嘅牧師,同時係耶穌禱告法嘅修行者。 直到佢去世之前,佢一直等緊聖人佩拉吉亞嘅預言成真,並且會講:「佢對我講過嘅一切都應驗咗。」 只有一樣嘢未成真。」但若從宏觀角度睇,一切都已成真。由此預言,可推斷長老塞巴斯蒂安喺卡拉甘達創立咗「季維耶沃修道院」,即一個類似季維耶沃社區嘅女修道院。長老過身後,亞歷山大神父成為該修道院嘅院長。 呢就代表喺上帝眼中,佢就係「迪維耶夫大主教」,正正就係聖人佩拉吉亞所預言嘅。亞歷山大神父於1971年7月5日安息主懷。

另一位神父,塞拉芬·尼古拉耶維奇·特魯法諾夫,早年應其同樣為神父的父親要求而晉鐸,但多年來一直擔任經濟學家。他和亞歷山大神父一樣,未婚。 後來,老爷子派教會執事帕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科瓦連科去阿爾馬-阿塔受按立。帕維爾神父成為第四位神父。立了獨身誓願嘅執事尼古拉·薩馬爾采夫,都係老爷子嘅門徒。

阿爸由1955年至1966年,即佢離世嗰日,做咗教堂嘅堂區主任整整十一年。

1957年12月22日,喺「不期而喜」聖母圖像節日嗰日,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及庫斯塔奈大主教約瑟夫(切爾諾夫)將佢晉升為大修道院長,並頒發咗由宗主教簽發嘅「為聖教會熱心服務」證書。

1964年,喺佢嘅名日嗰日,佢獲賜主教法杖——一個前所未有嘅榮譽。喺佢蒙恩安息之前,佢已受戒成為大戒修道士。

神父為東正教兢兢業業、克勤克儉地服務咗57年——由1909年至1966年,由Optina Pustyn 嘅 Vvedenskaya Skete 做初學者,到任方丈,再到晉任大修道院長。

阿爸遵守教會章程無懈可擊,喺神聖禮儀期間絕不遺漏或省略。 教會禮儀係佢內心生活嘅一部分。神父對主升天節同聖三一節特別推崇,因為呢兩個節日標誌住救主基督救贖工程嘅完成,同埋基督所有奧跡嘅巔峰。喺佢嘅談話中,佢最鍾意嘅人物係聖約翰福音者,佢會以特別嘅莊重同敬意嚟慶祝佢嘅紀念日。 佢經常為信徒對呢位「愛嘅使徒」有盡到應有嘅敬意而嘆息,並會講:「睇吓,今日係聖尼古拉斯聖骨移轉節——教堂擠滿咗人。但係昨日先至係聖約翰·神學家——使徒兼福音派——嘅節日,教堂就只得半滿。」 「你哋點解唔明邊個更偉大,邊個先至應該受到更多敬禮?邊個節日最重要?」同樣地,佢對紀念主嘅先驅兼施洗者若翰嘅七日都特別致敬,亦對佢出生地嘅主保聖人科斯馬斯同達米亞努斯(7月14日)嘅節日非常推崇。

神父好重視人哋點蠟燭。有時佢會叫佢其中一個屬靈兒女或者教區嘅教友過嚟,畀佢哋一紮蠟燭,同佢哋講:「多啲祈禱同點蠟燭。」要麼係有人要對嗰個人不利,要麼就係神父見到佢哋好少點蠟燭。 呢個原因通常要過一段時間先至清楚。但有一次,佢對一位已經出家嘅靈性女兒講:「你唔使點蠟燭;自己就係燭光。」同樣地,神父教我哋敬禮聖像,並以敬畏之心談論佢哋:「正教嘅勝利係一個節日。」 咁究竟係慶祝緊乜嘢?就係慶祝破像異端被打敗同推翻。上帝嘅恩典臨在於聖像上。上帝賜佢哋畀我哋作幫助,保護我哋免受黑暗勢力嘅侵害。有啲特別嘅聖地,係聖靈恩典聚集嘅地方。亦有啲聖像因為恩典嘅光輝而特別。 有啲行奇蹟嘅聖像,已經被敬奉咗幾個世紀,就好似條小河咁,將主嘅恩典由主度帶嚟畀我哋。如果老實見到有人唔親聖像,就會同佢哋講:「親愛嘅,當你思量同拒絕任何嘢嘅

時候,要係你嘅心同腦海入面保持清醒嘅判斷。'佢同一個人講:「我親愛嘅,首先要明白,好多嘢你都好難理解,所以你先至咁容易犯錯。因為人哋經常誤將自己嘅無知當成智慧。」有一次傾偈,老實話長老尼克塔里奧斯成日都講,智慧、聰明同健全嘅判斷力都係聖靈嘅恩賜。佢哋引領人走向虔誠。而有得分辨能力嘅人,往往會心存自大,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除咗謙卑,唔係驕傲,仲有邊度可以向邪惡者尋求保護?」

神父一直都好關心,要透過制服人哋自己嘅意志,喺佢哋靈魂入面種下深切嘅平安。佢努力令自己同信徒嘅生活,雖然喺世上,但都更貼近修道士嘅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唔聽佢或者唔跟佢嘅建議,佢就會好憂慮——因為咁樣只會害咗人,而且通常都會帶嚟不幸。佢會憂傷到變成悲痛,會責備佢哋,轉身走開,並且收起祝福。但如果佢見到眼淚,或者嗰個人真心悔改,最終聽從佢嘅勸告,佢就會非常開心,對佢哋生出憐憫,過陣又會自己送上一些歡樂。有一次佢同一個女仔講:「你唔聽我講,依家點解要嚟喊住求情?依家你要受苦啦。」跟住佢轉頭對住嗰女仔講:「點解你哋唔聽我講?」點解?畢竟,我...——佢支支吾吾——我又唔係成日都錯㗎。」呢就係佢嘅謙卑。爸爸有時甚至會為仔女唔聽話而流淚。喺聽告解嘅時候,佢都一樣會經常流淚。點解呢?要麼佢被佢哋嘅罪行嚇到,要麼佢見唔到真切嘅懺悔,要麼佢預見到咩乜嘢.....

神父嘅愛好溫柔同關懷。佢有時會嬲,但好少。一旦嬲起嚟,就好似細路仔咁。佢會講:「我拎條棍嚟打你一頓,用棍好好打你一頓!」嗰陣時,人哋通常會跪低求饒。當然,唔係條棍可怕,而係佢哋令老實唔開心呢件事。有一次,喺一次坦率嘅對話中,佢不經意間講漏咗口:「我究竟延續咗幾多人嘅命.....」

神父有細膩嘅幽默感,好鍾意開玩笑,但永遠都係好好心。佢從來唔吝嗇同人傾偈嘅時間。佢畀嘅每一句建議都帶嚟幸福。神父忠誠嘅信徒嘅生活好有秩序。佢哋被稱為「神父嘅孩子」,聽講米哈伊洛夫卡有一半嘅地方,就好似一個無聲嘅修道院。

神父身體虛弱,尤其患上食道狹窄症。大家都知道,佢食嘢嗰陣,絕對唔可以畀人打斷或者分心傾偈,要唔係佢就會即刻咳嗽,有時仲會咳到嘔。呢場病係因為長老喺漫長人生中所經歷嘅精神衝擊而引起。佢一直都好緊張。當教會未登記嗰陣,神父同佢最親密嘅夥伴秘密舉行禮儀時,佢成日都畀恐懼籠罩。佢會講:「好啦,神父,你上去做彌撒啦!」「你知唔知我而家要經歷緊啲乜嘢?」畢竟,佢哋犯法;佢哋隨時都可以嚟拘捕晒所有人。就連之後喺教堂公開舉行禮拜嗰陣,神父都仲留有啲份驚。有時有個着制服嘅人行入教堂,爸爸就會即刻諗:「佢哋可能會而家過嚟,打斷崇拜,拘捕我哋!」有一次,有位教友同爸爸講:「我好驚某人!」但爸爸只係笑住話:「係咩?我可唔係驚佢。」「我唔驚任何人。但我驚教會會被關閉。就係呢樣嘢令我驚。我唔係為自己驚,我係為你哋驚。我知道自己要做啲乜,但你哋會點做——我就唔知喇。」呢段就係神父嘅說話。

當神父身體仲健朗嘅時候,佢哋每場禮儀之後都會主持祈禱會。合唱團會唱歌,會誦讀兩篇無眠頌。但當佢身體開始唔掂,就只誦讀半篇無眠頌。祈禱會結束時,神父會讓大家親十字架,然後總會講幾句簡單嘅說話。雖然聲音好細,但佢總會講啲能鼓舞人心嘅說話。當然,全體會眾都會留低參加禱告儀式。教堂入面有好多年輕人。就喺合唱台度,都有多達十七個女仔企喺度唱歌。每次有官員嚟巡查,大家都會即刻躲起嚟。只要有人大叫「官員嚟喇!」,大家就全部走晒。有八個人會同官員一齊嚟。佢哋入到教堂,淨係得幾個老太太企喺詩班台度。當局嘅人全部都想關教堂,神父經常會被傳去「嗰度」。佢一去,佢哋就一句都講唔出。「呢個老頭究竟係咩料,我哋乜都做唔到?好啦,等佢老死,佢老死之後,我哋就關咗間教堂。」地方當局一向都鍾意同亞歷山大神父傾偈,佢哋好明顯感受到神父嘅靈性氣度,似乎令佢哋敬畏三分。有一次,地區行政委員會嘅宗教事務專員要求神父教堂嘅看守停止派教士去Saran鎮同Dubovka村,因為嗰啲地方屬於另一個地區。教堂管理員將呢個要求轉達畀神父,第二日神父就同教堂管理員一齊去咗地區執行委員會。當神父同代表講嘢嗰陣,後者即刻轉聲線——開始解釋自己,仲向神父道歉。神父對住佢講:「代表同志,請你應礦工嘅請求,容許我哋喺Saran、Dubovka同其他聚落舉行宗教儀式。」有時佢哋會求為病危嘅母親擺聖體,或者為亡者舉行喪禮。嗰位官員就客氣咁答:「Sebastian 神父,您儘管去做,唔好拒絕佢哋。」神父向佢提出嘅任何請求,佢幾乎都有拒絕過,之後亦都有再同村長提起。

對神父嘅羊群嚟講,神父嘅名日同生日係特別嘅日子。大家都想親近神父,向佢道賀,至少送份小禮物。但神父唔鍾意受人敬奉或者特別關注,亦唔鍾意收禮物。大家都會聚埋一齊恭喜佢,但佢通

常要到好夜先返,有時甚至要第二日先返。有一次,喺佢嘅名日個晚,佢返到屋企,開咗修道院嘅門,未踏入,就突然大叫:「邊個?!」「邊個容許我嘅靈魂同我嘅小房堆滿咗嘢?!」修女哋見到佢咁反應,都嚇親,探頭入去望,就見到床邊擺咗幾套新法衣。原來有人有經過神父祝福就擺咗落去。

同樣地,神父唔鍾意有人受到特別讚揚;佢會即刻指出個個人嘅缺點。如果佢見到有人被貶低,就會即刻搵出個個人最好嘅品質。無論佢哋犯咗咩罪,佢都會搵到啲好嘢。

神父對自己要求好高。佢經常重申,人要堅定不移地履行自己嘅職責。有一次追思禮拜後,有人同佢講:「你今日又好叻,做咗咁耐嘅追思禮拜。」佢從枱上拎咗個包,舉起嚟,講:「你睇,呢個饅頭,我就要為佢唸一次經。」同時,神父喺所有事上都好中庸。「人要行中道,」佢會咁講,「就係凡事要行中庸之道,最重要嘅係,永遠要依靠上帝嘅旨意同祂嘅神聖安排。」

佢好鍾意大自然,對動物充滿同情,而且心地特別善良。有一次,廚房個隻貓生咗五、六隻小貓。廚師就提出要將啲小貓淹死。神父剛好路過,聽到這段對話。他全身發抖,顫得厲害,差點喊出聲:「你哋唔好敢淹死佢哋!我哋會全部養大佢哋!」啲小貓得救咗,當佢哋大咗啲,米哈伊洛夫卡嘅教區教友就全部搶咗去——差啲打起架嚟——都話係「神父嘅福佑」。

神父經常到Dubovka、Saran、Fedorovka同Topar個幾個村落,喺人哋屋企替人施洗同做喪禮。佢去過嘅地方,而家都因佢嘅祈禱而設咗堂區。佢亦都有去Dolinka個條村,就係佢服刑嘅地方。而喺多林卡,佢被監禁嘅營地,由神父親手喺樹上刻嘅十字架依然保存住。自此之後,棵樹一直生長,十字架都隨住佢一齊變大。喺多林卡,幾乎每棵樹底下都葬住一個囚犯,亦都有一座墳墓。

但神父尤其鍾意去梅爾科姆巴特定居點探訪。佢成日話喺米哈伊洛夫卡有佢嘅「Optina」,而喺梅爾科姆巴特就有佢嘅「Skete」。喺個度,佢會召集佢嘅孤兒同寡婦,買細細嘅屋畀佢哋,並且照顧佢哋。每次佢去梅爾科姆巴特村祈禱,人哋都會放低手頭嘅家務同煩惱,一個一個趕去佢個度,只為咗攞佢嘅祝福同尋得安慰。老實用愛接待每個人,並向每個人提供佢自己嘅指導言。個度瀰漫住一股和平嘅氣氛。

佢做寡婦嘅哥哥希拉里安,嚟同阿爸一齊住,同佢最細個女同孫女泰西亞住喺梅爾科姆納特。佢已經係一位可敬嘅長者,身形高大而挺直。逢主日同大節日,希拉里安·瓦西里耶維奇都會同佢女同孫女一齊返教堂。當佢向阿爸求祝福時,佢會頭觸地面,恭敬咁親阿爸隻手,喺懺悔時就跪低。佢去世前剃度做喀索佛(rasophore),阿爸親自主持佢做和尚希拉里昂嘅葬禮。

承傳佢所繼承嘅修道傳統,神父特別鍾意主持追思禮,每日都親自做追思禮。佢成日話佢比較鍾意做喪禮同埋為女性做追思,因為佢哋嘅罪過少得多。佢可以見到亡者嘅罪過。有時凌晨三、四點,佢會叫醒佢嘅見習修士,叫佢哋幫佢帶亡者紀念禱文。人哋——喺佢阿爸死咗之後——做咗個夢,見到好多教堂,全部都金光閃閃又高聳入雲,而當中有一座細細嘅教堂,成座都畀十字架覆蓋住。人就會問:「呢間滿佈十字架嘅教堂係邊個嘅?」——「呢間,」佢哋會答,「係斯基馬大修道院長塞巴斯蒂安嘅教堂。佢鍾意為亡者祈禱,所以呢間教堂先至用十字架包圍晒,咁就有人可以對佢做嘢。」而佢已經喺個度企咗四十年。

同神父傾偈個陣,唔知點解就自然而然、無可置疑咁相信靈魂永生,生命唔會隨住死亡而結束,只有肉體先至消失。而且呢件事好簡單,佢講得都好簡單。毫無疑問,神父有通靈嘅天賦,雖然佢有公開示人。佢嘅通靈能力只會喺情況需要嘅時候先顯現。

有一次,神父主持追思禮,一邊唸住一份名單:「伊奧安娜、西美昂、奧爾加、瑪麗亞……」唸到一半,佢停低咗,手伸攞住名單,望咗四周。「邊個提交咗追思申請——伊奧安娜、西門、奧爾加、瑪利亞?」「係我,神父。」一位女士答。「咁西門幾時死㗎?」「好耐之前㗎啦,神父。」「你拎返你個張紙去,我唔會為佢做追思禮。」「拎死亡證明書嚟。」個女人即刻撈起:「你講緊咩呀,神父?我又唔係咁年輕,要嚟做呢啲嘢!」(有種好迷信嘅迷信,話如果你將活人嘅名寫喺追思亡者嘅名單上,佢哋會好困擾,仲會覺得要返去搵個用呢種方式紀念佢嘅人。)」好啦,你帶嚟份證明書。」神父唔識呢個女人;佢只係嚟探訪,否則唔會膽敢嚟呢佢。

又有一宗類似嘅事件。有位叫Maria Stakanova嘅女仔喺教堂合唱團唱歌。佢細個喺托兒所長大,之後轉去孤兒院,對父母一無所知。有一日,瑪麗亞就去搵神父,話佢好傷心,因為佢連父母嘅名同國籍都唔知,無法為佢哋紀念或者祈求安息。「我而家忙緊,」神父話,「聽日再過嚟,我哋傾吓計。」第

二日,佢親自叫佢過嚟,話:「Marusya,你父母係被流放嘅俄羅斯東正教徒。你阿爸叫.....」跟住同佢講咗阿爸嘅名,再講阿媽嘅名。Maria 開心得不得了,即刻為佢哋嘅安息禱告。

個位神父從來都有公開醫治或者責備過任何人,因為佢好謙卑同樸實,佢總係話:「我唔醫治任何人,我唔責備任何人;你去醫院啦。」佢又會講:「我好似條啞魚咁。」——就係咁樣謙卑自己。佢係透過秘密嘅禱告去幫助人。講到中邪嘅人,佢會話:「喺呢度佢哋要受苦,但喺嗰度佢哋嘅試煉就會無痛咁過去.....我唔想將你哋嘅十字架從你哋身上奪走。喺呢度你哋會受苦,但喺天國你哋會得到豐盛嘅賞賜。」——佢就咁安慰啲受苦嘅人。個位神父有屬靈嘅智慧同極大嘅忍耐。當有人喺度埋怨鄰居,佢就會講:「我都可以包容你哋所有人,點解你哋連一個人都包容唔到?」如果有人同人鬧翻,佢就會擔心:「我係方丈,都要聽你哋所有人講嘢。」佢關心每個人嘅得救,呢個就係佢嘅目標。佢會講:「要過得更和平啲。」有一次我哋去禮拜,竟然唔記得帶香爐,就開始互相埋怨。老實就話:「係我嘅錯。」大家就都靜咗落嚟。老實又會講:「睇吓,我將你哋全部聚埋一齊——有盲嘅、有癩嘅,仲有呢個個個嘅仔女。」「我自己都病咗,仲聚埋一班病佬。」亞歷山大神父有聲,都同佢一齊做彌撒,而巴維爾神父聲都好細。「好啦,我哋都聚埋,慢慢嚟,你哋呢班病佬!」

神父唔贊成去其他寺院。「呢度有拉夫拉、波恰耶夫同奧普丁納。禮拜喺教堂度做——一切都喺度。」如果有人打算搬走,佢就會話:「唔好去邊度;到處都會有災難、到處都會有動盪,但卡拉甘達只會受到邊緣波及。」

塞巴斯蒂安神父嘅病

聖下亞歷山大一世宗主教非常渴望見到父親並與他交談。他賜福予皮提里姆(內恰耶夫)主教,要佢無論如何都要將父親帶過來,就算要坐飛機都無所謂。但係阿爸已經好虛弱,唔同意:「我唔適合坐飛機,」長老咁答,就留嚟卡拉甘達。

就咁,多年嚟,佢以愛同無私嘅服務奉獻畀上帝同鄰舍。阿爸明顯變得更虛弱,佢嘅虛弱、氣喘、全身痛楚同完全冇胃口都愈嚟愈嚴重。佢嘅腹股溝突出嗰度同胸口幾乎成日都痛。為佢治療嘅醫生用咗全面治療,但神父嘅病情冇改善;佢嘅痛苦只係暫時得到舒緩。然而,神父仍然會喺禮拜時間每日都去教堂。佢會講:「如果喺聖禮或通宵守夜期間我留嚟屋企,我仲算乜神父?」佢每日都舉行追思禮儀,但到嗰陣時,佢只喺節日先舉行聖禮。

當時長老塞巴斯蒂安寫畀阿拉木圖及哈薩克斯坦大主教若瑟(切爾諾夫)嘅一封信得以保存:

「約瑟夫樞機主教閣下。請賜予我哋所有人您嘅樞機祝福,並請原諒我直到而家先有回音。我早就想寫信畀您,喺節日嗰日向您致意,但一直都未抽到時間。我已經用電報寄咗我嘅祝賀,但一直拖住未覆:病痛同身體虛弱,加埋牧職、家務同禮儀職責——呢啲都榨乾我,因為我病得咁嬌弱。我嘅病痛無日無夜放過我,連夜晚都咳到有停過,又成日胃氣痛。時間無情,唔等人,聖誕節啱啱過咗,已經三個星期。我哋喺節日期間過得好好、好平靜。暫時,我哋都喺和平同和諧中生活同事奉。我本來希望為尼古拉神父晉鐸,同埋晉立村長帕維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做執事,因為佢喺讀經同唱歌方面好有熱誠;而家呢啲忠心又熱誠嘅人真係少之又少。至於其他,就隨神意,並需仰賴閣下聖潔的祝福。至於建築工程,至今仍未有進展。在您面前接待亞歷山大神父及安德烈神父的格列博夫一直身體不適,我們想知道確切結果:是否准許在舊址或他處建造,或者完全被拒絕。我哋正逐步採購建築材料,但由於地點未確定,我哋唔知應該擺喺邊度。若瑟樞機主教,我懇求您賜予聖福,准許我退出一線牧職,專心修養自己嘅靈魂;同時由亞歷山大神父、拉法厄神父或尼古拉神父出任本堂主任。我精神唔掂,身體唔好,應付唔到呢啲事。尤其係建築工程嘅種種操煩同埋神聖禮儀相關嘅工作,以我而家嘅身體狀況根本做唔到。請賜予我退休嘅祝福,並喺你同教區教友嘅同意下,委任亞歷山大神父做堂區主任。我哋——包括我呢個不配嘅初學者,以及亞歷山大神父、撒拉斐神父、尼古拉斯神父、其他神職人員、全體堂區職員同埋所有教友——都喺你面前俯首,懇求你賜予我哋神聖嘅祝福同聖潔嘅祈禱。」

喺教堂入面,喺追思禮區後面,隔咗一間細房俾佢,佢哋叫佢做「小木屋」。喺後牆邊,幕後,擺咗張床,佢哋做禮拜嗰陣痛到受唔住或者好虛弱,就可以去度休息。窗邊放咗張細枱,前面擺咗張扶手椅,椅上面掛住由阿尼亞修母繪畫嘅聖三一聖像。有時老實會喊一聲,就攤喺張床度,仲叫人喺佢腳底墊個枕頭,令到佢條腳可以稍為抬高。佢着住半披風、頸巾同手釧。有時佢連躺住都會誦念大誦文。每次讀福音書,佢都會企起身,戴上福音罩衣,然後着住佢去讀福音。

神父會坐喺張椅度聽人懺悔。佢同嚟探佢嘅人講嘢越嚟越少,亦見唔晒所有人。起初佢只係唔見其他鎮嚟嘅訪客,但後來連同佢哋嘅對話都簡短咗。

1965年12月,嚴寒來臨,氣溫跌至零下40度。當神父由寮房行過庭院去教堂嗰陣,開始劇烈咳嗽。監察佢健康嘅醫生奧爾洛娃·費奧多羅芙娜同圖爾滕斯滕娜·弗拉基米羅芙娜話:「咁嚴重嘅霜凍,你唔可以行過庭院。」神父用唔認同嘅眼神望住佢哋,講:「我就飛過去啦。」

由1966年1月起,佢嘅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慢性病況亦愈來愈嚴重。

主診醫生奧爾洛娃·費奧多羅芙娜診斷出以下病症: 慢性支氣管炎合併支氣管擴張及少量膿腫、肺氣腫、食道狹窄,以及前列腺腺瘤並發慢性腎盂腎炎合併重度症狀性高血壓,並有雙側腹股溝疝氣且經常發生部分性嵌頓。阿爸已經受呢啲病痛折磨咗好幾年。

阿爸因為已經好難主持彌撒,深感痛苦——佢成日喺禮儀期間咳嗽,又經常氣喘。醫生建議佢喺禮儀開始前喺朝早打針。阿爸好開心,就同意咗。打完針同休息一陣之後,雖然好辛苦,佢都行到教堂去主持彌撒。但病情惡化,好快就算打完針都去唔到教堂。見到佢咁痛苦,醫生建議由初學者用椅抬佢去教堂。起初佢唔肯,但經過再三勸說,照顧佢嘅醫生塔季雅娜·弗拉基米羅芙娜因為病人唔聽話而開始喊,神父就撫摸住佢個頭講:「唔好喊;等佢哋抱我啦。」

嗰幾位童執事——阿爸嘅新修生亞歷山大·基謝列夫(現任大司祭亞歷山大,聖母聖誕大教堂主任)、亞歷山大·維列捷尼科夫(已故聖品長老耶穌會士德國)同彼得·戈羅什科[現任修道院長彼得;佢哋同一間教堂服侍]、瓦西里·皮薩列夫[已故修士瓦西里],好快就用鋁管整咗張輕便椅;房務員喺阿爸口邊綁咗條暖頸巾,扶佢坐上椅,然後抬住佢去到教堂。起初佢好唔自在,但之後就習慣咗。佢會笑同講笑。每次嗰位照顧佢嘅人幫佢着衫,等佢細路仔嚟嘅時候,佢就會講:「好啦,我準備好啦!我啲小馬嚟邊?」有一次,佢哋扛住佢行,Tatyana Vladimirovna喺旁邊行,佢就講:「噢,呢度仲有個幫手拉車嘅。」

神父嘅醫生都好驚訝佢竟然咁聽話、咁有耐性同咁溫柔。佢對醫生開俾佢嘅治療毫無怨言,但係會先問係邊隻藥、有咩作用,同埋要食幾耐先得。

爸爸尊重醫護人員,重視由護士助理到醫生嘅每一個人嘅工作。當有人嚟請佢祝福開始讀書時,佢通常會祝福佢哋讀醫學院,偶爾去大學,或者喺醫院做護士助理。「求醫唔係罪,」佢會咁講,「而喺醫院工作嘅人,照顧病人係一件救贖同善舉。」佢淨係喺絕對必要、保守治療無效嘅時候先建議開刀。凡係喺佢祝福下接受手術嘅人,都完全康復咗。神父自己就係一位好叻嘅診斷專家。當佢派主診醫生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去檢查病人時,佢會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請你幫病人檢查吓,我估佢有咩咩病症。」佢嗰個診斷之後都證實啱。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而神父嘅病情亦愈來愈差。二月,若瑟主教嚟到卡拉甘達。雖然神父相當虛弱,仍然同主教一齊主持彌撒。當佢準備離開嗰陣,主教大人話:「我復活節後會嚟,帶畀你一份獎勵——一籃葡萄。」大家都知道,迎接佢哋嘅將會係眼淚。

老實經常講死亡同埋進入永恆嘅過程。當人哋問佢:「有咗你,我哋點樣生活?」佢就會嚴厲咁答:「我係邊個?我係乜嘢?上帝本有、而家有、將來亦有!凡係信上帝嘅人——就算離我千里之外——都會得救。」但凡係即使緊貼住我長袍下襬,卻有敬畏上帝之心,都唔會得救。識過我同見過我嘅人,喺我過身之後,會比唔識唔見過我嘅人更唔重視我。」「近,卻滑溜;遠,卻深。」

大齋期開始——也是長老一生中的最後一個大齋期。[長老塞巴斯蒂安最後日子與離世之事的記載,根據長老生前主治醫生塔季雅娜·弗拉基米羅芙娜·托特滕斯登及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奧爾洛娃所留手稿。]喺赦免主日,佢舉行咗禮儀,並喺晚上行咗赦罪儀式。佢精神奕奕,面容光彩照人。

大齋期首星期頭四日,教堂內不吃任何熟食,唯獨禮拜三聖禮後食預聖餐湯。嗰日,老父為病者祝福,俾佢哋領聖體聖事。餘下嘅日子直到星期五,都唔煮嘢食,連茶都唔煲。佢哋喺大晚禱之後先坐低食嘢。會畀黑麵包、酸白菜、醃黃瓜同生洋蔥。神父容許腸胃唔舒服嘅人食熱焗薯仔同焗洋蔥。到星期五,喺預聖禮儀嗰陣,領聖體嘅人會好多。禮儀完就食飯:蘑菇湯同甜粥。夜晚就食午餐剩低嘅粥、白饅頭片同白麵包。

大齋期第一週,神父每日都做禮拜,親自用清晰洪亮嘅聲音誦讀克里特聖安德烈嘅大懺悔大誥。禮拜日正教主義節嗰日,佢主理咗聖禮。嗰幾日,神父有同任何人講過話,亦有見過任何訪客。

大齋期第二、第三個星期過去咗。一切都照常進行,好似神父會永遠同我哋一齊咁。

3月13號,基輔大學一位教授嘅仔、年輕嘅修道執事帕維爾神父,由基輔嚟探望帕維爾神父。佢嘅巴黎出世,佢哋一家大約十年前先返咗俄羅斯。

喺第四個星期,帕夫洛神父喺教堂做禮拜——好靚、好有感情,每個字都發音清晰;佢嘅祭壇幫手,仲盡量用晒所有空閒時間同老神父一齊。老神父就同佢長談。唔止神父,連教堂入面嘅人,都好鍾意帕維爾神父。佢好謙遜,但所有舉止都散發住高雅嘅文化氣息。神父一直留意住佢。

三月二十一日,安德烈神父由奧薩科羅夫卡村嚟到。佢請神父派人幫手喺教堂讀經同埋帶領合唱團。神父就批准咗一位有經驗嘅女合唱團員前去,突然之間又批准帕維爾神父一齊去奧薩科羅夫卡。保祿神父同老爺子之間有一段非常感人嘅對話。當然,保祿神父唔會嚟到巴黎、再去俄羅斯,最後又嚟搵老爺子,淨係為咗喺偏遠嘅大草原上孤身一人。佢本來係想同神父一齊,但因為神父要趕佢走,佢就話:「祝我返屋企。我會返去基輔附近嘅隱修院。」神父:「我就畀你個隱修院!你係自己嚟搵我,而我亦都歡迎咗你。」「你係自願嚟嘅;我有叫你。喺呢度,你喺奧薩科羅夫卡會有座隱修院!」帕維爾神父:「放我走;祝我永遠離開你。」嗰位神父變得激動:「我畀你基輔,我用棍打你都畀你,我用棍打你都畀你,我仲拎條繩,我用條繩都畀你!」「你係和尚咩?!」帕維爾神父跌喺老豆腳邊:「原諒我,賜我祝福;我會去奧薩卡羅夫卡。」佢跑返房拎咗嗰幅聖像,就係細個嗰陣老豆為佢祝願出家時賜俾佢嘅。佢乜都有拎,就淨係拎咗嗰幅聖像。

大家都好可憐帕維爾神父;大家都好難過。佢哋向神父訴苦,話:「我哋自己都需要帕維爾神父——佢讀經好叻,又喺合唱團唱歌。我哋幾乎冇男聲。而且佢到處幫手:喺聖所同聖衣室。」「你打算逐走所有人?等安德烈神父自己去搵同揀佢嘅人啦。到時其他人都會嚟你度,要求同樣嘅安排。」神父冇出聲。

安德烈神父急着要走。大家都嚟送帕維爾神父。大家都責怪安德烈神父。帕維爾神父呆呆楞楞、一頭霧水。神父冇走出嚟。

通宵祈禱會前,神父飲咗杯茶,冇同任何人講嘢。第二日係謝巴斯提四十殉道者瞻禮日。通宵祈禱期間,神父情緒激動,修女們形容他「惱羞成怒」。亞歷山大神父因為問要唱還是讀「至高處光榮天主」,而遭到訓斥。亞歷山大神父同阿廖沙·維列捷尼科夫再次被責罵,因為佢哋想阻止神父去整個教堂灑香。神父氣憤咁講:「畀我祝福,我自己去灑香。」佢自己行晒成個教堂,灑香一遍。

3月22日星期五,神父為佢其中一位未老先亡嘅靈性女兒主持了追思禮。禮拜期間,佢痛哭流淚。

有個被惡魔附身嘅女人由西伯利亞帶嚟。神父舉行咗預祝聖禮。成個儀式期間,個被附身嘅女人時而喵喵叫,時而咩咩聲,時而又咯咯似公雞咁吠。佢畀人拖到大門外嘅門廳。呢個唔難——佢瘦得皮包骨。

3月24日(星期日)晚上,信徒散去,教堂差唔多冇人,神父仍然喺佢嘅「小屋」入面。被惡魔附身嘅女人靜靜咁馴喺牆角,身邊有個同佢一齊嚟嘅女人陪住。突然,聖門大開,神父著齊法衣、披上法袍、拎住法杖,行出講壇。嗰個女人由地下爬起身,向佢行去,一邊走一邊吠同埋喵喵叫。佢未行到神父面前,就發出咗一聲好似公雞嘅啼叫。神父大聲講:「好!」聲線完全唔同。中惡嘅女人再嚟一聲,但細咗好多。神父又再講:「好!」佢好輕聲咁再嚟一聲,好似由好遠傳嚟。神父第三次大聲道:「你好!」她沉默不語。然後她說:「你係約書亞。」神父威嚴地道:「我唔係約書亞,我係塞巴斯蒂安,聽日朝早你嚟搵我,懺悔你嘅罪過,領聖體。」

到咗星期五,神父冇做彌撒,只係坐喺聖所度。之前嗰個附身嘅女人喺彌撒期間安靜企住,靜靜咁領聖體。當晚,佢就畀人帶去咗西伯利亞。

喺第六週嘅星期日,爸爸冇主持禮拜,佢淨係坐喺聖所嘅一張椅度。領完聖餐之後,佢叫佢哋唱「生命賜予者啊,為我打開懺悔嘅大門……」。由嗰日開始,佢嘅氣力明顯開始衰退。

3月31日凌晨三點,神父叫醒房務員,講:「我而家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唔舒服,肯定係我靈魂要離開我身體。」佢哋成晚都用氧氣幫佢呼吸。神父開始平靜咁呼吸。

四月二日,拉撒路安息日,一位長老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且極其重要之事。凌晨三點,他叫醒了他的房務助理,要她去叫亞歷山大長老到他房裡。他面帶光輝,喜悅得發抖,對他的屬靈父親亞歷山大長老說了些什麼。沒有人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我哋只知道亞歷山大神父聽咗佢嘅懺悔,並畀咗佢聖體聖事,因為佢已經入咗聖所去領受聖體。領完聖體之後,佢就開始唱「基督復活!」,然後派咗個初學

者去叫醒合唱團的女仔,叫佢哋嚟為佢唱復活節聖詩。 啲女仔都戴住白色頭巾嚟到,開始唱復活節頌歌、Stichera 同埋聖詩經嘅 Irmoses。唱完之後,神父問:「廚房入面有冇人?叫佢哋用三種方法煮隻蛋:半熟、全熟同埋袋煮。」所有嘢都照佢吩咐做咗。

朝早,神父叫管家拎啲牛奶嚟:「嘩,依家淨係得克瓦斯同奧克羅什卡,點解你成日逼我飲克瓦斯?你本應該畀我啲牛奶㗎。」管家就去舖頭買咗啲牛奶返嚟。 冇人頂撞神父。修女將牛奶倒入杯中,十分膽怯地說:「神父,今日只係拉扎路星期六;之後先到聖周六,然後先到復活節。」 如果今日係復活節,我哋就有幾多隻染咗色嘅雞蛋,就有幾多條庫利奇麵包!」佢望住大家講:「係呀.....就係咁!」——佢將杯牛奶推開——「牛奶有晒!咁就畀啲奧克羅什卡我啦。」

嗰晚,神父坐喺窗邊嘅枱邊,望住冇人拎住柳枝行去教堂。「人哋都聚集嚟參加通宵禱告會,」佢話,「我都要準備好,去同我嘅先人、祖父同曾祖父一齊。」

四月五日(星期二),追思禮結束後,神父對亞歷山大神父說:「盡快向奧薩科羅夫卡發電報,叫保祿神父徹底返嚟。」

4月9日。聖周星期六。彌撒期間,神父留喺房入面。彌撒完結後,佢着返上衣同頭巾,走出嚟向會眾道別。佢向大家恭賀即將到嚟嘅節日,並講:「我就要離開你哋。我就要離開呢個塵世生命。到咗我同你哋分別嘅時候。」 我答應過要同大家講再見,而家我就嚟兌現承諾。我只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要活喺和平入面。和平同愛先係最重要。如果你哋之間有呢兩樣嘢,你哋嘅靈魂永遠都會有喜悅。我哋而家正等緊光明晨禱嘅到嚟,等緊復活節大宴嘅到嚟——為咗靈魂得永恆嘅喜悅而得救。而呢樣嘢,又點樣先可以達到呢? 只有透過和平、愛,以及真誠而出自內心深處嘅祈禱。你不會被任何外在事物所拯救,而只會被你靈魂與心中所獲得嘅——那份寧靜與和平所救贖。願你對任何人都保持正直的目光。直視前方,準備好接受任何善意回應,以及任何善行。 「呢個係我最後嘅請求。我仲有件事求你——原諒我。」佢彎低腰,踉踉跄跄。靜靜地、好辛苦咁,佢走入聖所,然後請人扶返去佢嘅小房。啲人有散去;佢哋全部都喊住。

四月十號,復活節之夜,神父想人扛佢去教堂,但係起唔到身。 佢身邊嘅人全部都傷心欲絕。晨禱正喺進行。塔季雅娜·弗拉基米羅芙娜醫生離開咗禮拜,跑去見神父。神父望住佢,講:「點解你離開教堂?我未死。我仲有時間同呢度嘅亡者互相畫十字。你安息咁返去禮拜。」

當禮儀開始時,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醫生被叫去見神父。打完止痛針後,他的狀態變得平靜,甚至有些喜悅。「我想去教堂。畢竟,我以前自己唱歌都唱得不錯。聖周期間,我哋自己嘅小房裡唱咗《復活節頌歌》。而家我要靠人哋幫我唱。」 但我唔想留喺度;我想喺教堂。我真係好想返我嘅長袍同兜帽,就咁坐喺度,至少喺聖禮期間。"房中照顧者開始替佢換衫,佢繼續講:「我請求大家互相安慰,彼此相愛和平,唔好互相提高聲線。 我唔再向你哋要求其他嘢。呢樣就係得救最重要嘅事。呢度嘅一切都係暫時、短暫——唔使擔心要「 」佢,或者為自己爭取啲乜嘢。一切都會好快過去。我哋要認住永恆嘅事。」佢哋替神父穿好,然後由啲男仔抬住佢去教堂。

星期日下午,神父攤喺佢嘅小房入面,着住件新嘅奶油色絲質長袍。「我啱啱就係咁攤住,」佢講,「諗起Optina嗰度嘅長老以前點樣離世。約瑟夫神父病咗好耐,而阿納托利神父——『細個』——就一分鐘都有病過。」 佢嘅離世方式非常奇妙.....呢種係一個聖事.....真係一個好奇妙嘅聖事。喺佢嘅靈魂裏面,喺佢嘅極大謙卑之中,佢同我嘅長老——阿納托利長老——最為貼近。革命之後,兩位長老過身,並葬喺Optina嘅墓地。 修道院院長西奧多西俄斯神父喺1920年去世,當時Optina嘅生活仍然同以前一樣。但係內戰一完結,喺1920年,一切都改變咗。有好多迫害、搜查同拘捕,尤其係1922年。 到咗長老阿納托利神父嘅輪。7月28號,佢哋嚟到佢度,對佢做咗好長時間嘅搜查。跟住佢哋話:「好啦,準備好。」佢開始求延遲到朝早,好等佢收拾嘢。佢哋答應咗,但嚴厲咁吩咐房務員朝早要叫醒長老,準備佢離開。佢哋走咗。 長老開始禱告。獄卒等咗大約兩個鐘——佢仲喺度禱告。跟住佢入去同佢講:「神父,我哋準備吓啦。」但長老答:「走開,唔好煩我。」佢又再返嚟問:「神父,我哋準備吓啦。」「你點解成日煩我?我唔會同佢哋一齊走;走開啦。」囚室看守第三次嚟到,見到阿納托利神父攤喺床上,雙手摺埋喺胸口——已經死咗。 咁,嗰位看房嘅就叫咗啲人嚟;佢哋替長老着咗入殮服,將佢放喺一張枱上,點咗蠟燭,讀咗《福音書》。唔耐,佢哋就嚟搵佢,問:「長老準備好未?」看房嘅答:「佢準備好咗,入嚟啦。」佢哋入咗去,就見佢攤喺枱上,已經死咗。 自然,佢哋都大感震驚。阿納托利神父係最後一個

葬喺奧普丁納公墓,就喺長老馬卡里隔離。喺掘墳墓嘅時候,佢哋撞爛咗長老馬卡里嘅棺木,發現到長老嘅肉身竟然毫髮無傷。

4月11日(星期一),阿尼亞修女送咗隻復活節蛋畀神父。佢開心得笑晒面:「願主拯救佢同祝福佢。佢為我哋教會做咗咁多嘢!有人做得比佢多。其實,佢一生做咗好多善事。我快要死咗。由今以後,凡事都要搵佢。」

凌晨三點,神父喉嚨開始流血。他服用了止血藥,然後就睡着了。早上,就打電話通知在阿拉木圖的約瑟夫主教。主教說:「他這週不會死,但死亡已經近在咫尺。我會飛過去。」

四月十二日,復活節星期二朝早,爸爸覺得好啱,呼吸都好順暢。佢對住女傭人Vera講:「Vera,幫我著返靴,我要出去同街坊交換復活節問候,免得佢哋傷心。」「我答應咗,我會同大家講最重要嘅事。」——「神父,你隻腳腫到咁大,連拖鞋都著唔入,更何況靴。」——「唔好,唔好,我一定要講最重要嘅事。幫我着衫!」

維拉拎咗對拖鞋,將兩邊剪開。幾個男仔抬住老實去到教堂,佢着住法衣同法帽。佢喺祭壇邊坐咗陣,跟住企起身,由聖門走出,上到講壇。佢拄住杖,再次向會眾作別:「再見啦,我親愛嘅孩子們,我而家要離開咗。如果我有嘢你哋身上帶嚟任何悲傷,就原諒我。為基督之名,原諒我。我赦免你哋所有嘅一切。我對你哋感到好抱歉。我向你哋求一樣嘢,我懇求你哋一樣嘢,我命令你哋一樣嘢:彼此相愛。願你哋喺所有事上都彼此有平安。平安同愛。如果你哋肯聽我講——我真係好誠懇咁求你哋——你哋就會成為我嘅孩子。我唔配,係個罪人,但主有好多愛同憐憫。我將信心放喺佢身上。如果主認為我配得上佢榮耀嘅居所,我會日日夜夜為你哋禱告。我會講:「主啊,主啊!因為我唔係孤單一個;我嘅孩子喺我身邊。」我唔可以有佢哋就入去;我唔可以獨自喺你哋嘅天家。佢哋係你交託畀我嘅……」然後,佢輕聲細語,幾乎聽唔到咁講:「我唔可以有佢哋。」佢講完之後,想跪低,但跪唔低,只得低低個頭。幾個男仔攞住佢隻手臂,扶住佢行到祭壇。

教堂裏面嘅人全部都喊住。

四月十三日(星期三),皮提里姆主教嘅妹妹娜傑日達·弗拉基米羅芙娜,同埋學院嘅阿納托利·普羅斯維爾尼克(後改名做大司祭伊諾肯季,† 1994)就到咗。禮拜後,神父喺佢嘅小屋同娜傑日達·弗拉基米羅芙娜傾咗好耐。

阿爾馬提傳來消息:約瑟夫主教病危,發燒到四十度,所以無法飛過嚟。

星期四晚,神父幾乎冇瞓;佢痛到唔得了,氣都喘唔到,仲話:「我成身都搵唔到一處唔痛。我條脊椎好似畀紅烙鐵烙緊咁,我透唔到氣。最慘嘅係——靈魂嘅煎熬。」佢不停問幾點鐘。

有幾個修女由教堂嚟探佢。當費夫羅尼亞修女踏入個陣,神父望住佢,目光深長而無間斷,為佢祝福咗兩次,並講:「願主因你嘅一切善行同奉獻而拯救你。我將一切都帶走。」——「願主拯救你。」當佢行開嘅時候,佢向佢方向劃咗幾次十字。

有信使由阿尼亞修女嗰度嚟,話總母修女已經將自己鎖喺房入面,唔畀人入。

晚上,德米特里長老由科克切塔夫飛嚟。佢哋打電話畀約瑟夫主教,請示讓德米特里神父替個位神父剃髮,按儀式晉升佢做大修道士。主教答:「唔使啦。聽日,皮提里姆主教會由莫斯科飛嚟,一切由佢處理。」

有人問神父,如果可以,就喺剃度禮時唔好改佢個名,因為大家都係用呢個名嚟叫佢,改名會令大家多一份困擾。神父答應咗,話會問Pitirim主教。

「我離世嘅日子快到喇,」神父對住身邊嘅人講:「我好開心主認為我有資格攞修會長袍,我等呢日等咗好耐。雖然好唔捨得留低你哋,但呢就係天主嘅旨意。」「神父,邊個會照顧我哋?」神父沉默咗一陣,沉思片刻,然後講:「唔好傷心。我將你哋交託畀天主之母,佢親自會照顧你哋。你哋要彼此和睦相處,盡力互相幫助。」我唔會忘記你哋;如果我哋主面前有膽量,我會為你哋祈禱。你哋都要祈禱。唔好放棄教堂;要特別努力喺星期日同節日去出席。咁樣做,你哋就會因上帝嘅憐憫同天后嘅轉求而得救。

夜深時,當Tatyana Vladimirovna醫生為神父打點滴時,佢開始講:「喺度,我親愛嘅醫生,我嘅老醫生。我連講一個字都好難,但我想同你講呢件事。我條舌頭動唔到,口好乾,全身都痛。你搵唔到一處可以用針刺而唔痛嘅位。」我條腿撐唔起我;成身都咁虛弱,連眼皮都撐唔起。但係我個心好清醒、好清楚;我嘅思想流得好清晰、好深沉、好平靜。我嘅意識有模糊、有改變——有。我就係咁躺住諗:

原來思考唔係靠身體。而大腦就係身體。我身上已經有力氣去思考。思想係來自靈魂。而家我終於明白晒。所以,讚美主,我終於可以同你講呢番說話。」

四月十六號星期六,朝早九點,皮提里姆主教由機場到埗。佢直頭去到神父嗰度,見到佢嘅樣就嚇咗一跳。佢之後同身邊嘅人講:「我未試過見過佢咁,就算佢病嗰陣都未試過。」佢哋喺房入面傾咗好耐。

食完午飯之後,老實嘅病情急劇惡化;佢叫人即刻去請Pitirim主教嚟。主教到咗之後,老實就叫佢即刻進行落髮入大修道冠嘅儀式。於是開始做準備。主教叫其他人全部走,淨係Anastasia修女留低幫手落髮。

剃度之後,神父好少講嘢。佢嘅面容同埋整個神態都發生咗好明顯嘅改變。佢滿載恩寵,只要望住佢,就會令人心靈震顫,深刻感受到自己嘅罪性。佢係一位威嚴嘅長老,已經唔再係屬於呢個世界嘅人。

凌晨三點,老神父叫咗亞歷山大神父嚟聽佢嘅懺悔,並畀佢領聖體聖事。到咗朝早,佢體內嘅生命幾乎只係餘下最後一絲氣息。佢閉住眼,喘緊粗氣,手指喺被單上滑動,就好似喺鋼琴鍵盤上彈奏咁。當佢張開眼,望住在場嘅人,眼神卻帶住遙遠同悲傷嘅神色。跟住佢同皮提里姆主教傾咗陣。唔耐,佢叫咗醫生塔季揚娜·弗拉基米羅芙娜嚟:「我嘅老醫生,幫幫我;我好痛苦,好痛。」—「邊度痛呀,神父?」佢指住自己因輸液而纏住繃帶嘅手。依家連靜脈都好難搵到;藥水滲入皮膚底下,令佢更加痛楚。—「即刻,神父;我而家畀你打支止痛針,痛楚就會冇晒。」

— 唔係主要嘅痛楚。最痛苦嘅係靈魂嘅煎熬。你以為死亡係玩笑?我有好多罪,但好少善行。

「爸爸,你嘅罪過細到連顯微鏡都睇唔到,而你嘅善行就闊似大海。」

「但我究竟做咗啲乜嘢?我本來想過一種嚴謹而樸素嘅生活,可無論如何,我都沉醉於各種歡愉同舒適。我亦為美感所震撼,尤其係大自然嘅美。」

— 爸爸,美唔係上帝嘅恩典嚟㗎?

— 上帝嘅恩典就係上帝賜嘅喜樂。至於功績——我有自己嘅功績!冇乜英雄壯舉!人活住,但係為咗乜嘢?一切都係上帝賜嘅。咁上帝又係點?呢點對每個人都一樣;過渡對所有人嚟講都係必然。呢度嘅一切都係暫時、短暫嘅。人喺人生路上行,究竟係為咗乜嘢?係為咗愛,為咗,為咗做好事。所以佢哋必須受苦,並且要耐心承受。佢要努力去進入永恆生命,得享永恆喜樂。但係我,你睇,我活咗,做好事,好似你講咁,之後我就犯罪。人會犯錯,會殘酷,會失去佢所擁有嘅一切。我受過好大苦,扛住自己沉重嘅修道十字架。修道生活好艱難,但同時又最容易。可係,我都試過埋怨。就因為呢啲埋怨,一切都失去——所有功績。所以——本應有嘅喜悅,反而變成靈魂嘅痛苦。

— 神父,我應該點樣生活?神父停咗一停,然後話:

「就照你而家咁樣生活。我哋都係罪人。只要唔犯大罪就得……好啦,我哋就傾到呢度。今日我可以講嘢同埋呼吸得容易啲。基督與你同在。」

星期一晚上,喺Radonitsa嘅追思禮拜期間,神父被抬入教堂。佢躺喺佢嘅「艙房」入面,對任何人都冇出聲,亦都冇望任何人。佢經常畫十字,聆聽詩歌同禮拜儀式。Pitirim主教主禮。當佢哋唱完「永恆紀念」之後,佢就吩咐將佢抬返屋企。禮拜完之後,佢同主教講咗啲嘢,之後又同約翰神父傾偈,神父係晚上十點由米丘林斯克搭飛機過嚟。神父開心得迎接佢,話好開心佢見到佢生還。「你終於嚟得及嚟探我,而我今日都成功同所有已故嘅人互相畫十字,為佢哋祈禱。」「你睇吓今日幾好嘅天氣!今日閣下為我祈禱,聽日佢會為我所有已故嘅孩子祈禱。我終於等到拉多尼察。主好慈悲。而離世嘅人咁需要、咁珍惜活着嘅人為佢哋嘅祈禱。」我一直都最為亡者祈禱。而畀你,若望神父,我留下一句:最為亡者祈禱。萬事榮耀歸於天主!萬事榮耀歸於天主!」

喺老實生命最後嗰幾日,佢好多屬靈嘅兒女唔想離開長老身邊,就喺教堂過夜。4月18號,喺例行嘅晚禱(標誌湯馬斯週開始)之後,老實叫人誦讀復活節時辰禱文,讀完之後大家就各返各處。照顧佢嗰間房嘅人——佢個孫女泰西亞同埋醫生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就留喺老實房附近值班。老實馴得好唔安穩,不斷翻來覆去。凌晨四點,佢喺房入面響起咗鈴聲。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即刻起身,走入房內。神父睇落好似好痛苦。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問:「神父,我親愛嘅,您唔舒服咩?」佢點咗點頭,答:「係,我唔舒服。」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提出要幫佢打針。佢答應咗:「好,麻煩您啦。」佢個頭同雙手燙到發熱。Olga Fyodorovna 溼咗塊紗布,敷喺佢額頭。打完針之後,佢平靜咗落嚟,痛楚都減輕咗。Olga

Fyodorovna 開始清洗注射器。突然,神父劇烈咁咳嗽,坐直喺床上,靠住肘支起身,喺個袋度吐咗口痰,然後又望住奧爾嘉·費奧多羅芙娜,又望住個袋,好似有啲疑問。袋入面有血。跟住又再吐咗兩三口。奧爾嘉·費奧多羅芙娜坐喺床邊,想幫佢撐住背脊。突然,嗰陣急勁嘅咳嗽又再嚟。神父喺床上猛然坐直,深吸一口氣,睜大雙眼。佢望住遠方,好似見到咗人,又好似好驚訝。呢個表情只維持咗一瞬間。佢面色慘白如紙,輕輕伸直身,喘盡最後一口氣,就咁離世。佢張開嘅眼裏,定格住一抹疑問同驚訝。神父喺4月19號凌晨4點45分過身。嗰日係星期二。Radonitsa。

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尖叫出聲;修女同塔西婭即刻衝入。啲人嚟嚟往往,嚎啕大哭,場面一片混亂。皮提里姆主教同埋當晚所有在場嘅人都畀叫咗嚟。之後嘅程序就照常進行。

早上五點三十分,主教大人開始主持追思禮。神父仰躺喺鋪咗白色床單嘅床上,身穿新嘅米白色絲質長袍。同一款米白色布料蓋住佢嘅面同腳。佢雙手交叉放喺胸前,形成十字架嘅形狀。現場一片深沉而肅穆嘅寂靜。有人再喊。有悲傷——只有一份寧靜包圍住心靈。

追思禮結束後,眾人都離開庵房,換衣儀式開始。神父的身體仍然溫熱,面容安詳,好似仍然活著。神父的身體已經幾乎只剩骨頭。他們為佢抹上橄欖油,並穿上聖衣。閣下為佢披上法衣,並用法帽遮住他的面容。

房間入面點咗蠟燭。神父喺讀福音書。枱面上,喺佢嘅長袍底下,躺住我哋嘅天父,佢嘅愛超越咗世上任何一個人可能嘅愛。佢嘅每個屬靈兒女都係佢最摯愛嘅。唔係淨係其中一個最摯愛,而係每個,無一例外,都係佢最摯愛嘅。對神嚟講,似乎不可能嘅事都可能;唔止可能,仲令人易明同自然。而家,一張黑色布料蓋住枱上個樣嘢。大家都知道係神父。毋庸置疑,就係神父。然而,佢已經唔再係佢。喺佢——嗰個躺喺佢黑色法衣底下嘅人——同我哋之間,隔住一條無法逾越嘅鴻溝,比最深嘅深淵仲深。

朝早,佢舉行咗拉多尼察追思彌撒。下午五點,佢哋抬嚟咗一個鋪咗黑色布料嘅棺木,將神父放入其中。佢摘下神父嘅卡梅拉烏卡,為佢戴上冠冕,唱住「幫助者與守護者……」嘅時候,棺木就被抬入教堂。靈性聖詩嗰深邃嘅歌詞滔滔湧出——充滿令人警醒嘅悲傷同安慰,觸及到我哋難以理解嘅極限,卻已經畀聖父嘅靈魂所體悟。佢嘅苦難到咗盡頭——佢犧牲式愛嘅十字架般嘅痛苦、佢嘅肉體折磨、佢嘅「靈魂枯萎」。佢嘅靈魂已經獲得咗自由。而我哋就再有得隨時向神父請教任何嘢嘅喜悅。無論發生咩事,只要去佢面前同佢講,一切就會歸位,一切都會好返。佢讀福音嗰時嗰溫柔嘅目光、拖長聲調嘅口氣——嗰啲都唔再有。但我哋可唔可以悲傷、流淚、或者思念?可唔可以同爸爸之間嘅靈性連繫被割斷?我哋嘅團契而家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存在——以禱告為紐帶。

由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同俄羅斯歐洲部分嘅各地,神職人員同平信徒——Father嘅靈性兒女——都蜂擁到佢教堂嗰個蒙福嘅庇護所。神父通宵舉行追思禮,而合唱團就一直唱歌。人潮源源不絕。收到咗聖下大牧首嘅電報:「我對本堂區教友為慈愛嘅長老、大修道士塞瓦斯提安老爹離世而表示哀悼。特此授權沃科拉姆斯克嘅皮提里姆主教為喺主內離世者主持安葬儀式。大牧首亞歷山大。」

第三日,神父喺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公墓下葬。棺木先由靈車載咗一段短路到主幹道。一轉到主幹道,就由人哋伸出雙手,將棺木托住行去公墓。棺木好似飄浮喺人群上,四面八方都睇得到。主幹道上所有車都停晒;人群排滿咗馬路同行路人路,密密麻麻。屋企嘅窗都開住,有人探頭望。好多人企喺屋企大門口或者企喺長椅上。一隊女聲合唱團唱住「基督復活」跟住棺木之後。「基督復活」——成千上萬嘅人一齊高唱。當送葬隊伍行經水泥廠嗰陣,成條圍欄都坐滿咗工人,成個班次着住沾滿濕水泥嘅工作服,都湧出嚟到廠院。人哋從人群中擠過嚟,想用手觸摸棺木。好多人都已經行咗去墳場,喺度等緊棺木。

墳墓喺墓地邊緣已經掘好,再過去就係無邊無際嘅哈薩克草原。棺木擺喺墳邊,主教主持咗葬禮儀式。神父生前希望著住佢嘅卡梅勞克帽入葬。佢摘低頭上嘅主教冠,替佢戴上卡梅拉伊夫卡。棺木被 lowered 入墳墓,堆起一座土丘,然後豎起咗十字架。

永恆紀念您,仁慈的長老,不倦的代禱者,活水的泉源,醫治智慧的教師——源自聖靈的話語。

喺阿爸死咗唔耐之後,約瑟夫主教就嚟到卡拉甘達 [阿拉木圖及哈薩克斯坦大主教約瑟夫(切爾諾夫,1893–1975)總共喺集中營同流亡地度過咗20年。當中,佢有六年喺卡拉格度過。]。

佢為神父舉行咗追思彌撒,之後去咗墳場,舉行咗追思禮。佢責備咗有啲人,令有啲人自卑,又安慰咗其他人——並且用「葡萄」餵飽佢哋,有啲甜,有啲苦。臨走之前,佢話:「Sebastian 神父,最敬愛的

、蒙福嘅長老,夜晚成日喊住禱告。呢件事,只有上帝同佢自己知道。佢為咩喊呢?」有好多人都唔同意佢,連有權勢嘅人都有理佢嘅勸告。佢都卑微咁忍受晒,為佢哋嘅得救同開悟向神祈禱。所以,因為佢嘅眼淚同向主嘅禱告,聖靈嘅恩寵會降臨喺卡拉甘達,直到第二次再來。」

若瑟主教好鍾意去卡拉甘達。佢成日講:「卡拉甘達被蜂蜜所膏抹」、「卡拉甘達建基於聖徒嘅骨頭上」同「我哋去呢個蒙福嘅卡拉甘達」。

講到博爾米哈伊洛夫斯克堂區,佢話:「神父喺呢度種咗葡萄藤,然後用佢嘅眼淚澆灌。」「一間細細嘅教堂,由地下睇唔到,但佢嘅燈卻照到天上。」

佢有一次去卡拉甘達時,巡迴探訪各堂區,喺神父嘅教堂主持彌撒,但就有去探望神父嘅墳墓。喺機場送別個陣,大家都好傷心。結果就係咁:架飛機飛到阿拉木圖,但個度天氣惡劣;阿拉木圖唔肯收,就折返返卡拉甘達。喺飛機上,佢就笑住講:「呢個就係塞巴斯蒂安!」「我哋有去佢墳前,佢就即刻送我哋返嚟!」由機場,佢搭的士去咗米哈伊洛夫卡,舉行咗追思禮,探咗神父嘅墳,之後先搭飛機離開。

佢咁講阿爸:「我絕對肯定阿爸已經被列為可敬者之一。」

阿爸嘅仔女

費奧多西亞·費多托芙娜·普羅科пен科(施瓦格)

我哋喺1931年8月1號,被帶到奧薩科羅夫卡第五定居點。當時同我哋一齊有媽媽同我哋七個細路:大佬帕夫利克十六歲;我十二歲;細佬珍亞;姊妹娜迪亞同瓦婭;跟住瓦尼亞;最細嘅格里沙。我哋係一個大家庭。佢哋首先拎走咗我哋嘅爸爸,我哋都唔知佢去咗邊。

我哋住喺史達林格勒地區;我老豆喺村裏做村政委員會嘅成員。1929年,當佢哋開始剝奪有錢農民嘅財產時,我老豆就畀人拉去做「黨活動家」。佢唔肯沒收農民嘅財產,話:「我唔做;我做唔到。」結果佢哋就拎咗我老豆同埋我哋全家,話我哋係「同富農合作」。我哋係細規模農民,當時叫「中農」。我哋有個地下水塘、一頭牛、兩匹馬同幾隻羊。我老實喺 solitary confinement 度過咗一年。起初,佢哋將我哋帶離史達林格勒四十公里,到1931年,就帶我哋去奧薩科羅夫卡第五定居點,個度係一片平坦嘅大草原。個個定居點有五萬人。四周都有騎馬嘅警察把守,確保有人逃走。但你又可以逃去邊?伊希姆河就喺度。我哋喺度拎水,都喺度洗衫。我哋採摘野草,煮咗嚟食。喺大草原度,我哋掘咗個好似地窖嘅坑,用搵到嘅嘢蓋住,就喺度住。頭一年,大家都係咁樣過。成個第五定居點淨係得一口井,深二十五米——到而家都仲喺度。日日夜夜都要排隊攞水。阿媽會畀你一桶水,你去拎返嚟畀病咗嘅細路飲。個度有廁所,只係掘咗條大約三十米長嘅溝,大家共用。咁,人開始死——大範圍爆發痢疾。每晚都有架車推過嚟;死咗嘅人就似棺材咁丟上車,拉去墳坑。有成個屋企人一齊死晒。我哋嘅細路都開始中痢疾。佢哋發緊高燒,有醫生。佢哋個嘴裂晒又流血,我哋就用少少水濕吓佢哋。咁喺八月三十一日,我細佬真亞死咗;跟住九月十一日,我細妹娜迪亞死咗;到九月十七號朝早,瓦婭就死咗。太陽啱啱升起,只得半邊天,阿媽同我就掘個坑;我哋就喺度馴住,Varya就喺度斷氣。就喺太陽圓圓咁升起嘅時候,最細個嘅Grisha就死咗。有棺材;我哋自己掘墳墓,然後將屍體拋入去。好彩有我哋自己農場嘅親戚Petya叔叔。願佢安息。佢會同媽媽講:「唔使擔心,Dasha,我哋會編啲籃畀你啲細路用——個度有啲柴枝。」於是媽媽就將所有細路放入籃入面。阿媽就叫個班農場嘅後生仔:「喺旁邊掘個位,等我哋可以將籃子滑落去。」然後佢哋再堆多啲上去,又多啲、再多啲,又再堆高啲,再多啲,之後就全部蓋埋。五萬個入面,有半數捱到命冇?我哋就剩低:Pavlik、我同Vanya,仲有阿媽喺我哋身邊。

跟住我哋就開始去工作。個度佢哋喺掘草皮,我哋一班十幾歲嘅細路就套住自己,拉住架車,將草皮運去工地;佢哋用草皮去砌屋。但我哋最後有住喺個啲第一批建好嘅屋。之後阿媽染咗斑疹熱,昏迷咗兩個禮拜,我哋就咁等緊。

冬天嚟到,我哋開始畀少少雪覆蓋。雪落咗之後,爸爸嚟探我哋;佢幫我哋安排好咗再團聚。爸爸開始做嘢,我哋就容易咗少少。爸爸喺我哋嘅地穴入面一個角落鋪咗塊草皮,然後又用草皮蓋住成個坑。佢帶咗件羊皮大衣嚟,我哋偷偷咁交俾佢。我同細佬成個冬天都窩喺個件大衣底下,因為我哋俾人剝晒衫;佢淨係著住身上個套衫就拎走我哋,返嚟嘅時候都係咁。當然,唔好意思我咁講,但我哋以前會數下自己捉到同打死咗幾多隻蚤;成身都係蚤爬。我哋食乾糧;個度有地方煮嘢食。佢哋會帶綠

豆,我哋就咀嚼佢。嗰個冬天最艱難。Pavlik同Vanya都捱唔過嚟,最後淨返我同媽媽同爸爸,係所有細路中唯一倖存嘅。到第二年,佢哋已經起咗間屋,分咗五個單位,我哋仲自己整灶。

我哋經歷過嘅嘢——希望永遠都唔好有人要再經歷!未去過哈薩克斯坦嘅人,未見過真正嘅苦;但係去過嘅人,就永遠都唔會忘記,直到佢死嘅嗰日!"

第五個聚落入面嘅墳墓又喺邊度?而家嗰度只係一塊平地。我而家完全諗唔到佢哋葬喺邊度;個聚落太大了。當時嗰度有好多坑,但我而家唔知去邊度搵到佢哋。仲有邊個記得嗰嘅坑喺邊度?我唔認為有人記得。舊一輩嘅人已經唔剩幾多。如果阿媽仲喺世,佢可能仲記得。

Nina 'Kokhlushka'

我叫 Nina 'Khlushka'。其實就算我同你講我個姓,都有人用呢個姓嚟認我。我原本係蘇梅地區,澤爾諾沃站嗰度。喺四十一年,戰爭開始嗰陣,我喺特爾諾皮爾。我哋由特爾諾皮爾疏散去基輔;我哋一路跑去到基輔,然後有人同我哋講:「自己點都好,保命要緊。」我好似點都好,總算返到屋企搵到我阿爸阿媽。我啱啱到,德軍就嚟。我畀迫替佢哋做嘢——幫佢哋擦靴。我兩個姊姊即刻畀人帶去德國,而我就畀人叫簽咗張紙,留低繼續擦靴。到我哋嘅部隊一到,我就唔小心講漏咗口,話自己簽咗張收據——到而家我都唔知係乜嘢收據。就係憑嗰張收據,我畀人起訴。之後佢哋先同我講,話我係德國間諜。最後我畀判咗十年。我喺基洛夫地區嘅伐木營做咗四年,之後佢哋就帶我去卡拉甘達。我喺卡拉甘達集中營(Karlag)度過咗六年。喺度我見到咩?除咗痛苦同折磨之外,乜都有。我身上畀蓋咗三個號碼——一個喺度、一個喺度、一個喺度——我完全畀烙印咗。之後,我獲釋放嘅時候,佢哋寫咗:「永久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佢哋由卡拉甘達帶我去阿克莫林斯克,我即刻患上咗肝炎。病好咗之後,我出咗醫院,就諗:「我應該去邊度?」我企喺街度——着住集中營嗰套衫——人人見到都避得好遠。我企喺度喊到好慘。有啲人行埋嚟問我:「女人,你點解喊到咁慘?」我答:「係咁咁又咁咁。」佢哋就話:「噢,我親愛嘅,你係集中營嚟嘅,我哋係呢度嘅特別定居者,我哋收留你。」真係神蹟啊!佢哋收留咗我,幫我喺醫院搵咗份工,我喺嗰度做咗四年。就喺嗰陣,大家先至由終身流放返嚟。我由阿克莫拉返嚟,當時大家都睇低我,因為我坐過監。但係喺布良斯克地區,布拉索沃村,住咗位老頭,普洛什查尼亞隱修院嘅馬修神父。我就去搵佢,同佢講:「神父,我喺呢度冇命可活!」於是馬修神父就話:「你返去你嚟嘅地方,你會喺嗰度搵到你所有嘅嘢,同埋意想不到嘅喜悅!」嘩!我全身一陣顫抖!嗰度有咩?有咩開心事?我喺嗰度受咗咁多苦,流咗咁多眼淚;我喺嗰度服咗刑期!喺阿克塔斯!喺卡拉巴斯!我啱啱由多林卡出獄,就係咁——「返你嚟嘅地方去。」

我返咗阿克莫拉,成日都去教堂,神父尼古拉·莫伊謝耶夫同我講:「你知啦,Nina,去卡拉甘達,Sebastian神父喺度。」「你自己去啦;可能佢會收留你。」於是我第一次去見Sebastian神父。當我入去見佢嗰陣,佢企喺度,好似大家庭嘅老實,安靜咁為大家祝福。我一開門,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就大叫:「係我哋嘅女仔!係我哋嘅女仔!」跟住,神父叫我過去,我行入佢房,就喺佢腳邊跌低,親佢對靴,唔知講乜好,痛哭流涕:「親愛嘅神父!親愛嘅神父!」我連諗都唔想諗卡拉甘達——更何況嚟呢度——我連佢喺呢個世上存在過都唔想記起!我坐喺度完全冇錯,喺阿克塔斯同卡拉巴斯服刑;我已經由多林卡釋放出嚟。而家我嚟到你面前!——我一邊痛哭流涕,一邊將一切都同佢講晒。爸爸眼裏湧滿咗淚水。所有修女都被我哋嘅哭聲感動到流涕。爸爸叫我「殉道者」,因為我無罪被囚——正如爸爸所講,係「全家嘅罪」。佢畀咗我一幅大嘅聖三一聖像,仲畀咗我好多糖:「呢啲,Nina,你要喺阿克莫拉分畀你識嘅人。」我留咗兩日,之後就要返去。佢哋送我上車,神父話:「你會再嚟探我。」於是我就開始去探佢。我行咗差唔多三年路,之後神父就祝福我可以留喺卡拉甘達。嗰陣係大約1960年。我到咗呢度,神父就派我去醫院做嘢。佢將所有信徒都派去醫院。我喺兒童病房工作,喺神父嘅祝福下,我哋安葬咗好多可憐嘅小朋友。跟住敵人就向我攻擊。我病得好厲害,對住一個細路講:「嘔!你快啲畀嘢哽死啦,我真係受夠你啦!」我醒返過嚟,就跑去搵神父:「神父!你睇下我今日做咗啲乜嘢!」佢冇罵我,只係即刻問:「但係真係你做㗎?」佢話:「係魔鬼作祟!」「你要離開兒科病房,因為我哋因為幫細路仔上火車,敵人就嚟攻擊我哋。你去一號房,嗰度有我哋人。」於是我就一直喺一號房,即係博特金房,工作。

我哋十五年都有收到我妹妹瑪麗亞嘅消息,佢畀德國人擱去咗德國。我對爸爸講:「我哋唔知點樣為瑪麗亞禱告,佢仲未由德國返嚟。」佢就話:「但佢仲活住㗎!」——「點解會咁?我哋十五年都有

佢消息啦！」——「係呀,佢仲活住;你哋快就會有佢消息㗎啦!」果真,好快我哋就收到瑪麗亞嘅信——佢係法國。

有一日我行入紀念小堂,神父即刻講:「Nina!你屋企人寄咗個包畀我!」究竟發生咩事?我行咗出去,完全唔明屋企人寄咗個乜嘢包畀我。返到屋企,信箱入面有封信——係我父母寫嘅,佢哋寫住:「我哋一直好為神父祈禱!」「我哋焗咗個靚蛋糕,喺教堂派畀神父。」嗰陣我先至明白。

我已經唔再諗嗰位長老馬修,完全忘記咗佢。但係突然之間我又記起咗,就同賽巴斯蒂安神父講晒佢同佢同我講過嘅嘢。神父就話:「唔得,咁唔得。你要去嗰度,送佢一塊聖餅,叫佢為我祈禱。」

我企喺教堂度,諗住返屋企嘅旅程。我行埋去搵神父攞祝福,佢問:「你去咗邊度?你返咗屋企,係咪?」佢就祝福我可以返去我阿爸阿媽度。「神父,我應該留幾耐?」——「只要你阿媽同意你留低,就留耐啲。買啲糖俾佢哋。」而喺佢哋嘅信入面,我父母寫畀我:「帶啲糖返嚟俾我哋。」佢已經預先料到晒所有嘢。當我返到屋企,就去睇馬太長老,我畀佢一塊聖餅,同埋攞出神父嘅相片畀佢睇,佢就話:「噢!呢位係位大長老!」佢仲親咗相片。「佢快要死,提早五年死,因為你唔聽佢講。」普洛申斯克修道院嘅馬修長老為佢祈禱。我就喊住——阿塔斯...卡拉巴斯...多林卡...然後就係呢份意想唔到嘅喜悅,我搵到咗——爸爸!

阿納斯塔西亞·彼得羅芙娜·帕爾希娜

修女尤弗拉西亞同阿爸同年。佢同我講,佢經常去Optina Pustyn探望長老。嗰陣時阿爸仲係個年輕嘅初學者。有一次佢嚟到,阿爸行埋嚟,好親切咁叫:「我嘅小寶貝,我嘅小寶貝!」佢心諗:「佢只係個初學,點解要叫我『我嘅小妹』?我嚟探長老——佢點解要咁叫我?」後來佢去咗卡拉甘達搵佢,阿爸就留低佢喺度。咁佢就真係做咗佢嘅「小妹」。

尤普拉西亞修女亦都講過,佢曾經被流放到同一區,當時聖品兼修士希羅特奧斯就住喺附近一個聚落。同佢哋一齊住嘅有個叫塞拉菲瑪嘅女仔,佢患咗嚴重嘅肺結核病。咁,Hierotheos 神父就收到咗Sebastian 神父嘅一封信。信上寫住:「為Sima 剃度,取名Sophia,唔好遲延。」嗰封信喺一個大節日前夕送到。佢哋心諗:「我哋可以點做?我哋唔可以延期慶祝。」所以佢哋決定喺通宵祈禱後即刻為佢剃度。禮拜一完,佢哋即刻集合,到嗰度見到西瑪面帶紅暈。Hierotheos 神父喺Eupraxia修女同另一位做Sophia洗禮教母嘅修女面前,替佢剃度。Sophia修女叫教母讀第一條修會規矩俾佢聽。神母留低繼續唸修會規,而蘇菲亞修女就喺床邊不停咁踱步。神母問:「你點咗?」——「魔鬼由四面八方圍住我,仲嘎嘎作響;我嘅靈魂畀呢陣可怕嘅咬牙聲折磨得好苦。」「你驚唔驚佢哋?」——「唔驚,但我嘅靈魂好受困擾。」當讀到修規嘅尾聲,天色已經發白,年輕嘅修女索菲亞將佢嘅靈魂交託喺上帝手上。

退休神父伊奧安·提馬科夫,卡拉甘達

我哋喺1931年夏天,由薩馬拉州被帶到大草原,去到未來諾瓦亞·季洪諾夫卡定居點嘅地點。我當時仲年輕,我老婆同我哋個細路仔都同我一齊。我哋掘咗一個一米深嘅坑,用油布蓋咗頂,喺頭部放咗一袋行李。我哋個BB喺嗰個坑度住咗一個月就死咗。之後冬天,當我哋搬去嘅未建好嘅營房,我哋第二個BB就出世咗。嗰個第一年冬天,斑疹熱橫行;天氣又凍又硬,靠配給根本捱唔住,大家都刼到有晒力。喺三十一同三十二年,所有細路同老人都死晒,到三十三年只剩返年輕人;到處都好少見到老人家。之後,年輕人亦開始死。喺Tikhonovka,每日有兩百人死去。三隊工人掘墳墓(闊兩米、長五米)。佢哋用條污糟嘅毛毯包住一個人,就拋入墳坑。到冬天,我哋根本挖唔切墳墓。死人堆成一座座好似屋咁大嘅死人堆,每座有五百至七百人,一層疊一層,好似柴咁。我哋第二胎嘅小朋友都死咗。我同我老婆之所以可以捱過,就係因為我哋賣咗佢個狐狸皮大褸——係佢繼承自佢阿媽——用個筆錢去買燕麥;我哋將燕麥磨成粉再食,先至勉強捱過。

我同其他特別定居者一齊喺基洛夫礦做嘢。礦場到我哋嘅定居點有八公里路,每日都要行返去,穿越大草原。喺礦入面做嘢嘅時候,地下水就好似落雨咁由天花板傾瀉而下。出礦嗰陣,你全身都濕晒——膠靴入面有水,襪都濕透——你淨係披件乾褸,喺零下三十度嘅寒風中衝返去聚落。到咗之後,你件衫已經同身體凍埋一齊。礦工行緊返屋企嘅路上就凍死咗。佢哋成個冬天都咁樣攤喺路上。有時大風雪,根本睇唔到路,死屍就橫七豎八咁攤喺大草原上,好似路標咁。到春天,就有人將佢哋收埋,裝上車。我自己都差啲撐唔住,行返屋企嗰陣,虛弱到幾乎死咗。我病得好嚴重——貧血,又嘔。好耐我

一直哀求駐地指揮官,畀我哋搬去礦場旁邊個地穴;好費勁先啱佢。搬咗去之後,生活就好似去咗天堂。我唔使再行十六公里。我由礦場出嚟,過條路就直入地穴。喺度我開始有啲好返。

直到1934年,我哋都有神父。只有一位舊禮派神父,賽爾吉奧斯,會嚟為細路施洗。之後,喺1934年,雅各布·彭科夫神父喺卡拉格獲釋放。布德戈里村嘅長輩一直保存住一幅聖像畫、一塊十字架同神父嘅祭服。呢啲物品全部都畀咗雅各布神父,佢就開始喺屋企度秘密舉行禮拜,逐間屋咁走。好多次佢畀共青團員帶走,去到指揮官辦公室。佢哋禁止佢做禮拜,威脅話要再拘捕佢,但雅各布神父就答:「我向神立過誓,我一定要做禮拜。」佢對啲識佢嘅老婦講:「我想為我嘅信仰受苦。」到1937年,佢哋就嚟捉佢,帶走佢,到而家都有佢嘅消息。

直到1938年,我哋都要去阿克莫拉領聖體。1938年,弗拉基米爾·霍洛德科夫神父由卡拉格獲釋,我哋——每次有十五至二十人——就再次喺地窖度秘密聚會。我哋喺瞻禮日舉行彌撒,並領受聖體聖事。

到咗戰爭開始,史達林頒令容許人哋向上帝禱告,弗拉基米爾神父就去咗市議會,攞到准許公開舉行禮拜。嗰陣先開始有好多人嚟搵我哋。禱告屋就喺基洛夫礦附近嘅一個地下洞穴,嗰度係我哋居住同埋工作嘅地方。我哋嘅崇拜真係喺地下舉行,窗都開喺天花板度。當我哋開門之後,就有五百人嚟聚會。我哋擴建咗個地下洞,起咗幾間細細嘅附屬房,繼續喺度做禮拜,直到1950年米迦勒大天使教堂建成。我第一次聽講Sevastian神父係1943年,就開始去佢嘅禮拜。後來,有咗佢嘅祝福,我就搬去Melkombinat,自己起咗間屋,仲幫啲有小朋友嘅寡婦起屋同買屋,Sevastian神父都安排咗佢哋喺Melkombinat做嘢。日子一日一日過落去,生活逐漸安定落嚟。到1955年,米哈伊洛夫卡已經開咗間教堂。然後,喺1955年底,我妹妹由庫伊比雪夫寫信畀我:「瓦尼亞,過嚟探我哋啦;我哋好掛住你。」我就去搵神父:「畀我祝福啦;我要返屋企。」佢就話:「唔好去,唔好去。」但係大約三個星期過咗,到咗1956年新一年嘅第一日,我哋禮拜完之後行到十字架前,神父突然話:「伊萬·謝苗諾維奇,你想去喀伊布什,快啲準備,快啲走啦!」就喺當晚,我就上咗火車出發。我到咗庫伊比雪夫,嗰度——有個奇蹟:佐婭就企喺度。喺降生大齋年嘅除夕夜,一位叫佐婭嘅年輕女子做咗一件褻瀆聖物嘅事:佢未到場嘅未婚夫尼古拉有嚟參加派對嘅情況下,竟然同聖尼古拉嘅聖像跳舞。跳舞嘅時候,佢突然就變咗石,但又仍然生住。夜晚,佐婭會發出淒厲嘅慘叫,呼籲人哋要懺悔。就咁樣,佢以石像嘅形態維持咗一百二十八日。復活節前夕,佢嘅身體重獲生命;節日第三日,佐婭向主離世,完成咗贖罪嘅艱辛旅程。

成個鎮都亂晒陣。人群聚集喺佐婭屋企外,大家公開返教堂:畫十字聖號、懺悔。我就去探望Zoe,但警察唔再畀我入屋。我哋庫伊比雪夫住咗一個禮拜,返嚟之後,就同卡拉甘達嘅人講Zoe嘅事,同埋講上帝對呢個沉淪喺罪惡中世界嘅安排。

再講吓嗰位神父嘅先見之明。我八歲嘅女中咗肺病。我哋帶佢去睇醫生,醫生話:「我哋喺度治唔好;帶佢去波羅維耶嘅結核療養院,唔係佢就會死。」我哋去搵阿爸:「阿爸,求你畀佢去療養院,唔係我哋個女會死。」但阿爸就話:「係……,不如留喺度安葬佢,都好過佢去到嗰度。」我同我老婆心都碎晒——真係好可憐個細路女!嗰個女仔好乖:聰明、聽話、溫柔,就好似天使咁。所以我帶佢去咗Borovoye。佢哋喺嗰度真係醫好咗佢,但佢由療養院返嚟之後已經變咗個人,對我哋嚟講,就好似陌生人一樣。之後佢加入咗少先隊、共青團,最後仲入咗黨。到而家為止,佢都未信教。

我另外個女仔長大後,遇到一個德國年輕人,向佢求婚。我個女就答:「我阿爸係有信心嘅人,佢唔會畀我同你結婚,因為你未受洗。」而嗰個年輕人——佢叫Volodya——就答應受洗,喺教堂同我個女結婚。於是我去搵神父求祝福,但神父話:「我哋會為佢哋主持婚禮,但唔使替佢受洗。」

如果其他神父同我講呢番說話,我一定會反對,因為未受洗嘅人係唔可以結婚嘅。但係今次我有出聲,因為我知道嗰位神父有錯。當我哋同Volodya嘅媽媽傾偈嘅時候,佢同我哋講,1942年有位神父嚟到佢哋嘅特別安置村,為所有細路都施洗,包括Volodya。Sevastian神父都知道呢件事,雖然佢未試過見過Volodya。

維拉·阿法納西耶芙娜·特卡琴科,塞巴斯蒂安神父嘅家務助理

我第一次見到Sebastian神父係1939年。當時我八歲,神父啱啱出獄。我當時住喺尼日尼亞街,同我姨姨一齊住。我姨姨係一個虔誠嘅信徒,我同神父經常一齊挨家挨戶去祈禱。當我媽媽過身之後,我同神父變得非常親近,因為佢對孤兒好有憐憫心。佢成日話:「如果我自己唔係孤兒,就唔會對其他人

有咁深嘅同情。」之後阿爸就話：「我想收養你。」嗰時我已經十一歲。佢就安排我去同一位修女住，但係要喺阿爸嘅監督之下。到我十六歲嗰陣，阿爸就收我做佢嘅私人侍從，我一直同佢住，照顧佢。

我哋住喺尼日尼亞街嗰陣，大家全部都係用同一個碗嚟食。五、六個人一齊坐喺枱邊，爸爸就會同我哋一齊食。有時我哋真係好餓，但佢哋淨係擺出一碗細細嘅飯畀我哋全部人。「唔夠㗎啦，」我心諗，結果真係奇蹟出現！碗入面仲有剩餸，大家全部都飽晒。爸爸點做到㗎？我都唔知。

我哋嘅教會仲未註冊，差唔多十年我哋都喺人哋屋企度禱告。咁，假設我哋要去費多羅夫卡禱告，爸爸就會話：「我哋朝早四點半起身，去費多羅夫卡。」然後我哋就全部起身，行去費多羅夫卡。阿爸扛住書，拎住個細鐘，維亞媽媽同格魯莎媽媽——就係阿爸嘅合唱團。我哋喺度禱告，七點半阿爸就為我祝福，叫我去返工（唔做嘢唔得，佢哋會迫害唔做嘢嘅人）。做完工返到屋企，又要再去禱告。我哋會由卡拉甘達一頭行到另一頭，因為唔准喺同一個地方做禮拜。

阿爸係一個非常人。佢同啲傷心嘅人一齊喊，同啲開心嘅人一齊笑。佢嘅禱告永遠都咁真摯，因為佢發自肺腑。但佢靈魂嘅生命係隱藏嘅。要解釋佢點樣隱藏好難，只能靠自己體會。我記得有一次，我同神父講我到莫斯科嘅旅程、講嗰度嘅教堂，同埋我點樣去搵宗主教攞佢嘅祝福，神父靜靜咁聽，但佢內心似乎有嘢發生——佢對眼由棕色變咗做灰色。我同佢講起呢件事，但佢冇回應，只係垂低咗眼。當然，阿爸好有智慧，佢唔係成日都直話直說。但我仲係個細路，好難明佢想講乜。有時佢甚至會輕輕拍吓我個額頭——當然係帶住愛意——想將我腦入面啲傻念頭拍走。各種念頭都會冒出嚟。例如我會諗：「呢種生活係點樣嘅？朝早我返工佢哋就祈禱；放工返屋企佢哋又祈禱。我真係頂唔順啦！唔想再受呢啲壓力，世俗世界生活反而好過。」跟住阿爸就走過嚟，用手背輕輕拍我額頭。

我擔心嘅係咁：我會由合唱台望落去祭壇——噢，神父脫緊衫；我要快啲返房，準備好晒，等神父一入嚟，一切都擺好喺枱上。神父食完之後，要盡快馴低休息。但係人一個又一個咁嚟——神父又刼，有時會講：「我睇唔到佢哋。」「爸爸，我點同佢哋講？」「就咁講——唔好得罪佢哋，搵個委婉啲嘅講法。如果需要，就叫佢哋等陣先。」咁我就去同佢哋講：「爸爸而家休息緊。」到時爸爸就已經休息好，仲拎住本細書仔睇緊。又再嚟：「老實，有個女人嚟咗。」「叫佢等。」佢就繼續睇書。你再返去同佢哋講。啲人就啫啫咕咕：「喂，係你唔畀人見老實㗎！」我行返去同佢講。佢話：「唔好，叫佢哋等；時間未到。」「爸爸，佢哋話係我唔畀人哋入嚟見你。」佢就會話：「如果你想玩滑雪橇，就要準備好自己扛雪橇。畢竟，我以前都同Optina Pustyn嗰位長老一齊住過。」有啲時候我真係完全唔畀人入嚟見佢，因為爸爸會話：「我今日見唔到人，我身體唔舒服。」人哋就話：「維拉好嚴厲，佢可能會畀佢哋一頓好打。」結果真係有一次。爸爸派我去咗莫斯科，而媽媽伊ulia同瑪麗亞·奧布拉茲佐娃(Maria Obraztsova——爸爸嘅第二位房務員)就留喺佢身邊。佢哋寫信畀我：「維拉，快啲返嚟；有咗你真係唔同。」阿爸都會講：「嘩，你哋！Vera 絕對唔會畀咁亂嘅場面發生。」大家就係咁隨便嚟嚟去去。到阿爸病咗，仲有兩個「警察」守住——Shurik 同 Alyosha。連佢哋都頂唔順，先至叫我返去。我就唯有過去「收拾場面」。啲男仔梗係軟手啲，但我已經習慣咗保護阿爸。佢哋會向阿爸投訴：「阿爸，點解Vera咁嬬？佢唔畀我哋入嚟探你。」阿爸就會話：「我哋寺院都同樣需要咁嘅人。」

有一次，爸爸叫Pitirim主教寄兩部打字機俾佢。打字機送到嘅時候，爸爸就話：「喺度啦，Vera，一部畀你，一部畀Maria Obraztsova。」我就諗：「我需要佢做乜？我會點用佢？」但係爸爸過身之後，我先發現我真係好需要嗰部打字機。我學打字，之後教打字同文行政課程教咗二十五年。瑪麗亞就諗：「我用佢做乜？」嗰陣係夜晚。到咗朝早，爸爸同瑪麗亞講：「唔使，你唔需要；你做詩篇誦讀者就得。」然後佢就將打字機畀咗伊蓮娜·阿加豐諾娃 [伊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阿加豐諾娃現時喺阿拉木圖-塞米帕拉丁斯克教區行政處做文員。]。

瑪麗亞·奧布拉茲佐娃，神父的房務助理

我第一次係1948年由季洪諾夫卡嚟到神父度。嗰日係聖誕節。我到嗰陣，儀式喺一間細細嘅住宅屋度舉行，用柵欄同鐵絲網圍住——我哋嘅教堂就係咁樣。佢哋當時做緊大晚禱同聖禮儀。嗰次禮拜對我嘅震撼太深，根本講唔出嚟；我完全唔知自己喺邊度。禮拜完咗之後，凌晨四點，我同朋友就畀安排喺尼日尼亞街住喺神父太太哋度瞓覺。到咗之後——一間細細嘅小屋，一切都好整齊，紗窗簾同地氈都擺得好齊。我哋休息咗陣，食咗啲嘢——而家就係返屋企嘅時間。但係啲修女問：「你哋見咗神父未？」——「未見。」突然，神父就由街外現身，用拄杖敲窗。我嚇到全身發抖，但係嚟自 Tikhonovo 嘅

Nikolai 話:「咁樣做啦:我哋擺吓佢嘅祝福,但係因為係你第一次,你要喺神父面前跪低。」神父入嚟,脫咗外衣,向大家恭祝節日。我哋跪低,但佢話:「唔使,唔使——呢個係大節日。」跟住佢送走其他人,帶我同我個朋友入佢房。我驚到震晒,神父就開始問我問題:「你住喺邊?同邊個住?你啲親戚係邊啲?」佢就畀咗我嚟搵佢嘅祝福。

同神父傾完計之後,我足足兩個月都開心得飛起。我點解咁開心?因為我而家識咗神父。於是,我連續兩年都去探佢。之後佢話:「你要搬嚟呢度。」「叫你阿媽過嚟。」阿媽就過嚟。佢問:「你有幾個仔女?」—「四個女同一個仔。」—「好,我收一個。」—「咁就去啦。」—「唔使擔心,你哋可以嚟度探佢。」

佢喺1950年喺Melkombinat買咗間細細嘅屋畀我哋三個女。佢買咗屋,畀咗鎖匙我哋,我哋就搬咗入去。節日嘅時候,我哋會去Mikhailovka探親,阿爸又成日嚟Melkombinat探我哋。真係好開心!阿爸一到,人群就好似野火咁快就聚埋嚟。阿爸就為我哋主持禱告會同追思會。阿爸離開Melkombinat之後,晝同夜都變咗。「神父,我同你去!」—「唔使啦,梗係唔得,冇位。」但係作為安慰,佢會畀我哋一張相或者一幅畫。「神父,請簽個名!」「嘩!下次就唔帶你啦。」

當我哋喺牛奶組合屋安頓落嚟(嗰陣係秋天),神父話:「嚟度起間大房,五呎乘五呎。」於是,我哋就開始動工。我哋有三個女仔,佢就派咗個男人嚟幫手——都係個有用嘅人——然後佢哋就送咗木材嚟。咁到聖誕節嗰日,阿爸已經為呢間房祝聖,嚟度行咗聖禮。佢通常喺節日、星期日同星期六嗰陣秘密咁行禮。Stakhanovskoye有間細細嘅小屋住咗個女仔,佢都為佢舉行咗聖禮。跟住,喺一個莫爾多維亞女人嘅屋企——嗰度嘅窗同門都扭曲——佢都嚟度舉行咗聖禮。一直到1955年,我哋先擺到社區嘅註冊文件。「梅爾科姆納特」(Melkombinat)係佢嘅心血結晶,就好似迪維耶沃可敬者塞拉芬嗰個一樣。無論係有人嘅屋企要倒,定係棚仔滲水,又或者水井塌咗——佢都一概照顧。當神父嚟到呢度,我哋就會先禱告,然後好快擺好枱。神父喺邊度,大家都會嚟度。

神父會坐嚟度,舒里克會坐嚟度,彼得亞會坐嚟度,然後——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嘅人:呢種嗰種——全部都嚟!嗰度係一個大家庭,中間有個充滿愛嘅母親。你唔可以叫神父係「父親」。佢係一個充滿愛嘅母親。

咁,我同你講個故事。有一次,有個女人由季洪諾夫卡嚟搵阿爸:「阿爸,舒拉病咗。」(亞歷山德拉·索夫羅諾夫娜,佢嘅靈性女兒。)[佢病咗,心臟出咗問題。]阿爸話:「好,我哋聽日去探佢。」但係今日大雪紛飛,乜都睇唔到,所有路都畀雪封晒。到咗朝早雪先停,但凍到入骨。我哋都唔理,繼續出發。神父都帶埋我同尼古拉一齊——佢做我哋嘅執事。行緊路嘅時候,的士司機載我哋去到第二座礦就唔行喇,話:「我唔行落去啦——冇路㗎。」咁我哋就唯有行路。霜凍真係捱唔住!有匹細細嘅馬拉住架細雪橇行過嚟。我哋叫神父上車,我同Nikolai就坐喺後面嘅滑道上。到咗一點鐘,我哋先到嗰個病重嘅女人度。神父啱啱踏入門口,佢老公就跌喺佢腳邊,喊住:「神父! Shura 喺醫院!救護車已經載走佢啦!」神父搖頭話:「唔緊要,呢都係天意。」但個丈夫繼續喊:「Shura 真係整到我癲!」喺咁嘅情況下竟然邀請神父嚟,而我又唔會嚟屋企!」神父就同我講:「瑪麗亞,今晚你去醫院探吓佢,同佢講神父冇嚟,否則佢會好擔心」……咁樣嘅事,邊個做得出?只有媽媽。

我當晚去咗醫院,同佢講:「亞歷山大·索夫羅諾芙娜,爸爸派我嚟同你講佢嚟唔到——條路走唔到。」佢就話:「主啊,讚美你!我成晚都訓唔着,一直以為爸爸會嚟我喺醫院嗰陣嚟。」當時照顧佢嘅修女行入嚟,話:「舒拉,原來老實真係嚟過!」佢當然好傷心,但都好感激。佢話:「天主啊!我算係乜嘢?我咁唔配!但係老實真係嚟過!」

之後,爸爸收我做佢嗰間房嘅侍者。我哋生活得幾好。Julia 媽媽同我馴喺地下嘅稻草墊,Vera就馴摺疊床。好凍嗰陣,爸爸會開門出嚟,用佢嘅長袍蓋住我哋訓覺。有時阿爸會叫我去下尼日尼亞,嗰度有住啲修女。我就同佢哋講:「房間暖又乾淨,晚餐好好味。」維拉媽媽就話:「點解唔用棍打你過嚟呢?雖然馴禾草席好啲,但至少可以同阿爸近啲。」

爸爸係咁嘅人,言語都形容唔到佢嘅好。禮拜完佢行返嚟;例如有啲凍,佢會話:「Vera,畀件無袖外套我搭喺肩上」——但佢絕對唔會話:「點解咁凍?」佢對自己好嚴,但對人就好有憐憫心。佢從來唔會講嘢有錯。但有一次發生咗件事——其實幾好笑。嗰日係星期三晚,亦都係大天使米迦勒嘅瞻禮日。我正為佢擺晚飯:「爸爸,要唔要加奶嘅茶?」——「唔好加奶。」我就入廚房同安娜斯塔西亞修女講:「修女,爸爸要唔要加奶嘅茶。」——「唔好,」佢話,「快啲拎返有奶嘅杯啦!」—「唔好,修女,我唔拎

。」—「我叫你拎就拎啦!」於是我就拎咗。神父望住我,話:「我係要有奶嘅茶。」—「神父,安娜塔西亞修女話要拎,就係咁啦!」

佢企起身,拎起個杯有奶嘅茶,行返去廚房,走埋去就將成杯茶潑喺安娜斯塔西亞修女面上。佢轉頭望住我:「你呢個蠢囡,點解要送有奶嘅茶嚟?」我答:「修女,係你倒俾我㗎!」佢嬲到咁一聲:「噁心!維拉如果喺度,起碼會頂我兩句,但佢唔會真係送嚟;你就係咁去做!」「依家睇吓發生咗乜嘢啦!」

但呢啲,當然都只係遊戲啫。佢同神父有佢哋自己嘅講法,我哋聽唔明。神父有時會講:「Nastya,依家唔係時候。」——佢講緊佢嘅「聖愚」。佢就扮聖愚,但當然,冇到佢想要嘅程度。阿母嘅人生都好唔凡。

有一次佢病咗,啱啱係我媽嘅名日。媽媽成日都幫我哋整班戟,但到日尾佢竟然要咗個抗毒餅。佢就係咁嚴謹。爸爸都食得好少。瓦良亞媽媽會講:「佢雖然冇真係禁食,但都好似禁咗食咁。」佢哋會拎「熱辣辣」嘅飯嚟畀佢,佢就拎三匙落肚,然後講:「收返啦。」或者,講到大齋期第一日。通常第一日,呢度有人可以食嘢。唱完大詠經之後,佢哋會畀每人一小塊聖體餅。但係喺呢度,阿爸會喺十二點個陣叫人煲薯仔,到三點,等佢哋涼咗之後,佢就食半個薯仔,仲會講:「睇吓,我哋同修(即佢哋同事)都喺齋戒,但我唔係。」——就係咁樣佢謙卑自己。佢就會話:「我始終都病咗,所以破咗齋。」

佢非常有愛心。譬如舊曆八月三十號嘅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節,我就同佢講:「神父,我要返屋企掘薯仔。」——「去啦,去啦;你阿媽喺度等緊你。」於是我就走咗。我哋喺田度掘緊薯仔,就開始落雨。但我哋要趕快做晒所有嘢,好趕得切五點返教堂,參加「全能天主聖母腰帶安放節」。我個陣真係心都提到喉。但神父就喺度休息;之後佢起身,拉開咗條小窗簾,講:「落緊雨,仲有人喺度掘薯仔。」「Vera,去打電話畀Maria,叫佢唔好嚟通宵禱告。」—「但我唔知要打畀邊個?佢哋而家喺田度。」—「你就去打佢哋啦。」Vera就去屋企打電話畀我哋。啱啱個陣,我阿妹開咗門——佢返嚟食午餐。佢開咗門,就見電話響起。佢拎起聽筒,Vera就話:「同你師太講唔好去通宵祈禱,留嚟屋企就得。」我妹妹就喺枱上留咗張紙條:「你唔使去通宵守夜。」結果,我返到屋企,又濕又𦏧,睇到張紙條,就忍唔住喊出嚟——呢位神父真係!佢點解咁識我,睇穿咗我嘅心靈!

就係咁樣。爸爸話:「娜塔莎,你去Obraztsov屋企,同佢哋講屠牛。」個陣係三月。佢哋成個冬天都餵住條牛,依家就要屠佢。媽媽話:「嘩,真係好可惜!」過咗一陣,爸爸又叫娜塔莎:「你去咗未?」—「我做咗。」—「依家即刻去,同佢哋講屠牛。」娜塔莎返嚟就話:「乜嘢,你哋人咩?」阿媽話:「唉,點算好?要做,但真係好可惜。」

時間又拖咗落去;已經四月。爸爸好嚴厲,差唔多有啲煩躁咁講:「佢哋仲要折磨隻牛到幾時?」娜塔利亞走嚟講:「依家就宰咗佢啦!」「你有屠到佢之前,我唔走。」佢哋就屠咗條牛,喺佢肚入面搵到一塊生鏽嘅釘。條牛一直受住折磨,遲早都會死,阿爸都知。

返到我哋第一年住喺梅爾科姆納個陣,大齋期第一星期嘅某日下晝一點鐘,我哋食咗果凍,一塊蘋果心卡喺我喉嚨度——我吸唔到氣,呼唔出氣。我哋去搵神父,但佢已經去咗做禱告,個場禮拜要做到晚上九點先完。我哋同神父行返去尼日尼亞。我哋坐低食晚飯;我有食嘢——連口水都吞唔落。神父問娜塔利亞:「你食咗啲乜嘢,幾時食?」佢撚咗件麵包畀我:「嚟,食呢件。」我心諗,我究竟點先食得落呢?我拎咗一小塊嚟食——冇事,吞得落。跟住我再食多啲——就好似冇事發生過咁。我有講嘢。等我哋做完晚禱之後,我就喺阿爸腳邊磕頭:「阿爸,願上帝保佑您!就好似真係冇事發生過咁。」佢就話:「好,多謝上帝。」

有一日,阿爸同我講:「你想唔想知教宗點簽名㗎?」然後佢畀咗我一張紙,係阿格尼亞修女嘅手稿(我認得佢嘅字)。係紙頂,用紅鉛筆斜斜咁寫咗條備註。「呢度,」佢話:「讀吓對角個行,但唔好讀其他嘢。」佢將張紙交界我,就走出細走廊。我好奇到不得了——阿格尼亞修女究竟寫咗啲乜嘢,竟然要聖父簽名?跟住我就諗:「你呢個無賴女,唔知羞呀?阿爸冇叫你睇㗎。」我將張紙放返喺枱上,就走開。但阿爸已經唔喺度。我又好奇——阿格尼亞修女究竟寫咗啲乜嘢?我又會再行返去枱邊,又再諗:「唔好啦,唔去啦!」然後就走開。咁樣試咗三次,最後我嘅好奇心戰勝咗我。跟住老豆笑住行入嚟:「嚟啦,讀畀我聽啦!」原來係阿尼亞修母嘅剃度請求書。老豆好快就替佢剃度,讓佢成為修女。

當然,我哋好難接受阿爸離世。大家都好傷心,都喊住。六個月後,我做咗一個永遠都唔會淡忘嘅夢。我夢見自己行入一間教堂,阿爸喺祭壇度拎出奉獻嘅聖體粒,但個個祭壇唔係我哋個個——佢好窄。我企喺門口邊,雙手合十作祝福,細聲喃喃:「爸爸!」佢轉身行埋嚟,為我祝福。我保持沉默,唔知

講乜好:如果我講太多,可能佢冇時間;如果我講得太少,又唔知點樣用言語去表達重點,所以我有出聲。但佢行埋嚟,好貼近我,講:「我都會為你祈禱!」然後我就醒咗。噢,我真係唔知自己當時有幾開心,興奮到四處跑!個位神父好似真嘅一樣,再次安慰咗我。

一年之後,阿爸過身,宣報節就同棕枝主日撞埋一齊。個個儀式好複雜。我做詩篇讀者,唔知點樣正確咁將兩個節日結合理一齊。阿爸喺夢入面現身,將所有嘢排好:「細心啲,好仔細咁睇。」佢會講:「呢個係為『Vai』,個個係為節日(即係宣報節)。Stichera 係為節日嘅,有六首,而『Vai』嘅有四首;榮耀頌係『Vai』嘅,而「而今」頌係為節日嘅。」又再一次,阿爸好似真係活住咁。當佢講完一切之後,我就醒咗,記住晒所有嘢,然後就照佢示範嘅去做咗個次禮儀。

我記得,喺阿爸離世之前,我哋喺等Pitirim主教。當時係夜晚。阿爸坐喺佢房入面嘅暖爐邊。Vera喺度整嘢,換床單;Olga Fyodorovna喺拆阿爸嘅辮子;我就係抹佢耳仔後面。當時死寂一片...而阿爸就咁坐住,望住聖像牆角...好似我哋可以同阿爸講任何嘢,但我哋都好似癱咗咁,動都唔敢動。阿爸自己打破咗沉默,佢話:「我死咗之後,你哋會記得你哋點樣照顧我.....」而家,呢個回憶就一直留喺我哋心入面,成為我哋餘生嘅安慰。爸爸已經過身。梗係,喺米哈伊洛夫卡呢度情況都唔算太差,我哋盡最大努力維持一切,但肯定唔同晒,因為爸爸唔再喺我哋身邊。順帶一提,我哋嘅神父就好似佢,就好似爸爸咁,係呀,係呀。就係咁,大家先至盡力以赴。

塔季雅娜·阿爾泰莫芙娜·伊久莫娃

我父母係特別定居者;佢哋喺1931年由韃靼斯坦地區被驅逐出境。我阿媽、阿爸同埋佢哋三個仔女。佢哋被帶到荒蕪嘅草原,去到第13號定居點,離鐵爾塔烏有十六公里。個個定居點有兩萬五千人,大家都喺大草原度掘地下洞。到咗冬天,佢哋用灌木搭咗個似棚咁嘅嘢,十戶人家擠住住喺個個完全有暖嘅棚入面。冇窗,屋頂 barely 蓋住個棚,大家幾乎脫晒衫喺上下舖度瞓。有時阿爸放工返屋企,就見到阿媽同所有細路都畀雪蓋住。阿爸清走雪,就問:「你哋入面仲未死呀?」-「係,我哋仲未死。」佢哋冇嘢食嘢飲。我大佬喺某度搵到一塊細細嘅木頭,拎返畀阿爸,講:「阿爸,劈開佢,煲啲水畀我哋飲。」就喺個陣,營長行埋嚟,攞住阿爸個領口,就因為個塊木頭,將佢關咗三個月。

到春天,第13號定居點差唔多冇人剩,全部都死晒。我哋一家好神奇咁倖存落嚟——就係我哋細路同阿媽。之後我哋被遷去 Tikhonovka,個度有五間用黏土同車輪花灌木搭成嘅地穴屋。就係喺1939年,我哋個度出世。到1940年,阿媽喺排面包隊伍時畀人踩死,佢當時有身孕。到咗41年,我大佬被徵去前線,結果畀人殺咗。戰時,阿爸喺礦場做兩三份工;個度係「第二戰線」,每日都有人喺礦場死。每次佢去返工,阿爸都會同我講再見:「好啦,我嘅小女,我會返嚟㗎——或者我唔會由礦場返嚟——得神知曉。」

我哋就係咁樣長大大嘅。我記得佢哋叫我哋「庫拉克」。我唔明呢個詞嘅意思,就問阿爸:「阿爸,點解佢哋要叫我哋庫拉克?」阿爸就會話:「我嘅寶貝,佢哋咁叫我哋,係因為我哋喺俄羅斯個陣,連枕頭都未馴過,成日都係喺田度用拳頭撐住休息。」就係因為我哋勤力耕作,開墾土地,用我哋嘅勞力餵飽咗俄羅斯。」

1955年,我已經十六歲,我遇到咗Sevastian神父。個次係我第一次去教堂。禮拜儀式由Sevastian神父主禮,我靜靜企喺度聽住。喺我年輕嘅靈魂入面,發生咗一次重生;我被一種超凡脫俗嘅喜悅同靈感感動到喘唔過氣。之後,我開始去教堂,同賽巴斯蒂安神父愈嚟愈熟,佢亦開始慢慢拉近我同佢之間嘅距離。佢好有威嚴,非常親切,而且充滿愛心。佢對人非常簡單同和善,見到人都會由衷咁熱情打招呼,特別係第一次見面嘅人。我就開始慢慢上手合唱團嘅歌唱。神父好鍾意Optina嘅詠唱;有時佢會親自上合唱台一齊唱歌。合唱團都係由女性組成,就好似修女院咁。個啲matushkas同女仔一齊唱歌。呢度有正式嘅修道院,但修道精神非常濃厚。呢個團體好細——大約得十至十二位修女,不過有啲喺度隱藏。神父好鍾意長禮儀。喺我哋教堂,有一樣嘢會被省略或者縮短。神父想喺呢間教堂灌輸Optina Pustyn嘅精神,佢花咗好多心機;正如佢自己所講:「我喺度做到流晒汗,先至建立到呢間教堂。」

我第一次到個陣,神父問:「你阿媽喺邊?」我答:「神父,我阿媽已經過身,我唔記得佢。」-「佢有冇做過喪禮?」-「冇。」-「咁就幫你阿媽做個喪禮啦。」於是神父即刻為我阿媽主持喪禮。

我自己都有一次差唔多咁嘅經歷。我個八歲侄仔喺街度同其他細路仔玩時打咗交,驚返屋企畀人鬧,就同個朋友一齊走咗。佢哋搭火車去咗塔什干。成個屋企人當然擔心到病。我帶住淚水去見神

父,喺佢腳邊跌坐低,講:「神父,我好苦惱!」 「我個侄仔走咗,已經成個月都有消息。」爸爸拍咗拍我個頭,講:「唔使擔心,Tanya,只要上帝願意,佢會返嚟㗎。」過咗一排,就收到咗封電報,話我個侄仔喺阿拉木圖畀人扣留咗。於是我阿姐就去咗,將佢帶返嚟。我喜極而泣,為咗表達我嘅感激,我送咗一大串葡萄同一條大西瓜畀神父。神父摸住我個頭講:「我同你講過你侄仔會返嚟,依家佢就喺度啦。」就係咁,多得佢嘅祈禱。

佢係一個偉大嘅人,一個偉大嘅神人,行過好多奇蹟,但都喺暗地度,瞞住人。爸爸謙虛咁表現出佢嘅通靈能力。當佢被一班女仔——佢嘅靈性兒女——圍住嘅時候,佢有時會望住佢哋,講:「我比你哋自己更了解你哋。」佢就係有咁深嘅洞察力。有時你帶住咁沉重嘅負擔去懺悔,心入面咁痛苦,咁多悲傷、憂慮同愁煩;但一講完,同神父傾完,你走嘅時候就好似長咗對翅膀,一切都拋諸腦後——就係咁嘅感覺。神父可以用佢嘅言語,用佢嘅觸碰去醫治人嘅靈魂。佢會拍吓你個頭,或者講一句即刻可以撫慰靈魂、帶嚟平安同寧靜嘅說話。但係當有人違背天主嘅旨意,或者當神父想阻止某人免受不幸,佢就會好嚴厲。佢當然會嚴厲地責備你,然後講:「嘩,我成晚都訓唔着,擔心你,一直喺度禱告上帝。」佢將所有嘢都放得好深喺心入面;每一個人嘅悲傷,都同佢自己一樣咁貼心。佢成日都話:「我自己都係孤兒出身,我感受得到孤兒嘅悲傷就好似自己嘅悲傷;其他人嘅悲傷,都離唔開我嘅心。」

阿爸過身之後,就發生咗一宗咁嘅事。有個女人由新西伯利亞嚟,佢叫娜傑日達,患緊癌症。佢撲倒喺阿爸嘅墳墓上,痛哭流涕。跟住佢盡量咁祈禱,求阿爸幫忙,離開嗰陣,仲掘咗啲泥土帶走。當佢返到屋企,就將呢啲泥放入一個乾淨嘅器皿,倒水沖咗嚟飲。漸漸地,佢嘅病消失咗,佢見證咗自己嘅康復。

咁啱我哋嘅合唱團有咗指揮,就叫我去頂。呢件事係阿爸過身之後。我好擔心自己應唔應付到帶領合唱團,就向上帝禱告:「阿爸,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咩?我做唔做得掂?」我心裏咁樣禱告,嗰晚我就夢到阿爸。佢喺Melkombinat,佢最鍾意嘅地方,佢嘅隱修院。嗰度有間細細嘅泥屋,我開咗門入去,就見到阿爸着住全套聖品服,手執十字架同香爐,正喺舉行聖禮。我開咗門,仍然喺諗住自己係咪應該答應做合唱團指揮,就跌跪喺神父腳下,講:「神父,為我祝福!」佢就用一支大十字架喺我身上畫咗個十字。我親咗佢隻手,即刻就醒返嚟,仲感受到佢隻手嘅餘溫。我明白到呢個就係上帝嘅旨意。我答應咗,開始帶領詩班,多謝上帝,到依家我都仲係帶領緊佢。

Anna Vasilievna Zaikova

我住喺莫爾多維亞;我父母已經過身,我就去搵雅各長老幫佢哋做喪禮。喺巴基有位好有洞察力嘅雅各長老。我嚟做喪禮,佢就同我講:「你準備去邊度?條路咁靚!仲有邊個喺度等住你?一支由地下通到天上嘅柱!」我就諗:「咩嘢嚟㗎?有條柱由地下伸到天上嚟接我?」到咗五九年,我個女去咗特米爾塔烏,仲寫信話:「媽,嚟探我啦,媽,嚟探我啦!」阿媽就賣晒所有嘢,嚟到呢度。但我心入面好沉重——畢竟我以前喺村裏面嘅合唱團唱歌。咁,我就嚟到呢度,直頭去咗教堂。行緊嘅時候,我見到塞瓦斯蒂安神父畀兩個細路仔攞住手。好多人圍住佢,但佢直行過嚟,喺教堂中間就喺我額頭畫咗十字,為我祝福。從嗰陣開始,我就一直嚟,已經三十年,真係好開心!你喺其他地方搵唔到咁嘅喜悅!但係我嗰陣冇地方住,所以——主啊,赦免我——我就走去同佢講:「神父,我結咗婚!」我同一個老頭子結咗婚——因為我有地方住。佢就話:「你結咗婚?如果你唔打算喺教堂結婚,就走啦。」我返屋企同阿爺講:「阿爺,我要走。」——「點解要走?」——「你唔係唔會喺教堂結婚㗎咩?」——「我梗係要喺教堂結婚!」然後我就直頭嚟呢度——嚟結婚。從嗰陣開始,我就一次又一次咁嚟。我一到嗰度,安娜斯塔西亞修女連我都認唔到,但係即刻就大聲叫:「Anna!」佢話:「你點解唔為你嘅教母——安娜斯塔西亞祈禱?你啱啱出世得三日大嘅時候,就係佢帶你嚟教堂㗎!你竟然唔為佢祈禱!佢都已經死咗㗎啦!」我根本都唔知我教母過身——我又點會知?佢始終喺俄羅斯㗎。於是我就企喺度望住佢——佢仲有咩好講?佢遞咗啲聖餅畀我:「呢度,同你阿爺分吓食!」阿爺即刻就病咗;可能佢預知到阿爺快要過身。係呀,嗰啲長老真係好神通.....

仲有喺Barki嘅Jacob長老——佢真係一個好了不起嘅人!佢係聖人;有啲人喺佢墳前都會痊癒。我十八歲嗰陣有一次去過探佢——嘩,真係大罪!嗰陣時我根本唔明!我同阿嫲同自己屋企人住,阿嫲嗰度冇火柴。我有問過阿嫲就由雀巢度拎咗幾隻蛋;我心諗——唔係罪孽㗎?我拎咗之後跑去舖頭買咗幾盒火柴,再拎返畀阿嫲。跟住我去搵雅各伯,佢就話:「你用賣蛋嘅錢去買火柴!」好似佢識晒人做過

嘅所有罪孽——乜都瞞唔到佢!我就望住佢,心諗:「佢同邊個講嘢?」但佢就直指我面講:「就係同你講。」於是我就話:「呃!神父!唔好意思,係我做嘅!」佢睇穿人,就好似睇穿過篩咁!

Sebastian神父真係一個好好心嘅人;佢鍾意所有人,對我哋嚟講,我哋都係佢自己嘅仔女。每次我哋由Temirtau嚟,佢都會刻意嚟討好我哋,唔想我哋傷心。好似我哋係黃金一樣咁珍貴嚟到,但我哋其實係咁大嘅罪人!

係呀,我又見到一次:嗰度有好多好多人,Sebastian神父喺對面大聲嚟講:「留喺度,唔好入嚟!」而嗰個男人明顯係有壞心嚟,想行埋去佢度。但係Sebastian神父一擡手——嗰男人就企喺原地,動都唔敢動。願天國與塞瓦斯蒂安神父同在!

我又點會忘記阿格尼亞修女!我本來應該攞到退休金,但就攞唔到。我去搵佢,我親愛嘅修母,就坐喺門口度等。大家都圍住佢,然後佢就話:「嚟呢度。」佢叫我坐喺佢腳邊,為我祝福:「你會攞到你嘅退休金。」跟住就問:「你會唔會畫聖像?」當時我正將啲聖像收返入相框——「你會唔會畫聖像?」——「係。」我答:「阿媽,我識畫。」「唔好意思,我仲影咗啲聖像相(到處都搵唔到相片)——連相片都係我自己影。」佢話:「你嚟遲啲;唔係嘅話,我當年就教識你點畫佢哋。好啦,上帝同你一齊。」——如果你想做嘢,就去做啦。

而家喺特米爾塔烏已經建咗座教堂;我已經去咗特米爾塔烏,每日都喺度唱歌,已經五年。Sebastian神父永遠喺我哋心入面;我哋由特米爾塔烏嚟到呢度。呢段旅程變得好開心;我哋從來都唔會遲到。崇拜未開始,門都未開——但我哋就出發,喺神父嘅禱告中,去探訪佢嘅教堂。無論我喺邊度,都覺得呢度嘅人好似家人,但我心入面真係好掛住呢度;我整個人都喺度,你睇得到㗎嘅?點解會咁?梗係因為佢拎住我嘅靈魂。我企喺合唱團度唱歌,但我嘅心就留喺呢度。

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安德烈耶夫斯卡婭

我哋喺1931年俾流放到薩拉托夫地區。佢哋用運牛車將我哋帶到奧薩科羅夫卡,然後好似趕牛咁,將我哋拋落地下。我至今仍然記得好似昨日發生過咁:當時傾盆大雨,我哋就收集雨水嚟飲。嗰陣時我得五歲;我阿哥大我兩歲,我阿妹得三歲,仲有兩個細佬細妹——總共五兄弟姊妹,連埋阿媽、阿爸同阿公阿嫲。喺薩拉托夫地區,我哋做農民,又成日去教堂。咁,我哋就畀火車帶到奧薩科羅夫卡,去到荒蕪嘅大草原,喺度兩日都有瞓覺;我哋就坐喺地下,攞住阿爸阿媽嘅腳。兩日之後,有啲哈薩克人駕住馬車嚟到,將我哋載上車,帶去第五定居點。佢哋一路行一路,我哋就問阿爸:「爸爸,爸爸,我哋嘅屋企喺邊度呀?」佢話:「快啲就喺度,等陣先。」佢哋帶我哋去第五定居點:「屋企喺邊?屋企喺邊?」但係嗰度乜都有——淨係有個寫住「第五定居點」嘅路牌,仲有士兵把守,驚我哋走甩。佢哋又載我哋去伊希姆河,將我哋拋落地下,我哋細路仔就嚎啕大哭。爸爸走咗去,砍咗啲木柴,我哋掘咗個方方正正嘅坑,用毛毯搭咗個細細嘅棚,就喺嗰個掘出嚟嘅坑入面,喺地下生活到代禱節。到咗代禱節嗰日,落咗五十厘米厚嘅雪。我阿哥朝早醒嚟就話:「媽,阿爺凍僵咗,我都凍到癱。」我哋即刻跑過去,但阿爺已經唔嚟度,佢已經過身。

我哋喺度起營房。十幾歲同成年人要扛住泥炭,行大約六公里。喺大赦節之後,佢哋將我哋安排入住呢啲營房——有窗、有門。當時我阿爸仲喺世;佢會將水倒入一個槽,等佢結冰,然後將嗰塊冰塊放入窗框,代替玻璃。每間營房擠逼住兩百個人。朝早起身——呢度死咗十個,嗰度死咗五個——我哋就拖出嚟啲屍體。我忘唔到。有個莫рщин人家庭同我哋一齊住——總共有二十個人——淨係得兩個逃去咗俄羅斯,其餘全部都死咗。有一萬八千人被帶到第五定居點,但到春天只剩五千人。我阿爸喺1932年死咗,一個月後我阿媽就生咗;咁我哋兄弟姊妹就剩六個,仲有我哋個盲嫲嫲。我哋點樣生活?我哋行乞。阿媽唔畀我哋偷嘢:「唔好,我女,你永遠都攞唔夠人哋嘢。」你最好去行乞啦。」於是我就去咗。有啲人會畀嘢我,有啲人就唔畀——只係推開我。

跟住我哋嘅新生細佬、最細嘅妹妹同埋阿嫲都死咗。我哋大咗之後,就加入咗兒童勞動隊。到1937年,阿媽被迫加入集體農場,但佢唔想。佢哋同阿媽講:「你知你係邊個?你係富農。」阿媽被判咗三年,送去遠東。我哋細路就咁俾人遺下。我阿哥十四歲,我十二歲,我阿姐十歲,最細個阿弟八歲。我哋喺兒童工作隊做嘢,四出搵食、照顧細路,仲要去紡紗。佢哋畀我哋啲乜,我哋就拎返嚟互相餵食。就咁,我哋捱咗三年。

之後阿媽獲釋放,唔耐就爆發咗戰爭。我阿哥被徵兵,喺前線陣亡。呢就係我哋嘅「幸福」;我哋嘅人生就係睇眼淚、貧窮同悲傷中度過。

1955年,我哋遇到咗塞瓦斯蒂安神父。佢為我哋全家祝福,叫我哋搬去米哈伊洛夫卡。係呀.....由嗰陣開始,就好似住喺天堂咁。一年之內,有咗佢嘅祝福,我哋已經建咗間屋。從此之後,我哋有事就搵阿爹,凡事嘅需要同悲傷都帶去畀佢:「唔使擔心,」阿爹會咁講,「信靠上帝,上帝唔會棄你。」佢永遠都用佢神聖嘅禱告幫助我哋,而我哋呢班罪人,當然配唔上。

瑪特羅娜·季洪諾芙娜·弗羅洛娃

1945年我由前線返屋企後,好想整理好自己嘅生活。所以我就成日同啲後生仔後生女出去玩,希望搵到個人。當時我做緊護士,有一日我去病人屋企拔罐,就喺佢牆上見到一張相,相入面有位神父,周圍圍住一班戴住白色頭巾嘅修女。我信教,成日都禱告。我問:「嗰個係邊個?」佢哋答:「嗰個係Sebastian神父,佢住喺卡拉甘達。」我心入面好沉重,滿載住悲傷;因為成日同人社交,我心已經溢滿咗思念,我心諗:「天啊,自從我由前線返嚟,就嚟嚟一連串嘅不幸!」「我真係搞唔掂自己嘅人生,歲月就咁一日一日溜走。」「咁,」佢哋話:「你寫封信畀佢啦。」我寫咗封信,Sebastian神父就請我去卡拉甘達。我去咗一排,就同Sebastian神父傾晒我由前線返嚟以後嘅所有不幸,佢就話:「主唔係命你做人妻,你唔會結婚。」我心諗:「呢又係乜嘢一回事?佢命晒其他人,就唔命我?係咪呀?」神父又話:「返去俄羅斯,喺嗰度搞掂晒,再返嚟呢度。」你有上帝嘅祝福可以住喺卡拉甘達。」我返咗去,但好耐都去唔到卡拉甘達,因為呢個世界拉住我好緊——好似我畀鎖鏈鎖住咁。連神父都好虔誠咁為我祈禱,但直到四個月後,我先至可以到埗。

我受洗嘅名係Matrona。但係當我喺前線登記嗰陣,佢哋嘅文件上寫咗「Maria」。所以大家都叫我Maria。我寄咗封電報畀爸爸:「請嚟同我見面。」「瑪麗亞。」但阿爸同屋企人講:「瑪特羅娜嚟喇;去接佢。」阿爸就帶我入咗佢屋企。佢從來未試過咁接人;佢好保護我,唔畀撒旦害我。但我喺卡拉甘達住唔落,一直想走。我收拾好行李箱,話:「我要走,我住唔落呢度。」但係老豆將我個行李箱放上佢架車,又帶我返佢屋企。於是我就搬返去同佢哋一齊住。我喺度住咗大約一年,所有同爸爸一齊住嘅阿媽都成日對我唔滿意,因為我講嘢太多,佢哋唔鍾意;佢哋習慣咗靜靜咁,唔會講一句冇必要嘅說話。但我就乜都嘈,乜都嘈——主啊,赦免我!到咗晚上,爸爸由彌撒返嚟,佢哋就會向爸爸埋怨我,但爸爸就試圖同佢哋講理:「各位女士,你哋咁多人,我都頂得住,點解就唔肯包容多一個長輩呢?」就係咁,佢一直喺度勸佢哋。喺我住嗰度嘅期間,人哋成日都喺度埋怨我,因為我嘅行為真係好唔得體。但係阿爸會話:「佢喺前線受咗好多苦,係主保佑咗佢。唔好為難佢,佢係嚟搵我,唔係搵你哋。」跟住阿爸就買咗間細細嘅屋畀我。有時佢會嚟探我,望住個菜園,就話:「嘩!Matrona 嘅細細菜園!」「佢心入面點,菜園就係點!」我個菜園入面嘅雜草長得好高,差唔多到腰咁高。阿爸費盡心機想令我清醒。我會跪低喺佢面前喊,心好重,因為撒旦好勁咁誘惑我。但阿爸唔望我,佢望向一邊,講:「撒旦,撒旦,你點解要折磨佢嘅靈魂!」

我做護士嗰陣,成日幫阿爸拔火罐,佢就話:「Matrona,你幫我治病,但我會幫你治心。」我就愈嚟愈輕鬆。

佢為我哋做到咁多;我哋對佢嚟講都好寶貴。而家,我成年嚟都未試過想要乜嘢。我冇人——冇老公、冇子女;我一生都係一個人。我亦都未試過缺乏過任何嘢——唔論係食嘢、飲嘢、柴火,定係其他任何嘢——好似有人用翅膀托住我咁。

莉迪亞·弗拉基米羅芙娜·朱科娃

我哋一家人喺1931年由薩馬拉地區免費被帶到卡拉甘達。當時有我哋四個細路,仲有阿爸阿媽。我哋係坐火車,喺貨車車廂度。首先我哋被帶去阿克莫林斯克,喺嗰度住喺茅屋度。但我唔記得嗰嘅事;係阿媽同我講嘅。我都唔記得我哋喺嗰嘅茅屋度住咗幾耐。我甚至唔記得我個三歲嘅妹妹娜第茲達點樣死咗。當時我差唔多五歲,仲有兩個大佬。由阿克莫林斯克,我哋被帶去科姆帕涅伊,去到大草原。當我十一歲嗰年,我哋搬去博爾夏亞·米哈伊洛夫卡,唔知點解我以為呢個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就係普希金嘅故鄉。

我哋全部都捱過嚟,嗰段流亡都捱過;淨係我哋嘅細Nadezhda死咗。我父母就識咗Sevastian神父。我記得我快讀完書嗰陣,放學返屋企,成間房都淹咗水。依家我先明白原來哋我哋屋企有人受洗,但當時佢哋瞞住我。至於我自己,就係係1952年大學畢業之後先見到神父。我父母已經係神父祝福下搬去Melkombinat,神父都會嚟探我哋,經常係我哋屋企做晨禱或者晚禱。Melkombinat 四面八方嘅人都會即刻蜂擁過嚟,所以我哋蓋咗間大屋,好讓大家都住得下。神父好愛我哋每一個人。我記得有一次,我哋禱告完食咗晚飯,大家都返咗屋企,但神父留咗落嚟同我哋一齊過夜。仲有瑪特龍娜(Matrona)嗰位護士,佢就梗係唔肯走。原來佢想每一分鐘都見到阿爸同聽到佢講嘢。佢永遠都係最先到我哋屋企,最後一個先走。於是已經係盆入面倒好水,用眼神示意佢「走啦、走啦!」,但佢就唔肯走。我幫阿爸上床、脫鞋,又拎咗盆水嚟幫佢洗腳。阿爸見到Matrona偷望入嚟,就話:「Lydia Vladimirovna,咁得啦,就畀Matrona幫你洗另一隻腳啦!」

我阿爸七十歲嗰年,佢做咗執事,之後做咗神父,喺聖米迦勒教堂同我阿爸一齊服侍。阿媽同阿爸成日都話:「我哋被流放真係好美好!如果唔係被流放,我哋就唔會遇到咁出色嘅神父!」——就係咁樣佢哋向上帝感恩。

薩馬次夫一家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薩馬爾采夫

我哋住喺奧倫堡地區。我哋父母親都好虔誠。1931年,我阿爸因為被指係富農(kulak)而畀人剝奪財產同監禁,當時我哋六兄弟姊妹同阿媽就係1931年5月畀帶去卡拉干達附近嘅第9號定居點,喺大草原上。我大佬十一歲,跟住係Genochka;我四歲;比我細嘅有伊凡,三歲,同葉夫根尼,兩歲;最細嘅Pavlik仲係嬰兒。我哋帶埋一條koshma同一個箱。我哋喺地下掘咗個洞,鋪開科什馬,拆散咗個箱,當做屋頂。嗰度就係我哋嘅家。落雨或者落雪嘅時候,我哋就用科什馬蓋住個洞口。就咁,我哋六兄弟姊妹就似小雞咁,圍住媽媽擠埋一齊。

跟住佢哋開始起黏土屋,逼晒大家去和泥。監工騎住匹馬四圍巡,用鞭抽人去和泥。我哋割茅草,割晒各種草同灌木——我哋要喺冬天嚟之前起好營房,先唔會凍死。就係咁,第二號礦嘅Tikhonovka聚落先發展起嚟。我哋細路嘅口糧好少。嗰度有條細溪,但佢乾咗,水唔夠用。到咗冬天,我哋就砌好牆身,裝好窗同門,每間營房仲裝咗兩部窯。每間營房有二十戶人,冬天大家都馴通舖。一戶馴一排通舖,下一戶馴第二排,再下一戶馴第三排——通舖排成一排,中間淨係得條窄窄嘅過道。

1932年嘅冬天好嚴寒,我親眼見到成個屋企人就咁死晒。人哋餓死、凍死,又患晒各種病——痢疾同腹瀉爆發;有藥醫,麵包又少——饑荒。嚟自奧倫堡同西伯利亞嘅人比較堅韌。但係嚟自肥沃地區——坦波夫、沃羅涅日、奔薩——嘅人就比較虛弱;佢哋成屋企人一齊死晒。佢哋點樣埋葬?佢哋掘咗三米闊嘅大坑;將死咗嘅家人拖出營房,拋上車,運走之後好似柴咁塞入大坑。就係嗰年冬天嘅一個禮拜,我哋嘅兄弟保羅、伊凡同葉夫根尼全部都死咗。至於Genochka點樣死,我哋連聽都有聽過。佢哋去叫佢嚟食嘢,就發現Genochka已經死咗。佢哋為咗細路做咗細細嘅棺材,將細路Pavlik用塊布包住,放入條鐵管,掘咗個墳墓就咁埋咗佢。就係咁樣。兩年後,Tikhonovka仲剩低五千人。嗰度,就係Stara Tikhonovka附近,葬咗兩萬人。淨係得兩個兄弟同我哋媽媽倖存落嚟。

到咗1933年,我哋嘅爸爸返嚟,唔耐之後,我哋嘅媽媽就餓死咗。畀人強制遷居嘅信徒會成群結隊嚟禱告。當瑪莎同瑪利亞修女由多林卡釋放,喺季洪諾夫卡落腳之後,佢哋同我哋講,Optina嘅長老塞巴斯蒂安神父好快都會由多林卡獲釋。咁我哋就開始等佢。

戰前,我哋用配給證去買麵包。Tikhonovka嗰度成日大排長龍,所以我通常都去鎮上買麵包。阿爸一獲釋後係Mikhailovka安頓好,都親自去買麵包。我真係好想喺鎮上見到佢,結果真係見到咗;我就行埋去同佢傾偈。當佢帶我返佢Nizhnyaya街嘅屋企嗰陣,我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就咁,我哋嘅友誼就咁開始咗。

尼娜·彼得羅芙娜·薩馬爾采娃

我生完小朋友好辛苦,之後又着涼,仲引致感染。醫院就當我無得救,放我出嚟等死。爸爸開始嚟探我,佢會嚟到我床邊講:「嚟,我帶咗啲水果畀你;嚟,我帶咗條魚畀你。」當時正值大齋期,佢會帶條

鯉魚嚟畀我：「煮條鯉魚啦！」但我也都有食，已經嚟度等死。醫院嗰位醫生會嚟講：「點解要救佢？依家乜都救唔到佢。」我哋嘅醫生——Olga Fyodorovna同Taisia Grigoryevna——每日嚟打兩次針。神父好可憐我：「男人，」阿爸會咁講，「男人比較強壯，但女人——佢哋冇得反抗。」我哋先有囡，後有囡。「阿爸，」我哋會講，「我哋有咗個女！」「好啊，女仔！」阿爸會講，「我最鍾意女仔！」

佢會坐喺我床邊傾陣計，頭微微歪向一邊，輕輕擺動。就咁，每日都嚟，持續咗成個月；到咗春天，多得佢嘅祈禱，我已經康復咗。

瓦連蒂娜·謝爾蓋耶芙娜·波波娃

我哋喺卡拉甘達糖果廠做嘢。嗰間廠由共產黨管理，所有工人都加入咗工會，但我哋冇加入。喺廠入面，因為我哋係信徒，人哋睇低我哋。但我哋鍾意自己嘅工作，做得好好。有一日，一隊電視攝製隊嚟拍一個關於傑出工人嘅節目。佢哋想嚟拍我哋，但廠長唔畀，話：「唔得，佢哋係信徒。」之後我哋當然畀人鬧到好耐，大家都笑話我哋：「你哋真係蝕底咗；咁年輕竟然信神！」我哋去搵賽巴斯蒂安神父，同佢講發生咗啲乜嘢，佢安慰咗我哋好耐——有咩媽媽可以比賽巴斯蒂安神父做得更好。佢話：「冇問題，你哋捱吓就得，你哋仍然可以贏得佢哋嘅信任；到時佢哋會畀你哋鑰匙，做倉務員。」

梗係啦，佢哋叫我哋好辛苦做嘢；冬天佢哋趕我哋出工作坊，去戶外工地做嘢。我哋由車廂卸煤，再裝上卡車，仲要做其他所有嘢。之後我哋同導演同總工程師伊凡·塞梅諾維奇做咗朋友。伊凡·塞梅諾維奇嚟探我哋，見到我哋在齋，佢好欣賞。佢問我哋好多關於齋戒同基督教節日嘅問題，仲話：「你哋過得真係好有意義！我都想咁樣生活。」於是佢哋就安排我哋做倉管，交咗鎖匙畀我哋，連導演出差嗰陣都放心將自己嘅單位交畀我哋。

妮娜姊妹(科舒諾娃)

有一次我哋工地做嘢，搞到身體好差。神父就唔再畀我出咗去工作，我病假咗半年。之後神父話：「你要喺教堂度做嘢。」我之後申請到二級殘疾，就開始喺教堂度做嘢，到而家都仲做緊。

有一日，我隻手臂長咗個好大嘅腫瘤。每次有咩困難或者需要，我哋都會即刻搵阿爸。於是我就去搵佢，講：「阿爸，我隻手臂長咗個腫瘤，越嚟越大。」阿媽話：「你要開刀。」但阿爸望住窗外，輕輕撫摸我隻手臂，講：「係呀，係好大粒。但唔使開刀。」就咁，佢就消失咗——係咪啲刻定係過咗陣先，我都唔知——但我返到屋企，手臂上嗰粒已經唔見咗。

我哋大概十五、十六歲嗰陣，就買咗戲票，當然有同阿爸講過。但阿爸早已料到，就帶我哋去乳品廠。到嗰度，佢先去探吓幾個人，坐一陣，行吓菜地，跟住再去探其他人。「唔使急㗎，」佢會咁講。「我哋唔使急。」而我哋梗係急，但都有出聲。Varya媽媽喺我哋身邊，佢會講：「嘩，呢幾個女仔真係急到飛起。」但爸爸就只係笑住，繼續行，慢慢拖時間。到咗七點，又八點……阿爸先講：「好啦，依家可以返屋企啦。」結果我哋就有去到戲院。嗰就係我哋嘅青春時代。

有一次，聖誕節前夕，神父畀我同我姊妹額頭畫咗十字，叫我哋去粉刷彼得神父嘅房。我哋朝早到埗，開工之前想再向神父攞個祝福，但修女話：「神父病得好嚴重，見唔到佢。」我哋好失望，但都照樣去工作。我哋已經粉刷晒所有嘢，準備返屋企，就想再同爸爸攞一次祝福，但房務員又話：「爸爸病咗，你哋見唔到佢。」已經好夜，外面又好黑。當我哋行過爸爸嘅窗口，見到燈仲開住，窗簾拉開咗。我哋見到神父坐喺佢房入面，腳邊係阿納托利·普羅斯維爾尼克神父(佢當時仲喺學院讀書，嚟咗神父度過聖誕假期)。我就同我姊妹講：「嘩，神父坐喺度，但維拉唔畀我哋去攞佢嘅祝福。」我心諗，咁我就遠遠咁攞吓祝福啦。於是我就行過窗邊，我就講：「神父，祝我哋福吧！」但我姊妹就話：「你哋點解要咁偷望入去？咁唔禮貌，神父會講嘢㗎。」我答：「唔會㗎啦，佢唔會諗到我哋，佢只會以為係Glaflira喺度走來走去。」講完就返屋企啦。

第二日我哋去咗教堂；神父畀做追思禮，Glaflira企喺旁邊。我行埋去攞神父嘅祝福，佢攞住我隻手，轉頭對Glaflira講：「你點解要喺窗邊偷望入嚟？」嘩！Glaflira即刻喊爆，完全唔明發生咩事。我去找咗安娜塔西亞修女(喺我哋修會入面，如果見唔到神父，就搵佢，佢會幫手搞掂一切)。我同佢講：「修女，發生咗啲咩嘢，格拉菲拉完全唔明，依家喊緊。我應唔應該同佢解釋？」安娜塔西亞修女話：「唔使理，唔好講嘢，一切都會好返嘅。」

爸爸想我哋四個姊妹一齊住喺卡拉甘達,成日話:「我會買間屋畀你哋,你哋就住喺度。」但係我其中一個姊妹葉蓮娜,住喺切利諾格勒地區札爾提爾同父母一齊,喺信入面寫俾我知佢打算結婚。於是我同爸爸講珍雅要結婚,爸爸就問:「你仲有邊個?」我答:「我大佬。」——「佢做咩?」——「做警察。」——「噢,佢會幫手。」我心諗:「我大佬究竟點幫手呀?」咁我阿哥就去咗札爾提爾,開始鬧我父母:「你哋諗緊乜嘢呀?佢先得十八歲,你哋就想將佢嫁出?我唔會畀佢!我收留佢,我供佢讀書,讀到佢做醫生!」婚事就咁叫停,我阿哥就帶珍雅去咗卡拉干達。之後,當然,我阿哥好後悔:「我唔應該帶佢嚟呢度;至少喺嗰度佢已經結婚,但嚟到呢度佢就開始去教堂。」結果我阿姐就留喺我哋度,同阿爸一齊住。

有時阿爸會喺我哋度過夜。「邊個幫阿爸編條小辮?」要形容嗰陣對我哋嘅喜悅有幾咁大,真係講唔出!瓦爾瓦拉媽媽會話:「女仔哋!阿爸入面有少少主,而主自己真係好甜!」你會梳佢嘅頭髮,將頭髮撥起嚟。到而家我仲留咗啲阿爸嘅頭髮。

當爸爸已經好虛弱,佢哋攞住佢去教堂嗰陣,照顧佢嘅修女維拉唔畀人靠近。但我真係好想同爸爸貼近。於是,當彼得亞同舒里克扛住佢走出教堂嗰陣,爸爸同我講:「好啦,走嚟,我帶你走一程,經歷試煉。」我心諗:「點解會咁?」就跟住佢哋行,爸爸一邊講:「入嚟,入嚟。」我就入咗去,爸爸畫咗個十字,我哋都一齊畫咗個十字;我見到佢笑住。佢行去枱邊,畀咗我一個橙同一個蘋果,講:「好啦,走啦!」但我好驚唔走;Vera好嚴厲。我想由另一道門出去,但嗰道門已經用鉤鎖鎖咗,所以我唯有行入大廳。就係嗰陣,Vera撲過嚟,開始大罵我。佢一邊打我、一邊鬧我:「你點可以咁做?爸爸病咗,你竟然入去?!」就係嗰陣,Petya跳出嚟護住我,我阿媽都跑嚟;佢同Vera開始爭吵:「你究竟喺度做乜?」跟住我阿爸都跑過嚟:「你呢個壞女,做乜嘢?阿爸自己都祝福咗佢嚟啦!」就係咁,我淨係為咗開門就受咗咁嘅「折磨」。阿爸仲笑住講:「好啦,快啲走啦!」

爸爸病嗰陣,我哋有返屋企瞓,而係瞓喺大門房嗰啲上下舖。我哋驚爸爸會死,如果我哋唔喺度,就見唔到佢最後一面。喺Radonitsa嗰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我夢見爸爸企喺紀念小堂,俾蠟燭畀佢嘅侍者Vera,仲講住:「呢度,分畀大家人手一支蠟燭,」——佢自己都點咗支蠟燭。我醒咗,就同Tanya講:「阿爸過身咗。」我話完,門就敲咗,有人講:「阿爸唔舒服!」佢哋有講『佢過身咗』,只係講『佢唔舒服。』我哋衝入咗嗰間房;爸爸仲躺喺度,冇蓋住被,身上着住佢嘅牧頸巾。主教同Vera、Olga Fyodorovna同Glafira一齊企喺前面,大家都低頭默哀——爸爸已經過身。而第一個同我哋講嘅,竟然就係爸爸自己。

泰西亞·格里戈里耶芙娜·福米娜

伊拉里安·瓦西里耶維奇·福明係我嘅阿爺。阿爸對我嚟講都好似阿爺咁。阿爺伊拉里安喺四十七歲嗰年就守寡。佢留低咗四個子女,分別得四歲、七歲同埋更大啲。佢個女瑪麗亞——當時十九歲,係我嘅教母——就自己扛起晒所有重擔;佢養大晒啲細路,仲幫阿爺捱過活。我哋一家喺1955年8月1號,喺阿爸祝福之下,嚟到咗卡拉甘達。我哋喺Melkombinat落腳。伊拉里安爺爺雖然識世務,但係係一個虔誠嘅信徒。佢成日祈禱,同埋閱讀靈性書籍。由佢年輕到死,佢都有剃過鬚。佢對神父非常敬重,兩個人從來冇紅過面。我成日都喺爺爺身邊。當佢過身嗰陣,神父為佢主持咗喪禮。

阿爸擁有屬靈的智慧,對孤兒和寡婦充滿愛心;他總盡力幫助他們,就算只是一塊麵包。但有時阿爸又會非常嚴厲。雖然我係佢嘅親戚,但喺老實面前我都會有啲驚,唔敢同佢太隨便或者放鬆。有一次,老實已經好虛弱,我喺街帶佢返去房。入到房,就有房務員喺度幫佢脫衫。於是我決定:「我而家自己幫神父。」佢轉身對我講:「你以為我照顧唔到自己?」我企喺度,凍結咗。佢就自己脫衫,掛起衫嚟。「我仲有能力,自己幫人。」就係咁,佢教曉咗我唔好越界。

以前有好多人嚟米哈伊洛夫卡探望阿爸,修女哋都會熱情款待同照顧佢哋。起初我視為理所當然,直到我明白到陌生人有時幾咁麻煩,又知道要忍受晒呢一切,承受佢哋嘅所有病痛同照顧佢哋,究竟有幾困難。修女哋嘅熱情款待真係值得大大讚賞。佢哋係有靈性嘅人,過住有靈性嘅生活。

當神父過身嗰陣,若瑟主教有去出席喪禮。但咁樣做其實有佢嘅智慧:皮提里姆主教嚟咗,而若瑟主教知道呢件事。皮提里姆主教係阿爸嘅靈性兒子,而且佢仲獲宗主教祝福去主禮喪禮。皮提里姆主教係主教,而約瑟夫主教係大主教。為咗唔想惹出麻煩,約瑟夫主教冇去。

阿爸過身之後,我哋之間有咩不和。就算有啲衝突,都係小事一樁。主會保護我哋。至於阿爸嘅仔女唔聽佢話——呢件事以前發生過,而家發生緊,將來都會繼續發生。人就係咁嘅,我哋鍾意人哋為我哋講好話,但人哋講壞話嘅時候,我哋就唔鍾意。不過,我哋事後都有向佢哋道歉。

安東尼娜·伊萬諾娃

我哋礦場做咗十年。但當有法令要將所有女人都趕出礦場嗰陣,我就失咗工。跟住阿爸叫我,我就去搵佢。「你睇,」佢講,「嗰度坐住嘅女人?佢有個病咗嘅仔。你要同佢一齊去照顧佢。」

第二日我到醫院探個細路。佢快七歲喇。佢係個又英俊又乖嘅男仔,但佢行唔到路,佢癱瘓咗。我哋醫院陪住佢過咗夜,餵佢食嘢,仲帶佢出嚟散步。之後,個男仔就因為被診斷為無望,出院返屋企。Sebastian神父即刻預言Volodya捱唔過,並逐步同佢父母做好心理準備。但佢父母接受唔到,因為佢係佢哋唯一嘅仔。佢父母乜都肯做,乜都試過——佢哋請咗好多醫生,又搵嚟一個中國人用針刺佢脊椎同艾灸,算命嘅都上門嚟,但個男仔都有好返。

嗰個細路仔病倒之前,佢老豆成日大飲,每次醉咗就大吵大鬧,仲呻呻哋。結果佢同隔離嘅人哋院子度吵交,就喺個細路面前;其中一個人拎起把斧頭想割死對方,呢個六歲細路嚇到爬上兩米高嘅圍欄,再落唔到嚟,要人幫手先拎落嚟。佢即刻癱咗,跟住失明,仲講唔出嘢。佢阿媽去搵神父,喊住,神父就安慰佢。個男仔病咗七個月。神父經常去探佢,昇佢聖體;佢成日話呢個男仔就好似殉道者。當Volodya死嗰陣,神父就派阿娜塔西亞媽媽同其他幾個媽媽去佢哋屋企。女執事哋替個仔洗身、禱告,做好晒所有喪禮嘅準備。安娜斯塔西亞之母坐咗陣,跟住講:「珍亞唔喺度(即係個仔嘅老豆)。走啦,彼得亞、科利亞,快啲去周圍嘅外置房轉一轉,要唔係一陣又多一具棺材。」喺最遠嗰間棚入面,佢哋發現咗Zhenya——佢已經將繩圈套喺頸上。於是Anastasia修女救咗佢。佢都係一個非常人,神父特登派佢去嗰度。Anastasia修女冇走,留低直到個男孩入墳為止。

瓦連蒂娜·彼得羅芙娜·帕諾娃

我哋一家當時住喺策林諾夫,喺當地教堂聽到卡拉甘達有位好特別嘅神父。到咗1955年冬天,我同父母就去咗卡拉甘達搵佢。嗰陣我讀緊九年級。我哋到咗,去咗懺悔,領咗聖體,見咗神父,就走咗。嗰位神父真係畀咗我好深刻嘅印象。雖然佢表面上係個普通人,但當我行埋去請佢祝福嗰陣,我心入面因為敬畏而激動到差啲停咗一拍。我被呢種感覺衝擊到。

1956年,我完成咗學業,因為我鍾意畫畫,就決定去莫斯科,申請入斯特羅加諾夫學校。當時,我哋有位親戚由費多·塞瓦斯蒂安神父嗰度嚟,話神父唔准我入學。但我已經買咗車票,所以都去咗,但就有入學。之後我阿爸就帶我返卡拉干達。阿爸畀咗我留低嘅祝福,話:「你要同阿格尼亞修女一齊住,幫佢。」我同阿格尼亞修女一齊住咗四年。阿格尼亞修女都係一個非常人。我哋對佢敬若神明,佢講乜就照做,絕對唔會反問。成日都有人一大早到深夜嚟搵佢,我哋都餵晒佢哋;連食物點嚟嘅都唔知。阿母嘅熱情款待真係無人能及。一有人走,就又有新人到,我哋就要重新擺枱。喺接待訪客之餘,阿母就畫聖像。有時我會講:「阿母,你究竟幾時先可以做嘢?我幫你關埋大門啦!」阿母就會答:「點得呀?有人嚟緊,我哋要先款待佢哋,呢件事最重要。」佢將對人嘅愛放喺一切之上,任何嘢都可以攞一邊,只因為有個細路仔嚟咗。有人由其他鎮專程嚟搵佢,就係嚟搵佢——搵阿媽,因為佢哋感受到佢嘅溫暖、熱情同善良。佢對每個人都只有溫柔,只有愛。一個人根本唔可能單靠自己就有咁嘅溫暖同善意。呢啲係由上而來;佢嘅善意係靈性嘅。當媽媽過身嗰陣,大家都喊住話:「我哋嘅養育者走咗。依家我哋可以向邊個求助?邊個隨時都會歡迎我哋?」至於我,媽媽就寵壞咗我。佢有向我要求過任何嘢,只係餵我食好嘢。我放工返屋企,阿媽就會問:「你餓未?」—「唔係呀阿媽,我哋啱啱先食完。」—「唔係,你一定餓;我整啲嘢畀你食。」雖然佢病咗,撐住床頭櫃,都去到爐邊,焗咗啲特別好味嘅班戟畀我食。

我講唔出關於阿媽有咩特別嘅事。我諗當時每日都好特別。雖然睇落好普通,但每一日都係一項艱難嘅任務。由朝早到夜晚,我哋嘅門都開住。有時我哋嘅仔——Petya同Alyosha——會過嚟,阿媽都會好恭敬咁招呼佢哋。我哋望住就諗:「睇嚟佢哋日後都會做神父,因為阿媽對佢哋咁有敬意。」我記得亞歷山大神父仲係青少年嘅時候都會嚟,阿媽對佢非常尊重——唯一欠缺嘅,就係阿媽未向佢求過祝福。畢竟,佢當時連神職都未諗過,但最後一切都照命運嘅安排發生咗。

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就坦率得多,佢直來直去,可以當面就咁直言不諱。佢眼神好有穿透力,好似可以睇穿你一樣。我對佢有啲驚,雖然佢都好好心。佢鍾意請大家飲佢自家釀嘅克瓦斯。你一到教堂,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就喺路邊等住你:「想唔想飲啲克瓦斯?」-「好啊,修女。」

我哋都好敬重安娜塔西亞修女。但有時佢講嘢,令我哋好難完全相信佢。佢成日話神父會被光榮化,話佢會被帶離呢度。佢話時代會變,蘇聯會解體——但對我嚟講,呢啲好似科幻小說,因為當時一切都好似鐵板一塊。佢又話,當爸爸被帶走嗰陣,唔好忘記佢。我親耳聽到,但當時真係唔信呢件事會發生。

我連爸爸對屋企嘅預言都唔信。當佢話我哋屋企會由切利諾格勒搬去卡拉甘達時,我就反對:「唔會啦,嗰度有我哋所有親戚,大姐同姐夫都喺度,爸爸絕對唔會拋低大姐。」但阿爸只係笑住話:「你哋會去到嗰度買屋、種花園,乜都有晒。」嗰陣係五九年,到咗六十年,我哋全家已經去到卡拉甘達,佢係拖住裝好嘅行李箱過新年。

爸爸同我媽講過,佢會喺旅行時過身。每次媽媽去探親,我哋都帶住啲忐忑畀佢去。最後,佢真係喺旅行時過身,但唔係我哋想像嗰種方式。阿爸阿媽喺1976年喺卡拉甘達一齊過馬路時畀車撞死。

我有好棒嘅父母,佢哋好虔誠又好善良。但我哋嘅靈性長老更加溫暖。神父只要講一個字,就好似畀你長出翅膀,即刻飛起咁。世人根本無法像靈性領袖咁去愛人、去溫暖我哋嘅心。

Khmiyrov 家族

塞巴斯蒂安神父(亞歷山大·阿列克謝耶維奇·赫米羅夫)

1931年,我哋被剝奪咗財產,並由坦波夫地區流放到卡拉甘達。佢哋流放咗我哋阿媽、我同我兩個兄弟,仲有另外十一戶人,全部都係我哋村嘅人;佢哋同我哋一齊坐喺同架車廂入面。首先,佢哋帶我哋去咗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正正趕得及聖彼得同聖保祿日。到而家我仲記得,佢哋喺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畀我哋食尋麻湯。由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去到科姆帕涅伊斯克,大約用咗兩個禮拜。

嗰度係一片荒蕪嘅大草原,一片焦黑嘅大草原。夜晚落車,當時落緊雨。我哋將車廂入面嗰啲木板——就係我哋馴緊嘅床板——拖出嚟,鋸成四塊,整咗架撐。跟住我哋砍咗啲卡拉甘樹叢,鋪喺架撐上面,整咗個臨時庇護所。我哋就喺呢啲庇護所入面生活。大家都被迫做嘢,整黏土磚。我當時只係個細路,但我都一齊做,幫手翻黏土磚畀佢哋曬乾。之後啲黏土磚就送去工地,用嚟起茅屋。佢哋仲割苔蘚,都用嚟起屋。啱啱起好牆身,冬天就嚟到,屋入面冇天花板。到咗十二月,因為污糟同埋營養不良,鼠疫爆發——湯水冇乜味,淨係得四百克麵包。有人開始死咗。之後,喺主顯節嗰日,我兩個兄弟就死咗。佢哋喺舊城嗰間「」醫院,嗰陣時叫做一卡拉甘達。佢哋通知咗我阿媽,阿媽就去醫院搵佢哋。喺度佢哋問佢:「你想做乜?」阿媽答:「咁,我哋聽講我哋嘅親人喺度過身,所以嚟搵佢哋。」「咁你幾時先知㗎?」「昨日。」「噢!」佢哋話:「唔好再搵啦;嗰班人唔喺度,已經俾人帶走。今日有五架馬車載走佢哋,棄喺一個大墳坑度。你兩個兄弟而家喺度。呢啲新鮮嘅屍體就擺喺度。」但係阿媽認得其中一個兄弟。佢哋將佢帶走,放喺雪橇上,送去Kompaneysk。嗰度已經有個墓地,佢哋喺度掘咗個坑,好似墳墓咁,用毛毯包住我個兄弟,然後埋咗佢。就咁,佢哋用馬車將人送去Kompaneysk。呢件事真係好大嘅悲劇,好恐怖;根本講唔晒。咁,有啲屋頂都坍塌,大雪又又快又厚咁落。仲活住嘅人就爬出嚟,喺雪底爬返上嚟。至於冇氣咗嘅——就留喺雪底;人哋會將佢哋拖出嚟,放上架車。然後就由啲同死人一樣消瘦嘅男人拉住架車走,佢哋被迫去收埋同運走死屍。然後呢件事就會發生——佢哋拉住架車行緊,突然其中一個拉車嘅人就暈咗倒地,死咗。佢哋就拎起佢,放返上架車,繼續拉,拖住佢行。嗰陣時生活好艱苦;嗰幾年大家都受苦。

然後我就長大咗;到咗1936年,我已經十六歲。嗰度有固定嘅服役期,人哋都盡量搵機會走。我就咁去咗俄羅斯。戰後,我結婚之後,我同我老婆、我細女Lyubov,喺1951年自己嚟咗卡拉甘達落腳。我哋聽講Sebastian神父喺度,就同佢走得近。屋企人愈嚟愈多,細路仔日日大,悲傷多到講都講唔晒。你會去搵Sebastian神父傾偈,佢會畀你意見,幫你減輕悲傷。當我媽媽病咗,我哋最細個女先得一歲嗰陣,佢就嚟我哋屋企。我喊,佢都同我一齊喊。佢話:「我知道孤兒嘅生活有幾艱難。」

修女Evnikia(Alexandra Florovna Khmyrova)

1964年嘅冬天,我病得好嚴重。經過長期而無效嘅肝臟治療後,我又患上膽管炎,膽汁滲入我血液。醫生斷定如果唔做手術,我頂多得三日命,但就算做咗手術,都無法保證我會救返一命。我老公去搵神父,神父即刻俾咗祝福佢做手術,仲交咗兩條頸巾畀我——一條手帕同一條頭巾。

我知道自己病情已經無可救藥。要我去做手術好難,因為我要留低八個細路仔喺屋企,知道自己再都唔會返去見佢哋。而且喺唔耐之前,我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離開屋企,抱住個細路仔向東行(我個五個月大嘅女嬰已經死咗)。我同神父講咗呢個夢,話:「神父,我快要死咗!」神父問:「點解?」佢眼淚都流埋出嚟,傷心咁講:「呢個係病嘅徵兆。」

手術持續咗幾個鐘頭。呢段時間,教堂入面正舉行彌撒。神父走上講壇,眼含熱淚,開始懇求:「弟兄姊妹們!我哋一齊禱告!一位多子多孫嘅母親而家正喺做手術……」——但佢講唔落去,忍唔住喊出嚟,就走入聖所。跟住佢,亞歷山大·克里沃諾索夫神父都走嚟向會眾提出同樣嘅請求,但佢都講唔完句,就忍唔住喊出嚟。之後,神父再次出嚟,帶領大家做咗一個有無眠頌歌嘅禱告儀式,成個會眾(每次神父喺度,教堂都坐滿人)都同佢一齊跪低禱告。手術好順利。

當我出院嗰陣,我大女就去咗教堂。阿納斯塔西亞老母問:「你阿媽而家點呀?」我女答:「佢已經出咗院,返到屋企啦。」阿納斯塔西亞老母望住聖像,講:「就係啦!我哋已經為佢向神祈求喇!」長老嘅愛同祈禱就係咁偉大。

1962年嘅大齋期,我頭痛得好厲害。當時神父嚟我哋屋企,畀我病重嘅婆婆領聖體。我即刻向神父求祝福,想嗰年夏天去聖彼得堡朝聖蒙福者澤尼亞嘅墳墓,佢就答我:「我賜福畀你去,唔好遲疑,去維赫托留里嘅義人西默祿嗰度。」但我懷裏抱住個六個月大嘅BB,我點可以拋低佢?但係長老嘅禱告好有力量,就喺當晚,BB就唔肯餵奶——佢自己轉頭唔要。當我同我老公去問神父我哋應該訂幾號車票,佢就答:「復活節第三日,即五月二號。」我哋即刻去買票,但嗰日已經冇車票剩。我哋返去搵神父:「神父,冇飛啦。」佢就話:「去問吓淨係要兩張飛。」我哋再返去售票處問兩張飛。售票員就話:「喺度,有兩張去Verkhoturyskiy嘅飛畀人退返嚟,」就畀咗我哋。

走之前,神父為我哋祝福,仲畀我哋兩個頭上親咗一下。一路去到嗰度,我已經覺得病好咗好多。當我摸到義人西默祿嘅聖遺體時,我完全康復咗。

當我哋去 Verkhoturyskiy 嘅時候,神父畀信入面寫咗封信,叫我哋帶畀嗰度嘅神父 Leonid。事情就係咁發生嘅。神父同修女 Anastasia 同 Irina 一齊嚟咗我哋屋企。我哋都坐喺同一張枱,但我同我老公就聽唔明長老同修女講緊乜;好似上帝矇蔽咗我哋,雖然佢哋講緊俄文。跟住,當伊琳娜修女問:「神父,我應唔應該逐樣都寫低?」佢就答:「全部,逐樣都寫低。」由嗰刻開始,我哋就一切都明晒。神父畀咗伊琳娜修女口述嘅祝福,而我就寫信畀利奧尼德神父。從呢封信,我先發現利奧尼德神父已經神志不清。到咗維爾霍圖里耶後,我哋就將封信交畀利奧尼德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以前未同佢見過面,但畀信入面佢寫咗:「自從約翰大主教為你晉鐸以來,我就識你」——並且講咗係咩時候、喺邊度。讀完信之後,利奧尼德神父話:「真係,佢係個偉大嘅人!佢從未見過我,卻講咗我嘅全部真相。」

呢位利奧尼神父係一位好神父;佢喺監獄度過咗十九年,但而家已經失咗恩寵,我哋嘅神父遠喺千里之外,就喺聖靈中預見到佢嘅墮落,向佢伸出援手。

阿爸死咗十七年後,即係1983年,我嘅頭痛又返嚟,痛法同1962年一樣咁難頂。有一日下晝,我對阿爸講:「阿爸,救救我!」講完就瞓着咗。我夢見咗爸爸。佢同我講緊嘢——我唔記得講乜——仲用隻手摸咗我個頭。我醒返嚟,就發現個痛楚已經停咗。

我個仔米沙(而家係阿里斯塔赫修道院長)三歲嗰陣病得好嚴重,佢喺床上哀求:「天主之母,同爸爸講快啲喇,我病得好嚴重!」

當時,阿爸正同伊萊達姊妹開車去某個地方,佢突然講:「我哋快啲去探吓嗰個病緊嘅細路,佢喺度等緊我。」阿爸到咗我哋屋企,就問:「呢度邊個病緊嘅細路?」佢行入咗米沙所在嘅房間,為佢畀咗祝福,畀咗佢一個大紅蘋果,然後就走咗。個細路即刻就起身,好似從來冇病過咁。就係咁,神父聽到佢屬靈孩子嘅請求,就幫佢哋實現。到我個仔亞歷山大九個月大嗰陣,佢得咗好嚴重嘅消化不良。藥都有用。醫生話個細路會死,堅持要收佢入醫院。我哋去搵嗰位神父,問:「我哋應唔應該將亞歷山大送去醫院?」——「連禱三日,畀佢領聖體聖事。」我哋就照做。當佢第三次領聖體聖事嗰陣,個細路即刻訓着,醒返之後就完全康復。依家亞歷山大喺莫斯科地區做執事。

塞巴斯蒂安神父(Khmyriv)

我晚上到咗教堂,喺禮拜期間,我突然發起燒,仲開始鼻痛得好勁。我決定留低到抹油禮先走——因為我真係唔舒服。當我行去接受抹油時,神父抹咗我,然後好似唔小心咁摸咗我個鼻——痛到不得了!我正準備離開時,覺得自己好咗。我停低腳步,痛楚開始減退,我先明白原來阿爹預先知道我會病,並且醫好咗我。

有一次,神父邀請我十六歲的大女兒Lyuba去他的小房。他同她傾偈,傾到一半,突然變咗樣:變得好年輕、冇鬚鬚,仲有如天使咁光芒四射,連間房都瀰漫住一種超自然嘅光。因此,主喺佢仲活住嘅時候,就顯露咗長老嘅屬靈偉大純潔。

有一次發生咗件事。我嘅教父開緊一部貨車,要過一條淺河。河岸好陡,架貨車突然開始沿住斜坡滑落。就喺嗰刻,佢大聲呼救:「阿爸,救命呀!」然後即刻安全咁駛返上路。真係好神奇,阿爸竟然可以聽到所有向佢求救嘅人,就算身處好遠,都一樣可以幫到佢哋。

奧爾加·謝爾蓋耶芙娜·馬爾季諾娃

我哋一家人住喺阿斯特拉罕地區,有爸爸、媽媽同埋七個仔女。我哋有座風車、三頭牛、水牛同馬——爸爸係個好農夫。全家虔誠又敬畏上帝。1930年,我阿爸被迫加入集體農場,但佢唔肯。所以,我記得有三個女人同兩個男人入咗我哋屋企,講:「喂,Sergei Petrovich!「你哋要被剝奪財產!」「好,如果係咁,就嚟啦。」我阿爸話。佢哋成晚都喺度整清單,連每條破布同每個鑊都列晒出嚟。我兩個大佬畀人捉咗,佢哋同我哋分開服刑。我老豆因為殘廢,唔使被捕。有人拉咗架馬車嚟我哋屋企,我阿媽、老豆、我哋五兄弟姊妹,同埋我哋個細佬女Klavochka,一齊被載上馬車,送到阿斯特拉罕以南嘅大草原上一處荒蕪嘅地方。仲有七十戶人同我哋一齊被帶去。我哋用木板搭咗間棚,住咗一年半。1931年8月1號,所有喺草原上生活嘅人全部被裝上貨車車廂,好似牛隻咁被運走。我哋冇水冇麵包,男女老幼都擠埋一齊,連廁所都喺車廂入面。車廂搖搖擺擺,好似醉咗咁,仲未到站,就有人開始死咗。

十八日後,我哋被帶到卡拉甘達郊外,去到而家邁庫都克村所在個區,然後全部人就喺地上被卸低。我哋邊到有晒力,差啲都有命,而細細嘅克拉沃紐張開口,用細細隻嘅手指頭指住——佢想飲嘢,想食嘢。草原上矗立住哈薩克人嘅蒙古包。爸爸行過去,問:「畀啲水我哋飲啦。」佢哋話:「畀我哋你啲靴,先至有得飲。」爸爸識講哈薩克語(阿斯特拉罕有哈薩克人住),佢哀求佢哋,佢哋先畀咗一大桶水佢。我哋係一個家庭,其他家庭都喺度拎水,所以我哋要盡量分水。到咗夜晚,我哋又畀人裝上車,送去Prishakhtinsk。嗰度有塊田,仲有高高嘅車前草灌木。守衛有帳篷住,但我哋就有嘢——好似死咗都一樣。有個主管行過嚟,用佢嘅步幅量度每戶嘅地段:「呢邊四米,嗰邊四米。你哋嘅地址係重建街12號,可以寫信返屋企。」我哋冇嘢可以砍開嗰片車加納灌木叢。我哋就爬入自己個四米見方嘅地段,開始掘個細細嘅坑。我哋就掘咗個坑,搵咗啲樹枝,搭喺上面似個細細嘅棚,再用樺樹皮蓋住,底部鋪咗層草——就係我哋嘅庇護所。九個人擠埋一齊,疊埋瞓。一個禮拜後,我哋嘅細Klavochka死咗,跟住大人都開始死。

到咗冬天,人哋開始掘地窩——用車輪花嘅根刨成塊板嚟造。佢哋就用嗰啲板搭地窩——冇窗、冇門。好似你條被就掛喺門口,我條被就蓋喺窗度。但係人有嘢可以遮身,我哋屋企連窗門都有嘢蓋。冇嘢食,淨係得少少糧食係當時帶埋嚟嘅。但我哋都要食,所以阿爸用泥整咗個灶。佢放個鑊喺上面,用草藥煮嘢食。我哋就坐喺灶邊,灶頭冒住煙,雪從窗縫吹入嚟,我哋就咁坐住。

1932年3月18號,我哋阿爸染咗斑疹熱。我哋帶唔到佢去醫院——警察唔畀我哋去。但我係女仔,警察就有打我(嗰陣佢哋成日打人,但就放過我),阿媽就話:「帶阿爸去醫院。」我就去搵咗架手推車,載住佢去。但係嗰間醫院連窗都有,門都有,入面成地雪同冰。爸爸發緊高燒,佢哋就將佢擺喺冰上。第二朝我返去嘅時候,爸爸已經冇咗——佢喺冰上凍僵咗。

到春天,佢哋開始叫人去整黏土磚。佢哋叫細路仔去守住啲磚,免得哈薩克人嘅牲畜踩爛佢哋。就算細路仔咁細,都要自己去拎六百克麵包做口糧。大人就得八百克。如果你望過草原,向墳場望去——一隊漆黑嘅送葬隊伍。其實佢哋冇真係扛住屍體;佢哋會搵塊木板,綁條繩,將死咗嘅人放喺木板上,用繩拖行喺地上。仲有乜辦法?佢哋已經冇力氣。呢度係普里沙赫丁斯克, Tikhonovka, Kompaneysk——

—個度嘅 mass grave(大規模墳坑)長二十米、闊三米半,咁先可以將腳並排放得落。有棺材。佢哋淨係用幾塊舊布或者毛巾蓋住屍體。一排排咁擺落去……墳坑一滿,就咁樣埋咗佢哋。

我哋屋企淨返我阿姐、阿媽,仲有兩個被關喺阿斯特拉罕監獄嘅兄弟。

我喺1946年識到Sevastian神父。嗰陣我已經出嫁,而1946年2月,我公公過身。有位老人家請嚟Sevastian神父嚟做追思彌撒。當時我連神父叫乜名都有興趣問,但佢自己行過嚟問我叫乜名。佢叫我焗咗大齋餅俾佢,因為嗰日係大齋日,但喺靈前擺嘅所有食物都唔係大齋食。我公公嘅喪禮一完,佢哋就將棺木放喺雪橇上,由匹細馬拉去墳場。去墳場嘅路好遠,霜好重,仲吹緊勁風。我哋都包到密密實實,但神父就幾乎係真空出嚟,着住件破爛嘅法衣,頭頂着條舊頸巾,赤手空拳拎住支鐵十字架喺前面行。咁我哋就喺凜冽嘅寒風中行咗十二公里。

喪禮之後,我一直都有問神父佢叫乜嘢,但返程嘅時候佢就叫我上雪橇。我問佢:「神父,咁嚴寒你竟然赤手空拳拎住嗰條鐵十字架,點得呀?」佢就答:「嘩,冇乜啦!」我曾經面對過一次類似嘅審訊:佢哋逼我放棄東正教信仰,就喺寒風中將我留喺度一整晚,淨係着住神父袍,仲派咗人看守住我。嗰班看守每隔兩個鐘就換人,而我就企喺原地,一動都唔動。但係聖母喺我身上罩咗一個好似「細細嘅庇護所」咁嘅嘢,令我入面暖笠笠。到咗朝早,佢哋就帶我去問話,話:「因為你有放棄基督,就入獄啦。」結果佢哋監禁咗我七年。

嗰次就係我第一次見到神父,但其實根本唔算係一次真正嘅相遇,因為我完全冇當佢係一回事。我畀咗神父幾隻包食,就咁完咗。

一年之後,Evdokia 姊妹過身。我去守靈幫手籌備,爸爸就嚟到。佢入嚟就話:「嘩,呢度都有Olyushka整餡餅!不過呢個Olyushka嘅『球』仲係完全唔掂。」佢畀咗我四百盧布,話:「你幫呢位修女支付整個追思禮嘅所有費用。」呢次係我第二次見到神父,但一樣冇乜頭緒。當時我哋好疏離,之後都保持住嗰種距離。

又過咗幾年,到咗1950年。我開始頭痛得好厲害,痛咗好幾日,有一晚我摸頭,扯吓頭髮,竟然一扯就甩,結果我一半頭髮都甩晒,變成半禿。有任何藥物有用——連一條新髮都有生返——醫生亦唔肯再醫,因為連毛囊都一齊脫晒。朋友開始勸我:「去米哈伊洛夫卡搵賽巴斯蒂安神父,佢一定可以醫好你。」但我都有再理會——去搵神父治病,究竟有咩意思?點可能㗎?但人哋一直勸我,其他人亦都係咁講——「去搵神父啦!」於是我終於下定決心,就去咗。我一開教堂門,望住神父(佢企喺講壇度),就認得佢少少。返到46年嗰陣,佢仲係黑頭髮,但面家全白晒。禮拜完,我行埋去佢面前,佢就話:「今晚留低唔好走;去搵科尼利亞修女。」我被帶去見佢,神父行過嚟,我哋傾咗成晚。佢問我係邊度人、邊度出世、點樣畀人趕走、經歷過啲乜嘢、依家同邊個住、有幾多個子女、我有冇媽媽,同埋我媽媽係咪信徒。「你呢?」—「我?我到處走過。」

「神父,」我講:「我做咗個夢,夢到我要替自己做二十場禱告儀式。」「你拎我啲錢,一次過做晒,我就唔煩你啦。」佢答:「唔使,我哋會替你做二十次祈禱,但你要連續廿個主日嚟教堂。我自己會讀安那科斯禱文畀你聽。」咁佢就會帶我去聖所,我哋跪低,但每個星期日都為我讀誦讚頌詩。就係咁,我慢慢習慣咗神父、教堂、合唱團,同埋嗰度嘅習俗。我開始信、去懺悔,同埋領聖體聖事。我帶埋我老公一齊去,佢都開始同我一齊返教堂。之後我哋嘅子女都長大咗,我哋會帶佢哋一齊去,神父對佢哋逐個都識名。好快我就開始好返啲,多得長老嘅禱告,我嘅頭髮都開始重新生長。喺我病嘅期間,我哋嘅信仰得到重生,我哋同神父嘅關係更加親密。

過咗陣,我六歲嘅侄仔病咗——佢踩單車跌咗,開始跛腳。佢父母冇理會,我就決定自己帶佢去睇醫生。個外科醫生檢查完就話:「佢條髖骨腐晒。」佢哋做咗手術,但唔成功。佢哋第二次開刀,清走條骨,但又唔成功。之後我去咗教堂,突然間神父自己問我:「Olga,你屋企有冇人病呀?」我答:「係呀,係我侄仔。」「咁就轉去米哈伊洛夫斯基醫院啦;你識嗰度嘅外科醫生,係咪?」我辦好手續,就將侄仔轉去嗰間醫院。醫生一見到佢——個細路差啲就有命——即刻送返佢入手術室,做緊急手術,已經係第三次。禮拜日快到,我就去咗教堂。神父問:「你帶咗個細路嚟未?點解唔堅持到底?點解唔帶佢嚟睇我?有人由莫斯科同聖彼得堡都嚟搵我,你就喺隔離都唔帶佢嚟。依家即刻去醫院,抱住佢嚟睇我。」

我到咗醫院,佢媽媽同個仔都喺度。我哋攞住米沙,輪住抱住佢去教堂。嗰陣係晚禱前。我哋抱住佢入教堂,送佢去見神父;神父大聲叫:「米—沙,米—沙!」但佢只係動咗動眼珠,就咁攤喺度硬梆梆,完全消瘦得冇晒生氣。神父話:「抱住去告解室嗰幅聖三一聖像前。」我就抱住佢去咗。神父叫人拎張

椅嚟,然後話:「將米沙放上椅!」我嚇到好驚! 個細路仔嘅手臂同腳都硬得似塊木板;如果企起身,佢半條命都有晒!跟住神父叫咗佢媽媽過嚟,話:「扶實佢兩邊,幫手拎起佢。快啲,快啲!」我哋拎起佢;佢對細細隻嘅腳尖先啱啱踩到張椅,而我哋就喺兩邊扶住佢,將佢拉到最高。跟住神父叫咗多幾個修女過嚟,同佢哋講:「為佢祈禱!」然後自己就開始祈禱。我哋攞住米沙,我望住佢愈嚟愈穩,愈企愈直,直到佢可以自己企得直直哋! 神父話:「將佢由椅上放落嚟,帶住佢行;佢會自己行路。」然後米沙就自己行路。大家都嘖嘖稱奇!跟住神父就用聖油為佢抹油,對佢媽媽講:「今晚留嚟度同佢一齊;聽日我哋會畀佢領聖體,到時佢連跛腳都唔會再有。」但係佢媽媽冇留低;佢開心得同米沙一齊返屋企。神父仲叫 佢帶一袋麵粉嚟答謝上帝,但佢只係帶咗一個細細嘅袋。我哋嘅細米沙長大咗,變成咁英俊嘅後生仔,但佢只得一隻腳行得跛——因為佢媽媽冇聽話,冇留低佢去領聖體。

1954年復活節個陣,我得咗闌尾炎,冇諗住做手術前去攞祝福,就自己去咗。禮拜期間,神父見我唔嚟度,就同佢識嘅一個女人講:「呢度有啲聖餅,你即刻去醫院搵Olga,手術前畀佢食呢塊聖餅,唔係佢手術會好辛苦好痛。」佢到咗,佢醫生已經叫我入手術室。我食咗聖餅就入手術室——手術足足做咗四個半鐘頭。

過咗一排,我懷孕咗。醫生話我生唔到,要我做掉。我行去搵神父,問佢:「我應該點做?」我哀求佢:「求求你畀我做掉啦!」但佢答:「你係投奔地獄,仲拖我落水!冇得求情。」 佢就遞畀我一束嚟自祭壇嘅靚花:「將啲枯咗嘅花扔咗,淨係留返啲新鮮嘅,每日沖一支花入茶飲,咁呢次嘅辛苦就唔會比以前個幾次更難。」佢又畀咗我一幅「宣報」聖像,話:「你會生個仔——又英俊又聰明,人人都鍾意佢。」 唔好害佢。佢老咗會幫到你。叫佢塞拉芬,因為而家有人敬奉聖塞拉芬,亦有人用呢個名。」果真,喺宣報節個日,我順利生咗個仔,而家佢做緊醫生。

1957年,我懷孕咗,就去搵神父做懺悔同領聖體。神父話:「我畀你個小禮物。」當時佢收咗好多蘋果。佢揀咗好耐,最後拎咗個一面紅、一面綠嘅蘋果畀我,仲話:「你自己全部食晒,唔好畀人。你會生個女,之後好耐都唔使嚟搵我,生完會有併發症。」我生咗個女,叫Masha;佢頭十五年都好健康,但之後個十五年就病咗,三十歲個年過身。而個隻蘋果,一半紅一半綠。

有一日我去咗禮拜,神父話:「我要喺祭壇度為你祝福,個陣先可以返屋企。」突然,禮拜期間,神父行埋嚟同我講:「好啦,返屋企,但一踏入屋企門口,就要即刻講:『我想買牛。』」 我就答:「神父,但今日已經完咗;我而家梗係唔會買牛啦!」——「你會㗎!一踏入門口,就即刻講:『我想買牛。』然後買一隻。會有隻紅牛、隻斑點牛同隻光頭牛。」 「揀隻紅色個隻——就係你嘅牛。兩日後,你要帶啲鮮忌廉返嚟畀我。」

我就出發,心諗:「呢個寓言係乜意思?」返到屋企,就見到我兄弟同佢老婆嚟探我哋。我講:「嗨!」「我而家就想買牛!」我阿哥答:「有咩問題?你袋入面有錢,牛又喺院度。走啦,我有幾個朋友正賣緊三頭牛。」我哋到咗去——果真有有三頭牛企喺度,就係神父講個三隻。我揀咗隻紅色個隻,兩日後就送咗啲新鮮牛奶畀神父。我自己去唔到,就叫隔離嘅鄰居幫手。佢唔肯:「我點可以拎住人哋嘅施捨去見神父?」但佢最後都拎咗去。佢一踏入,神父就話:「畀我Olga嘅奶!」

日子一日一日過,我啲子女都長大咗。到我個女莉迪亞要申請大學嘅時候,我哋就去搵神父:「神父,請為莉迪亞祝福,保佑佢考上大學。」 佢就話:「Lidochka,你去邊呀?」「去KAZGU法律系。」—「噢,」阿爸話,「你想要阿拉木圖蘋果,但我祝福你——改食卡拉甘達薯仔,對你好。你想做人法官?你連我都想判?」「唔好,唔好。今年留嚟屋企同阿媽學縫紉;好有用㗎。明年再報醫學院;佢哋開咗個新系,就讀個個啦。」但係我個女就喺個年決定報醫學院,結果冇考上。於是個年佢就學咗縫紉,第二年就順利考入。

到咗Sasha要申請大學個年,我就問佢:「你打算去邊間大學?」佢話:「Lydia既然攞咗咁嘅祝福,我就唔會作任何計劃。神父話我去邊度,我就去邊度。」而我另外個仔Anatoly,讀完八年級之後,就決定去攞個祝福,想入技術學院。我哋就去搵阿爸:「阿爸,Sasha要申請大學。」阿爸問:「咁Sasha,你想去邊間大學?」佢答:「阿爸,你話我上邊間,我就上邊間。」「你去工業大學土木工程系,你就會係我哋要嘅工程師。」 「上帝會祝福你。」(而家呢個仔係成個城市嘅主要工地經理。有佢參與,喺卡拉甘達正興建一座獻畀至聖天主之母降生嘅新教堂。)佢又問Tolik:「你想去邊度?」「我想去技術學院。」 「去技術學院?你阿媽一直教落教你,你先至讀到八年級,就想讀職業技術學院?我唔會畀祝福你。讀完十年級先返嚟。」

咁我個Anatoly就做咗啲乜嘢?佢話:「媽,到底『我老實嘅祝福』係乜意思?」嗰間技術學院有個親戚嚟入學委員會度做嘢。佢話:「走啦,去我叔叔度,佢會幫我,我入到去就會讀書。」我就答應:「好啦,如果你想就去啦。」佢哋畀咗Anatoly一張試卷,佢去考試——又攞咗個「2」。佢哀求我:「媽,你去搵我叔叔,叫佢再畀我一張試卷。」於是我就去咗。「算啦,畀佢試吓,畀個仔開心吓。」我咁諗。佢再考一次,又係「2」。第三次連我叔叔都幫佢講好話,但佢仍然係得「2」。所以就係咁,冇咗我嘅祝福,連親戚都幫唔到手。最後我個Anatoly就咁入咗職業學院。

1962年,佢本來要同佢哋學院一齊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但嗰年五一勞動節啱係聖周期間。於是佢朝早走去參加遊行;到咗晚上,阿納托利都未返屋企。我心諗:「算啦,佢可能去咗我阿哥嗰度。」第二朝,我行緊去教堂嘅路上,神父叫住我,話:「返屋企,你要留嚟屋企。呢度,拎呢啲雞蛋。」——佢遞畀我一籃已經爛咗同撞傷咗嘅雞蛋。我心諗:「發生咩事呀?」總之我唔係幾開心。我返到屋企,問:「阿納托利有冇嚟過?」「冇,佢未嚟過。」夜晚我再去教堂,神父又走嚟同我講:「返屋企,依家即刻返屋企。」佢又畀咗我幾隻壓爛咗嘅雞蛋。安娜斯塔西亞修女都畀咗我幾隻壓爛咗嘅雞蛋,佢話:「快啲返屋企啦。」就咁打發我走。我就出發。我啱啱轉咗個彎,我個女莉迪亞就跑嚟我面前,佢話:「媽媽,我哋有麻煩喇!托利克畀人刺傷咗,依家喺醫院唔醒。」原來有班流氓喺一次示威期間割傷咗佢個肚,佢做咗手術。阿納托利昏迷咗九日,之後賽巴斯蒂安神父同阿納斯塔西亞修女為佢祈禱,希望佢康復。佢當時已經嚟死亡邊緣,情況睇落好似冇得救。但係有人同長老講過任何嘢;佢哋自己都知道發生咗乜嘢事。阿納托利喺醫院住咗八個月,之後康復,到而家仲健在。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同奧爾洛娃·奧爾嘉·費奧多羅芙娜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

我父母都係虔誠嘅信徒。1931年,我哋一家人被剝奪嗰陣,爸爸話:「神喺度安排嘅,我哋都要飲呢杯苦酒。」爸爸之後俾人拘捕,單獨關押,好多年後先至再同我哋團聚。至於媽媽同我哋四個細路,就畀帶去Kompaneynsk一個荒蕪嘅山丘,嗰度冇水冇麵包。我哋喺地下掘咗個洞,就住嚟入面:Pyotr、我、Olga同Alexandra。媽媽當時有咗身,但最後流產咗。媽媽受盡折磨;我哋嗰個洞滿佈血跡,血乾咗喺我哋衫上,四周除咗大草原,根本冇地方洗衫。媽媽哀求我:「女啊,搵塊小石頭,將件衫放上去,淋啲水,用腳踏一踏。」我當時仲細,未識點樣洗衫。

之後我哋開始掘地穴;我哋掘起泥土,加水拌勻,用腳踩實,整磚。我哋搭咗軍用大房——連窗都冇,門都冇。大房入面有上下舖,人就攤喺度,用乜都得嘅嘢蓋住自己。朝早佢哋就起身,拖出啲死咗嘅人。喺度有人為死人喊——冇時間——但我哋阿媽就淨係祈禱同讀《阿卡西斯》,我哋就坐喺佢身邊:「阿媽,我哋餓啦!」「媽咪,食嘢啦!」—「等陣先,等我讀完頌歌先。」—「媽咪!」—「好啦,仲有一頁,」佢會咁講,拖延時間,「我依家讀完,上帝會幫我哋。」佢讀完之後,會拎起一條麵包,切成一啲細細件。我哋就用手指指住:「呢份畀邊個?」——「呢份畀Pete。」——「仲有呢份畀邊個?」——「呢份畀Maria。呢份畀Olya。呢份畀Shura。」就係咁樣。我哋會將所有麵包屑撿埋,而媽媽就總係會從佢自己嘅配給度分啲嘢畀我哋。我哋點樣捱過嚟,點樣?!真係難以置信——喺嗰度根本唔可能生存落去!我染咗好嚴重嘅感冒,又畀風濕病纏住動彈不得。我條腿到處都係潰爛發臭嘅傷口。媽媽就坐喺度喊。蒼蠅成群嚟我哋身邊飛,媽媽就用紗布蓋住我條腿。

就咁,上帝點樣幫助咗我哋!我哋全部都長大成人,仲考咗大學。Pyotr 喺學院畢業;Olga 同Alexandra 做咗醫生;我就做咗老師。係上帝透過媽媽嘅禱告保佑咗我哋;我哋可以活到今日,真係奇蹟。

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巴廖什卡的主治醫生)

1949年,我同我妹妹亞歷山德拉喺阿拉木圖醫學院快要讀完書。到咗要分配永久職位嘅時候。經過同父母商量,我哋決定去科克切塔夫——我哋嘅兄弟彼得同佢屋企人住喺度,大家就一齊搬去同佢住。但係意想唔到,爸爸寄咗封電報嚟。佢話只可以申請卡拉干達 嘅職位,詳細原因會喺信入面講。唔耐之後,我哋收到咗封信。爸爸寫住話,聽咗一位信徒朋友嘅建議,佢去咗聖米迦勒教堂搵賽巴斯蒂安神父,請佢為我哋離開祝福。神父詳細問我阿爸搬遷嘅原因,聽完之後就話:「唔好,費奧多·伊萬諾維

奇,我唔會賜福你離開:仔始終係仔,媳婦始終係媳婦,女始終係女。今日你個仔住喺度,但聽日佢可能搬去另一個地方。」(果真,好快我阿哥同佢屋企人就離開咗科克切塔夫。)[你啲女就淨係去卡拉甘達搵工啦。]阿爸同神父講佢已經賣晒所有嘢,問而家應該點做。神父就答:「唔使驚,費奧多·伊萬諾維奇,上帝會幫手,一切都會好嘅。」

我同我姊姊就照神父講嘅去做。到咗卡拉甘達,我哋即刻直衝聖米迦勒教堂。神父以燦爛嘅笑容歡迎我哋。當我哋入到去,佢就企喺窗邊。佢着住淡色嘅神職袍,沐浴喺陽光底下,賽巴斯蒂安神父本身就好似散發住光芒。喺佢祝福咗我哋之後,我哋喺地區醫院好順利就搵到咗份工。

我哋卡拉甘達安頓落嚟之後,就喺下班後嘅晚上開始去聖米迦勒教堂。塞巴斯蒂安神父每日朝早同晚上都舉行彌撒。我好鍾意佢主理彌撒嘅方式,同埋堂區合唱團嘅歌聲。我開始留心觀察Sebastian神父:我一直好受佢對彌撒敬畏、虔誠又感人嘅態度所感動,佢對教區教友亦非常有耐性,盡力以各種方式幫助佢哋。

神父好謙虛、溫柔同有憐憫心。只要見過佢一次,就有人唔係全心全意咁愛佢。作為醫生,我留意到佢好叻同唔太舒服。喺做禮拜個陣,佢成日咳嗽,又好難喘氣。有一次同神父傾偈,我詳細問咗佢身體狀況,並提出以醫生身份為佢服務。從此之後,我就一直悉心照顧佢。當我第一次開始去教堂個陣,我對靈性生活、靈性指導,甚至基督教嘅精髓都一無所知。當我第一次遇到塞瓦斯蒂安神父的屬靈洞察力時,我以為自己的想法與他的一致只不過是巧合。但事實的確如此。有一日,在晚禱時,我站着想着:「這裡真美!」「我唔想返屋企。我好想留低,同住喺教堂附近嘅安菲薩·伊萬諾芙娜一齊過夜。」禮拜完咗之後,我開始準備返屋企。突然,神父行埋嚟同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你點解唔留低喺度,同安菲薩·伊萬諾芙娜一齊喺教堂過夜呢?」我好開心,驚呼:「神父!我啱啱都喺度咁諗㗎!我哋嘅諗法竟然咁一致,真係好神奇!」神父笑咗笑,冇講嘢,就返去佢嘅房。過咗陣,神父就畀咗我祝福,叫我去懺悔,領受基督嘅聖事。朝早我去咗教堂,見到有好多人都想嚟懺悔。我好失望,心諗自己可能有得懺悔,因為要快啲返工。突然,告解室嘅門一開,神父就喺門口出現。佢向我伸出手,講:「嚟啦,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我哋去懺悔。」我唔知點樣去懺悔,亦唔知要講啲乜。我腦海一片混亂,各種念頭蜂擁而至。突然,神父講:「你睇,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我腦海入面都有各種念頭。」佢就開始逐一列出我所有嘅念頭——啲壓得我好辛苦、令我特別困擾嘅念頭。我話:「神父,我都有一啲咁嘅念頭,呢個係唔係罪?」佢答:「係,你要避開佢哋,將佢哋趕走,因為佢哋係罪惡。」

另一次,我哋教堂度祈禱嘅時候,一位執事走埋嚟同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神父叫你。」我即刻衝入紀念小堂,以為神父唔舒服,就好似成日咁。但見佢坐喺聖三一聖像前嘅細凳度,膝頭上放住一樣嘢。周圍圍住好多人,但我擠得入去,見到佢膝頭上拎住碟,碟上有幾塊灑咗酒嘅聖餅。呢次係我第一次見過呢種聖餅。「原來係咁,」我心諗,「佢哋自己食啲淋咗酒嘅麵包,而我哋就只得啲普通嘅!」呢個諗法一閃而過,好似一道閃電。但係神父轉頭望向我,推開附近嘅人,然後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你食呢塊已受祝聖嘅聖體餅。」——佢遞畀我一塊灑咗酒嘅聖體餅。神父冇再畀其他人任何聖體餅。我再次被震撼,發覺自己所有嘅心思都喺佢面前無所遁形。我感到好羞愧同驚恐。

其他證明神父神聖洞察力嘅例子同樣令人震驚。

個日係至聖三一節。儀式好莊重;神父好喜悅、生氣勃勃,又好安詳。合唱團唱得特別好。當喺聖體頌經之後,佢哋開始唱「斯維蒂連」個陣,我分唔清佢哋唱「光,出於光,光之恩主」個句嘅詞組點連埋一齊。我唔知邊句啱:「光從光,光之恩主」定「光與光,光之恩主」。呢件事令我好困擾,好想搞清楚,但一直冇合適機會問。於是,喺節日過後唔耐,我就去咗晚禱。個位神父冇主禮,佢哋自己嘅小房入面聽緊晚禱。我入去探佢,向佢求祝福。當我伸出手去嘅時候,佢將手掌放喺我雙手上,笑咗一笑,但係佢冇即刻畀我祝福,反而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就係『光與光,光之賜予者』!」我好驚訝,就話:「神父,就係個段我唔明嘅位!」佢又笑咗,然後畀咗我祝福。佢嘅洞察力再次令我好受震撼。

我32歲個年,患咗嚴重嘅婦女病。我以為自己得咗癌症,好擔心。我亦好苦惱,因為病咗嘅關係,我無法領受聖禮、親吻聖像、接受病人傅油、食奉獻餅同祝餅,或者點蠟燭。

有一次,我哋參加禮拜嘅時候,心情特別傷感,心入面向主呼求:「主啊,好似患麻風病咁,我已經咁耐都摸唔到聖物,我一定係得咗癌症,真係好慘!」然後我就開始喊。就喺個刻,執事仔由紀念小堂走咗出嚟,快步行埋嚟我面前,對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神父叫你。」我完全忘記咗自己嘅病,急忙跑去見神父,心諗佢可能唔舒服。入到去,見佢坐喺張椅度,精神好好,笑住同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

娜,呢一切都會過去;有時連年輕人都會有呢種事。「你唔好親聖像,亦唔好食聖餅或者飲聖水,但你可以食祝聖咗嘅麵包。你可以將蠟燭傳畀人,但唔好擺喺聖像面前。」——佢為我祝福,畀咗我半塊祝聖麵包。

我離開佢嗰陣,心情變得好好、好開心,對康復充滿咗希望。之後嗰幾日,我真係完全康復咗。

當我媽媽病危嗰陣,神父都會嚟我哋屋企畀佢領聖體。有一次佢嚟嘅時候,我哋領完聖體之後行到十字架嗰度,神父同我姐姐葉卡捷琳娜講:「Katya,唔好結婚。」——「點解?」我姐姐問。「Katya,唔好結婚,因為你會痛哭流淚,痛哭流淚。」神父話,雖然佢未見過我妹妹嘅未婚夫,亦冇人同佢講過我妹妹嘅打算。臨走嗰陣,神父同我講佢哋唔會住埋一齊,會各奔東西。但Katya唔聽,結婚唔耐,神父嘅預言就應驗咗。

我知神父唔鍾意人哋特別關注佢,或者喺佢名日嗰陣送禮物畀佢。我早就想送塊布俾佢做聖袍,但又唔敢提。於是有一日,我下班返屋企嘅路上,就順路入咗教堂。當我行過神父嘅房嘅時候,我望入去,見到佢企喺窗邊,用手指頭示意我過去。我入咗去,神父開門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見到你真係好開心,快啲入嚟。」「我真係好需要用呢種料做嘅聖服,」佢一邊講,一邊擺出一塊帶點藍白色嘅布料。「我有布料,但有聖服。呢啲聖服喺天主之母同主嘅瞻禮日就好有用。」我明白到,阿爸終於回應咗我一直嚟嘅秘密心願,就講:「阿爸,咁請您賜福畀我,買一塊同款嘅布料。」

我同神父多年嚟關係密切,多次見證過佢老人家嘅祝福威力。以下呢件事就係一個例子,證明神父祝福嘅威力。

六十年代初,有命令要處置家畜。我哋留咗一頭牛,依家被迫要賣佢。星期六,我老實去咗教堂。禮拜完,佢就去搵神父,解釋話我哋再養唔起嗰頭牛,聽日星期日就要賣佢。神父答:「好,費奧多·伊萬諾維奇,我賜你祝福。聽日嚟參加彌撒,念完《天主經》之後,就去賣牛。」爸爸就話:「神父,點可能做到?到時已經好遲,要行好遠去舊城,市場都有人啦。」神父答:「唔使擔心,費奧多·伊萬諾維奇,上帝會幫你;你一定賣到。」結果真係咁。阿爸由聖米迦勒教堂出發,去新城嘅馬廐,跟住返屋企牽牛,先至去大約十公里外嘅舊城市場。阿爸就用架牛車,將牛綁喺車上。沿途佢遇到嘅已經由市集返嚟嘅人,哋笑佢話佢白行,市集入面已經冇人。但阿爸決定繼續去市集,到咗再睇點算。佢到咗市集,見到真係差唔多冇人,仲有啲留低嚟嘅人都準備返屋企。啱啱嗰陣,有個男人行埋嚟同我老實講:「咁,老實,你係咪帶牛嚟賣㗎?」我老實答:「係呀,我想賣佢。」買家開價:「唔好兜圈子,你同意就成交。」傾咗陣價之後,佢哋就搵到個價,於是最令大家驚訝嘅係,爸爸竟然用佢希望嘅價錢成功賣咗隻牛。

爸爸喺我名日教我謙卑。

七月中嘅一日,我走入咗神父嘅小房。嗰陣佢同佢嘅房務助理瑪麗亞·奧布拉茲佐娃一齊睇緊條地氈。「啊,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佢講,「快啲入嚟,入嚟,唔使客氣!」「你究竟做緊咩,神父?」我問。「咁,我哋只係睇緊呢條地毯,但上面有十字架,所以唔可以鋪喺腳底下。」——「瑪麗亞,」佢轉頭對住嗰位看守講,「不如送畀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做佢嘅名日禮物?」佢答:「係呀,爸爸,呢個主意好。」——「你幾日後就到名日,係咪?會唔會請我過嚟?」阿爹繼續講。我心跳漏咗一拍。雖然我好愛阿爹,但同樣都好驚佢,除非佢自己想嚟,否則我從來唔會請佢去我嗰度。當然,我就話:「梗係啦,阿爹,您一定要嚟。」

喺我名日嚟到前三日左右,爸爸叫我入佢房,畀咗我啲建議,仲送咗我一本阿卡西斯同一個大涅斯托卡。咁,收到咗呢啲禮物,加埋爸爸答應嚟我名日嚟,我真係開心到飛起。

聖奧爾嘉(使徒同品)嘅瞻禮日到咗。屋企度,我哋忙到天翻地覆,洗晒、抹晒所有嘢,仲整咗一大堆唔同嘅菜式——有奶製品同有水果嘅。同時間,我就喺教堂領受聖體聖事。彌撒完結之後,大家都上前擺祝福。我都上前擺祝福。但係神父好似冇見到我,轉身就去祝福其他人。我就企喺度等緊佢祝福。跟住佢似乎先注意到我:「啊,誘惑,係你呀,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然後佢半轉身,就喺我額頭畫咗個大十字,祝福我。(佢平時都係咁樣用一個大十字去祝福人。)我心沉咗落去,心諗:「發生咩事?」我嘅心情即刻變得陰鬱,完全冇節日氣氛。我講:「神父,佢哋喺度等我哋,我哋返屋企啦。」但佢答:「維拉,你準備好晒;我依家去我嘅小房度食嘢同休息。」我就留低等神父食完嘢、休息夠、醒返,然後返到教堂嗰間房。我坐喺度,就好似坐喺電椅上咁,等緊佢。喺房入面,佢同一個人傾咗好耐,之後叫彼得:「彼得,準備好部車,我哋依家就走。」「神父,」我問:「我哋會唔會去見佢哋?」佢就答:「嘩,呢條問

題——見你哋?唔係,唔係,唔係,我哋而家去食品加工廠搵奧爾加·斯捷潘諾芙娜。」——「啊!神父,但佢哋而家喺度等緊我哋呀!」但佢就當作冇聽到。我哋就出發去乳品廠。到嗰度,我哋舉行咗追思禮同禱告禮,食完飯之後,就順道去咗朱可夫屋企,爸爸就話:「彼得,走啦!」我心諗,去我哋屋企吓。遲啲都好過唔去,總會到嘅。我哋到咗屋企,停喺門口,神父話:「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落車。」——「神父,」我話,「但係點得呀?屋企嗰邊點樣同我打招呼?我又應該點講?」點解唔入嚟?!」佢冇出聲,就開車走咗。不過佢成日都同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謙卑為先——為咗你將來。」呢就係佢教我謙卑嘅方法。到下次見面時,佢就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唔好意思,我有嚟,你大人有大量,唔好意思啦;唔知點解……我連點解都唔記得……可能太急……或者唔舒服……依家真係唔記得。」——「噢,」我講,「神父,我哋屋企真係畀人鬧到狗血淋頭!」就係咁。

我哋米哈伊洛夫斯基綜合診所做區醫生嗰陣,職責包括接緊急求診同探訪區內病人。我見過各種嘢——有體面嘅,亦有唔體面嘅。有一次,見盡咁多嘢之後,我打算去教堂,為第二日領聖體作準備。禱告完,我正準備返屋企,突然神父嘅房門打開,神父走出嚟,對我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嚟忏悔。」我當場呆咗。點解神父偏偏今日要聽我忏悔?我走入咗嗰間小房;神父為我祝福,然後即刻講:「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你行遍你嘅地區,醫治病人。呢件事當然係好事。但係你見盡人生百態——有啲端莊,有啲唔雅;有啲對靈魂有益,有啲就唔係。唔好畀啲唔雅嘅嘢滲入你心入面。」「噢!」我耳仔都燒起嚟,畢竟我啱啱先見晒啲嘢。「神父,」我講,「赦免我!」佢聽完我嘅懺悔,我就走咗。嗰晚佢冇再聽其他人嘅懺悔;佢留低嚟,就係為咗我,好叫第二日我同佢都唔會忘記,啲對靈魂唔健康嘅嘢。

爸爸經常俾錢我,叫我去分畀病人同窮人。我就會話:「爸爸,我點先做到呢?」——「唔使擔心,Olga Fyodorovna。譬如你哋醫院值班嘅時候,行埋去病人身邊,睇吓佢哋嘅病歷,同佢哋傾吓偈,如果發現佢哋係外地嚟或者好窮,就偷偷畀佢哋枕頭底塞啲錢。」——「如果喺診所做諮詢嗰陣,你見到病人好窮,你可以開張處方箋,講清楚晒,再因應藥品成本,酌情將啲錢塞入處方箋入面。」呢就係阿爸點樣照顧每個人,而我就照佢祝福我嘅去做。

我講一個透過阿爸禱告嘅奇蹟治癒例子。1960年,Pelagia Melnik由伊熱夫斯克市嚟搵阿爸。佢已經半年嚟食唔到麵包、粥、薯仔或者其他任何食物。佢淨係靠牛奶同生雞蛋維生。佢已經虛弱到行都行唔動。當Pelagia試住去見Father嗰間房,但因為太多人想見佢,就唔畀佢入。佢求求要插隊,但都冇人理。突然門開咗,神父走嚟話:「呢個女人好病,畀佢入嚟見我。」一入到房,佩拉吉亞就喺神父面前跪低,一句都冇講,就喊到好苦。神父對佢講:「唔好喊,佩拉吉亞,一切都會過去,你會好返嚟。」佢畀咗佢一個新鮮嘅聖餅、一杯水同一個大蘋果,然後話:「食呢個。」佢就答話,佢已經半年冇食過麵包,喉嚨痛,食唔落嘢。嗰位長老就話:「我賜福畀你。」——「去洗禮堂,坐喺條闊長櫈上食佢。」佢去咗洗禮堂,坐低喺櫈上,好容易就食咗神父送嘅嘢,完全冇困難。食完之後,佢即刻訓着,馴咗一日一夜。神父嚟探過佢好幾次,但冇叫人醒佢。佩拉吉亞醒返嚟已經完全康復。神父話:「你嘅工作好辛苦,但好快一切都會改變。」果然,佢返到伊澤夫斯克半個月後,就連佢自己都未開口要求,就畀調去咗一份更輕鬆嘅工作。

P. I. Kosinova 講咗以下件事。佢去搵神父,話自己肛門同下背痛。喺腫瘤中心檢查之後,佢被診斷出直腸癌,建議做手術。喺手術之前,佢決定去搵神父求祝福,喺教堂點蠟燭,同埋做一次禱告儀式。但神父話:「唔好咁急,你可能會喺手術台上死咗。再捱耐啲先——你始終有子女。」佢去搵神父三次,但答覆都一樣——唔好做手術。神父建議佢買啲蘆薈,整成藥水嚟飲。又叫佢安排一個祝聖水嘅禱告儀式,為救主、天主之母、佢嘅守護天使同所有聖人祈福。三個月後,佢去咗腫瘤中心做跟進檢查。檢查發現腫瘤幾乎完全消失。好快佢就完全康復。

佢亦同我講起佢個仔米哈伊爾。大齋期第一日,米哈伊爾去送朋友,佢媽媽反對,見到仔唔聽話就好擔心。佢因為仔嘅行為感到心痛,心諗:「主啊,懲罰佢啦!」佢等咗好耐,但係仔都未返嚟。最後,半夜佢收到電話,話佢個仔喺醫院,小腿下段有開放性骨折。米哈伊爾喺醫院住咗大約三個月,但骨折一直未癒合。佢做咗三次手術,但都係骨未接上。建議做第四次手術,但米哈伊爾自己出院,打住石膏返屋企。佢足足一年都做唔到工。佢媽媽建議佢領聖體,但佢唔肯。於是佢媽媽去搵塞瓦斯丁神父,將一切都同佢講晒。聽完之後,塞瓦斯丁神父叫佢帶仔返教堂。要好勁勸佢先肯去。Sevastian神父畀咗Mikhail聖體,並叫佢哋安排一次祈禱會。祈禱會後,Sevastian神父行埋去坐喺椅上嘅Mikhail面前,叫佢拄住拐杖企起身。佢喺佢面前由前到後畫咗個十字,然後講:「跟住上帝走,上帝會祝福你。」——「而家

你可以做手術,或者你可以揀唔做。」講完就走咗。兩個星期後,有位醫生鄰居帶米沙去醫院檢查,想決定佢需唔需要做手術。後續X光片清楚顯示有復原跡象——已長出骨痂,骨頭開始癒合。最後證明手術根本唔需要做。

同一個人嘅孫女Tanya畀部車撞親,條腿同骨盆都骨折咗。呢件事發生喺聖母升天節前夕。骨折花咗好耐先好返。佢哋同Anastasia嘅媽媽講咗,佢媽媽又同神父講。神父畀咗個女仔一塊聖餅,替佢領聖體,之後就照做咗。神父問Tanya有冇戴十字架……佢話:「佢因為自己嘅罪而受苦,但唔緊要,佢會慢慢好返。」結果真係咁樣。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

我老公係不信教嘅共產黨員,成日飲醉。生活上好辛苦,無論情感定經濟方面都好難捱。佢清醒嘅時候對佢好好,但一醉就因為佢嘅信仰迫害我,搞到好大吵。佢會對聖像大叫:「嘩!呢啲細神! 我會全部都拋出去!」有時候我阿媽會講:「你又冇擺喺度,唔關你事,唔係你份工要拋佢哋。」我阿爸送咗我一幅「意外喜悅」聖像;我擺喺衣櫃入面,一個隱秘嘅位,唔畀人見到。就喺嗰度,我暗暗禱告。

有一日,神父問我近排點。我同佢講晒所有嘢,佢話:「我諗我同佢會分開。」但神父一句都有同我講,有時俾我蘋果,有時又俾我餅乾。就咁樣,日子一日一日咁過。

有一日我返到屋企,發現成間屋都靜晒。我開咗客廳門,就見我老公跪喺衣櫃前,面前擺住一幅聖像,佢飲咗啲酒,一邊拜一邊祈求:「哦,好嘅國王,哦,好嘅母親……」但佢唔知後面要點講,就係不停重複嗰句。我問:「你點解要喺度跪?」佢就答:「你睇唔到我而家喺度祈禱㗎?我知度有幅聖像。」就係咁,多得長老嘅祈禱,佢心入面突然被恐懼佔據,開始跪低祈禱。但佢淨係喺飲醉咗先會祈禱;清醒嗰陣又太尷尬,唔敢。之後佢就有再鬧交,亦都有再將聖像拋走。過咗一陣,佢突然講:「瑪利亞,我哋結婚啦。」我好驚訝,唔敢相信,就話:「但你而家喺迫害人哋嘅信仰。」佢就答:「我哋結婚啦,咁我哋就可以過得更好。你自己縫條裙啦。」

佢仲令所有細路都認同呢個主意。我之後去搵神父,將件事同佢講,佢就話:「好好,嚟啦。」

亞歷山大·克里沃諾索夫神父為我哋主持咗婚禮,之後我老公開始改變。佢見到我星期三同星期五唔食肉,就提早放工返屋企,整啲大齋期嘅晚餐。佢啲子女會問佢:「爸爸,點解你整大齋食?」佢就答:「梗係啦——我哋媽媽唔食,我哋都要守齋。」

過咗一排,我老公染咗流感,佢話:「我哋屋企人全部都係突然死嘅。」我哋送佢入醫院——醫生診斷佢肺部有陰影,已經發展成癌症。手術前,佢忐忑不安咁去咗懺悔,領受咗臨終聖事,領聖體,做完手術之後就過身咗。佢死咗之後,我做咗個夢:我老公返嚟屋企,我就同佢講:「Petya,飲杯嘢啦,」然後遞畀佢一杯伏特加。佢接過嚟,行到洗手盆嗰度,將嗰杯酒倒入盆入面,然後講:「我哋呢度唔飲酒。」就係咁,透過長老嘅禱告,主引領我老公得救。

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

神父總係祝福我哋嘅復活節大齋期嘅第一個兩星期同復活節後嘅最後兩個星期放假,而嗰兩個星期就係聖周同復活節。到1966年,我就由4月1號開始放假。四月一號嗰晚,Yulechka 由教堂打電話畀我:「Olga Fyodorovna,老實唔舒服。Petro 會嚟接你,準備吓。」我收拾咗藥物就出發。直到老實過身之後,我先返屋企。

爸爸喺世嘅時候為大家祈禱,死後都繼續祈禱同幫忙。為咗證明呢點,我會講兩個夢。

阿爸過身廿日後,我喺莫斯科出差。咁,喺莫斯科時間凌晨一點半(喺卡拉干達已經係凌晨四點半,就係阿爸過身嗰個時辰),佢喺夢入面出現喺我面前——開開心心、笑住,佢講:「Olga Fyodorovna,願主因一切事、因一切事保守你。」——佢揮手同我講。我想講嘢,但未開口就醒咗。我心入面充滿咗喜悅,好似見到爸爸仲生住咁。

1994年1月,我又喺夢中見到爸爸。好似我喺教堂度;禮拜已經結束,大家都喺離開。好多人,包括我,都行去大門口嗰度,擺爸爸嘅祝福。喺度我遇到咗神父嘅女傭人維拉,就同佢講:「維拉,你入去睇吓神父,做完要做嘅嘢,再問吓可唔可以畀我都入去。」維拉答:「好,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就入咗神父嘅房。過咗一陣,佢行出嚟講:「Olga Fyodorovna,請入嚟,神父已經批准。」我多謝咗佢,就入去見神父。佢坐喺房嘅前角,喺救世主聖像前,靠住張細枱。佢着住件新嘅長袍,袍角拖到地下,仲戴住一頂新

嘅有兜帽嘅卡梅勞克。睇落好似神父啱啱由外面返嚟,但連衫都有換(佢平時一返嚟就會即刻脫晒長袍同卡梅勞克)。佢望住我,神色莊重。我行埋去,跪低,講:「神父,請賜我祝福。」佢就賜咗我祝福;我親咗佢隻手,覺得又暖又軟,好似有生命咁。我將面龐貼住佢隻手,講:「爸爸,我親愛嘅爸爸,我好耐冇見到佢,好掛住佢。」——我感到喉嚨一陣哽咽,知道自己快要喊出嚟。但係爸爸溫柔咁同我講:「啊,對咗,我每日都喺度㗎。」我心諗:「點解可能?佢始終都喺『嗰度』㗎?」就開始講:「但係爸爸,你.....」但係 嘅爸爸打斷咗我,話:「係呀,係呀。我喺度同喺嗰度,但我每日都喺度。」佢講得咁清楚、咁有說服力。然後我就醒咗。

就咁,阿爸向我同其他人講得好清楚,佢唔會離棄我哋,佢會細心照顧佢嘅羊群,佢喺呢個世上同我哋一齊,我哋隨時都可以向上帝祈禱,求佢幫助同指引。

萊莎·伊萬諾芙娜·庫茲米切娃

我哋一家喺1931年俾人由庫爾斯克地區流放到去。當時有我阿媽同阿爸、兩個細路仔同埋我阿嫲。佢哋被帶到科馬涅伊斯科,去到嗰片荒蕪嘅大草原。望落去,直到天邊都見唔到一棵樹或者一棵灌木。起初,啲遷徙者搭咗臨時茅屋,之後就掘咗地洞。衛生條件簡直慘不忍睹:冇衫着、冇食物,成個聚落淨係得一口水井,佢哋用錫罐嚟打水。人成群成群咁死。我父母埋葬咗佢哋兩個仔女同埋我阿嫲。佢哋用破布包住,葬喺一個亂葬坑入面。父母親就剩返佢哋兩個,孤零零嘅。真係無得形容佢哋經歷過嘅乜嘢。最艱苦嘅係1931、1932同1933年。之後,情況就好咗。佢哋喺地穴屋附近種咗菜,人哋亦開始可以用配給證攞麵包。我係1935年出世,我阿哥Nikolai係1938年出世。1939年,阿媽聽講到Sevastian神父,就帶我阿哥去Bolshaya Mikhailovka,由Sevastian神父替佢施洗。Sevastian神父自己仲好虛弱,當時佢啱啱由Dolinka放出嚟。戰爭一開始,我哋幾乎連一塊麵包都未食過。我哋嘅爸爸喺史達林格勒陣亡。至於我媽媽(佢係一個非常虔誠嘅人),當佢收到嗰個消息嘅時候,當然痛哭流涕,並且即刻向上帝發誓,以後再唔食肉。結果佢餘生都真係冇食過一塊肉。

戰爭期間,神父開始嚟Kompaneynsk探我哋。佢會召集所有寡婦同孤兒圍住佢,盡力幫佢哋,雖然佢自己生活非常貧窮。佢一到嘅日子,阿媽就會叫我爬上屋頂,望住神父由火車站行到我哋屋企。我記得佢行路嘅樣——白鬚鬚、白頭髮、着住件淺色大褸、頂住頂灰帽,拄住支手杖。瓦良亞媽媽同格魯夏媽媽都喺佢身邊,大家見到佢都跑埋嚟攞佢嘅祝福。但我衝去搵媽媽,媽媽就派我去第十五區,通知嗰度嘅人爸爸已經到埗。每次佢嚟,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慶祝。

我哋一家人過住一日一日嘅日子。日日夜夜,媽媽都喺煤油燈下,喺縫紉機前縫嘢,養活我同我阿哥。爸爸知道嘅。由1942年開始,佢就喺學校放假嘅時候,開始邀請我去尼日尼亞街嘅屋企留低。佢大概係想餵飽個半飢餓嘅細路,同時加強我媽媽灌輸畀我嘅虔誠信仰。嗰段日子,就係我童年最開心嘅日子。就連去到嗰度嘅火車上,我心入面都因為期待即將到嚟嘅探訪而激動到漏跳一拍。當我踏過嗰間細細、乾淨屋嘅門檻,見到泥地鋪住油布同五彩繽紛嘅編織地毯,嗰度對我嚟講就係世上最美好嘅地方,而住喺入面嘅人就係活生生嘅天使。我對佢哋充滿敬畏。格魯莎媽媽、瓦麗亞媽媽、費克拉媽媽——著住長長淨淨嘅裙,腰間繫住潔白嘅圍裙,頭上包住白頭巾,態度禮貌又親切。佢哋成日輕聲細語,從唔會大聲啞。廚房入面擺咗神父張床,床單潔白無瑕;房間入面就擠埋三張床,畀神父嘅幾個老婆訓。要幾大方嘅人,先會邀請一個陌生人嘅細路嚟住,住喺咁狹窄嘅地方,細路只會帶嚟麻煩同不便!而且,顯然我唔係阿爸邀請嘅唯一一個。屋企成日都有人,包括細路。有啲人會走,又會有新嚟嘅。

我食得飽,又有人帶我去浸浴場。爸爸同我經常去Zelenstroy。嗰度嘅人好熱情咁歡迎爸爸,爸爸會指住我,帶住慈愛嘅笑容講:「睇吓呢個細路女,佢已經讀緊三年級喇!」

細個識到神父,我忍唔住留意佢同其他神父有幾唔同。當時,其他由多林卡釋放出嚟嘅神職人員都住喺我哋呢區:基法神父、馬卡里神父、帕夫連神父、基薩里神父同帕門神父。佢哋都係好嘅神父,但有一個好似Sebastian神父咁令人敬畏。恩寵嘅波浪由佢身上散發,人人都感受得到。就連神父嘅外貌都好超凡脫俗:神聖而有靈性嘅面容、深邃嘅黑眼,同埋幼滑得似細路仔頭髮嘅髮絲。神父好有分寸同體貼;佢從來唔會當面羞辱、侮辱或者打斷人,亦唔會指出人嘅身體缺陷。喺神父面前,冇人會咁樣講人係聾、瞎、癱或者其他類似嘅話。阿爸身上有一種高尚品格嘅氣場;一旦喺佢身邊,就唔可能做壞事或者講粗話。佢有特別鍾意嘅人,對每個人都一樣,反而令大家更加親近佢。無論喺邊度、任何時候、做任何事,阿爸都好靜、好謙虛,甚至連做好事都想偷偷做,唔想畀人發現。有時你會去搵佢求

祝福,但就會好小心咁偷偷塞張摺成四份之一嘅鈔票入你手。好多時佢嚟過我哋屋企之後,夜晚疊被嘅時候,我哋會係被單底下搵到錢。係格魯莎媽媽應佢吩咐先擺喺度㗎。原來阿爸咁做,係因為佢好體貼人,唔想尷尬到人或者逼人喺公開場合多謝佢。喺我同阿爸相處嘅二十三年入面,我一次都未聽過佢讚自己,或者將自己當榜樣畀人。佢完全冇自戀同自滿。相反,佢經常話:「我文化程度好低,只讀咗四年書,又唔識講嘢,聲線都唔好。」佢通常都係照書本讀佢嘅講道,完全冇自己嘅加插。同佢嘅靈性兒女一齊坐喺枱邊食飯時,佢有時會講吓故事,但都好平靜同謙虛,完全唔會自我展示。

1951年,阿爸喺Melkombinat買咗間細細嘅屋畀我哋。到嗰陣時,有阿爸嘅祝福,好多信徒已經由卡拉甘達各處——Maikuduk、Tikhonovka、Prishakhtinsk同Kompaneynsk——搬咗去Melkombinat。大部分都係家庭——或者更準確嚟講,係喺1930年代初被迫遷徙嗰場慘劇中倖存下嚟嘅家庭殘骸。Melkombinat嘅居民,都係心靈被苦難壓得疲憊不堪、人生支離破碎、守寡嘅妻子同孤兒嘅兒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痛苦,自己嘅情感創傷。有啲人性格難搞——善變、多疑、好鬥、內向。但係神父都搵到方法,去觸動每一個受苦嘅靈魂。喺長老身邊,仲有好多出家人,佢哋係迫害時期被流放到卡拉甘達,或者後來由俄羅斯中部嚟投奔佢。佢哋成為咗卡拉甘達教會嘅中流砥柱。當中包括咗一啲獨特、有才華嘅人,同埋過緊高度靈性生活嘅苦行者。總括嚟講,呢度係一個堅強嘅基督教群體,一個哈薩克草原嘅「修道院」,就喺無神共產主義政權時期,由奧普丁長老喺卡拉甘達營地呢片神聖嘅土地上組織同培育而成。

我記得1954年第一次聽到聖誕節通宵守夜禱告。踏入舉行禱告儀式嗰間屋,我見到瓦良亞修女、格魯夏修女、帕夏修女同克謝尼亞·伊萬諾芙娜企喺神父房前嘅角落。佢哋着住黑色嘅節日長袍,美麗、威嚴又尊貴,用天使般嘅聲音,和諧而虔誠咁唱住:「神與我哋同在;外邦人,你哋要明白,要順服,因為神與我哋同在!」佢哋唱得咁靚,我完全被迷住咗;全身都起晒雞皮疙瘩,靈魂歡喜雀躍,滿溢住喜悅同光明。我靜靜企喺度,忘記晒世上一切,幸福得偷偷流下眼淚。

我仲記得六十年代初,喺聖周四晚上讀完十二福音書之後,所有Melkombinat嘅工人就手執點燃嘅蠟燭,徒步離開教堂,過咗水壩。夜色寂靜,我哋就咁一路行咗好耐,蠟燭燃得穩定又明亮。嗰幕好感人又好壯觀。但係,呢個遊行隊伍真正嘅壯麗,係源於大家喺精神上嘅團結。呢種團結喺所有大事細事、喜事悲事上都表現得好明顯。所以社區入面嘅喪禮,一向都好多人出席。冇人被要求或者勸說;大家都自願嚟,因為佢哋知道呢個係每個人嘅神聖職責。我記得1960年Ksenia Ivanovna Dolgova過身嗰陣;佢哋將佢扛喺肩上,一路由佢屋企唱到教堂,大約七公里路。

講到我自己,我而家61歲。有咗神父嘅祝福,我一生都做緊護士,亦都喺教堂合唱團唱歌。喺我心入面,一直都有對Sevastian神父嘅感恩,佢就好似爸爸咁,關愛同照顧我,引領我行喺對上帝同鄰舍嘅基督愛心之路。

塔季雅娜·弗拉基米羅芙娜·托爾滕斯滕

我喺1952年出獄。我唔准返莫斯科屋企。起初,我想喺科克切塔夫定居。嗰度有宜人、健康嘅氣候同森林,但我喺嗰度有朋友。不過,我最要好嘅朋友R. G. L.醫生,六個月前已經喺卡拉干達落腳;我哋喺集中營醫院一齊做咗八年,又同居咗五年。我哋一齊經歷過好多事。所以,我喺1952年8月31日到卡拉甘達同佢一齊。我亦都搵到其他喺度落腳嘅朋友。於是我留喺嗰個被煙灰染污、塵土飛揚、滿佈煤炭嘅卡拉甘達,喺廢土堆上燃起嘅紫丁香色煤氣燈。我再有被科克切塔夫嗰度乾淨、帶松香氣嘅空氣吸引;我唔想離開嗰班可靠嘅朋友所帶嚟嘅溫暖同情感依歸,而且我搵到一份啱手嘅工作。

十月下半,R. G. 嚴重患上瘧疾;佢嘅體溫喺四十至四十一度徘徊,雖然會短暫退燒,但好快又再嚟一次同樣嚴重嘅發作。當發燒終於得到控制之後,佢突然開始出現嚴重嘅急性精神病性幻覺妄想症。

佢住喺另一個社區,離我好遠。佢個女應付唔到佢,就叫咗救護車,當晚就送佢去咗Kompaneynsk,嗰度有間精神病院,差唔多廿公里遠。當我哋同佢個女一齊到嗰度,真係嚇到目瞪口呆,心都碎晒。佢唔似自己;睇落好恐怖。佢好似隻野獸:搶過我哋拎嚟嘅食物,塞到口入面咁快,跟住又再搶。跟住佢開始四腳爬喺我哋周圍。護士將佢帶返去病房。

佢個女嚎啕大哭,停唔到。我帶佢返我個單位。我哋到嗰陣,心情完全崩潰又好劫,感覺好似陌生人一樣。我個房東太太聽到件事之後,同我講:「唔好放棄希望。我建議你咁做:聽日去米哈伊洛夫

卡。嗰度有個神父——一個和尚——佢好勁。去求佢幫手;佢會替你禱告,幫你個病緊嘅親戚。去啦——唔好遲疑,唔好驚。」

第二日我就去咗米哈伊洛夫卡。格魯夏修女開門畀我;爸爸唔係屋企。我同佢講咗我嚟嘅原因。佢對我好親切,仲話:「係呀,你真係要同神父講,同佢講清楚發生咗乜嘢,請佢幫手。」佢畀咗我去處做禮拜嘅地址,仲話:「嗰間屋外有條長櫈,你坐喺度等就得。」「當你聽到屋入面有歌聲,就代表追思餐完咗,神父會即刻出嚟。佢可能唔會停低同你傾偈——佢唔鍾意喺街度停——但你就行埋佢隔離,同佢講你心入面嘅事。雖然佢一邊行一邊聽你講。」

就係咁樣發生嘅。我坐喺長椅上,心急如焚;跟住屋入面開始有歌聲,歌聲一完,一個留住花白鬚鬚、着住長黑袍同黑帽嘅細細粒老頭就直直行出大門。佢連頭都有抬、連眼都有望我,就喺街上輕快而急促咁行。我就行喺佢隔離,同佢講我哋嘅困難。佢一路行一路有放慢腳步,但係專心咁聽我講。當我開始求助於他時,他停下腳步,用他那親切而異樣的眼神望住我,目光直透入我靈魂深處,然後靜靜地、簡單地說:「她不是東正教徒,是嗎?她是不信者。」我大感震驚。「是,」我說,「她信路德宗。她並不反對信仰,只是與之疏遠。」神父已經行緊同樣急促嘅步伐。「佢係信義宗嘅,唔緊要。」神父話。「好,我會禱告。兩三日後你哋去探佢,自己都要誠心禱告。好啦,我而家要去呢度,再見。」

三日後就係星期日,朝早我哋搭火車去科姆帕尼耶斯克嘅醫院。喺院子入面,有個護士見到我哋就笑住同我哋講:「我有個好消息同你哋講,你哋嘅病人兩日前『醒返』咗;佢而家已經轉去康復病房——就係嗰邊第二間,喺左邊——你哋入去啦,佢見到你哋一定好開心。」

護士帶我哋直入病房。R. G. 坐喺床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着住件新病號服,面帶平時嗰副表情,仲飲緊茶。佢見到我哋,開心得不得了。「我點解會嚟到呢度?發生咗咩事?」佢問我哋。當然,我哋又開心又驚訝——短短兩日就有咁大嘅改變。

第二日我做唔到嘢,所以巡完房就即刻出咗醫院去多謝阿爸。返到屋企,佢同街外嗰陣完全唔同——好親切又友善。佢請我留低食午餐,同我講咗好多故仔,心情好好,仲問我各式各樣嘅問題。

格魯莎修女畀咗我一個地址,話我嚟參加神父嘅夜間彌撒時可以去嗰度過夜。好快我就做咗神父嘅主治醫生,同時成為佢嘅靈性女兒。我嘅人生就此完全改變,我變咗「神父嘅妻子」。

我遇到咗一場大劫難;一場大考驗臨到我身上,完全係我自己嘅錯。我到咗教堂,神父正喺做禮拜。我行到最角落,喺右邊合唱台後面跪低,虔誠咁祈禱,喊到淚流滿面。突然,好似畀電擊到咁,我抬起頭,就見到Father企喺合唱台角落。或者講得更準確啲,我見到佢嘅眼睛。佢專注咁望住我,神情嚴肅又關心。我先發覺原來佢走嚟我身邊,擔心我嘅狀態,雖然喺嗰度,有人可以見到佢。佢自己主禮嗰陣,從來都唔會踏足聖壇。但而家佢為咗我嚟,要聽我有聲嘅故事。我望住佢雙眼,淚流滿面,但唔係因為悲傷,而係因為「對主嘅聖愛」,亦因為將靈魂交託爹哋喺手,實在太容易。我嘅悲傷散去,靈魂充滿喜悅,因為明白神父喺度,主真係「與聖徒同居」,令我感受到好真實嘅幸福。神父已經離開,喺祭壇度帶領詩歌詠唱。佢只係喺度短短一會,但我仍然唔捨得起身,只係靜靜咁啜泣。

修道士特里豐長老住喺季洪諾夫卡村,佢經常去探望長老,仲喺佢嘅合唱團度唱歌。教堂奉獻之後,長老喺教區長嘅幫助下,喺季洪諾夫卡同費多羅夫卡組織咗禱告屋,特里豐長老就喺長老嘅祝福下喺嗰度服侍。有一日主日,禮拜完之後,佢行埋嚟搵神父,求佢賜福,話要當日就去費多羅夫卡。神父望住佢,一邊替佢施福,一邊講:「我今日本來就打算派你去嗰度。但係你唔可以坐車,要由澤連斯托羅直接行路去。」神父嚴厲咁講。特里豐神父好驚訝,因為雖然經過澤連斯特羅伊嗰條路最直接,但行路真係好遠。不過,佢當然照神父吩咐咁出發。條路經過一個苗圃,特里豐神父行穿過嗰度,一路都有遇到一個人。突然,一個年輕健壯嘅男人神色大亂,從一叢濃密嘅灌木後跳出嚟,攞住佢隻手臂,將佢拖入林中,偏離小徑。特里豐神父嚇到好驚,但又被迫跟從,急忙跟住佢走入灌木叢。「快啲,神父,快啲,」男人一路行一路講:「我等咗你好耐,真係刼到透晒。」「嘩,」特里豐神父心諗:「我完蛋咗。」當佢哋行到森林最濃密嗰度,男人放開咗特里豐神父隻手臂,講:「好啦,坐低,神父,坐喺嗰棵樹墩上,聽我講完就決定我嘅命運。」佢開始講佢嘅故事:「我好愛我老婆。佢年輕、靚、聰明,又係個好家庭主婦。我哋一齊生活得好開心、好舒適。我哋好想有小朋友,但係一直未有。」然後,就係琴日,我聽一個護士講,我老婆上星期做咗墮胎。我成晚瞓唔着,腦入面不停諗——我老婆唔係屋企,佢做緊二十四小時嘅班。我就諗,佢如果做咗,就代表個BB唔係我嘅,佢喺瞓我。如果係我嘅,就代表佢唔愛我,決定要離開我。原來佢喺呢幾年一直都喺度呃我。就因為嗰個謊,同埋殺咗我哋一直好渴望嘅孩子,我決定永遠

都唔會原諒佢。我仲決定要殺咗佢。我唔知自己係咪瞓着咗,定係沉思咗,但我見到一個老人家,身形矮細,但留住一把大鬚鬚。佢同我講:「你究竟想做乜嘢?你自己一個人決定晒所有嘢,連問都有問過人。咁樣做唔得。你先去請教人,將所有嘢同你路上遇到嘅第一個老人家講晒,跟住照佢講嘅去做;唔係,你依家咁激動,可能會出錯。」佢講得非常嚴厲。

我醒咗,坐起身——床上有人。但我明明聽到咗聲音。我一跳出床,就衝出屋企,喺我老婆下班返嚟之前。我行喺街度諗:「我究竟點先可以喺街度同人傾偈,倒出我心底嘅苦?」「邊個會聽我講,幫我搵到問題嘅根源?」於是我決定去Zelenstroy,等有位老人家經過,好同佢傾偈。你只要照你所理解嘅,將有關我老婆嘅實話、全盤實話同我講就得。如果你吞吞吐吐,我會識得。你直情講你點諗,唔係連你都唔好過。」

「你叫乜嘢名?」特里豐神父問。「尼古拉斯。」

「我會向你嘅主保聖人,聖尼古拉斯祈禱。畢竟我係和尚。我會祈求奇蹟之聖尼古拉斯向我咁顯露真相。」於是特里豐神父開始祈禱。

「咁啦,Kolya,」佢喺禱告後溫柔咁講:「你老婆已經在乎悔改。佢愛你,對你好忠心。佢而家喊緊,後悔想再自由啲,想無憂無慮咁過多陣。佢好珍惜你。」「你安然返屋企,原諒你老婆,同佢和好,開開心心一齊生活。」男人專心聽住,面上光亮愈來愈盛,好似嗰份瘋狂正慢慢離去。「你好快就會有小朋友。聖尼古拉斯同我講晒呢啲,唔係我自作多情。」

個男人全身開始發抖,嚎啕大哭,跌喺特里豐神父腳下,不停多謝同求饒。

「畢竟,如果我連自己老婆都殺得,我都可以殺咗你!我會怕你有口作證——當時我真係畀瘋魔控制住!」「好啦,走啦,Kolya,放輕鬆啲。」「你平平安安走吧,我原諒你。」特里豐神父同佢道別,然後出發,感覺好似唔係自己咁,向費多羅夫卡行去。「點解神父要我行過森林?」佢心諗。「嗰度有咁大嘅危險等住我……」當佢遇到嗰位神父時,對方笑住同佢打招呼:「咁,你仲係生住?」——「係,神父,我仲生住,差啲就死咗。」——特里豐神父大感震驚,因為嗰位神父乜都知晒。「特里豐神父,你講緊咩呀?我成日都喺度祈禱,點解你要驚?我哋要救兩條命,要將佢哋從咁嘅魔鬼附身中解救出嚟。」神父仲禁止任何人同其他人講呢件事。「只要我仲在世,就唔好同任何人講。但我死咗之後——就隨你哋意思啦。」

1955年,一位叫瑪利亞修女嘅祭儀助理開始上唇痛。佢條唇因為腫瘤不斷長大而變形,仲變得發青;瑪利亞修女於是被送去睇外科醫生。佢話手術要即刻做,仲畀咗張轉介信去腫瘤科。瑪利亞修女去搵長老求手術祝福,但長老話:「腫瘤已經好大,佢哋會切走你條上唇,但可能喺其他地方再長出嚟。」

「唔使開刀。你只要用雙唇去接觸紀念小堂入面嘅聖三一聖像,神若願意,佢就會好返。」一個月後,瑪利亞修女又喺教堂見到佢,依然忙碌如常。有人問佢:「你究竟點樣治好你條嘴嚟?」「唔係我自己治好嚟;我只係照神父吩咐,將雙唇貼喺聖三一聖像上,嗰個腫塊就開始縮細,慢慢完全消失。榮耀歸於天主!」

以下係另一個類似嘅例子。帕拉cke瓦修女,經常為亡者誦念《聖詩篇》,佢胸口左邊、頸下一帶長咗一塊藍色斑,開始愈長愈大,仲變到深紅色。去到醫院,醫生即刻話要佢即刻開刀,並明確話係癌症。帕申卡忍唔住喊住去咗教堂。喺教堂大門口,佢遇到一位教區嘅信徒,對方叫佢唔好喊,去搵神父。帕莎照做,去咗神父辦公室,出嚟時面上滿晒笑容……「神父話:『癌症……癌症……— 胡扯。』」(神父用鄉音唸咗幾句。)結果點?嗰個斑開始縮細、褪色,最後無影無蹤。而家三十年過去,呢位修女已經立咗誓,仲健在,雖然已經進入晚年。

有位叫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嘅護士喺我哋醫院其中一個健康中心做嘢。佢老公係信託公司嘅總會計師。真係難以想像呢個家庭要承受幾多悲痛。十七年前,佢哋痛失咗唯一嘅十二歲仔。個男仔走咗出去陽台澆花;佢想整啲嘢,就探身過欄杆,結果由五樓跌咗落嚟。佢父母當時坐喺飯廳枱邊,佢仲喺陽台同佢哋講嘢,突然門鈴響起,人就已經被人抬返入屋,已經死咗。

之後,一連串新嘅不幸又降臨到佢哋身上。1937年,佢老豆畀人拘捕,判咗十年監。對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嚟講,呢就係佢多年孤獨、受迫害、失業同飢餓嘅開始。但佢哋都平靜咁捱過,堅持咗落去。而家嗰啲都已經係好多年之前嘅事;佢哋住喺一間大屋,生活好安逸,但……隨住年紀漸長,呢對無子無女嘅夫婦就愈嚟愈想收養個細路仔。

喺庫伊比雪夫鎮有間大型「嬰兒院」,收留咗未滿七歲嘅孤兒。嗰對夫婦決定親自去嗰度揀個男仔。神父其中一位靈性女兒同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講,如果佢哋想呢個小朋友為佢哋帶嚟幸福,就要先去搵謝維斯提安神父攞佢嘅祝福。

去庫伊比雪夫嘅車票已經買好;出發前只剩一日,所以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同長老嘅靈性女兒就出發去見佢。到咗之後,佢哋先知老實病咗——佢臥病在床,唔見訪客。突然,老實由佢房入面打咗個電話出嚟,佢問邊個嚟咗,叫佢哋入嚟。佢哋入咗去,喺佢床邊跪低。老實專心聽住,頭都有由枕頭度抬起嚟,就講:「呢個心意好,去啦。」「你可以攞一個小朋友,但只可以係女仔,唔可以攞男仔。」跟住佢哋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額頭畫咗十字,再叮囑:「我賜福畀你,要攞個大約三歲嘅女仔。」向長老道別之後,佢哋就離開咗。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好擔心,唔知自己老公點樣接受放棄有個仔嘅夢想。

幾日後,夫妻由庫伊比雪夫返嚟,帶埋個三歲女。佢好友善又好有愛心,最鍾意同佢老豆一齊,但係樣貌就唔係幾好。唔係話佢每樣五官有問題——唔係,全部都正常——但總體嚟講,個女仔唔係靚。不過呢對開心嘅父母就有留意呢點。佢哋開心得講住點樣揀咗呢個女仔。

當佢哋喺「嬰兒院」辦妥領養小朋友嘅手續之後,職員就同佢哋講:「依家你哋可以入去揀任何一個你哋中意嘅小朋友。佢哋下晝瞓覺好快就會醒,之後會帶去廁所,等你可以行入去同佢哋一齊,慢慢揀。」「我哋連『廁所房』一整面牆都未行完,」Sofya Vasilievna講,「就見到有個細路女由房間另一頭跑嚟,攞實我老公條腿,將面貼住佢膝頭,全身發抖,嗚哇一聲喊:『我爸爸嚟啦!』『我爸爸喺度!』照顧者拉開佢,抱起佢,講:『唔好害羞,睇吓再揀啦。』——『唔使啦,』我老公話,『我哋唔會再揀,佢自己揀咗我哋。請幫我哋辦理收養呢個女仔嘅手續。』咁佢哋就將呢個樣貌平凡嘅細路女帶返屋企,因為佢自己「認」出咗佢哋,所以愈嚟愈鍾意佢。屋企充滿咗喜悅;嗰女仔長大後開朗、好乖又好識幫手。佢好愛佢爸爸。每次爸爸返工返嚟,佢都會衝去幫佢脫靴,仲會去睡房拎拖鞋出嚟。佢想幫媽媽,就算未識做,都會拎把掃帚嚟掃地。Sofya Vasilievna 話:「我哋有教過佢呢啲,佢全部都係自己諗起嚟做。」

當然,父母對呢個女仔寵愛有加,而佢因為從未試過,就似花兒吸水咁,將父母嘅愛全都吸收晒。四年後,呢個女仔開始返學,證明佢好有能力同好勤力。佢開始企得更直、睇落更吸引;以前嗰副樸素嘅樣貌已經消失無蹤。身邊嘅人都會講:「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你個女愈嚟愈靚。」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就會答:「佢一直都好靚。」

就係咁:神父嘅祝福同對佢嘅服從。

但係,如果有人違背老實嘅意見,就要承受幾多嘅艱辛、痛苦同不幸?呢點喺婚姻上尤其明顯。佢哋會嚟請老實賜福,老實就直截了當咁講:「你唔可以同佢結婚。」但係嗰後生仔後生女就硬頸:「我愛佢。」或者「我會整好佢。」跟住就出事——過住極度艱苦嘅生活。如果婚後出現難以忍受嘅情況,神父絕對唔會再堅持要堅持落去,就算為咗細路都唔會。佢會聽晒所有嘢,然後話:「咁你就可以離開佢,各奔東西啦。」

喺卡拉甘達,阿爸一開始做牧師嗰陣,就有一位屬靈女兒Tanechka,佢聰明又討好,心地敏感又善良。佢好掛住阿爸,阿爸亦都好愛佢。Tanechka 差唔多要同一個嚟自阿拉木圖嘅年輕英俊工程師結婚。爸爸有畀祝福。起初佢聽話,但之後佢又再嚟求爸爸畀祝福。爸爸就嚴厲咁禁止佢。神父同佢長談,想勸佢放棄未婚夫。但最後佢話:「我愛佢,我也都肯頂。」當Tanechka要走去同未婚夫會合嗰陣,神父喊住求佢改變主意,仲去車站送別,哀求佢先去阿爾馬-阿塔,再返嚟。有人記得有一次阿爸會咁堅持。Tanechka有返嚟。佢嘅人生好唔開心,受咗好多苦,患咗肺結核,兩年半之後就死咗。

爸爸喺我哋未察覺嗰陣,就幫我哋避過咗好多劫難;等到我哋發覺嘅時候,就對佢嘅先見之明同埋禱告嘅力量嘆為觀止。有時佢會要求我哋採取果斷行動,但大部分時間,一切都靜靜地、平靜咁發生,就好似河水流咁。爸爸嘅指引同代禱都好寧靜。喺卡拉甘達,死亡三次敲響我嘅門,但爸爸唔畀佢帶走我,延長咗我嘅生命。

有一次,我畀老豆嗰種能夠聽到人喺心入面諗佢嘅能力深深震撼。

有一次,我同R. G. 由Sarani返Karaganda。部巴士係畀一個車臣裔嘅年輕人揸。沿途有另一架巴士超咗我哋,司機——同樣係個年輕嘅俄羅斯仔——探出駕駛室,笑住對住個車臣人大叫:「你行得慢過老馬!」嗰個車臣人即刻火起,一腳踩落油門,飛馳衝出,想趕過嗰個嘲笑佢嘅人。對方司機都同樣一腳踩到底。我哋架巴士沿路飛馳,一路喺崎嶇不平嘅路上劇烈震盪,行道上企緊嘅乘客個個都撞到頭頂。恐

懼同驚慌瞬間籠罩我全身。高速公路彎彎曲曲,繞過一塊收割完嘅小麥田。結果,我哋驚到心都凍晒,因為司機為咗揸近路,竟然駛出高速公路,橫過個塊凹凸不平嘅田地。巴士喺凹凸不平嘅路上上下下彈跳,左右搖擺;車輪隨時都可能甩出嚟,巴士會翻側,將我哋嘅骨頭震碎。細路仔喊住;大家求車長叫司機停低,但佢自己面色慘白,大聲叫:「佢而家咁瘋狂,仲有邊個可以擋得住佢?!」知道我哋已經喺災難邊緣,我開始祈禱,心入面喊住叫聖父:「聖父!塞巴斯蒂安聖父!救我哋!幫幫我哋!」我望出窗外,見到第一架巴士喺高速公路停低咗;所有乘客都落車,圍住佢。發生咩事?原來第一架巴士甩咗個車輪。我哋嘅司機減慢車速,駛上高速公路,乜都有講,就咁開過第一架巴士,連駕駛室都有望出嚟。

第二日就係慶典嘅通宵守夜。我一大早就到咗米哈伊洛夫卡,喺一邊等神父去教堂。我想同佢講前一日我哋有幾驚,但佢自己先問我:「係咪你昨日大聲同我講:『神父,救救我哋,幫幫我哋!』?」—「係,神父,係我。」—「咁好啦,下次你叫我嘅時候,要講清楚:係邊個叫,要從乜嘢度救;唔係好難答。我只聽到:『救命!』但救邊個?救乜嘢?咁,你到咗嗰度安全冇?」我真係目瞪口呆:「安全到咗,神父。」

老豆成日行奇蹟;只係我哋未必見到或者明白啫。有時,如果有人直接問老豆關於某件事,佢就會話:「我點知呀?我又唔係先知,我唔知啫。」就係成個答案。有時佢仲會皺吓眉。1956年,我心臟病嚴重發作。我留喺屋企靜養,但係好慢先好返。突然,我發燒好勁。好辛苦咁打住點滴,先送到醫院。我情況非常危急,發燒到40°。原來我患咗傷寒。幾乎有人認為我個心臟頂得住呢場病。情況非常危急。我神志模糊,講唔出一句關於自己病情嘅嘢。但係神父自己發現我有危險,就派亞歷山大神父同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嚟我床邊。我一個人孤零零咁喺隔離病房度馴緊。當我見到佢哋兩個企喺我床邊,我即刻清醒咗。我叫護士唔好再畀其他人入嚟。亞歷山大神父為我懺悔,並畀咗我聖體聖事。領完聖體後,我讀咗佢哋帶嚟嘅神父信。信好短,但畀咗我力量同希望:「基督喺我哋中間!最尊敬同摯愛嘅塔季亞娜·弗拉基米羅芙娜!你今次嚴重嘅病唔係帶你向死亡,而係帶你向神嘅榮耀。你仲有好多工作要做。而家就由我哋照顧你。修道士 S. Fomin." 領完聖體後,亞歷山大神父同安娜塔西亞修女喺我病房陪咗我好耐。佢哋為我祈禱,讀咗福音書。我一切都明白晒。到咗夜晚,我嘅發燒退咗,第二日已經差唔多返到正常。

1958年9月,因應情況,我必須緊急去莫斯科度假。當時買車票好困難,我唯有到車站排隊,整晚都坐喺度,因為佢哋每隔兩個鐘就會點名。嗰個有馴覺、喺街頭度過嘅夜晚真係好折磨人。到咗朝早,我終於攞到張包廂車票。第二日,我去睇阿爸。佢笑住同我打招呼:「攞到票未?好好。我哋為旅客祈禱吓。你張票係幾號車?」

「星期三,神父。」佢抬頭望向遠方。突然佢皺咗下眉,轉頭望住我,嚴肅咁講:「唔使咁急,星期三走仲太早。」—「點解太早,神父?點解會太早?」我嘅假期開始喇,我要趕返去——我為咗攞呢張車票費盡咗苦心!」神父皺得更深:「你一定要賣返呢張車票。禮拜一完就直頭去車站,退返俾佢。」「但我做唔到,神父;我唔可以再拖啦。」

「我命令你即刻退返張票!今日就要退,聽到冇?」——阿爸一時火起,喺地上踏咗腳。我醒咗過嚟:「神父,原諒我,原諒我,為我祝福;我即刻去交。」神父一邊為我祝福,一邊講:「好,依家就去,喺度返嚟都仲趕得切。」以前神父都未試過對我咁嚴咁急。

交咗票之後,我返入教堂。我感到好平靜,好慶幸自己聽咗爸爸嘅話。依家佢會有咩講?

神父走嚟見我,神采飛揚又好開心:「你交返咗?好啦。依家打算幾時走?」—「走?但我已經交咗車票。」—「噉你就聽日去換張新嘅啦。依家放工返屋企嘅路上可以去車站排隊。」你唔使等成晚;返屋企馴一覺,聽日朝早返嚟拎你嘅車票。」我只得講:「好。」我行咗去車站,心諗:「神父一向對我咁好,點解依家對我咁嚴?」

車站已經有個男人攞住份名單;登記啱啱先開始,結果我排第七。我同佢講我已經熬咗一晚,佢就話:「我唔會走;你返屋企,我會喺名冊度記低你。」—「聽日朝早八點返嚟。」佢就喺名單上打咗個勾。

第二朝我到咗,排咗隊,攞咗張票。

出發前,舉行咗一場禱告儀式;神父畀咗我一大塊聖體餅,為我祝福,我就離開咗。

當我哋嘅火車駛近韃靼斯坦嘅韃靼斯坦共和國同埋進入查派耶夫斯克站嗰陣,我見到所有乘客都衝出自己嘅車廂,喺走廊嘅窗邊湊埋一齊望。我都行出去。我問:「發生咩事?」佢哋答:「」有位乘客放我過去望出窗。喺隔離條軌道,我見到客車一節疊住一節,仲擋住咗後面嗰條軌道。有啲車廂企

立喺度,好似一堆。大家都嚇到好驚。 佢哋一齊衝去問車長。車長解釋:「一列特快車,就係同我哋呢班一樣——星期三由卡拉干達開出個班——撞咗車,佢以全速撞向一列貨運列車嘅後尾,結果車廂就咁一層疊一層。呢度真係慘不忍睹!」 救護車廂正由庫伊比雪夫運過嚟。但要等一陣先清走呢啲車廂,因為要處理嘅工作仲好多。貨運車廂唔經Чапаевск,佢哋改咗路線。

我入咗我嘅包廂,攤喺面向牆嘅下舖,喊住:「阿爸,阿爸!親愛嘅阿爸!」

1959年,我永遠離開咗去莫斯科。阿爸放行我,只係講:「多啲返嚟探我。」我以前放假都會返去探阿爸。阿爸話咁樣好少有。1965年,我收到通知話阿爸病情惡化咗好多。 我喺信入面寫咗,想同佢多啲相處,並請佢祝福。回信係一封電報:「父親已允許;快嚟,我哋等你。」我喺1965年秋天辭咗工,去咗卡拉干達。 起初,爸爸睇落同我1963年最後一次探佢個陣冇乜分別。佢嘅病情喺我眼中唔似好危及生命;我以為爸爸會好返,一切都會回復到以前嘅樣子。有時甚至覺得佢有起色,好似好快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係,最後都有如願。

爸爸過身第十日,我就離開莫斯科返屋企。喺莫斯科,我由卡зан站行到共青團廣場。一切都好似我細個時咁熟悉,但又好似好遙遠。我點適應到呢?我點可以喺離我心愛嘅米哈伊洛夫卡咁遠嘅地方生活?

我心痛又悔恨。我記得阿爸講過:「你唔係喺度多留咗五年咩?」——「阿爸講咩呀?五年?」佢唔開心,因為我搬咗去莫斯科,每年都唔返嚟探佢。如果可以,我真係想將時間倒流,重返個啲年頭!

首席執事瓦西里·德涅日金

1937年,我同大姐根據第五十八條被判咗十年勞改。我哋喺卡拉拉格服刑。1943年復活節,喺第十九號多林斯基分區,我第一次聽講奧普丁諾修院嘅賽巴斯蒂安神父。 當時,我哋收到嚟自卡拉甘達嘅聖餅,同埋一張紙條:「唔好猶豫,盡情食用。呢批聖餅係由Optina Pustyn嘅Hieromonk Sebastian神父祝聖嘅。」 我哋喺聖大齋期首日,好開心可以用聖餅打破禁食。但係當時我哋有機會親身見到Sevastian神父,亦無法從佢度攞到我哋迫切需要嘅靈性滋養。

之後就等咗好多年。到1947年,我由集中營釋放,被流放到烏斯賓斯基礦場。我妹妹都一齊獲釋。 我哋終於攞到准許,令我妹妹可以同我一齊喺烏斯賓斯基礦度服刑。1951年,我哋最細嘅妹妹奧爾加由我哋嘅祖國嚟同我哋會合。對佢嚟講,喺鄉下獨自生活真係好困難。 我哋嘅熟人建議Olga去卡拉甘達搵Sevastian神父。佢去咗之後,Sevastian神父就祝福佢留喺卡拉甘達,喺Melkombinat做嘢。由個陣開始,透過同我姊妹嘅書信往來,我哋同Sevastian神父嘅關係都變得更親密。

神父唔單止喺卡拉甘達好出名,喺俄羅斯各地都有佢嘅名氣。凡係去過佢度、攞過佢祝福,或者感受過佢靈性指引同安慰嘅人,都對佢懷有美好嘅回憶。 同我哋相識、喺卡拉拉格一齊服刑嘅雅各伯大司祭,後來由弗拉迪米爾教區寫信畀我哋: 「你寫信話你妹妹奧爾加喺Melkombinate搵到咗份工,我以前喺'45同'47年都有去過,Sebastian神父又成日去個度;能夠見到佢同佢傾偈,真係令我好開心。」 喺另一封信入面,佢寫道:「我賜畀你哋一條新誡命,就係要你哋彼此相愛。」愛——就係真正嘅奇蹟。塞巴斯蒂安神父之所以重要,正正因為佢用一生去肯定我哋嘅生命,係愛嘅教導嘅真正使徒。」然後就係以下經文:

喺懷疑、欺騙同冒瀆嘅日子,
當呢個瘋狂嘅世界沉浸喺血泊之中,
佢宣揚唔同部落之間嘅兄弟情誼,
佢嘅說話充滿福音嘅愛。
佢唔會參與虛無同冇意義嘅爭論,
佢行緊,作為被釘十字架嘅基督嘅門徒,
向所有破碎、哀傷同軟弱嘅人,
凡因十字架重擔而踉蹌者。
佢用屬靈嘅眼望穿靈魂深處,
佢同哀傷者一齊悲傷,並急忙去幫助病人。
佢喺我哋面前現身,好似一位苦行者、先知,
喺呢個黑暗嘅夜裡,好似燈塔咁發光。

呢封信令我對見到神父嘅渴望更加強烈。1953年,喺聖周期間,因為要檢查我嘅礦場意外中受嘅腦震盪,公司批咗我一星期假,我就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搭第一班火車去卡拉甘達。到咗之後,我喺尼日尼亞街59號搵到個間屋。個日係大齋星期四。神父唔係屋企,但好快就返嚟,跟住有個嬰兒被人抱嚟受洗。我好掛住有去到嘅彌撒,所以大膽咁問神父可唔可以畀我參加洗禮。神父答應咗。洗禮之後,佢就去休息,而神父嘅太太哋就開始準備餐點。佢哋畀咗我羅斯托夫嘅季米里亞德《聖人傳》同我讀出聲。就好似一個病癒後嘅身體急不及待咁吸收食物,我呢個飢渴靈性滋養嘅人,都同樣熱誠咁投入閱讀。

好快神父就走出房,念咗段禱文,我哋就坐低食飯。我同神父傾起計嚟,提起我哋有書信往來嘅熟人——首席執事,當場喺枱邊憑記憶背出佢信入面嘅內容。啲修女好鍾意啲詩句,叫我寫低落嚟。我望咗爸爸一眼,講:「只要爸爸祝福,我就好樂意幫佢哋抄低。」爸爸停咗陣,笑住答:「佢哋會因為呢件事關你入獄㗎。」爸爸唔會為自己擺榮耀,而後嚟我哋唔止一次都證明咗呢點。

食完午餐之後,我哋開始準備儀式——誦讀十二福音。神父建議我同佢一齊去,我哋就出發去Zapadnaya街嘅祈禱屋。到咗之後,我哋入咗一間細房,見到有三位女士坐喺度。其中一位,阿納斯塔西亞修女,攤喺張床上呻緊。神父問:「修女,點啦?」——「我頭痛,神父。」「但你點解要攤喺爐邊?入面咁熱。」跟住神父就入咗聖所,開始準備儀式所需嘅所有嘢。喺禱告屋度舉行禮拜有得到許可,所以個日就喺波利亞·莫多夫卡屋企度舉行禮拜。詠經員到咗之後,個間三房嘅屋企擠滿咗信徒。我企喺詠經員身邊禱告,激動到好開心,有時都會問自己:「我係咪做緊夢?」

喺聖衣安葬禮後第二日,我去向神父懺悔。我由細個就慣咗去懺悔,但喺度我覺得神父嘅懺悔好特別;佢充滿咗多過悲傷嘅愛。當我將過去幾年積壓喺心靈深處嘅一切都傾訴出嚟之後,神父將聖帶披喺我身上,誦念咗赦免禱文;淚水不由自主咁沿住我面頰滑落。我感到心靈得到咗如此嘅釋放,就好似重生咁。

大安息日晚上,我同我妹妹奧爾加去咗禮拜堂。個度已經聚集咗一大班人——大家都帶咗復活節蛋糕同復活節麵包嚟畀神父祝聖。我哋喺度等緊神父;佢一直喺米哈伊洛夫卡嘅屋企度逐間去,為大家祝聖復活節麵包。大家好緊張,因為警察已經到埗,並話:「點解神父要逐戶去?佢不如喺禱告屋度做禮拜啦。」好快神父就到咗;有人同佢講警察嚟過,叫佢去禱告屋度做禮拜。神父都緊張咗,問:「佢哋有冇畀書面准許?」——「有。」「咁就代表我哋開唔到禮拜;返屋企啦。至於麵粉廠嘅工人,就叫佢哋分幾個小隊嚟尼日尼亞街搵我,我哋度為佢哋嘅復活節蛋糕祝聖。」我哋入咗去,神父為復活節蛋糕祝聖,麵粉廠嘅工人就一路唱住復活節頌歌,沿住水壩直返屋企。凌晨兩點到咗麵粉廠,我同我妹妹同其他信徒唱咗復活節晨禱,讀咗午禱,開始進食,朝早休息咗陣,大家就一齊行咗一圈麵粉廠,讚頌復活嘅主。晚上我哋去咗米哈伊洛夫卡,個度嘅神父喺佢屋企主持咗晚禱同晨禱。禮拜完,佢宣佈第二日喺8號斯塔哈諾夫斯卡婭街舉行聖禮。朝早嘅禮拜喺莊重同虔誠嘅氣氛中進行,儘管個間寬敞嘅屋因為信徒眾多而顯得非常狹窄。禮拜完,大家聚埋一齊食團餐,我特別記得Anastasia修女。佢好開心,不停咁夾復活節嘅菜畀我,令我嘅心靈都同佢一齊歡喜。

復活節第三、第四日,禮拜都喺同一個地方——Stakhanovsky Lane舉行。要喺咁樣嘅環境下,日復日、年復年咁服侍,真係要幾大嘅耐性啊!

我嘅假期快要完咗;係時候返屋企。喺攞咗神父嘅祝福同埋同細妹講完再見之後,我就安全返到烏斯賓斯基礦場,個度有我大妹等緊我。我唔知點樣多謝上帝賜俾我嘅屬靈安慰,特別係同神父見面個次。嘗過屬靈滋養嘅人,會長期喺靈魂裏面感受到上帝恩典嘅撫慰,一次又一次努力去獲得呢顆寶貴嘅屬靈珍珠。

1954年,我哋要經歷一場大試煉。莫斯科嘅官員嚟到礦場,宣布我哋要喺度作出永久定居嘅承諾,未經許可離開就要被判長期監禁。呢件事對我哋嚟講好似一記打擊——畢竟,我哋本來好希望喺兩三年後搬去卡拉甘達。我哋只剩下一絲安慰——去搵爸爸,向佢傾訴我哋嘅悲傷。到咗1955年聖誕,喺獲得當局批准之後,我到咗卡拉甘達住咗三日。爸爸專心聽我講,停咗陣,就話:「唔好驚。」「呢啲都會慢慢過去,你總有一日會去卡拉甘達生活。」就好似有一塊大石頭從我肩上移開咁。

同年,我又獲准放假,再次去探望爸爸。爸爸為我祝福,叫我同我妹妹一齊住喺冶金聯合廠,當時我妹妹同另外三個女仔住埋一齊。我妹妹對爸爸非常有信心,亦好虔誠。佢同我講咗好多關於爸爸去Melkombinat探訪嘅事,講佢嘅靈性指引,同埋佢對咁多人嘅物質支援。「有一年春天,」佢回憶:「我哋

有咗薯仔。我哋坐喺度傾,話要落街買返幾條薯仔先。」 「然後我哋望出窗外——見到有個人用雪橇拉住一袋薯仔嚟到我哋度,而爸爸喺後面拎住支手杖幫手推。」 咁Olga同我傾住計,佢就話:「每次我去參加爸爸為佢嘅靈性兒女主持嘅喪禮,我都好希望爸爸都可以為我主持一次。」 「我覺得,凡係佢為佢哋主持喪禮同禱告嘅人,佢哋嘅靈魂都蒙福。」 佢就咁講,主都應承咗佢嘅心願。唔耐之後,我哋嘅奧爾加就確診肝癌。我妹妹喺病期間表現出驚人嘅耐性。佢拒絕入院,完全冇食藥,全心交託畀上帝嘅旨意。 神父經常去探望佢。喺奧爾加離世大約三個星期前,佢大姐做咗個夢:好似佢喺奧爾加房入面,奧爾加對佢講:「睇吓神父為我準備咗啲咩。」 佢打開衣櫃,入面有啲衫散發住金光,仲有頂金色王冠,就係嗰啲衫嘅樣。 做完呢個夢之後,佢大姐第二日就去咗卡拉甘達,將件事同神父講。神父話:「唔係我為佢準備呢啲,而係主,祂賜福畀我,因為佢嘅忍耐,為佢準備修道服。」 然後佢就為奧爾加剃度。奧爾加過身嗰陣,神父為佢主持咗葬禮。 呢件事發生喺1956年4月1號。出殯之後返到Uspensky礦,我傷感咁諗:「幾時先可以再返卡拉甘達?幾時先可以再喺教堂祈禱,見到神父,同埋所有已經深入我心嘅人?」 但係,上帝嘅安排另有打算。 兩個星期後,由莫斯科寄嚟咗一個特別包裹,入面寫住:'1956年4月10日,根據蘇聯總檢察長命令,撤銷你嘅流放。」 「作為一個擁有完全權利嘅公民,你可以自由喺整個蘇聯各地旅行。」 我係郵差,要親身感受呢份喜悅,同埋分享其他人嘅喜悅。電報陸續送到俄羅斯各地嘅家人同朋友手上;因離開而申請結清最後工資嘅申請開始湧入,整個程序都有耽誤。 我亦遞咗辭職信。郵局局長同我握咗個手,友善咁簽咗我嘅申請表。我哋一直夢寐以求搬去卡拉甘達嘅夢想終於實現。我同大姐匆忙收拾咗我哋簡單嘅家當,裝上車,就去咗Melkombinat,住喺Olga嘅單位。嗰陣係光輝節期間嘅星期三。第二日就係Olga過身四十日嘅日子。神父同埋Melkombinat嘅人全部聚喺佢屋企。

復活節嘅日子飛快就過咗,跟住就到Radonitsa,我就要決定做咩工。神父祝福我可以喺教堂做倉務員。當時嘅教堂管理員係Pavel Alexandrovich Kovalenko,佢對我好滿意,因為我成功完成咗交界我嘅所有工作。 但有時因為無知,我都會違背神父嘅祝福。例如有一年秋天,喺聖約翰神學家節左右,教務長派我去Dubovka村,嗰度有我哋嘅工人正喺維修神父平時舉行禮拜嘅屋。我見到工程「」接近尾聲,當工人問我做到幾點時,我以為佢哋五點前會完成,就叫佢哋做到五點。結果佢哋真係做到五點先收工。 當我哋到米哈伊洛夫卡參加通宵禱告會,嗰個儀式都係五點開始,結果已經做咗一半。因為阿爸對聖約翰·神學家非常敬重,佢叫我過嚟,嚴厲地責備我。我道歉咗,但呢件事一直留喺我記憶中好耐。

神父唔鍾意畀教區內嘅教友去其他地方探親或者探訪熟人,佢成日都話:「我二十五年嚟都有去過任何地方,亦有想去。」 聖父哋話:「你點離開修院,就點返嚟。」 「旅行同度假期間,同人打交道,你就會將你費盡心機喺長時期內累積嘅所有靈性力量散晒。」 有位教區教友回憶:「戰爭結束後幾年,我啲親戚開始邀請我去探吓佢哋。」 我去搵神父要佢祝福,但佢唔肯,話:「你有一頭牛,去國營農場做嘢,賺夠過冬嘅飼料畀佢。」 我返屋企同屋企人講,神父唔肯畀我祝福去探佢哋。佢哋就開始反對,話我有講清楚,話佢哋自己去求神父。我老婆同女就去咗,開始求神父——畢竟我哋咁多年冇見——最後佢哋說服咗神父,神父就畀咗祝福。 我就出發,見咗親戚,聚埋一齊飲酒,我早就唔飲嘅。秋天我返到屋企,但家畜冇飼料。最慘係——我舊病又復發咗。」 由此可見,一定要由第一句開始就聽從神父。

神父照顧所有向佢求助嘅人。就係咁,佢先知道一位佢喺Optina Pustyn識嘅癱瘓神父,喺奧德薩過住極度貧困嘅日子,仲求佢帶佢去卡拉甘達。神父冇拒絕。 嗰位神父被帶到嗰度,安排住喺一間獨立嘅小屋,受到悉心照顧,亦經常被帶去教堂參加禮拜。神父含住淚謝過老爺,兩年後佢哋做好咗妥善嘅臨終準備後過身。

但有時,阿爸因佢幫助過嘅人而感到悲傷。 例如,喺1950年代初,安東尼大主教向神父求見,神父收留咗佢,並祝福佢同自己一齊服侍。呢位大主教身形威嚴,聲音優美。佢深得神父嘅信徒,包括最親近嗰班人,嘅歡心。 安東尼神父就諗住將尼古拉神父調離職務,好等自己接手嗰間堂區。為咗呢個目的,佢去咗阿拉木圖搵尼古拉大主教。尼古拉大主教就批准由保羅·庫茲米奇——執事兼審計委員會成員——陪住佢一齊去。

「當我哋踏入尼古拉斯大主教嘅接見廳嗰陣,」 帕維爾·庫茲米奇後來回憶道,「安東尼神父就開始講,塞巴斯蒂安神父年紀大又身體虛弱,而格魯莎修女喺堂區一手包辦。」 「好啦,」 主教大人話:「我哋會將Sebastian神父剔出人工名冊,改由你接替佢。」 當我聽到呢番說話,淚水即刻流落面;我跌咗喺主教大人腳邊,開始求佢,為咗基督嘅緣故,唔好將神父剔出人工名冊: "畢竟,佢要供養咁多人,當中包括啲病人同癱瘓者,好似帕爾門大主教——就係嗰位由多林卡釋放出嚟,而家由佢照顧嘅人。有咗佢嘅

幫助,佢哋就會死喺度。”我就咁帶住眼淚向閣下哀求。 佢察覺到安東尼神父誤導咗佢;佢由椅上起身,行埋嚟扶我起身,講:「兄弟,唔好咁喊。我哋會留番塞巴斯蒂安神父嚟佢嘅崗位,等佢繼續照舊服侍。你安靜吓。」就咁,保羅·庫茲米奇為塞巴斯蒂安神父撐腰。

1957年,彼得保羅夫斯克-科斯塔奈教區成立,並包括卡拉甘達。剛獲釋放出卡拉格的若瑟(切爾諾夫)主教被任命為該教區主教。他開始經常到訪我們。 卡拉甘達有三個堂區——喺二號礦、喺季洪諾夫卡同埋喺米哈伊洛夫卡。我哋堂區因為有禱告嘅精神,深得主教陛下嘅鍾意。每次佢嚟卡拉甘達其他教堂舉行禮拜,都會嚟同神父過夜,並且經常同佢傾偈。

1958年,我哋教會嘅執事長帕維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科瓦連科被按立做神父。神父叫我入佢房,提議我做執事長。無論我點推辭,話自己喺行政同建築方面有經驗,都唔得,最後我唯有出於服從接受呢個職位,並喺呢方面工作咗二十年。

神父對晉升為大修道院長嘅職銜,都以深切嘅謙卑態度接受。有一次喺禮拜後,佢手執冠冕,對住我哋講:「呢度有頂冠冕,你哋以為佢可以拯救我哋咩?只有喺信仰上行善,先至可以拯救我哋。」神父真係活出福音書上嘅話:「凡想要做你哋當中第一位嘅,就必須做眾人嘅僕人。」佢犧牲咗佢嘅修道安寧,經常擺到嘅係責備而唔係感謝。 有啲神職人員同修道士唔明白長老事工嘅精髓,就同佢講:「睇吓,Sebastian 神父成日同啲女仔埋一齊。」 喺呢啲時候,神父從來唔會解釋自己或者搵藉口。佢認為拯救基督徒嘅靈魂係佢神聖嘅職責。喺佢牧職嘅心中,佢懷住無私嘅基督教愛。佢為主交託俾佢嘅人,同埋為成個被生命之海浪捲動嘅世界,向神虔誠禱告。 神父為生者祈禱,特別鍾意為已故者祈禱。佢嘅離世正係呢份愛嘅最好見證。佢與生者共度復活節,喺拉多尼察嗰日,又進入天國,與已故者分享復活節嘅喜悅。

筆者曾多次親身感受到長老嘅慈父之愛和禱告的威力,並以樸實的敘述方式記錄下腦海中的一切,務求使我們最珍視的他的一言一行不致於被遺忘。

卡拉甘達最聖母聖誕堂大司祭尤斯塔西·普羅科普丘克

我由細個就已經知道乜嘢係屬靈的父性同屬靈的父親。我喺烏克蘭出世,屋企人好虔誠,有神職人員同和尚,所以屋企成日都傾啲屬靈嘅話題,包括屬靈的父性。 喺呢啲對話之中,我心入面種咗一個願望:想喺自己生命中搵一個靈性長老。但係,照主嘅旨意,違背我嘅意願,喺1945年我被帶去卡拉甘達做礦工。一路上我諗,呢度呢片荒涼嘅大草原,淨係得冇神嘅人先可以生存。 但原來除咗合約勞工,仲有好多特別定居者喺礦場做嘢,而佢哋大部份都係有信仰嘅人。就係由佢哋口中,我先聽到喺呢度草原上、喺大米哈伊洛夫卡村,有位長老——塞巴斯蒂安神父。聽到呢個消息,我就下定決心要搵佢。 因為大米哈伊洛夫卡離基洛夫礦場有十公里,當時唯一嘅交通工具就係馬車,我有馬,就湊合咗架單車,踩住去米哈伊洛夫卡。 到咗嗰度,我搵到尼日尼亞街,憑住號碼搵到神父嘅地穴,落咗單車,企喺門口……恐懼感湧上心頭:我呢個大罪人,點可以踏入長老嘅房?我蹲低嚟喊……但最後,我鼓起勇氣,決定入去。我敲門;長老嘅太太開咗門,放我入去,叫我坐低。長老唔喺屋企,但佢一返嚟,我就企起身等佢賜福。點知長老行過我身邊去到火盆嗰度,畫咗個十字,拜咗三次,之後返嚟我面前,賜咗福畀我。 我望住佢,心諗:「喺呢度,主引領我嚟搵呢位長老。」嗰年係1948年。我有件事想問神父,關於我個人嘅生活。我識咗一位女仔,想同佢結婚。神父聽完我講,就祝福我同佢一齊嚟搵佢。 我哋到咗,神父為我哋主持婚禮,畀咗我哋啲指引,從此之後我哋就開始定期去探佢;我哋成為咗「神父嘅孩子」。喺傾偈嘅時候,神父偶爾會叫我:「尤斯塔修神父!」我有諗太多;我以為「神父」只係指家庭嘅家長。 但係亞歷山大嘅媽媽就話:「你好大機會會做神父,因為Eustathius神父都叫你Eustathius神父。」我就開始有咗想去神學院讀書嘅念頭。我同Eustathius神父講咗,佢就畀咗我祝福,叫我開始準備。但係我始終都下唔到決心去。 一年過去,又一年……就喺我決定唔去嗰陣,有一日,我喺屋企做緊建築工程,一個諗法突然好強烈咁冒出嚟:「我要去神學院!」我即刻拋低晒所有嘢,坐喺張長櫈度,再諗一次:「我一定要去!」 我企起身,行埋去我老婆面前,堅定咁同佢講:「我要去讀書。」就係咁。爸爸為我祝福,我就出發,報咗名,開始咗學業。

當我快要完成學業嗰陣,我收到咗留低喺俄羅斯服侍嘅邀請。我寫信畀神父講呢件事,佢回覆話:「寫信畀佢,叫佢嚟呢度。」於是我就返咗卡拉甘達。我快要晉鐸,神父同我講呢件事,仲加咗一句,人要一生全心全意咁獻畀上帝同教會。 不過,佢有堅持。佢話:「你點決定都好。」於是我又猶豫,又再

拖延。我想做神父,但我講唔出究竟點解有受聖秩;可能係天主嘅旨意,一切都註定要咁發生。但我要養活屋企人,所以就返去礦場做工,閒時就去神父嘅教堂做合唱團唱歌。教堂嗰啲修女會同我講:「神父嘅祝福唔會咁快就褪去。」你始終都註定要做神父。」不過,我都要講,我好鍾意做礦工;我被認為係最好嘅工人,做啲咁危險、幾乎冇人可以生還嘅工作。工作完全吸住我,我去教堂嘅次數愈嚟愈少,而神父就愈嚟愈虛弱。

咁有一日,我朝早五點起身返工,行出街——外面暖笠笠,但天色多雲,仲落緊細雨。我抬頭望天,突然諗:「神父死咗!」——我即刻有種好似有啲嘢斷咗嘅感覺。我入咗房,同屋企人講:「阿爸死咗。」佢哋話:「乜嘢?點解?你點知㗎?」就係嗰陣,有個鄰居敲咗窗,佢哋電話入面聽到:「阿爸死咗。」

我到礦場請咗假,然後就出發去米哈伊洛夫卡。

一日之後,我哋就安葬咗阿爸。當我由墳場返嚟嘅時候,我決定咗,既然阿爸已經過身,我擁有嘅一切都蕩然無存。我嘅抱負、嘅神學院嘅學業——全部都化為烏有。阿爸過身咗——一切都失去咗,連我都迷失咗。於是我開始覺得有嘢可以令我開心:唔係屋企人,唔係工作,連生命本身都唔例外。我甚至覺得自己都無可救藥咁迷失,喺呢個世界已經有嘅我嘅位,下一個世界亦都唔會再有。最後只得地獄等住我——就係咁簡單。呢個就係阿爸出殯之後,我得出的結論,但我一個字都有同任何人講。我估計而家冇人可以幫到我,所以我就有向任何人求助。出殯後嘅第一晚,我做咗個夢,見到——一個花園!但言語根本形容唔到嗰個花園有幾咁龐大!佢有盡頭,亦望唔到邊界。嗰度有棵棵高聳入雲嘅大樹,再遠處更高,我望到巨大嘅金色圓頂同閃亮嘅金色十字架。我驚嘆咁望住:啲教堂!啲大教堂!喺呢個花園、呢座修道院入面,有咗太陽,卻有光芒四射。我就踏到呢個花園嘅最邊緣。我望向前方,見到爸爸走嚟。佢着住件黑色長袍,戴住頂細細嘅小圓帽,手杖拎喺手上——就係佢平時行路嘅模樣。但係佢自己光芒四射,睇落更年輕;令人感受到佢體內有股力量。仲有個和尚陪住佢。好似有人同我講:「呢個和尚正帶爸爸去睇佢嘅天上住處。」我行上前接受佢嘅祝福;神父為我祝福,並講:「你,歐斯塔修,過嚟我呢度!」佢講咗兩次;我親咗佢隻手——同平時一樣,暖笠笠。

而呢個夢、呢個異象、神父嘅說話同佢嘅祝福,令我免於陷入徹底嘅絕望。

儘管如此,我停止去老實嘅教堂。工友邀請我去第2號礦嘅教堂同佢哋一齊唱歌,我就開始去嗰度。

十年過去咗。我仲係合唱團唱歌,同時係礦場做嘢。1976年,喺其中一次作業入面,我哋要完成以下任務:將本地通風扇由隧道入面拆出嚟,佢係懸掛喺一條長六米嘅巷道頂部。為咗安全起見,喺通風扇底下擺咗一排用木樑做嘅架,萬一佢跌落嚟就可以接住佢。我就開始動手做。首先,我斷咗風機所有電路相關嘅連線,只用掛鉤吊住佢。依家要將佢從掛鉤上拆落,就要敲出固定嗰條銷。風機就會跌落喺木架上。我檢查咗貨架,諗咗個計劃:我企喺隔離嘅平台,敲出固定銷,風扇就會跌落貨架,如果貨架頂唔順重量塌咗(佢重300公斤),我就安全喺隔離平台。於是我開始動手:我一敲個支銷,佢鬆咗少少,停咗一停。我再敲一次,風扇跌落貨架,貨架頂得住佢嘅重量。但係我下面嗰啲全部都裂晒,我就咁跌落嚟。當我下面一切都崩塌嗰陣,第一個閃過我腦海嘅念頭就係:「呢一切都係因為違抗嗰位長老!」然後我就由六米高跌落嚟,背部先着地,跌入泥淖入面。我個安全帽連頭燈飛咗去一邊,燈光照得咁清楚,我見到貨架邊緣斷咗,部風扇沿住橫樑滾落嚟,好似滑梯咁,直頭向我滾過嚟。見到呢幕,另一個諗法閃過我腦海:「翻身滾向左邊!」成件事都係一眨眼之間發生。唔知點解,好似奇蹟咁,我滾到側身,部風扇嗖一聲由我身邊飛過,只係輕輕掃到我嘅骨盆。嚇親嘅工人即刻衝過嚟,我試住企起身,但條腿唔聽使。救護車開入隧道,佢哋將我抬返地面,送我去醫院。

而係我喺醫院度過嘅第一晚,我又做咗另一個好奇怪嘅夢:我喺醫院,但呢間醫院唔係喺地面,而係喺空中。嗰度好靜又好光,但嗰種光線有啲超自然。我躺喺度,其他病人亦都躺喺度,我見到亞歷山大·克里沃諾索夫神父——佢當時已經過身——就咁穿過空氣行嚟。佢由開咗嘅窗走入病房,行埋我身邊,遞畀我幾塊雪白嘅麻布同兩塊白色聖餅。然後我就醒咗。我感到好開心,嗰個夢令我心情大好。

我喺醫院住咗三個月。出院嗰陣,我已經可以唔使拐杖行路。我同自己講:「無論發生乜嘢,都要去!」然後拄住拐杖,慢慢向聖米迦勒教堂行去。行緊嘅時候,我諗住:「如果佢哋收我入合唱團,我就會唱歌。」如果佢哋唔收我,我都會嚟,就好似其他教友一樣。」當我行到教堂,佢哋已經唱緊《撒拉弗頌》。我行入去,眼淚就流落嚟。我畫咗個十字,低頭,喺心裏面同神父講:「神父,原諒你嘅浪蕩子!」

就喺嗰陣,合唱團嘅人見到我,叫我上去。禮拜完咗之後,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喺上面同我講:「佢哋會畀你做神父,記住唔好拒絕,呢次會係最後一次機會。」我當時好堅定咁答:「修女,我準備好咗。」

但係時間一日一日過,我等呀等,都有人搵我;反而其他人都先後被按立。第一次有人被越過,跟住又一個。安娜塔西亞修女已經過身,但我依然被越過,我就有出聲。

又再一次,我做咗個夢:禮儀正喺舉行。Sebastian 神父喺主禮,但佢着住主教嘅法衣——sakkos(主教長袍)、omophorion(肩帶)同埋mitre(主教冠),全部都鍍咗金,美得我平生未見。我企喺合唱台,準備領聖體。教堂入面淨係得啲細路仔。Sebastian 神父拎住聖爵行到講道台,啲細路仔圍住佢,等緊擺聖體。我由詩班台走落嚟,等住啲細路仔擺完聖體。突然,啲細路仔散開,畀路我行過去:「入嚟啦!」我行過去,行到 Sebastian 神父面前,佢畀咗我兩粒聖體。擺完聖體之後,我就醒咗。

就喺同一年,喺正教勝利週期間,我晉任執事,第二日就晉牧。

所以,三十年嚟,好似一日咁,我喺礦場做嘢;過去十八年,我就喺由長老塞巴斯蒂安創立同興建嘅聖母誕辰教堂做神父。

我相信主——祂自細就垂聽我心裏嘅渴望——要搵到一位長老——直到今日,都以祂嘅憐憫同管教保守住我嘅靈魂,並將我置於長老嘅禱告之下。

艾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阿加豐諾娃

我喺1960年由阿拉木圖嚟到卡拉甘達,當時我二十歲。到埗嗰日,塞巴斯蒂安神父唔喺米哈伊洛夫卡,佢去咗梅爾科姆巴特。亞納斯塔西亞修女熱烈歡迎我,餵咗我borscht,仲帶我去梅爾科姆巴特搵塞巴斯蒂安神父。我哋企喺一幢四層高嘅預製板大廈附近嘅巴士站,安娜斯塔西亞媽媽對我講:「Lena,住喺咁嘅大廈一樓真係幾好呀!」當時我有太留意佢講嘅,但而家我就住喺咁嘅大廈一樓。

當我哋到咗Melkombinat,神父啱啱完咗禱告,行出嚟。佢司機Petya跟住佢行出嚟。神父望住我,好慈愛咁望咗我一眼,替我祝福,然後安娜塔西亞修女對Petya講:「Petya,拎起Lena,抱佢去架車度!」佢答:「修母,你睇吓佢幾大隻呀!」

塞巴斯蒂安神父早已過身,阿納斯塔西亞修女亦都過身,但彼得長老仲在世,佢嘅禱告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支持。

Sebastian神父祝福我可以留喺Agnia修女身邊;之後我媽媽嚟探我,神父就買咗間細細嘅屋畀我哋。我就喺卡拉甘達同阿爸一齊住到佢過身。嗰段日子係我人生中最快樂嘅時候。當時我有乜煩惱,多得阿爸嘅祈禱,所有問題都就容易就解決晒。

喺米哈伊洛夫卡,神父同好多年輕女性一齊住,包括修女,長老嘅祈禱令我哋好有凝聚力,大家就好似一個家庭咁生活。例如,神父做懺悔嗰陣,我哋都會企喺度,屏住呼吸。神父會畀人一句指引,或者講幾句,又或者誦念赦免嘅禱文,嗰一刻,就好似淨係得一個人企喺度,淨係得一個人做懺悔。有咗神父嘅照顧,一切都喺一條愛嘅紐帶入面緊緊連繫住。阿爸好珍惜呢份情,成日同我哋講:「女仔哋,想食幾多就食幾多,想飲幾多就飲幾多,想訓幾多就訓幾多,只要過得更安寧就得。」阿爸見到人哋生活嘅艱辛,就用佢嘅關懷同靈魂嘅溫暖去安慰佢哋。但如果有人帶住其他目的或者心裏藏住唔好嘅念頭嚟搵佢,阿爸就會好嚴厲。有一次,禮拜完咗之後,阿爸由聖所行出嚟經過教堂,突然停喺一位我哋唔識嘅女士身邊,好突然咁,差啲喊住大聲講:「我知乜嘢呀?!」「我只知道今日係幾號,就係咁多!」佢講得咁嚴厲,搞到我哋都啞口無言。原來呢個女人係嚟考驗神父嘅。」

但我仍然好掛住阿拉木圖。我哋坐喺枱邊,我就開始諗阿拉木圖,爸爸就問:「連努莎,你掛住阿拉木圖嗎?」然後佢就畀咗我祝福,話我可以去阿拉木圖度假。我準備出發嗰陣,佢就畀咗我好多錢,話:「呢啲錢你拎去,Lenushka;換成細鈔,喺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台階兩邊畀啲乞丐。」「叫佢哋嚟阿拉木圖認得我,為我祈禱。」爸爸會畀我好多麵包,叫我去阿拉木圖分畀我嘅熟人。阿納斯塔西亞媽媽亦都會寄麵包去阿拉木圖。有一次,阿格尼亞修女替若瑟主教寫信,我帶信去見主教,談起塞瓦斯蒂安神父,主教就說:「愛他,可憐他,抱他。」沒過多久,他們就為神父做了一張椅子,開始攜扶他。

有一日,就喺阿爸快要過身之前唔耐,一大班女仔喺佢嘅房入面聚埋,阿爸同我哋講有關永恆嘅事:講永恆生命同聖徒有窮無盡嘅福樂。佢哋問咗阿爸一條關於聖徒遺體嘅問題:主點樣光榮佢哋嘅身體?然後神父同我哋傾偈,將一切都同我哋講晒,傾完之後佢望住我哋,笑咗一笑,好輕聲咁講:「三十年後,我嘅身體會從地下復活。」

1968年夏天,中華民國嘗試奪賽米雷帕利斯地區嘅佐拉諾什科爾湖附近,跨越蘇聯邊境。中國對哈薩克斯坦嘅部分領土提出主權要求。當時我住喺阿拉木圖。嗰段時間,成個城市都好唔安寧,鎮上嘅人面色沉重;大家都好擔心。信徒朝早急忙趕去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咁,喺禮儀結束後,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嘅神職人員帕維爾·米洛瓦諾夫神父(出家後法名伊撒克,1991年逝世)走上講壇,對所有祈禱者講:「弟兄姊妹們!我哋向主祈禱,向天后同所有神聖嘅僕人求情,願主憐憫我哋,將呢場災難遠離我哋。」帕維爾神父同所有祈禱者一齊跪低。帕維爾神父眼含熱淚唸完禱文,大家一面禱告一面啜泣。然後大家親咗十字架;帕維爾神父為大家祝福,大家就靜靜散去。

嗰晚我做咗個夢: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嘅儀式已經結束,大家靜靜咁行出教堂。我最後一個踏出大教堂高聳的門廊;我轉身畫十字聖號,正當我抬手時,我看見塞巴斯蒂安神父從教堂走出,踏上門廊,停在台階頂。他穿著白色帆布長袍,頭上未戴任何頭飾。Sebastian神父身上發出一道光;佢望住天空,淚水沿住面頰流落,佢嘅禱告詞係:「主啊,原諒佢哋!主啊,憐憫佢哋!」我好清楚聽到Sebastian神父嘅禱告聲。然後我就醒咗。嗰陣係凌晨三點。我即刻就諗起,阿爸送我去阿拉木圖嗰陣,俾咗我麵包同錢,好等阿拉木圖嗰邊嘅人認得佢。

阿爾馬泰聖尼古拉斯大教堂的首席大司祭瓦列里·扎哈羅夫

喺1970年代,阿拉木圖同哈薩克斯坦嘅大主教約瑟夫(切爾諾夫)喺佢其中一次講道入面講過以下呢段說話:「我哋阿爾馬泰嘅人就住喺天山山腳。一方面,我哋好幸運,呢啲山嘅美景令人賞心悅目;但另一方面,呢啲山亦潛藏住地震同山泥傾瀉嘅危險。」但阿爾馬泰永遠都唔會畀山泥傾瀉捲走,亦永遠都唔會畀地震摧毀,因為我哋有位偉大嘅代禱者——尼古拉斯大主教 [阿爾馬泰及哈薩克斯坦尼古拉斯大主教(莫吉列夫斯基),1874–1955]。佢喺集中營同流亡十年之後,由1945年至1955年帶領阿爾馬提及哈薩克斯坦教區。佢葬喺中央市公墓,同埋西米亞大阿爾奇曼德里特·塞瓦斯蒂安。約瑟夫大主教講過呢番說話,我記得好清楚。

摘自沃洛科拉姆斯克及葉爾馬克大主教皮提里姆回憶錄

1966年,我被安排參加一個朝聖團,前往聖地。我哋嘅朝聖團由當時對外教會關係部部長、已故嘅列寧格勒及拉多加大主教尼古丁(Metropolitan Nikodim)帶領。呢次旅程原本預計好重要——我哋要處理好多關於我哋喺耶路撒冷靈性使命嘅事宜。

喺我哋出發前夕,四月初,我打電話畀佢卡拉甘達嘅大司祭塞瓦斯蒂安,請佢為我哋旅程祈福賜福。但係,令我好驚訝,長老建議我取消行程。「就係咁,你遲啲就會明白㗎啦,」佢當時喺電話入面同我講。佢嘅回覆令我完全呆咗;我一頭霧水,完全唔知點算好:一方面,我一直都信同跟從長老嘅祝福;但另一方面,我又諗,我要點向大主教解釋我唔去呢?

呢個決定完全嚟得措手不及。就喺我準備出發前, literally就係前一晚,我突然發咗好高燒——體溫升到四十度。好明顯我係去唔到啦。我打電話畀尼古丁大主教,同佢講咗件事。聽講當時大主教對我嗰次行程取消好唔開心。我哋喺電話入面傾咗計,傾咗我哋嘅公務,佢仲祝我快啲好返。

過咗幾日,忽然卡拉甘達打嚟電話,原來係Sebastian神父,叫我即刻飛去佢嗰度。當時我真係好驚訝:長老明明一直「勸阻」我唔好去呢趟咁重要嘅聖地旅程,點知依家竟然話:「即刻飛過嚟。」但我趕緊去完成Sebastian神父嘅祝福;再者,我已經好咗好多。

四月十六號(星期六),我飛咗去卡拉甘達,由機場一出就直頭去睇長老。——佢睇落好唔舒服,完全冇晒力。——我諗我以前未試過見過佢咁,就算佢病嗰陣都未試過……佢叫我替佢剃度,按聖品入大天使品……準備即刻開始,已經無得再拖——長老好虛弱。

感謝上帝,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儘管他精疲力盡、虛弱不堪,塞巴斯蒂安神父仍然神志清醒,我們得以當場為佢剃度,晉入大天使品級。

我真係一直留喺長老身邊,直到佢生命最後嘅幾個鐘頭。就喺嗰晚,佢剃髮入大安東剃度後,佢就病得好嚴重;佢懺悔咗佢嘅罪過,領受咗聖體聖事。佢埋怨自己身心俱疲。

四月十九號,長老離世……

聖亞歷山大一世宗主教喺卡拉甘達向我寄咗份弔唁電報,對賽巴斯蒂安神父嘅離世表示哀悼,並賜予我主禮長老葬禮嘅祝福。

4月21日,喺教堂神職人員嘅協助下,我主持咗悼念儀式,然後喺市內聖米迦勒公墓安葬咗塞巴斯蒂安神父。

願主及我哋嘅神——耶穌基督——賜俾祂嘅僕人、大修道院長謝苗尼·塞巴斯蒂安嘅靈魂,得與義人同安息;將佢數算喺義人之中,並憐憫我哋,因為祂本良善,又是人類嘅至愛。阿門。

卡拉干達最聖母瑪利亞誕辰堂堂區主任亞歷山大·基謝列夫大司祭

我十五歲嗰年,喺1956年,喺我哋嘅神父祝福之下,我哋由坦波夫地區嚟到卡拉甘達。我當時已經讀完書,同父母住埋一齊。喺聖十字架高舉節嗰日,神父為我祝福,准許我喺聖所服侍,仲為我祝福咗我嘅 Sticharion(聖服)。由嗰時開始,喺節日嗰日,我就開始喺聖所幫手。

到咗我入伍嘅時候。喺第一次體檢通知嚟到嘅嗰日,阿爸就嚟到我哋住喺Melkombinat嗰度。我行埋去阿爸面前,請佢畀我去體檢嘅祝福,佢即刻講咗呢番先知式嘅說話:「如果上帝願意,佢哋就唔會徵召你,Shura。」果然,當我去睇家庭醫生,量血壓嘅時候,就發現血壓高。醫生叫我做進一步檢查,我就獲准延期入伍一個月,之後係一年,再之後係兩年。之後每年我都去做體檢,但我嘅血壓一直都高。再過咗幾年,我就攞到兵役證。所以,最後我都有入伍。但係最先講嗰句係神父講嘅:「如果上帝願意,佢哋就唔會要你。」

頭四年,我哋一家人住喺一間細細嘅兩房地下室,到1961年,喺阿爸嘅祝福下,我哋買咗間大啲嘅屋。阿爸嚟為新屋祝聖嗰陣,仲留咗一晚喺我哋度。我真係要講,每次阿爸嚟Melkombinat,人哋即刻就聚埋嚟——起碼有六十幾個人。根本唔使請人,大家都會放低手頭嘢,嚟同阿爸一齊禱告同食飯。如果係名日或者其他家庭慶祝,就變成咗大家嘅慶典。咁,阿爸為我哋嘅屋企祝福咗;人群已經散去,我哋同佢一邊飲緊晚茶,阿爸就講:「Shura,你真係應該裝埋窗格喺窗上先得。」我答:「阿爸,呢度仲有好多其他嘢要做。」——我就有太理佢講嘅,因為屋企周圍真係有好多嘢要做。結果就係咁樣。大約兩個月後嘅一個晚上,有幾個流氓用磚頭將我哋阿爺住嗰間房嘅窗玻璃打爛,磚頭飛過阿爺頭頂,跌喺牆角。嗰陣我先記起要裝百葉窗,於是同叔叔即刻去落實阿爸嗰個囑咐。

神父講嘢從來唔係講笑;佢講乜,就要當做恩寵,照做無誤。

又有一單差唔多嘅事,係關於我阿爺。佢當時已經好老,又有失智症,有時佢會好早就起身,靜靜咁開門走咗。我就會踩單車去Melkombinat嗰邊搵佢。到咗秋末有一日,雪已經落咗,阿爺就離開咗屋企。我哋成晚都搵佢,第二朝就去搵神父:「神父,阿爺走咗,我哋搵唔到佢。」神父就話:「唔緊要,天意如此,佢會返嚟㗎。」阿爺失蹤咗兩個禮拜。我哋到處搵佢:醫院、太平間,都報咗警;我哋已經唔知點諗好。我哋去搵神父:「神父,如果佢俾人殺咗點算?」神父似乎都認同:「可能佢真係俾人殺咗。」「或者佢發生咗其他事?」「都可能。」但係長老第一句就係:「只要上帝願意,佢就會返嚟。」兩星期後,有個街坊帶阿爺返嚟——佢喺巴士站遇到阿爺。到今時今日,都仲唔知阿爺嗰兩星期去咗邊。

仲有另一個好有趣嘅故事。有一年喺卡拉甘達收成唔好,秋天嗰陣神父就分咗一兩袋薯仔畀教區嘅教徒,每屋企一袋或兩袋。當中佢畀咗我叔叔一袋,佢屋企三個人。冬天過去咗,就喺復活節前夕,我叔叔返嚟屋企同佢老婆講:「舒拉,多得神父嘅祝福,我哋隔離鄰居嘅薯仔都未食晒。佢哋拎咗一袋,成個屋企人一直食,都仲未食完。」「但係你同我,」佢老婆講,「都有買薯仔;成個冬天都煮嚟食,睇吓,仲有剩㗎。」呢真係個奇蹟。件事好平靜咁發生,但係神父賜福嗰啲薯仔竟然有減少。

我點樣去神學院。

我根本冇打算做神父,阿爸都從來冇同我講過呢件事。喺佢祝福之下,我完成咗職業訓練,考取咗木匠資格,喺傢俬廠做咗嘢,空閒時間就幫手做教會嘅嘢。阿爸過身兩個月後,亞歷山大·克里沃諾索夫神父做咗堂區主任,佢叫我入去問:「沙沙,你想唔想去神學院讀書?」呢條問題令我好驚訝,我從來冇諗過,就有畀亞歷山大神父一個肯定答案,只係話:「我同媽媽傾過先。」

嗰晚,我同阿媽做咗晚禱;我床頭掛住神父嘅畫像,我就求佢 somehow示意我點做。我訓覺時做咗個好奇怪嘅夢:好似神父喺彼得神父屋企,準備要出去 somewhere。我想行埋去問佢我應該點做,但有個女人先一步用自己嘅問題問佢。嗰個女人同佢講完嘢就走咗,但我唔知點解有上去搵神父;同時,佢開咗閘,行出咗,沿住Vesennij Lane行向修女哋住嗰間屋。佢到咗佢哋嘅閘,開咗閘就消失咗。我返到彼得神父屋企,見到安娜塔西亞修女坐喺度;我就問佢:「修女,亞歷山大神父問我係唔係想去神學院讀書。」修女望住我雙眼,問:「你係想喺呢度開心,定係喺嗰度都開心?」

當我做咗呢個夢——係凌晨四點——我醒咗成間屋嘅人,同佢哋講呢件事;呢個夢對我嘅影響有咁深。

第二朝我到咗米哈伊洛夫卡,將件事點樣發生就點樣同安娜塔西亞修女講晒,佢就答:「噢,咁就係啦——」用住好濃嘅鄉音——「去見阿格尼亞修女。」然後就差我去見另一位年紀大啲嘅修女。佢聽完我講,就話:「唔係,我真係唔知嘢;要睇阿娜斯塔西亞修女點決定。」你睇,呢種就係偉大人物嘅謙卑,將一切都推開唔係自己攞。已故嘅神父都係咁。我哋經常會喺教堂送佢返去修道院嘅小房,路上有人就會問:「神父,我個女病咗,或者我老公病咗。」——「你點解唔去睇醫生?」佢會咁講,「嗰度有奧爾加·費奧多羅芙娜,佢會幫你出主意。」佢自己會禱告同埋幫手,但就好似將件事轉畀人咁。就係咁,呢班年長嘅修女會將人一個傳一個,好似傳波咁。我返去搵安娜斯塔西亞修母,我話:「修母,阿格尼亞修母又差我嚟搵你。」「好啦,」佢話,「(就喺嗰刻,伊諾肯季神父(普羅斯維林),仲係神學學院嘅學生,啱啱嚟探阿爸嘅墳),『你,去阿爸嘅墳,擲籤同埋禱告。』」「你擺低佢,等佢自己拎。」

到咗天光之前,我哋去咗墳前,靜靜咁禱告,擺低咗供品,然後伊諾肯季神父(當時佢仲叫亞納托利·伊萬諾維奇)拎咗支籤——並且獲得上帝嘅祝福,去神學院。就係咁,我先去咗神學院。入咗學之後,我就解咗嗰個夢;其實,喺同爸爸一齊嗰陣,我也都有諗,只係好滿足。就好似變容山上使徒所講:「我哋喺呢度真係好,不如搭三座帳篷:一座畀你,一座畀摩西,一座畀以利亞;我哋唔需要其他嘢,因為能夠同你一齊,就已經夠好。」對我嚟講都係一樣,我有再諗其他。我唔知點樣用言語去形容——呢種嘢係要親身去體驗先得。心入面就係好舒服,你又唔可以叫心去做乜……我有問阿爸任何嘢,佢都有同我講過嘢。當我已經係神學院嘅學生時,拉夫拉有好多慶典、唔同嘅論壇,仲有大公會議——選舉皮門宗主教——我都係直接參與者,係大公會議嘅特派傳令官。但我有感受到嗰種靈性嘅氣氛,嗰種靈恩,或者講白啲就係心靈嘅平安,就係我年輕時同師父一齊嗰陣所感受到嘅。睇落,有咁多主教,一切又咁莊重、咁熱鬧,無疑都係好事,但就唔同咗... 嗰份寧靜、嗰份嘅老實面前先有嘅心靈平靜,已經唔再存在。

喺我哋教堂,有啲傳統係阿爸由Optina繼承過嚟嘅。例如,喺俄羅斯嘅三一主日,神職人員會着綠色祭服行禮,但喺我哋教堂就着白色。爸爸解釋話,呢個節日着綠色祭服代表大自然嘅郁郁蔥蔥,而着白色祭服就代表聖靈。換句話講,着重咗呢個節日嘅屬靈層面。到咗最聖母誕辰——我哋教會嘅主保瞻禮——我哋唔着藍色祭服,而係配合呢個節日嘅壯麗,着金色嘅。嗰次都係神父嘅祝福。「天主聖母,祢嘅降生係向全宇宙宣報嘅喜訊:因為有義人之日——我哋嘅天主基督——由祢而光照...」,即係話,喺呢度我哋得救嘅開始得以顯現;呢日將光之母帶入世界。呢個就係神父由神學角度對呢個節日嘅理解。

我記得已故嘅約瑟夫大主教嚟探訪,當時佢係同秘書史馮·史蒂芬·特奧多羅維奇神父一齊。史馮神父見到有人準備黃色祭服,就反對:「你哋喺度搞緊乜嘢?點解?呢日係聖母瞻禮,佢高尚嘅大主教着藍色祭服,你哋點解要準備黃色嘅?」佢哋就將呢件事稟報畀佢,但佢有反對。」——佢就話:「既然佢哋咁做,就照佢哋個套做啦。」佢老人家着住藍色法衣主禮,其他人就着金色。祭壇同埋成間教堂都用金飾裝飾。

主升天標誌住天主拯救人類計劃嘅高潮。喺主升天節,我哋都會舉行遊行同共祭。呢個亦都因為喺1955年嘅主升天節,我哋先獲得開堂嘅許可。昇天節嗰日,教堂墓地會擺枱,任何想參加嘅人——最多五百位教友——都可以一齊食飯。喺紀念我哋創辦人嗰日,我哋都會舉行追思禮儀、為亡者嘅禮儀,同埋喺佢墳前嘅追思儀式。嗰日亦都會為大家準備飯食。就好似我哋嘅神父一直幫助人——畀錢、送出佢所有嘢——而家我哋喺紀念佢嘅日子,都會盡力送啲嘢畀人。就好似神父對我哋施恩,我哋都盡力咁做。

到咗唔禁食嘅星期日,大家會着金色或者黃色嘅祭服;但係喺呢度,我哋就着深酒紅色。唔係好似復活節嗰陣着紅色,而係深酒紅色。呢樣都係阿爸嘅恩典。喺莫斯科,大齋期嘅星期日會着紫色或者金色嘅祭服,但係喺呢度,我哋就一直着綠色。

喺合唱團,我哋以前都用Optina唱法。但而家舊時代嘅歌詠員剩得寥寥可數,舊時嘅歌唱方式都保存得唔多;不過我哋都會盡力保留現存嘅部分。

仲有其他習俗。例如,喺星期六嘅通宵祈禱期間,福音書會擺喺讀經台前直到大頌讚,只有喺「而家:至福哉,天主之母,童貞聖母瑪利亞……」嗰刻,我哋先將福音書帶入聖所。

神父會喺晚上誦念小晚禱,而喺朝早禮儀開始之前,會先誦念早禱同兩首無坐經。 同樣地,喺大節日前後個幾日,我哋喺小晚禱時讀《三時禮》。喺「福哉……」個度,我哋總係讀殉道者頌歌第六頌。神父努力按禮儀規例舉行彌撒。

多得我哋堂區嘅努力,一座新嘅三祭壇大教堂而家已經落成。佢嘅主禮拜堂,就好似聖維文斯基奧普金隱修院個座,係為咗紀念至聖天主之母入殿而祝聖嘅; 右邊側殿以卡拉干達可敬者塞巴斯蒂安命名,左邊側殿則以無酬醫者及行奇蹟者科斯馬斯和達米安命名,而奧廖爾地區長老的祖籍聖殿的祭壇就獻給他們。

我哋嘅大教堂係按照古典原則建造,其地基形狀似諾亞方舟。 總容量可容納1,200人,高度可達十五米,圓頂最高點為三十米 [1994年喺明斯克舉行嘅前蘇聯領土教堂設計比賽中,卡拉甘達聖呈獻教堂嘅設計獲得第一名。]。

大教堂嘅奠基石喺1991年7月14號,無薪聖徒科斯馬斯同達米安嘅瞻禮日,正式安放,而 exactly 四年之後, 1995年7月,莫斯科及全俄羅斯大牧首聖下亞歷山大二世到訪哈薩克斯坦(呢次係俄羅斯教會史上俄羅斯牧首首次踏足哈薩克斯坦土地), 喺已經興建完成嘅大教堂宮殿圍牆外嘅廣場上,聖下為卡拉格無數受害者舉行咗追思禮;禮拜完之後,就喺眾人驚訝之下,佢駕車去咗偏遠嘅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公墓,到個位長老——大家心愛嘅——墳前,成為無限哈薩克草原精神深度嘅焦點。

毫無疑問,在上帝嘅安排下,各行各業及靈性階層各級嘅代表都聚集在長老嘅墳前。 宗主教、主教、神職人員、地區及城市行政首長、父親嘅靈性兒女,以及卡拉甘達嘅全體正教會信徒,都向主寶座獻上禱告,為長老在義人之地安息祈求——他對一些人而言是親愛而難以忘懷嘅人物,卻又幾乎為另一些人所不識。長老以天上代禱者嘅身份,滿懷憐憫,為全人類哀悼同禱告,將大家召集喺一齊。

長老西瓦斯提安嘅回憶同佢嘅教導,由佢嘅靈性兒女記錄

論禱告

神父講到禱告:「人可以喺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禱告:企住、坐住、躺住,做緊嘢或者旅行嘅時候都得。淨係喺教堂入面講嘢先係罪。」

佢會嚴厲責備喺禮拜期間喺教堂講嘢嘅人,尤其係出家人。有時佢仲會著住祭服,由聖所行出嚟責備佢哋。

佢一次又一次提醒大家,無論搭巴士、飛機、汽車等等,都要靜靜咁畫十字,唔好望住任何人,就算其他人笑住都一樣。為咗一、兩、三個信徒,都可以令其他人免於即將到嚟嘅災難。舉例嚟講:有一晚禮拜完,幾個嚟自好遠村落嘅婦女準備搭巴士返屋企。 神父為佢哋祝福個陣,喺聖三一聖像前長時間禱告,大家都留意到。結果點?行到一半,巴士行經一座翻板橋落斜個陣,司機見到前面馬路上有樣黑色嘢,急咗一腳剎車,結果巴士由橋上翻落地下,之後又自己企返起身。 一切都發生得咁快,乘客連發生緊乜嘢或者發生咗咩事都有時間反應。所有人毫髮無傷,只有一位女仔同司機輕微擦傷。

同神父一齊住嘅修女唔止一次見到神父突然行到聖隅,靜靜咁開始祈禱。呢個就係遠處有人向佢求助嘅徵兆。後尾先至真相大白。 例如,喺卡拉甘達以西四千公里嘅坦波夫市,有位女仔下班遲咗返屋企,畀個男人追住,佢大叫:「Father,救命啊!」最後畀啲好心人救咗。

關於畫十字聖號,神父講:「畫十字聖號要畫得正確,要敬畏天主,要有信心,唔可以淨係揮吓手就算。畫完之後要低頭;只有咁先有力量。」

關於謙卑、驕傲同信心

神父經常提醒我哋要彼此饒恕,唔好記仇,佢話:「神阻撓驕傲人,卻賜恩典畀謙卑人。」又講到驕傲人:「野馬會跌入深坑。」 亦有時候,因為驕傲、不順服或者自負,人就會犯罪,受到誘惑。

其中一位喺神父教堂唱歌嘅女聲,叫亞歷山大,佢突然發現自己個把強而有力、婀娜動聽嘅聲音,竟然以一種又尖又鮮明嘅方式「爆發」出嚟。於是佢變得好自負——開始目中無人,成日吹噓自己嘅歌喉,仲貶低其他人。 我哋嘅阿媽,特別係瓦爾瓦拉媽媽,溫柔咁責備佢,但舒拉根本唔理佢哋。有一晚復活節,塞巴斯蒂安神父同其他人一齊差佢去禮拜堂唱復活節晨禱,因為教堂容唔下成個會眾,庭院入面嘅禮拜堂都同時舉行崇拜。 但Shura斷然拒絕去。大家都對佢嘅拒絕感到好驚訝,都勸佢要聽神父

話。但Shura唔肯聽。跟住神父好嚴厲咁講:「Shura,唔好自大;上帝會奪走你嘅聲音,你再都唱唔到歌啦!」神父講嘅話真係一語成讖! 唔耐佢就病咗,入院治療,出院之後就再有得唱歌——佢失聲咗。神父同埋身邊嘅人都好同情Shura,但佢嘅健康同歌聲都有得返嚟。

但對呢啲簡單、謙卑嘅人,透過神父嘅祈禱,主行咗奇蹟。有位女仔自細就患眼疾(佢對眼腫到好似完全長埋一齊)。醫生都唔肯醫佢。佢就去搵神父,神父喺聖母哀痛圖像前,舉行咗一個祝聖水嘅禱告儀式,叫佢用聖水洗眼。結果令大家好開心,眼腫消咗,眼開咗,佢又可以同以前咁樣睇到嘢。

凡以謙卑同信心嚟到,相信上帝會透過神父嘅祈禱幫佢哋處理事務,佢就會比較樂意接待,並講啲有幫助嘅說話。但係有敬畏上帝同有信心,只係出於好奇或者閒聊嚟嘅人,佢就完全唔會接待,會嚴厲咁講:「我也都唔識;我只係一個有罪、有病又唔識字嘅人,同其他人一樣。我係神算子定係乜?」如果啲人係附近另一個堂區嘅,佢就會講:「你哋有你哋自己嘅神父。」

有一次,當討論人嘅性格時,神父就講——甚至指出:「呢啲人唔可以得罪;佢哋自大,受唔到任何評論或者責備。但其他人,因為謙卑,就可以。」

有時佢會喺大家面前輕輕責備某人(有時甚至係一個有錯但好謙卑又耐性嘅人),為咗令啲唔敢直接同佢哋講佢哋過失同缺點嘅人醒覺。佢自己就有責怪或者譴責呢啲人,亦有叫人咁做,只係等、有耐性,並禱告,直到嗰個人自己醒覺、認清錯誤,並向神同佢嘅屬靈父親悔改。

佢喺眾人面前令心志較強嘅人謙卑,除掉佢哋嘅虛榮同屬靈驕傲(有咗呢啲,連好行為都對靈魂有益處,人自己可能會永遠失喪)。明白呢點嘅人就會為呢種潔淨而喜樂,並即刻求赦免,同時求禱為佢哋嘅改正。

有時阿爸會叫長老向年輕人求饒;佢會令受傷害嘅人謙卑,同時護住做錯嘢嗰啲人。呢度有屬靈嘅智慧。有經驗嘅人明白,就唔會介意。

父親重視一個人能夠逐步意識到自己嘅缺點、弱點同惡習。並且唔靠自己,向神求助、求得釋放,同求憐憫。當人悔改之後,就會從神收到所求嘅嘢,並且謙卑同感恩咁接受。

當有人因為嫉妒,向佢投訴鄰居嘅時候,就完咗。佢會用一個審判同謙卑嘅教訓,開一帖靈性嘅藥方,令你唔會開心,亦唔會再想投訴。阿爸嘗試喺每個人身上根除呢啲投訴,好似佢哋係一種靈性嘅病症。

佢有時對造謠者同背後講人壞話嘅人處理得非常智慧:佢會對被誣陷嘅人懲罰得比造謠者預期中更加嚴重,從而令造謠者感到羞愧,戒掉佢背後講人壞話嘅習慣。

但係,每次有人懷住對鄰舍嘅暗中怨氣,想向神父求保護、為自己辯解同埋指責鄰舍,神父就唔係畀保護,而係當眾責備佢哋,令佢哋為自己嘅驕傲思想同行為感到羞愧。

當有冒犯或誤會時,佢教佢哋要互相求情,唔好記仇,特別係喺領聖體之前。佢仲會舉兩個兄弟——提多同優沃基——嘅著名例子。

有時佢會指出驕傲(萬罪之源)喺邊個同喺邊樣嘢入面顯現:有啲人係行路嘅姿勢,有啲人係講嘢嘅聲線,而對其他人嚟講,就係隱藏喺靈命入面——呢種驕傲係對人最危險同最有害嘅,亦都係要認清並向自己嘅靈性導師坦白嘅。只有主,藉住靈性父親的禱告,才能揭示人靈深處的所有隱秘角落,以及其中的所有曲折,而潛伏其中的所有蛇都會爬出,令自己和他人驚駭萬分。

「每個人都需要用唔同嘅方法。對一個人有益嘅說話,可能對另一個人就有害。」佢經常話:「包容彼此嘅弱點同缺點—— therein lies salvation(救恩喺度)。火唔可以用火滅,要用水。而惡,就用愛去戰勝!」

當有兩個年輕女子,或者兩個年長但有錢嘅女人,有經過祝福就一齊搬埋一齊,神父有時會講:「倒不如一個年長有錢嘅女人收留個年輕女仔或者寡婦,咁佢哋可以做嘢、照顧同服從佢,仲可以學到所有好嘢。」佢根本唔為一齊住嘅年輕人祝福。就算真係同住,都唔夾,因為冇人肯讓步,亦學唔到咩好嘢。但佢亦唔會為獨居嘅人祝福,特別係啲自大又執拗嘅人。佢指出咁樣生活嘅危險。佢舉咗個例子,講到一粒光亮嘅釘,因為門檻上人行路踏嚟踏去,就慢慢磨平咗;另一粒生鏽嘅釘就擱喺牆角,冇人理。佢又加咗句:「同住嘅人互相摩擦,就會都得救。」

講到驕傲、自大同自信,佢引用咗Optina長老嘅一個寓言:「喺一個暖笠笠嘅夏天日子,一隻甲蟲飛嚟飛去,喃喃自語:『我嘅田地、我嘅草地、我嘅森林……』」但係後來風吹起嚟,大雨傾盆,隻甲蟲縮喺一片樹葉底下,可憐兮兮咁呻:「唔好推開我!」

有位患精神病嘅女士喺眾人面前侮辱個位神父,喺佢同佢信徒,甚至照顧佢嘅人身上亂噉罵。但個位神父冷靜咁回應:「你以為我會係點?我就係咁嘅人!好啦,你去搵比我更好嘅人啦!」

佢經常用Optina長老安布羅西嘅話,去回答「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呢條問題:「活著就係唔要悲傷、唔要審判任何人、唔要煩擾任何人,並且要尊重所有人。」

對於互相爭吵嘅人,佢有時會引用同樣嘅Optina長老嘅話:「互相摩擦,就會得救!」、「忍耐同勤力可以克服一切。」至於屋企入面或者人與人之間嘅爭吵同誤會,佢會稱之為「敵人嘅唾液」。當個啲有糾紛嘅人最終和好時,佢哋自己都發現原來真係咁。

論疾病

對個啲埋怨自己有病嘅人,佢有時會講:「一個病好咗,另一個又嚟啦!」「我哋一定要受苦;唔係嘅話,就唔得救。病痛係天賜嘅禮物!」

為咗安慰老人同病人,同埋因為去唔到神嘅教會而悲傷嘅人,佢會講:「我賜福畀你喺心裏面靜靜咁禱告:『主啊,憐憫我』、『神啊,憐憫我呢個罪人』。主會聽你嘅。唔好埋怨,要忍受你嘅病痛。病痛可以潔淨靈魂入面嘅罪。」

對長者,佢有時會引用大衛先知嘅話回應:「七十歲,如果精力充沛就八十歲;但係勞碌同病痛就好多。」年輕人會病,但長者又點可以避免呢?身體好似衫咁,都會隨住時間磨損。

其他人以為飲酒食肉可以補身延命。神父有時會話:「唔係,肉只對心同胃好時先有益;否則只會有害。」植物性食物容易被病體消化,所以有益健康。」佢又會以自己做例子:雖然佢病痛多,但佢都唔食肉,卻仍然活到高齡。然後佢會補充:「人唔係淨係靠食物生存。」

神父勸我哋要保重身體。喺咁凍嘅天氣,佢都叫我哋著暖啲嘅衫同埋著暖啲嘅鞋,就算唔係咁時髦都無所謂。「要保重身體;身體係上帝賜嘅禮物。濫用身體喺上帝面前係一種罪。」

對一些年輕人,因為身體較弱,神父就唔會祝福佢哋讀過第十班之後繼續升學。「你哋讀完書,但會賠上健康。冇咗健康,你哋做得到乜嘢嘢工人?再者,仲有靈性嘅荒蕪——你哋嘅靈魂會失去最後一絲上帝嘅火花!」

冬天,特別係聖誕節前後,佢唔會准許人粉刷屋企,就係要保護佢嘅信徒同佢哋屋企免受潮濕影響。淨係做少少清潔——就係咁多。佢有時會講:「喺我哋修院,淨係喺復活節先粉刷同清潔場地。」

佢唔建議去養生勝地或者度假屋:「啲筆錢留嚟度,喺屋企自我療養,休息,多啲去教堂。」佢又會講:「病咗嘅時候都要感謝上帝!」對於啲埋怨自己病嘅人,佢有時會話:「你仲想點先得救?」冇其他辦法。」「亦冇人可以同時承受兩個國度。凡係為咗肉體、為咗自己嘅慾望而活,忘記靈魂嘅人,就有資格承受天國。」

好多次有人因為唔同病症嚟向神父投訴。對其中一個人,佢會講:「我都病緊,我都好痛。」跟住又會補充:「會過去㗎啦!」然後一切都會好返,個個人就康復咗。對另一個人,佢就講同樣嘅說話,但冇加「會過去㗎啦」個句。咁就代表,個個病唔會好。

每次有人頭痛,老實就會叫佢哋拎啲「聖若翰洗者被斬首」聖像前個盞燈嘅油,抹喺頭上,同時向聖若翰洗者祈禱。

有時候,當有人求:「神父,請為我祈禱,我牙痛。」他就會答:「唔好同鄰居吵,好好相處,牙就唔會痛啦!」

講到有啲人精神或者情緒有問題,或者中咗惡魔,神父會話:「有啲人會好返,有啲人會不時要入院,而有啲人就會一直保持呢種狀態直到死。」佢會安慰啲被附身嘅人,鼓勵佢哋要有信心,靠住上帝嘅幫助:「……你哋會好似殉道者咁,唔使受苦就直接入天國。」

有時真係有人會病咗,留喺屋企,心諗:「如果阿爸肯派人送嚟一塊餅乾,我就即刻好返啦!」結果點?唔耐就有個人拎住阿爸送嘅小禮物嚟,病咗個個人開心得不得了,即刻就好返咗。

佢有時會講:「點解有啲人要受苦、生病,仲要歷盡悲傷、怨恨等等,幾乎一生都咁?就係因為佢哋父母同祖先嘅罪過。呢啲受苦者被當作活生生嘅祭品,用嚟贖佢哋父母同祖先嘅罪。」

論照顧病人與同情

神父勸我哋唔好忘記受苦同有病嘅人,特別係喺醫院度嘅,要對佢哋保持敏感同同情——因為有一日,我哋自己都可能會變成佢哋嗰種處境。 佢為好多女仔祝福佢哋去醫院做義工。佢話:「就算最硬嘅心,當見到呢啲受苦嘅人,都會軟化,對鄰舍生出同情同憐憫。靈魂嘅得救就靠呢點。」

至於嗰羨慕有錢人嘅,佢就經常帶佢哋一齊去探望嗰住喺地洞入面、最貧窮又帶住細路嘅寡婦。佢會講:「睇吓人哋係點樣生活!但你哋就鍾意望靚屋、望住有錢人,去羨慕嗰根本救唔到你嘅嘢。救恩就喺呢度!」就係喺度先有同情同善行嘅學校!要根除嫉妒,就要睇住過得比自己更差嘅人;咁樣心入面先有平靜,唔會有混亂。你就會唔再嫉妒。」

講到無執着嘅好處,神父舉咗佢識嘅一位神父做例子,嗰位神父死嗰陣乜都有留低,連錢同財產都有。神父話:「幾好啊!有咩多餘嘅嘢,死都輕鬆好多!咁喺天國就會有避難所。」

因為神父自己對病人同窮人充滿憐憫同同情,佢就教人人都咁做:「我哋嘅得救就喺呢度。」「如果你自己唔對鄰舍施以憐憫,更嚴重嘅係唔肯饒恕人,咁你又點可以向主為自己求憐憫同饒恕呢?」

但係老豆施捨都唔係有原因,亦唔係有原因就唔會警告人。佢特別避開嗰醉漢。佢唔贊成吝嗇或者無謂嘅奢華。「凡事要平衡。」

亦有時候,照顧病親嘅人會開始覺得疲倦,對佢哋惡言相向,甚至令佢哋喊出嚟。就算佢哋住得好遠,阿爸都會喺靈裡感受到,然後突然間現身喺嗰個家庭嘅屋企。 佢會安慰病人同受冤屈嘅人,勸和大家,並祈求主賜給病人同照顧佢哋嘅人耐性同愛,好叫佢哋嘅靈魂得救。

論聖體聖事與禁食

佢會嚴厲責備有經佢祝福、自行禁食(即係一、兩、三日唔食嘢)先領聖餐嘅人。佢甚至唔容許呢啲人領聖餐。 但對於身體虛弱或有病的人,他甚至會祝福他們在領聖體前一晚飲一杯熱水,並食一小塊麵包,以免到早上時感到虛弱或不適。

對於胃或肺虛弱多病嘅人,佢容許佢哋喺領受聖事後禁食期間,飲牛奶或加奶嘅茶作補救。但係之後喺告解時,要同神父講佢係因為病同虛弱先得佢准許,並向天主求赦免。

神父會嚴厲提醒喺塵世生活嘅年長修女,佢哋喺餐時食咗肉,違反咗修會規矩(佢哋嗰個年紀,就算喺大齋期,都應該節制飲食)。 但係 就有禁止年輕人到某個年紀先食肉,而係慢慢戒佢哋。神父重視凡事要適可而止。

佢經常話:「如果你有正當理由而唔守齋,總有一日病痛會臨到你身上。到時你唔係自願守齋,而係主容許呢種情況作為對你罪過嘅懲罰。」

佢對嗰啲好少去教堂,又好少領聖體聖事(尤其係老人家)嘅人感到好可惜。佢舉咗教堂附近嗰班人做例子:「佢哋會喺教堂門口條長椅坐成個禮拜,但就唔肯入嚟,雖然佢哋自稱基督徒!」 但係有啲人,住得好遠,幾十公里咁遠,佢哋都會抽時間喺大節日嚟教堂,為咗佢哋靈魂嘅得救祈禱。」 佢仲嘆息話而家去教堂嘅男人好少:「幾乎淨係得女人,男人去咗邊?」有時有人會講:「今年去教堂嘅人變多咗!」佢就會答:「佢哋唔係本地人,只係嚟旅行嘅。至於我哋呢個新市鎮,就好似以前有人去,依家都一樣有人去,除咗幾個女人之外。」

有時喺大齋期,有人會講:「今日有好多人領聖體。」佢就會答:「領聖體嘅人雖然多,但真正領受嘅就少之又少。」

「人唔好因為有人經常領聖體就自滿,亦唔好因為有人因種種情況未能領聖體而絕望。有時直到臨終嗰刻,先至有人有機會領聖體,為拯救佢靈魂。」

佢經常話:「唔係開始重要,亦唔係中間,而係結局。」佢仲舉咗好多發人深省嘅例子,講有啲人喺靈性旅程一開始,會熱誠咁投入祈禱、禁食等等——甚至連有攞過祝福都照做——但之後就失咗熱忱,放棄咗呢條路。 但有啲人就節制穩健咁行,以恆心同耐性,反而勝過其他人。神父好重視處事節制,佢會講:「所有聖父都行緊正路。」 「凡事由最開始就慢慢嚟,唔好跳過一兩步,而係一步步穩陣咁行,直到最後,就會得救。」

「節制、自制、洞察力、適時同循序漸進,對每個人同任何事都好有益。」有啲時候,因為無知,有啲新嚟嘅人有去懺悔就去聖爵前。嗰位神父就會即刻嚴厲咁問:「你懺悔咗未?」然後唔畀佢哋領聖體。 禮拜完之後,佢會令嗰個人明白應該點樣預備去領受聖事。佢對啲有合理解釋就遲到,又要求

係身體健康嘅情況下,唔做預備就直接懺悔同領聖體嘅人特別嚴厲。「只有病人先可以領聖餐,但你哋身體健壯,又有一大堆罪要交代。你哋真係搵唔到時間準備自己,透過懺悔淨化自己,準時到教堂,聽從禮儀指示同崇拜儀式,懺悔之後,帶住敬畏上帝嘅心去領聖餐?」佢就唔會畀呢啲人領聖餐。佢仲會補充:「接近聖事的聖爵,唔同於去攞碗湯或者杯茶咁簡單。」

佢對啲啲連舌頭都動唔到、已經失心瘋嘅病人,仲要叫神父嚟施聖事嘅病人或家屬深感厭惡。有時係家人嘅錯;有時病人自己有信心,就會帶住責怪嘅口吻反問:「你想埋葬我?」因為佢哋深信攞咗聖體就一定會死。

有一次,一個完全臥床不起嘅年輕人接受臨終聖事。按佢自己講,聖事一完,佢老婆同仔女就過嚟同佢道別,好似佢要死咁。但係上帝垂憐,係佢接受聖油禮同領聖體之後,佢開始好返,完全康復,返工,仲開始返教會。

塞巴斯蒂安神父對啲啲以為臨終禮只係畀快要死嘅人先可以領受嘅人感到好唔滿。亦有人迷信話領完臨終禮之後唔可以踏地,塞巴斯蒂安神父就會唔悅咁回應:「咁你唔好行,你飛啦。」神父都會祝福年輕人去領受臨終聖事,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有靈性同肉體嘅病痛,而以信領受嘅人就會獲得醫治、力量同埋赦免已忘記嘅罪過。

關於節日同聖人嘅敬禮

神父經常係我哋悲傷、生病或者受誘惑嘅時候,鼓勵我哋喺禱告中呼求所有天主聖潔嘅聖人,並敬禮佢哋嘅紀念日。同樣,我哋應該敬禮以我哋名字命名嘅守護天使嘅紀念日,而唔係生日。

神父對啲啲慶祝生日多過名日嘅人感到唔滿意。佢舉希律王嘅例子,話佢係生日筵席嗰日,竟然命人斬咗施洗者若翰嘅頭。

神父對信徒將聖母奇蹟聖像嘅慶典看得比至聖誕母神誕辰——這第十二大主日——更為重要而深感憂慮,因為後者當時教堂裡只有寥寥數人。

為咗敬禮聖母瑪利亞誕辰,祭壇就係為呢個節日而祝聖;所以主教都會嚟參加呢個節日,並且會有盛大嘅慶祝活動。

此外,多年牧職期間,神父在教區教友心中灌輸了對聖若望神學家——愛之使徒——及其意義與偉大之理解,並教導他們在紀念日到教堂參加彌撒。他經常說:「畢竟,你哋屋企入面根本冇和平同埋愛。」如果唔係佢——聖若望神學家,愛嘅使徒——又有邊個可以幫到你哋?「小朋友,彼此相愛啦!」

佢經常懇求同嚴厲咁警告佢哋,要避免上帝嘅懲罰,節日當日唔好去市集、商店或者其他地方。佢教佢哋要珍惜節日嘅教堂禮拜,唔好用任何世俗或者對靈魂有害嘅嘢去交換。「只有喺教堂入面,人嘅靈魂先至可以得到更新,同埋從悲傷同病痛中獲得安慰。」

佢好留意十二大節日嗰日,教會入面要莊重又熱鬧,大家都要着得體面——如果唔係着新衫,最少都要着啲淺色衫。佢亦都確保節日嗰日有合適嘅食物。喺大齋期或者平日,佢會責備冇正當理由着淺色衫嘅人。佢對所有嘢都好留心——無論係屬靈嘅事,定係塵世日常嘅瑣事。

佢亦確保蠟燭純粹用蠟製成,尤其係祭壇上嗰啲。「上帝嘅恩典會降臨喺蠟燭嘅香氣上。」神父會咁講,佢對勤力嘅蜜蜂非常敬重。佢經常用佢嚟教訓我哋呢班懶散又粗心嘅人:「蠟燭帶嚟幾多好處——對神嚟講係蠟,對人嚟講就係醫治嘅蜂蜜。」至於唔孝敬父母,尤其係唔尊重自己媽媽嘅細路,佢就用蜜蜂點樣保護女王嚟做例子:佢哋好珍惜女王,如果女王病咗,就會成群飛埋去佢身邊,拍住翅膀令佢好返啲。

爸爸經常強調:「最好嘅嘢要留俾教堂,次啲嘅先留返自己用。」但係我哋就反過嚟:「好嘢自己用,次啲嘅先俾教堂。」而且我哋要盡心盡力,盡最大能力去做。

關於聖像

神父絕對唔會祝福教友送嚟嘅變形聖像(即係畫法違規、草率或者面容扭曲嗰啲)。如果有人捐咗啲古董聖像,但有啲位損咗,佢就會先整返好,再送畀有需要嘅人。佢對古董聖像非常推崇。當佢送聖像畀人作祈禱紀念時,有時會講:「但係呢幅係古董聖像,係用顏料畫嘅。」佢唔准人用鮮艷嘅紙花去裝飾聖像。

阿爸由禮拜返嚟,成日都嘆人哋屋企對聖像好唔尊重。如果有一兩幅聖像,就污糟咗、落滿塵,掛喺又骯髒又破嘅簾幕後面嘅牆角,有人會見到。然而,佢哋自己同仔女嘅相片,竟然幾乎掛喺最神聖嘅位置。

關於教堂嘅規矩

禮拜完之後,神父會吩咐即刻打開門同通風口,通風換氣。仲訂咗個時間表俾看守同值班嘅人,規定禮拜後要開門幾個鐘,同埋禮拜前要幾耐先開(要計埋天氣同季節)。佢要求清潔工嘅清潔時唔好揚起塵埃,並要保護聖像同鍍金飾品免受塵埃同煙灰污染。佢緊盯住所有服務人員,觀察每個人嘅工作态度:有啲好勤力,有啲就懶散又粗心。夜晚,佢就由自己房入面個扇細窗望住巡夜嘅人,有時會講:「個個巡更咗成晚都喺院度行嚟行去,我由窗望到㗎。」又或者對另一個就話:「但呢個就有離開過佢個崗亭,即係佢唔係值班而係訓覺。」佢絕對唔會容許咁嘅人繼續留低。同樣地,佢對教會同墓地入面發生嘅所有事——無論好壞——都保持高度警覺,並留意邊啲需要糾正。如果有人喺教堂入面行得好快,唔敬畏上帝,揮手亂舞,推擠其他人,或者喺墓地或街上都咁樣,佢就會當眾責備佢哋,以造就眾人。呢點對啲容許自己跑、踏腳或者大聲喧嘩,模仿聖徒嘅人尤其適用。長老嚴厲禁止呢種行為。從一個人嘅行姿同外在動作,佢就可以窺見對方嘅品格同靈魂深處嘅狀態。「人要行得安靜同平靜,唔好大步走或者踏腳,尤其係喺教堂入面,就算趕時間都一樣。」畢竟,世界正注視住我哋,並以我哋為榜樣。」由「智天使頌」到聖禮結束,教堂內任何動作都係禁止嘅(包括賣蠟燭、記錄祈禱請求等等);神父教我哋要留喺教堂直到禮拜結束,所以佢只係喺禮拜完之後先容許我哋敬禮十字架。佢經常重申:「我哋都老、弱、病、行動緩慢,做乜都慢。所以儀式先要咁耐。但係有啲年輕神父——強壯有力——乜都快手啲,儀式就快完。」(可惜而家我哋親眼見到呢點。)

關於唱歌

佢好鍾意有禱告心同感人嘅合唱。佢話:「大聲吼叫,甚至拍腳,都唔討好上帝歡心。上帝唔係聾,佢聽晒一切,亦知道我哋嘅心思。」

神父對合唱團嘅誦讀同歌唱一直都好留意,確保佢哋帶住敬畏上帝嘅心,虔誠同有禱告咁去讀同唱。佢最唔鍾意人嘈吵,尤其係有人大聲到蓋過其他人。佢好重視合唱團成員嘅努力同耐性,對佢哋非常尊重,盡量畀多啲關注佢哋。到節日個陣,佢會請佢哋飲茶,又派禮物。神父特別鍾意派頭巾或者手帕。有時佢會派晒手巾,連自己都有得剩。之後佢就畀人啲錢,去買多啲手巾再派。

關於服飾

佢會對啲鍾意華麗裝飾修女服嘅修女,或者着晒黑嘅俗家寡婦同女仔有意見。佢會話:「最好著藍色或者灰色,樸實啲。黑色救唔到你,紅色又唔會害你。」佢建議年輕人著色彩鮮艷嘅嘅衫,咁樣喺工作上先唔會惹人懷疑或者畀人無故中傷。

佢又話:「年輕人唔好太注重自己嘅外表。」佢哋唔好太講究自己嘅外表:唔使太經常洗澡,亦唔使着得好有品味,反而可以着得隨便啲,唔好令自己嘅心靈或良心受困,咁先唔會絆倒其他人。求自己嘅得救,唔好阻礙到人。至於老人家,就要保持乾淨同整齊,咁先唔會畀人輕視或者避開佢哋。」

論孤兒

佢對孤兒充滿同情同憐憫。每次見到佢哋,佢會先餵飽佢哋,安慰佢哋,由頭到腳檢查佢哋着咗啲乜衫同咩鞋,問佢哋所有嘢,並以言語、行動同禱告幫助佢哋。佢照顧佢哋,就好似自己嘅仔女咁。

關於教養子女

有時神父會講到婚姻嘅紐帶同夫妻本份:包括忠誠、信任,以及當配偶或子女有人生病時要保持嘅耐性。佢會責備唔孝嘅仔女,提醒佢哋父母嘅犧牲:佢哋嘅辛勤工作、佢哋嘅愛、細路病個陣喺搖籃邊守夜,以及為仔女生命同健康擔心嘅日子。「主會剝奪呢啲細路嘅幸福,」神父會咁講。「你要孝順你嘅父母,你就可以活得好長命。」佢會舉啲父母生前孝順佢哋,死後又為佢哋祈禱嘅細路做榜樣。

佢一再警告嗰啲由細個開始就教子女任性同以自我為中心嘅父母:「而家唔係子女跟住父母,而係父母跟住子女。」有時會見到有個細路仔拉住阿嫲或者阿媽隻手,講:「返屋企啦,或者去街啦!」淨係想快啲走離教堂。父母就照佢話做,帶住佢走咗。

神父唔止一次、兩次,都責備嗰啲父母過度偏心同鍾意子女,差唔多想拜子女多過拜上帝。「嗰啲簡單、文盲嘅農民自己連衫都着唔齊,鞋都唔係成對,淨係着到手頭有乜就着乜,餓住肚都要搵錢,務求令子女可以同城市知識分子媲美。但係子女一讀完書,就開始睇低父母嘅文盲同破衫,甚至連父母都唔想見人。」

大主教約瑟夫(切爾諾夫)呼籲父母由細教起,唔好殺生,由蟑螂、昆蟲、雀鳥、貓同狗開始。最終,呢種思想會擴展到人,連父母自己都唔會啱呢種殘酷之中倖免。「教佢哋要愛同憐憫上帝嘅每一個生物,唔好傷害佢哋。連植物都包括喺內。」但有啲熱衷嘅媽媽就對宗教嘅講道嗤之以鼻:「呢啲又係咩蟑螂同昆蟲?」佢哋連講道嘅意思都唔想明,更遑論教子女啲有用嘅嘢。(可能有啲人之後先明白,當佢哋個仔或者孫,因為成長中積怨太多,反過來教咗佢一課。)

論服從

有時候啲訪客為咗避開工作同屋企嘅麻煩,都急不及待想快啲走。但係同佢哋嘅願望相反,老豆會留佢哋一兩日。聽話留低嘅人就安全返到,無論屋企定工作都一切順利;但唔聽話走咗嘅人,就係路上、屋企或者工作度遇到唔幸。佢哋後悔唔聽老竇嘅話。

節日期間,佢哋會為任何人祝福行程,而自行離開嘅人同樣都逃唔過悲傷同厄運。

老竇唔鐘意啲憑一時衝動行事嘅人,佢哋嘅事情結局都好慘。其中一個年紀較大嘅女仔決定唔攞祝福就結婚。其他人就同神父講咗,神父答:「嗰個男人係乜嘢料?完全冇用!」眾人就勸佢唔好同佢結婚:「如果你堅持,你就會受苦!」後尾真係證明咗佢哋講得啱。

以前阿爸會喺大家面前咁講:「無論係父母、同輩、長輩,甚至細過自己嘅人,如果唔肯學識聽佢哋講嘢,將來長大咗就冇人肯聽佢,亦都冇人會聽佢。」

關於喪禮

阿爸痛心啲失去至親嘅人,會沉淪喺絕望甚至歇斯底里,喺棺木邊大吵大鬧、嚎啕大哭。阿爸會話佢哋係不信者。「一個冇信心嘅人,要離開佢嘅摯愛同財富,真係好難;同樣,不信神嘅親人,要失去嗰位寄託咗佢哋所有塵世快樂嘅摯愛,都好難。主摧毀咗佢哋嘅希望,但佢哋仍然唔明白神嘅旨意。」信徒雖然亦會為亡者哀慟,但他們克制得住,雖然悲傷,卻有節制。一切都以禱告和對神幫助的盼望來調和。信徒離世時好似安詳入睡,死後,守護天使的最後一吻會印在他的面龐上。」

為不信者或意外離世者舉行完葬禮後,佢有時會忍唔住講:「做呢啲喪禮真係好難呀!」(佢會為冇悔改或只為領受基督聖事而離世嘅人舉行喪禮,純粹係為咗安慰佢哋嘅親人。)至於喺非信徒屍體上誦讀《詩篇》嚟安慰佢哋親屬嘅人,佢都會講同樣一句:「喺佢哋身上誦讀《詩篇》真係好困難!」

如果神父為一位虔誠度過一生嘅老人家主持葬禮,禮成後佢有時會講:「一粒成熟嘅麥穗沉入咗永恆嘅穀倉!」但對另一個人,佢就會講另一番說話。佢知道亡者靈魂嘅歸宿。

佢對冇人替佢哋做過喪禮(無論親身或代誦)嘅死嬰特別傷心。「佢哋仍然會被帶去受洗,但係替佢哋做喪禮——就非常罕見。難道佢哋唔係死咗好多?」

有時其中一個詠經者見神父可憐,會建議將亡者嘅喪禮延遲到翌日,但神父就會嚴厲地答:「你知佢而家喺度點樣嗎?喪禮可以延期,但你自己都可能死,咁靈魂就永遠都唔能夠入土為安。」

佢經常勸人唔好喺追思禮上擺酒,更遑論伏特加。「大齋期時,就用大齋期嘅簡單餐點嚟紀念亡者;平日亦都簡單啲,擺幾碟嘢就夠,亡者唔需要呢啲。」至於窮人,佢就為佢哋祝福,叫佢哋用啲熱嘢餵三、四個人,就係咁多。

對一位失去獨生子嘅哀悼婦女,當她說:「真可惜;他係個好乖、聽話嘅孩子,對人人都好,而且有信心。」時,神父答:「咁就好——你餘生都會懷着美好嘅回憶。」如果佢仲活住,過一兩年就會同朋友飲酒飲到死,靈魂永遠都唔見晒。

「礦工如果唔講粗口,又敬畏上帝,就會好似殉道者,落去地下開採,就好似面對死亡。邊個知佢會唔會生還?」

關於父親的懺悔

以前有啲人係帶住沉重嘅心去搵神父,心裏對某人懷住怨氣,腦海入面嘅念頭好似鏈仔咁一鏈接一鏈:要同神父講呢樣、講個樣。但係一見到神父、擺到佢嘅祝福,所有嘢就好似煙咁散晒,沉重感同埋啲念頭都無晒。佢溫柔而溫暖嘅目光,暖到靈魂同心房。令人感到輕快同喜悅——冇嘢好講,冇人好埋怨——人人變得咁好。就好似太陽從烏雲後面露面,溫暖同照亮咗所有人,無論罪人定義人。喺呢道光裏面,人先至明白自己其實比其他仲差。

每次有人講到異象,佢只會答一句:「但我也都有見到!」佢仲會引用聖父嘅說話,話唔係見到天使個個先大,而係能夠見到自己罪過個個先大。

關於嘍叨

佢最唔鍾意人有目的、冇益處咁捫長氣,更遑論係為咗貶低人而講嘢。佢會即刻表示反對,令對方清醒。佢自己大部分時間都係靜靜咁聽,到最後只用一兩句就回應晒所有嘢。

佢會責備人咁講嘢咁多,對有意義嘅閒聊就更加嚴厲: 佢有時會對大家講:「我知道你哋可以滔滔不絕,但我冇牙又喉嚨痛,講嘢好辛苦。」講完咗一大堆廢話同閒聊之後,心靈就好似殘留咗一層厚厚嘅污垢,好似有人喺靈魂度灑咗沙咁,就算啱啱先有啲救靈嘅對話,都洗唔走。

阿爸又會講:「啲啲鍾意講嘢、閒聊、開玩笑嘅人,到佢哋人生盡頭,主就會收返佢哋嘅口。」(其實喺某啲情況下真係見到呢件事。)

關於笑同隨便嘅行為

父親最唔鍾意人笑同嘈吵嘅行為,尤其係有人推推擠擠,亦唔鍾意笑話、嘲笑同埋類似嘅嘢。佢引用救世主嘅例子,話佢從來都有笑過,反而係畀門徒見到佢喊。亦從來冇人見過天主之母笑過。

佢唔贊成講大話,就算開玩笑都唔得。「要永遠講真話,除咗真話之外唔講其他,亦唔好笑。笑同浮誇就係放蕩嘅開始。」

關於上帝嘅幫助與屬靈嘅跌倒

佢有時會講:「要到死嘅最後一刻,都要驚自己會跌倒,唔好靠自己嘅力量,而要只靠上帝嘅幫助,謙卑咁喺禱告中呼求佢。」

關於某個年輕女子(並非他的親近靈性兒女)嘅跌倒,他對其他人嚴厲地警告說:「一個被忽略、腐爛嘅傷口,既瞞過身體醫生,又瞞過屬靈醫生,要治療和醫好非常困難。誘惑一開始,本可以幫你,你就瞞住我,一句都冇提。」當你陷入深重困苦,先至喊住哀求:「阿爸,救我!」但我又點救到你呢?因為已經太遲啦!」佢又補充:「各種情慾之中,最兇猛嘅就係淫慾。佢可以折磨人喺病床上,甚至臨終床前,尤其係啲啲一生放縱、直到老邁都唔能自制嘅人。」呢種慾望深植骨髓;係所有慾望中最無恥嘅一種。有人可以靠自己擺脫佢。只有當你帶住眼淚同破碎嘅心歸向主,主先能拯救你。人要記住呢場鬥爭,直到臨終。一旦人稍為放鬆警惕、忽略祈禱,或者失去對上帝嘅敬畏,佢就會即刻顯現出嚟。只有不斷嘅祈禱、敬畏上帝、記住死亡,以及記住末日審判、地獄同天堂,先至可以將佢趕走。

有時有人向佢訴苦,講自己嘅缺點同軟弱,佢就會話:「讀書啦,你會喺度搵到一切!」佢會咒福一啲人去讀聖人傳記,又咒福另一啲人去讀聖父嘅著作——whatever 對每個人都有幫助嘅。

「關於你嘅得救,唔好忘記向聖父同聖殉道者求助。透過佢哋嘅禱告,主會從我哋嘅情慾中拯救我哋。但唔好有人以為可以用自己嘅力量擺脫佢哋。喺對抗情慾嘅爭鬥中,要到死嘅那一刻都唔好依靠自己。只有主先有能力,將向佢求助嘅人從情慾中拯救出嚟。亦都唔好等到死嘅那一刻先至去追求平安。」

有啲人埋怨畀人、魔鬼、情慾等等搞到好煩,長老唔止一次答佢哋:「當佢哋唱『與聖徒同得安息』個陣,平安先會嚟。但係喺個之前,要做到死嘅那一刻都唔好求安寧。人唔係為咗安寧而生,而係為咗將來生命嘅緣故去勞苦同忍耐。」(休息)。喺呢度,我哋係旅客、陌生人、客人。旅客喺異鄉、喺陌生事務中搵唔到休息。佢哋一步步向前行,務求更快到達佢哋嘅故鄉——即係上帝嘅殿、天國。如果喺呢度,喺呢個充滿憂愁嘅塵世山谷、呢個充滿享樂嘅世界,人放慢咗腳步,咁黃昏(即係人生嘅黃昏)

就會悄悄嚟到,死亡就會係靈魂毫無準備、冇做好事嘅時候捉到佢,而到時就有時間去做啦。死亡無可避免!無論財主憑佢嘅財富,亦無論貪財者憑佢嘅金錢,亦無論強者憑佢嘅力量,無論係國王定係勇士,都買唔到出路,亦都帶唔走佢哋所擁有嘅任何嘢。人赤裸裸嚟,赤裸裸走。只有信心、善行同施捨會跟住佢去下一個世界,冇人可以幫到佢:連朋友同親戚都幫唔到。

關於譴責

阿爸嚴禁係未先攞到佢哋祝福嘅情況下,就譴責或者貶低其他神父(無論係自己嘅定係其他人嘅)。佢自己都唔會畀呢啲人祝福。「我點知佢係咩樣嘅人?或者佢比我哋所有人都要好,但我哋就咁去定罪佢。我哋點知佢嘅靈魂狀態?」「以外在嘅樣貌同行為去判斷,就好像容易出錯,而呢種錯誤係一宗嚴重嘅罪過。」

「點解你哋要將我嘅神父當細路仔?我令你哋跪低!」——佢就咁同啲真係將神父(無論年長定年輕)當做下屬或者平等咁對待嘅人講。

佢受唔到有人被讚揚、批評或者定罪。佢就算係最卑微、最軟弱嘅人身上都會搵到優點,反而係被讚揚嘅人身上就會搵到缺點;透過呢種方式,佢會令驕傲者謙卑,終結虛空嘅榮耀。

佢有一次同啲「自以為有見地」嘅人講:「我都見到人嘅缺點,但我都有出聲,唔會揭發佢哋。最好係喺心裏面為人祈禱,等佢哋自己明白自己嘅錯,而唔好似啲人咁,即興咁就揭發佢哋,咁樣可能會令佢哋灰心,甚至絕望。」

有時神父會講:「教人就好像係鐘樓度擲石頭;佢自己修行就好像要將石頭搬上鐘樓。」

關於節制

佢仲教大家要勤儉節約,尤其係收成差嘅年頭。有次有個貧窮嘅寡婦吹噓話佢哋屋企食咗烤薯仔。神父就講:「但係有啲人連薯仔都有得落湯,你竟然大魚大肉,就算係人出於對基督嘅愛心送畀你,都咁浪費。」

有時食午餐嘅時候,會用甜饅頭配茶,甚至擺出牛油。神父雖然有反對,但就唔摸啲牛油。見到呢幕,大家就明白牛油係奢侈,同埋唔節制嘅表現。

有時屋主會淨係請神父一個人入座,但佢唔會坐低,除非所有人都獲邀坐低;只有到時佢先會同大家一齊坐低。佢唔贊成人哋遲遲同起遲。佢話:「最好早啲瞓,唔好遲過五點半先起身。要養成有秩序、有規律嘅習慣。」

神父唔贊成啲積聚多過所需嘅人,亦唔讚賞啲亂花錢、連最後嘅家當都送晒出嚟、剝奪自己生活必需品嘅人。「人要遵守中道;過與不及都係毀滅。中道適用於所有塵世事物,而喺天國同靈性方面尤其如此。」「凡事急於求成者,都要被制止;凡因疏忽或軟弱而落後太多,不顧自己靈魂得救者,就要被幫助從沉睡中醒來,與中間者同步,既不急於先,也不拖在後。」

祭司會講:「我哋嘅罪過同慾望,唔係因為酒、女人、金錢或者財富,有啲人就想咁樣為自己開脫,而係要怪就怪自己節制唔到。醉漢就怪酒,妓女或者通姦者就怪男人或者女人;貪婪者就怪金錢;有錢人就怪財富;如此類推。」由此可見,如果有咗酒、女人、金錢或者財富,罪人就唔會犯罪。神以極大嘅智慧同美善安排咗一切。但係,邪惡就係由唔明智咁使用同處理事物而產生嘅。

佢亦都唔止一次講過:「要喺自己身上搵罪惡,唔好怪人或者怪自己處理唔好嘅嘢。就好像細路仔玩火或者玩刀咁:佢會燙親自己,會割親自己。」

關於我自己

有一次,當被問到:「你哋點解聚埋喺度?」有個女人就簡單咁答:「嚟睇你。」神父就回應:「如果你要睇我,你啲眼一定好差。」

佢經常提醒教會理事會,亦寫信畀主教,表示想退休唔再做主動牧職(隱居),話:「修人哋屋頂都夠啦,自己屋頂漏水都有人理。」但答覆永遠都係一樣:「要服侍到死。」

當佢感到自己嘅盡頭快到時,佢經常提醒佢哋,要揀啲雖然弱不禁風,但係「自己人」嘅人做神父同領袖。咁一切就會保持原貌,就同啲老神父手下啲陣一樣。

喺大節日嗰日,佢會請合唱團成員食糖果。追思禮拜完咗之後,佢會親手派畀所有在場人士,講:「我就係咁,自己拎啦——我有家人。」

「我點解要收埋晒呢啲嘢?我也都唔需要。」但啲人就喊住求佢,最少收啲嘢。神父就由某啲人手上拎咗,祝咗福,再還返俾佢哋。佢又會從其他人手上收起,即刻送畀其他人。至於第三批人,佢就也都唔收,唔理佢哋有幾唔開心。如果佢哋留低咩嘢,佢都會好耐都唔理,之後先送畀有需要嘅人。

佢樂意又充滿愛心地向所有人分發無酵餅,尤其係遠道而來嘅人。喺聖周期間,禮拜完之後,佢會坐喺教堂或者紀念小堂,身邊放住一籃復活節蛋,佢一邊賜福,一邊將復活節蛋逐個人送出,令大家好開心同得安慰。

關於修道生活同塵世

佢曾經話:「我哋出家人同世俗之間,隔住一條好深嘅鴻溝。」「世人永遠都唔會明白我哋嘅生活,同樣我哋亦唔會明白佢哋嘅。如果出家人預先知道喺呢條狹窄但能救贖嘅道路上,有幾多誘惑同悲傷等住佢哋,就有人會出家;而如果世人知道已經出家嘅人將來會獲得嘅祝福,就人人都會出家。」

「點解要關閉啲寺院?因為啲和尚開始駕三駕馬車,著羊毛大褸。以前,和尚著帆布法衣同粗麻布袈裟,勤力耕作。嗰啲先至係真正嘅和尚。」有位出身貴族嘅住持,而非由本寺尼眾中選出,竟以冷酷無情、殘暴手段,急速將新出家尼推向「天國」。可憐啲尼姑只能以青菜充飢,而住持為討好上層,將一切都送出去,卻剝奪自己人最基本嘅所需。

佢經常重申:「知道主人心意卻唔去行嘅僕人,會比唔知道主人心意嘅僕人打得更慘。」又對某啲人直言:「你哋自以為知道晒一切,卻用世界去換神(或者係神用世界去換你哋)。」「世界應許黃金,卻只會付出污泥。」「未婚者關心上帝,而已婚者則關心妻子。」「未受婚姻約束的人永遠自由。他唯一關心的是靈魂嘅得救。人生嘅目的 ialah 純潔;其終點 ialah 天國!」

當神父年輕又身體健壯時,佢會拒絕坐車,話:「我係和尚,要行路,唔可以坐車。」佢會行好遠嘅路,例如去費多羅夫卡、梅爾科姆納特、澤連雷斯特、基爾札沃德等村。佢有時會講:「我以前好鍾意拎住個水壺行去Zelenrest郊外,去泉水嗰度攞好水。行路嘅時候,我會唱:『佢已經垂顧我哋!』……」

有兩位年輕女子叫初學者去同神父講佢哋嘅事。神父諗咗一陣,就答:「你哋唔知點做……」如果你哋熱情款待佢哋,佢哋會更加依賴你;如果你哋唔理佢哋,佢哋就會尷尬!」透過呢番說話,神父向嗰班後尾成為神父嘅年輕人講得好清楚,女仔對神父過度依賴,同神父對女仔過度依戀,都唔安全。但係粗魯亦唔安全。又再次回到可嘉嘅中庸之道。「凡能喺上帝幫助下做到嘅,就可以避開好多誘惑。」

有一次,喺屋企飲茶嘅時候,女仔坐喺一間房,婦女坐喺另一間房(有時為咗教導女仔,要同佢哋講一樣嘢,又同婦女講另一樣嘢)。突然,其中一位婦女行入女仔嗰間房,嗰度亦有神父坐緊。神父嚴厲咁望住佢,講:「畢竟呢度只係得啲女仔坐緊,而啲女人喺另一間房;咁你走去同佢哋一齊坐啦。」佢唔開心、喊住、覺得自己受冤屈咁走咗,神父就話:「點解要嬲?我只係講真話:因為你係女人,就應該同其他女人坐。我又冇話你係男人,咁點解要嬲?」

有一次,喺一張有婦女同女仔一齊坐嘅枱,其中一位婦女就講神父對女仔比對婦女更加有憐憫心。神父就直情同佢講:「你結過幾次婚?你享受過各種安慰,但啲女仔就也都有!」佢哋只要一匙一匙咁將神父嘅湯匙舔晒,就已經好開心,對佢哋嚟講,呢個就係最大嘅安慰。」

佢經常提醒佢哋要留意自己嘅思想同心靈嘅純潔,唔好模仿嗰啲「聖愚」;佢會講:「冇做好事同心靈唔潔,清淨都救唔到你。」「外表再好都有用,如果內心污穢,情慾未被克服。」「救主點解咁鍾意約翰神學家,唔係因為佢嘅純潔、貞潔、愛心、忠誠、溫柔同順服咩!所有門徒喺十字架下都離棄咗耶穌基督;只有約翰神學家無畏咁企喺十字架旁。」而且唔止一次,神父都會講:「愛高於一切美德。」" "上帝就係愛," "有咗愛,就算你將自己嘅身體獻嚟當作犧牲燒晒,都係一場空。" "有愛就有上帝。" "有上帝就有和平、和諧同寧靜。有愛就有矛盾、衝突、不和、背叛同誣衊。"「愛是恆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不計算人家的惡,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罪,不自誇,不張狂,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不喜歡不義,只喜悅真理。愛是永不止息。」作為例子,神父會引用約翰神學家,佢憑住愛,將佢個門徒從強盜集團帶返教會大家庭。

佢經常鍾意重複約翰神學家嘅說話:「小朋友,彼此相愛!」用呢句話提醒我哋要愛神同近人,有咗呢兩樣,無論工作、禱告定禁食都冇任何益處。

摘自謝瑪大阿基曼德里特·塞巴斯蒂安嘅講道

論悔改的罪人

「罪人啊,拋棄你嘅情慾同罪惡習慣;天國對你嘅呼召,勝過對九十九個義人!天上為一個悔改嘅罪人而歡喜。天國尋索你的得救。只要悔改,歸向主,遠離罪惡。為你,主親自降生在獸圈中,受盡苦難:祂被打耳光,被唾棄,被冠以荊棘,並被祂所造之物之手釘在十字架上。祂受苦並死去,好叫祂後來得榮耀並升天。而你呢個人,有咩好自誇?你自己擁有嘅,有咩配得上永恆?你帶唔走財富;榮譽、光環同健康都係短暫嘅。等我哋為將來嘅生命積聚財富,透過乞丐、窮人同病人喺嗰度積聚我哋嘅財富。你係天國嘅子民;咁點解仲要咁緊緊咁執著呢個世界?你係天國嘅繼承者,擁有不朽嘅靈魂,就係獨生子親喺十字架上嘅死所贖回嚟嘅。」

1960年1月31日

論守護天使的引領

「守護天使常與心地純潔、良心清明的人同在。只要你聆聽你內心和良心的聲音,你就會永遠聽到他用聲音引領你走向真理。」凡是感到靈性飢渴——即靈魂的靈性敏感——的人,就好似人為了滿足肉體的飢餓而尋找食物一樣,會以神的話語滋養來滿足他們的靈魂。那些靈性敏感被壓抑、被慾望蒙蔽的人,除了肉體之外,不會感到任何飢餓。然而另一個人卻忘記了身體的飢餓,努力去滿足精神的飢渴。激情透過思想的逐步提示、同意,以及行為的實施,使靈魂失明:1) 痛苦,2) 疾病,3) 靈魂的死亡。當一種激情佔據人心時,聖靈和守護天使就會退去,而那人的靈魂就死去。「主啊,救我們脫離这一切!聖守護天使,請為我們向神祈禱!」

無日期。大天使米迦勒瞻禮。

論鄰舍之愛

「人點可以唔愛佢呢?佢係整個宇宙嘅創造主同製造者,掌管一切可睇見同唔可睇見嘅事物,亦都係你——人類——嘅創造者。主創造咗人,將賦予生命嘅氣息吹入佢;祂賜俾佢自由意志同理智;祂又賜俾佢一顆能夠因神嘅恩賜而喜樂嘅心。唔去愛造物主,反而去愛受造之物,就等於唔去愛生命,而去愛死亡,係憎恨自己,係自己嘅敵人。唔去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就係將造物主敵對自己。人要盡心、盡性、盡意去愛造物主:要默想、要思考、要反思神同佢賜畀我哋嘅福份。因為佢看見我哋對佢同對鄰舍——我哋為佢嘅得救而愛,而唔係為自己——嘅所有心思、願望同意圖。」

無日期。

晚上喺大門房,賽巴斯丁神父講咗一句

「我讀咗《致天主之母〈意外喜樂〉阿卡西斯》嘅經文,同佢長談。已經做咗三年四個月嘅大修道院長,但我仲未學到謙卑同忍耐。我急躁、懶散、粗心,又多話。但人要行窄路;天國唔會有兩個。人要背住洗禮時所賜嘅十字架,直到生命盡頭都唔可以埋怨,亦要忍受神所遣嚟嘅一切悲傷。主自己都忍受咗:佢喺馬槽度出世,喺貧窮同默默無聞中長大,跟住出去傳道同行神蹟,開悟凡人。但係猶太人出於嫉妒,將佢釘喺十字架上。所有使徒都殉道,所有早期基督徒都流盡鮮血,然而我哋連最微小嘅艱難都唔肯忍受。」

主啊,憐憫我哋!最甜蜜嘅耶穌,赦免我哋...我哋要為一切事時刻感謝天主。」

1960年6月26日

紀念約翰神學家——愛嘅使徒

「太初有道.....作為最純潔、最尊貴、最溫柔者,救世主將祂的母親託付給他。你真福,雷子,如鷹般高高在上,以你的教導雷聲隆隆。」

1960年5月25日

大齋期開始

「生命之賜者啊,求你為我開啟懺悔之門.....」稅吏因深切地意識到並感受到自己的罪惡,而悔改。他與法利賽人不同,並未以傲慢和驕傲的態度向神禱告。稅吏心存懊悔,不敢抬頭望天,捶胸呼求主說:「神啊,可憐我這罪人!」真正悔改的人,就如此這般。要悔改,不可再返轉頭,重蹈舊罪,而要以更新了的心靈,開始一個新生命。」

1960年2月7日

塞瓦斯提安大主教嘅訊息

"...喺神面前,將祂載到我心裏。因為祂只進入純潔嘅心,唔會畀驕傲、淫亂、污穢同其他罪惡所玷污。主啊,攞住我嘅心,潔淨佢! 當我哋透過謙卑、忍耐、純潔、貞潔、柔和、善行、對鄰舍——尤其係對神——嘅愛、順服、禱告,同埋節制我哋靈性同肉體嘅感官同思想,為祂開路,主就會降臨到我心入面。我哋因放縱、情感同思想唔潔淨、面對悲傷同病痛時嘅不耐性、埋怨、唔感恩,以及以惡報惡,就擋住咗祂嘅路。

無日期。

大主教塞巴斯蒂安名日

塞瓦斯提安神父自己正主持禮儀。上帝已強化了他的虛弱健康。瑪利亞修女違背他的意願,要他撫平胸前十字架。而他則因為修女的任性與不聽話,立即懲戒了我們的兄弟。佢着返佢嘅祭服,喺禮拜期間坐喺襟布上(呢種場合佢通常會拎起個塊),結果將個塊布皺晒,睇落仲比之前更差。呢個就係個教訓。聖禮比以往更加莊重,祈禱儀式亦都一樣。之後,大家向主禮者道賀佢嘅名日,並送上最衷心嘅謝意同祝福。但係呢位生日主角,一如既往,愈受人尊崇,愈謙卑,並喺度自貶身份。佢甚至對冗長嘅講話同閒聊感到反感:「我唔需要你哋任何嘢(唔係禮物、唔係讚賞、亦唔係多謝);令我開心嘅係你哋之間嘅和平、愛同和諧.....」

1959年12月31日

關於撒瑪利亞的婦女

「主上帝本身就係靈魂嘅真正快樂、真正嘅安慰、救主畀撒瑪利亞婦女嘅真正良善。其他人就係喺粗鄙肉體嘅感官慾望、財富、榮耀同塵世權力入面搵樂趣。」嬰兒嘅慾望同追求對細路仔嚟講好可笑;細路仔嘅慾望對青年嚟講好可笑;青年咁熱衷嘅慾望對成熟男人嚟講好可笑;而成熟男人嘅慾望對老人家嚟講又好可笑.....我哋用滿足無盡嘅慾望去充實感官,卻令靈魂變得空虛。我哋嘅感官充斥住,靈魂卻空虛。「我哋嘅主偉大,能力強大;祂嘅智慧無可勝數。」

1959年5月31日

主升天

「昔日不配於地,今則配於天朝敬拜。所失者少,所獲者多。上帝已將我等往日之憂傷,化為今日之福益。故當我等以聖潔度日,以純潔度生,俾得配承受天上未來之生命。」升天嘅耶穌,求祢將我哋嘅靈魂同心思意念,從黑暗、虛空、憂鬱,以及對塵世、肉身、世界同佢短暫歡愉嘅執着,提升到永恆同主耶穌基督為我哋預備嘅將來福份,祂以祂嘅寶血贖咗我哋。

無日期。

聖安德烈首位被召使徒瞻禮日

佢係第一個喺基輔嘅山頭豎起十字架,並宣佈呢度同呢片土地有一日會喺正教中興旺。當佢望住為佢預備嘅十字架,佢心靈裏面就因喜望而歡欣鼓舞,因為佢盼望可以透過十字架同基督喺天國裏面合一。我哋都要喺將來嘅祝福中,達到屬靈嘅喜樂同歡欣。

「聖愛係一切完美嘅總和。呢種愛就係神之母所擁有嘅,佢係「天上嘅奇蹟,天上嘅聖潔」。

「我靈魂的新郎,最忌妒不過;若我與祂之外愛任何事物,就等於我不愛祂。」(出自《Paterikon》)。「從十字架上,救主大聲呼喊:『我渴!』……祂渴慕我們的得救……」

1958年12月13日

論守護天使

「每個領洗嘅人,喺洗禮嗰刻就會有一位守護天使畀佢。人要點樣保持同守護天使之間嘅合一?佢係透過良心同心靈嚟工作。當一個人關心自己靈魂嘅得救,保持良心純潔,遠避一切罪過,就會感受到守護天使嘅同在。守護天使會引領呢啲人行向一切善事,送佢哋好嘅念頭,並警告佢哋唔好行惡。我哋喺離開呢個世界嘅嗰日就會見到我哋嘅守護天使。但我哋重聚嘅情況就睇我哋同我哋嘅所作所為。守護天使會唔會歡喜,定係為我哋嘅大意生活而憂傷?佢會從嗰啲既唔承認佢,亦唔重視自己靈魂嘅人身邊退去;佢會從嗰啲違背良心、一錯再錯、沉溺罪惡中、壓抑良知、硬化心扉嘅人身邊退去。當守護天使退去,黑暗嘅靈——魔鬼——就趁機而入,使人成為他的奴僕。於是,人的靈魂就失喪了。守護天使退去之後,為那失喪嘅靈魂而哀哭。」

所以,我哋要留心我哋嘅守護天使;喺一切善行上向佢祈求幫助,並從一切罪惡中得釋放。我哋要請佢不斷引領我哋歸向主,並且唔好用自己嘅行為令佢蒙羞。」

1958年11月21日

「主用六日創造了宇宙,第七日就安息。祂吩咐人類也要做六日工,第七日要安息,並將時間獻給神,為祂的名得榮耀,也為佢哋靈魂嘅得救。但係,人類嘅仇敵出於嫉妒,喺我哋心裏面種下唔想遵守呢條誡命嘅慾望。就算喺救主基督未嚟之前,當主透過亞倫叫法老容許人哋去曠野守三日嘅節期獻祭嗰陣,法老反而叫人哋繼續做工,並且派人監督。免得我哋走入自己靈魂嘅曠野,法老(或者就係惡者)就話:『繼續做你嘅生意,處理你嘅公務,討好你嘅老闆,或者為你嘅子女賺取衣食。』」「你哋要咩筵席?」我哋為自己嘅事偷走上帝嘅時間,上帝就咒詛我哋,唔畀我哋成功。但當你將你嘅事交託畀上帝嘅主權安排,上帝就會為咗你嘅好處豐豐富富咁安排,並帶到一個有利嘅結局。」「我哋唔單止做足六日嘅勤力工夫,喺第七日仲要放縱自己,懶散同飲醉,冇去教堂獻祭同感謝上帝嘅祝福。」

1959年1月14日

主日

「心比石更硬,比鐵砧更硬。一個邪惡的良心,一個被肉體和感官罪惡習慣苦毒化的靈魂,以及缺乏悔改。他見到屍體時會大笑,對別人的言論和責備置之不理,並因良心苦毒而悲傷痛苦。」用鎚頭打碎火爐比打碎人心容易得多。摯愛之人的離世、他人的勸誡、教會關於末日審判、地獄、疾病與悲傷的教導——所有這些都如鎚頭敲擊人心。但人心不肯屈服;它已因邪惡而硬化。如同一醉如泥的人,心智已對一切美好與人性失去理智。主啊,賜給我們有血有肉的心;除掉我們這些石心,好叫我們能感受到榔頭的敲擊!「他們辱罵我,打我,但我卻未受傷。」先知呼喊:「祭壇,祭壇——」卻不是對君王或那比祭壇石更硬的人的人民呼喊。」

1958年12月8日

「那行神旨意的人有福了,不是行自己所喜悅的。」主啊,我以我整個靈魂和全心投降於祢的旨意。祢要照祢的意旨待我。行自己心意的人,被奴僕的恐懼和對塵世財物的執着所捆綁。未得着敬畏神的人,行不了神的心意……

1958年9月9日

聖若翰洗者殉道節

施洗約翰因公義和真理過早殉道。人為真理而死時,真理就會勝利;否則人人都會以為可以無拘無束、任意妄為。若無公義和真理,世上就不會有生命,人人都會因放縱而滅亡。我哋都要按真理同公義去生活,並以身作則,成為他人嘅榜樣。真理、純潔、愛同貞潔喺主眼中極為蒙恩。聖潔嘅殉道者為咗真理同公義忍受酷刑,令虛假同無法可恥。

1958年9月11日

論時間

「世界上有咩比其他嘢更寶貴?時間!有咩係我哋唔知悔改又枉費咗?時間!有咩係我哋最唔重視、最忽略嘅?時間!如果我哋浪費時間,就等於浪費自己!」我哋將會失去一切!當我哋失去最微不足道嘅嘢,都會去搵返佢;但係當我哋失去時間,就連自己都唔知道。時間係主賜畀我哋,要用嘅靈魂嘅得救同得着永生。時間要好似一個好管家分配每一分錢咁,分配得當——每樣都要用嘅正處。每樣嘢都有佢嘅手上嘅用途。所以,我哋要合理分配時間,唔好用嚟做空洞嘅消遣、娛樂、閒聊、大餐或者狂歡。主會因為我哋為咗自己嘅私慾偷用時間,而唔係用嚟事奉神或者造就靈魂,嚟向我哋算帳。」

1958年9月8日

大天使米迦勒瞻禮

「喺天上地下都有平等,亦永遠唔會平等。平等只存在於三位一體嘅聖三一。大天使米迦勒就係憑謙卑、忍耐同勇氣打敗咗路西法。大天使加百列係上帝奧跡同奇蹟嘅宣告者。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職責。」

1958年11月21日

主日

「睇魯的 daughter 死咗,但主將佢從死裡復活。人嘅靈魂就係咁樣死嘅:因為有罪嘅思想、犯罪嘅意志,同埋實際犯罪。然後恩典離開,靈魂就死咗。呢就係我哋對靈魂嘅疏忽。當病症剛開始、易於醫治時,我們不會求助於醫生;即使生病了,我們仍然不去。但當女兒(靈魂)已經死去,我們才求助於主——靈魂與肉身的醫生:「我女兒已經死了。」主說:「她不是死了,只係睡著咗。」

我哋要喺年輕、正值盛年、身體健康、心靈純潔、精神抖擻嘅時候,將自己獻作祭品畀主;而唔係等到失去咗以上一切,甚至做咗魔鬼嘅奴僕之後先至獻上。

主話:「趁住白日(生命)去做工,因為黑夜(即係衰老同死亡)就要到,到時就太遲啦。」所以嗰啲愚蠢嘅童女冇油,因為新郎嚟嗰陣已經係夜晚,冇得去買油。佢哋成日都粗心大意、唔上心,結果燈都燃晒,新婦房嘅門都關咗,佢哋入唔到。同樣地,我哋向主獻嘅唔係殘廢、扭曲、瞎眼或者腐爛嘅,而係要獻上健康、純潔、無瑕疵嘅。正如先知所言:他耕地、播種、除草、灌溉;但到收成時,卻一無所獲。田裡零星幾束禾,葡萄藤上零星幾串葡萄。主敵來時,偷走一切,攜走一空。同樣地,人要喺自己靈魂嘅田地入面耕作,唔好徒勞無功,要時刻警醒自己,免得仇敵——世界、魔鬼、肉體同死亡——嚟掠奪佢。世界嚟攞佢嘅份,用財富、奢華同野心去誘惑。魔鬼就嚟,將最後啲嘢攞走:純潔、貞潔、無邪,同對上帝嘅敬畏。年老同死亡嚟到;人想喺自己嘅田裏收割啲嘢,卻乜都搵唔到。喺罪惡一生中,只有零星嘅幾次做好事嘅心意。人就後悔自己一生冇積下好功德,為將來嘅生命作預備。死亡嚟到,就再有時間悔改、流淚同禱告。突然死亡尤其危險。所以,人唔可以將悔改同積善功德拖到老邁,到時連身體同靈裡都冇力氣。一切都會畀仇敵搶走,到時你乜都有晒;燈都熄晒。要用愛去禱告,所有事都要先禱告先做。因為有咗禱告,就只係徒勞無功。禱告嘅時候,要求成就神嘅旨意同祂嘅誠命,而唔係求自己想要嘅嘢。要不停地愛神,不停地禱告。真誠地去愛,有信心咁禱告,主就會因祂嘅憐憫唔會離棄你。「我向邊個仰望呢?唔係心裏柔和謙卑嘅人麼?」你要謙卑自己,喺萬物嘅創造主——主面前,承認自己嘅渺小。「如果佢唔愛我,我就唔會愛佢」——呢番說話係魔鬼嘅。任由佢唔愛你,但要用愛去戰勝佢嘅仇恨。用真愛同敬畏上帝嘅心,去克服仇恨嘅激情。

「人看外貌,但主看內心。」「上帝藉教導對心思說話,藉感動對心靈說話。」

1958年11月11日

復活節主日

向神求心靈的純潔和罪得赦免,為你所做的事深自省察,並自認是眾人中最惡劣的。主自己就會臨到你,你心裏將會有世人所不知道的喜樂。凡事要照神嘅旨意、為神而行,唔好為人——你固然要愛人,但要遠離佢哋。「尋索神,你嘅心靈就會得生。」我哋要保持良心清白,心靈純潔。由此,我哋嘅言行必須符合基督嘅誠命,免得佢哋對我哋講:「然而佢哋自稱基督徒,仲會禱告,但佢哋做緊啲乜嘢?」

我哋要保持純潔同無瑕嘅良心,好叫仇敵冇得攞我哋一絲一毫嘅便宜,亦好叫我哋嘅良心唔會因我哋嘅所作所為責備我哋;咁我哋心入面先有得享平安同喜樂。

無日期。

「聖靈啊,求祢如母親懷抱般接納我們。求祢來住在我們裡面,將祢的家安在我們心中。潔淨我們的思想、心靈和情感,除掉一切不潔的念頭、感受和慾望,以及一切 玷污我們的事物。主啊,求祢藉着祢的恩典幫助我們;沒有祢,我們無法拯救或保守自己。至聖三位一體,我們的神,願祢得榮耀!「求祢以祢誠命的磐石,堅定我搖動的心。」

無日期。

卡拉甘達嘅老婦

修女阿尼亞

修女阿尼亞(亞歷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斯塔羅杜布采娃)於1884年4月15日出生。佢天生失明,父母帶佢去咗沃羅涅日,到聖米特羅凡聖徒嘅聖遺物處。喺嗰度,呢個女仔痊癒咗——佢重獲視力。

父母離世得早。先係佢阿爸過身,當亞歷山德拉十四歲嗰年,佢阿媽又過身。亞歷山德拉就同佢大姐同細佬一齊生活。佢姐姐就負責撫養細佬,而阿歷山德拉就輟學,哀求親戚帶佢去札姆捷諾-蘇霍丁斯基修道院,嗰度有間著名嘅聖像畫學校。佢喺嗰度住咗二十一年,喺阿尼亞呢個名下受戒成為長袍修女,並學習聖像畫技藝。

阿尼亞嘅母親係長老瓦爾索諾菲嘅靈性女兒,每年當佢獲准請假嘅時候,都會去奧普廷隱士村探望佢。佢畫咗一幅長老瓦爾索諾菲嘅肖像,後來被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收藏。喺長老瓦爾索諾菲離世前唔耐,佢將呢幅自己都非常推崇嘅畫送畀阿尼亞。呢幅畫一直掛喺阿尼亞母嘅卡拉甘達靜修室。佢成日講:「唔係我畫咗呢幅肖像,係瓦爾索諾菲神父透過我嘅手畫出嚟嘅。」

媽媽同奧普廷納修道院嘅賽巴斯蒂安神父好熟,修道院關閉之前每年都會見到佢。佢話神父年輕時好英俊,面容特別光彩照人,對訪客好友善同親切,盡力幫助每個人。長老瓦爾索諾菲稱佢為「蒙福者」。長老若瑟非常鍾意佢,成日講:「佢有顆柔軟嘅心靈。」

有一次,發生咗一件事。阿尼亞老母嚟探望長老,企喺細茅屋嘅接待處。初學者史蒂芬行埋嚟,輕輕用自己隻手碰咗阿尼亞老母隻手。阿尼亞老母當時心入面好嬲,覺得呢位初學者太過熟絡。但生活證明,未來嘅長老已經喺佢身上認出自己嘅屬靈孩子,而佢亦會費盡心機,為咗用聖像裝飾教堂而勞力。

1919年11月,布爾什維克解散咗札納門諾-蘇霍廷斯基修道院,阿尼亞母就喺沃羅涅日地區嘅諾沃霍佩爾斯克鎮落腳。喺呢段期間,阿尼亞母喺日記度寫道:

「主啊,幫助我忍受一切發生嘅事;賜我力量同忍耐。依家我需要智慧,喺異鄉獨自一人嘅時候,自行解決嚴重嘅事情。

「1929年2月18日。」

阿尼亞母要忍受好多悲傷、艱苦同屈辱,但佢一句都有講過。

1952年,Sebastian神父召佢去卡拉甘達,為禱告屋繪畫聖像。1952年1月4日,32號特快列車將阿尼亞修女帶到卡拉甘達。佢要喺卡拉甘達安頓落腳好困難;起初佢打算返去諾沃霍珀爾斯克,但係經過神父嘅祈禱,佢就留低咗。起初,佢住喺教堂門房,喺度畫聖像。佢畫嘅第一幅聖像係一幅擺喺聖像屏風上嘅救世主聖像,畫得同愛琴海蒙山「快於聆聽」聖像一樣大。阿尼亞修女畫呢幅聖像嘅時候,塞巴斯蒂安神父經常會走過嚟,企喺佢身邊。當呢幅聖像差唔多完成嗰陣,有一次Sebastian神父走過嚟,話:「夠啦,唔好再落筆啦。」佢仲畫咗其他聖像:聖三一、主升天、逃往埃及、基督復活同其他好多,裝飾咗成間教堂。佢嘅聖像亦裝飾咗卡拉甘達嘅大天使米迦勒教堂,以及舒丘欣斯克、博羅夫斯克村、奧薩科羅夫卡同其他城鎮同村莊嘅教堂。喺阿拉木圖,佢為約瑟夫主教繪製咗好多聖像,包括一幅托博爾斯克聖若望嘅聖像。1956年,阿尼亞修女喺聖靈大公教主亞歷山大嘅祝福下剃度出家。

阿尼亞修女唔單止係一位有才華嘅藝術家,仲係一位有智慧嘅長老。佢有通靈嘅天賦,但一直瞞住其他人;當有人向佢請教時,佢有時會講:「咁啦?我只係個老太婆,乜都唔識;我就係坐喺灶邊,從來都唔去邊度。」可係佢自己乜都識、乜都見到。

萊莎·尼古拉耶芙娜·阿尼西莫娃,車里雅賓斯克

1966年9月,我哋由車里亞賓斯克去咗維爾霍圖里耶,參加維爾霍圖里耶聖西蒙嘅紀念活動。維爾霍圖里耶教堂嘅神父亞歷山大問我哋:「你哋去過卡拉甘達未?嗰度有Sebastian神父,要唔係靠佢嘅禱告,我早就死咗。你哋一定要去搵佢。」

我哋花咗好耐時間先搞掂;一直拖住未出發,直到1967年8月、聖母升天節前夕,我哋五個人先到卡拉甘達,嗰度先得知阿爸已經過咗一年幾。喺聖米迦勒教堂,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嚟接我哋,並吩咐佢嘅初學修女安娜·西多羅芙娜帶我哋去見阿格尼亞修母。我哋到咗佢屋企,修母拄住支細拐杖行出院子,嗰支拐杖就係佢平時用嚟走動嘅。佢望住我哋,目光咁銳利,我心諗:「依家佢會睇穿我所有嘅罪!」就退後企喺人哋後面。修母講:「聽日再嚟。」「去領聖體,然後再返嚟。」

第二日,我哋領受聖體後,就去探望修母。我哋從佢嘅初學者瑪麗亞口中得知,阿媽成晚都喺度為我哋準備午餐。阿媽叫我哋坐低喺枱邊,開始盛菜畀我哋。有包心湯、粥、西瓜、瓜類、葡萄同埋茶——有一樣嘢佢有預先擺好同準備畀我哋。佢不停咁餵我哋,我哋就繼續食;其實我哋已經食飽,但都繼續食。呢陣時,佢企喺佢房門口,望住我哋每一個人。跟住佢擺出咗幾本雜誌同書,翻到啱嘅頁面,叫我哋每人拎嘢睇。當我哋睇完之後,佢就開始送我哋禮物:一條頸巾畀一個人,一塊布畀另一個做裙。我哋就拒絕:「唔使啦,真係,我哋乜都有晒。」——我哋心諗,點解要向瑪利亞拎嘢?但係佢個見習修女就話:「拎啦,因為瑪利亞已經為佢哋祝福過。」

我哋獲得咗佢嘅祝福,可以寫信畀佢,我就寫咗:「修母,我真係好掛住您嘅午餐——真係好好味!」佢回信話:「再嚟同我哋一齊食午餐。」之後每年假期,我哋都會去卡拉甘達探望修母。

吸引我向修女靠近的,是她的慈愛和溫柔。我那时还很年轻,刚踏入灵性生活,有时会在信徒中遇到一些粗暴和无礼的人。但修女立即用她的慈愛贏得了我們的心。后来,我才明白,这份慈愛是她灵性生活中崇高境界的果实。

媽媽喺屬靈上滋養我;佢教我:「有十字架,有十字架嘅印記,就乜都做唔到;凡事都要奉天父、聖子同聖靈嘅名蒙福...」「成個世界都畀魔鬼嘅網纏住;要不停咁祈禱,」——佢就係咁講。但係嗰陣時,祈禱同十字架對我嚟講意義唔大,我根本唔明四圍都係啲咩魔鬼?

我哋喺晚上搭由卡拉甘達開往車里亞賓斯克嘅火車出發。嗰日我哋領咗聖體聖事;有人送我哋上車,仲幫我哋拎行李上車廂。我哋嘅車票係二等臥鋪。我哋拎埋鋪蓋,就安頓喺自己嘅鋪位。

我訓緊,但都聽到播音員報站「Tselinograd」。大批人潮湧入車廂;有幾個拎住結他嘅年輕人入嚟,坐咗喺我哋車廂側邊嘅座位。我一睇——咁多細細嘅魔鬼同佢哋一齊入嚟,咁細粒,用爪竊住鋪位,條尾巴捲起,個頭轉嚟轉去,搵緊地方跳落嚟。而地下成地都係佢哋——有位落腳!我喺夢中見到呢一切;想睜開眼但睜唔開。我驚到縮埋一團:「天啊,」我心諗,「佢哋千祈唔好跳嚟我哋身上!」有隻細細嘅小魔鬼從架上跳咗落嚟,向我爬過嚟,爬到我腳邊。我即刻縮起條腿,一邊畫十字聖號,一邊為佢祝福:「奉天父、天子、聖靈之名。」——我阿媽同我講過,要畫十字聖號先可以趕走佢哋。就因為驚啲魔鬼會爬過嚟,我一醒開眼都仲見到佢哋。跟住,好似有一層面紗被揭開咁,啲魔鬼就消失咗,但我見到車廂入面已經入咗好多好多人,真係多到不得了,仲有啲拎住結他嘅年輕人坐喺兩邊嘅座位。

我瞓喺度直到天光,驚到連條腿都唔敢伸出嚟。朝早,我啲旅伴起身準備食早餐,但我驚到唔敢落腳——畢竟下面有咁多魔鬼! 啲女仔問我有咩事。我就忍唔住喊出嚟,話領完聖體後見到咗魔鬼。但係我哋身邊有位虔誠嘅婦女,佢叫 ,佢安慰我話呢個異象係因為我心入面有疑問,而透過我媽媽嘅祈禱,主先顯現畀我,令我見到呢個世界點樣被陷阱包圍,同埋有幾多墮落嘅靈魂圍住我哋。

媽媽灌輸畀我信心、謙卑同埋耐性。但佢唔係成日都直講,通常都係咁樣。如果你問佢嘢,佢就會話:「我唔知。」跟住佢就會透過佢嘅初學者,嗰啲同樣有靈性又明白佢嘅人,將一切都透露出嚟。佢會同我講:「Raisa Nikolaevna(媽媽稱呼每個人,包括年輕人,都係用佢哋嘅名字同父名),去躺低休息,休息,休息。」我就會入房瞓低,然後佢哋就會開始傾偈。就喺嗰段對話入面,我所有嘅思緒同困惑都會得到答案。又或者佢會祝福我去塞瓦斯蒂安神父嘅墳前。我就會去嗰度祈禱。喺墳前我祈求乜,母親都會慢慢咁畀我答案,好似唔經意間咁。

嗰陣時,我對服從或者靈性父親嘅祝福一無所知。

有一日,阿媽同瑪利亞講:「我想買啲牛奶。」我就諗:「噢,阿媽想要牛奶!我幫佢去買,做件好事。」我有諗住要為呢件事擺祝福,就決定暗暗去做。我去咗間舖頭——冇牛奶。我去咗間大舖——都有。我行咗成半個鎮都搵唔到牛奶,最後空手返嚟。瑪利亞呢位初學者問:「你去咗邊度?」——「我係去搵牛奶畀媽媽。」——「你點敢冇擺祝福就走?你一定要先擺祝福。」我就走去搵阿媽:「阿媽,求你賜福畀我去舖頭買牛奶。」佢就講:「願上帝與你同在」,仲畀咗啲錢我。我去到舖頭,佢哋咁咁先送咗乳製品嚟。我就買咗咁咁好阿媽畀我個份錢可以買嘅分量,連最後一個戈比都咁咁好。佢明明知道我會要幾多錢。

講多一件事,都係發生喺我身上。9月21號,係「神聖徵兆」聖母聖像節,有人同我講,呢日係 Znameno-Sukhotinsky 修道院嘅主保節,我阿媽喺嗰度用咗好多年,仲喺嗰度立咗修女誓願。為咗紀念呢個日子,我買咗束花,送去畀阿媽,同佢講恭喜。阿媽對個初學者瑪利亞講:「瑪利亞,你拎呢啲花,去擺好。」瑪利亞拎咗花,擺喺「快於聆聽」大聖像旁邊嘅神聖角落。我走出修女房,心裏面咁諗:「嘩,有一個嚟自卡拉甘達嘅人向修母道賀,但係我有!」我聽到修母大聲嚟:「Manya!快啲拎走啲花!拎走佢哋,放去灶上!」講得咁嚴厲。跟住我就行出走廊,忍唔住喊出嚟!我好責怪自己太自大同虛榮!喊夠咗、平靜落嚟之後,我聽到修母溫柔咁講:「瑪利亞,將花帶過嚟。」就咁,修母既責備又教曉咗我。

我一共探咗阿媽十年。最後一次去探佢,係1975年嘅秋天。佢嗰陣九十二歲,病得好嚴重,得水腫。不時佢哋就要刺穿佢個肚皮,抽走積水。有好多嚟探望阿媽嘅人,好多仲要由其他城市,特別係車里雅賓斯克,長途跋涉嚟,一住就住幾個月。到咗夜晚,最後一個探客走咗之後,阿媽就會叫初學者:「瑪麗亞,幫我拎高我條腿,我要瞓覺啦。」但佢自己已經拎唔上床。

有一次嚟咗好多訪客,媽媽就令我哋喺佢房入面嘅地上瞓覺。半夜我畀一陣好大聲嘅敲門聲嚇醒,嚇到好驚。我望向媽媽嘅床,就見到佢坐喺度,手執住支杖,喺地上不停咁敲。到咗朝早,我問:「媽媽,你唔係瞓覺㗎咩?我聽到有敲門聲。」佢話:「咁多人嚟,佢哋都講佢哋嘅故事,但佢哋留低咗啲魔鬼,我就要不停同佢哋打交。」

有一朝早,阿媽叫瑪麗亞:「出去,庭院度企住個女人。同佢講,我唔做占卜,但我會為人祈禱。」嗰個女人後來成為信徒,而家好後悔有啲阿媽生前嚟探佢。

阿媽從來都唔喺屋企養寵物,但喺佢晚年嘅最後幾年,佢養咗幾隻貓。佢用自己嘅杯餵佢哋,又撫摸佢哋,啲貓對佢好溫馴,而且特別聰明。當佢擺咗啲貓返嚟嗰陣,好多人開始以為阿媽老咗痴線。但事實並非如此。阿格尼亞老母係一位有智慧嘅老人家;透過啲貓,佢經常揭露人性嘅罪惡。有一次,兩位嚟自謝爾吉耶夫卡嘅神學院學生嚟卡拉甘達度假。佢哋未到之前,老母同瑪利亞講:「將貓帶入靜室。」瑪利亞就帶咗兩隻貓入去,佢哋就喺枱上趴低。阿媽話:「用條新毛巾蓋住佢哋。」瑪利亞就蓋咗條毛巾,佢哋繼續喺度瞓。神父哋到咗,畫咗十字之後,入咗阿媽嘅房。其中一個行埋去枱邊,講:「真係丟臉——枱上有隻貓!」佢就準備將佢哋拋落嚟。但係第二個就阻止佢:「唔好碰佢哋,佢哋係要揭露我哋嘅罪過,考驗我哋嘅謙卑。」當神父學生同Mother一齊嗰陣,啲貓就溫順咁攤喺枱上,但當佢哋走咗之後,啲貓就起身離開咗嗰間房。

喺媽媽屋企度發生咗一連串事件,乍眼睇可能好似好亂,但其實背後有特定嘅含意。有個叫 Georgy 嘅年輕人由車里雅賓斯克嚟探媽媽。當時係冬天。佢走入媽媽嘅房間,摘低咗頂兔毛帽,放咗喺床上。突然,阿媽隻貓行埋嚟帽邊,喺床上將帽滾嚟滾去,然後又將佢推落床。房務員撿起咗頂帽,罵咗隻貓一頓。從媽媽嘅房間,Georgy 去咗教堂,喺大門口掛鈎掛咗件大褸同埋頂帽,當佢做完禮拜想著衫嘅時候,就淨係見到件大褸喺度;頂帽俾人偷咗。

有個叫塔季雅娜嘅二十歲女仔由多林卡嚟探媽媽。卡拉甘達嘅人講呢個故事——講媽媽點樣送塔尼亞去天國——各有唔同講法。有啲人話塔尼亞有個做水手嘅未婚夫,佢哋正拍緊拖,打算結婚,但又有人就話,Mother為咗令Tatyana唔再掛住佢識嘅啲年輕人,就同佢講咗一個當時身在遙遠地方做船長嘅未婚夫,話佢會帶住佢——佢嘅新娘——做船上嘅修女院長去旅行。之後又畀咗佢一串念珠。佢媽媽形容呢位未婚夫好英俊,佢嘅樣貌就同我哋主耶穌基督本人一樣。

無論如何,喺一年內,阿媽已經定咗「婚禮」日子——八月二號。阿爸買咗條靚頭紗畀Tatyana,但阿媽唔肯畀佢買鞋或者婚紗,話:「未到時候。」到咗七月底,佢阿媽即刻叫Tatyana去買頂蠟製花環,配埋嗰條頭紗——「時間快到,再無得拖」——仲畀咗三支蠟燭佢,話係「婚禮儀式」用。Tatyana好困

惑：「點解阿媽要畀我三支蠟燭做婚禮儀式呢？」 佢究竟想準備我做乜嘢？我唔覺得佢係準備我結婚；我真係唔知佢係準備做乜嘢。」

8月2號，喺條路上發生咗個次意外個陣，一位新入門徒瑪麗亞正準備去教堂。「瑪尼亞！瑪尼亞！」大修女向佢大聲呼喊：「塔尼亞嘅靈魂正要升天！快啲跑去教堂，叫佢哋為啱啱離世、慘遭謀殺嘅塔提雅娜祈禱，願佢靈魂安息！」

就係咁樣發生嘅。塔季雅娜搭緊一架巴士，個架巴士超車過一輛載住煤炭嘅拖斗翻斗貨車。當佢哋超車個陣，拖斗同貨車脫離咗，撞向咗巴士。所有乘客都倖存，淨係塔季雅娜死咗。

佢戴住白色面紗，頭頂蠟花環，被安葬，棺木三面點咗Tatiana嘅婚禮蠟燭。

修道院長尼古拉(卡爾波夫)，什丘金斯克

我第一次見到阿格尼亞修女係1973年。當時，我完全係一個世俗化嘅人，一點都唔宗教，我去見佢係想吵一場(關於我嘅私人生活)。結果就係，透過我同阿尼亞修女嘅對話，我生命中嘅一切都改變咗，而我嘅靈魂亦都得到咗安寧。佢係一位快九十歲嘅老太太，但有一對咁純淨、清澈嘅藍色眼睛。有人可能會諗：一個連學校都未踏足過，十四歲就入修院，一直喺度生活嘅老太太，究竟有乜嘢好講？佢又可以對修院以外嘅人生有咩見地？但係，佢對我所有嘅問題所畀嘅答案，連受過教育嘅人都答唔到咁好。

我到咗(呢時我未入伍)；佢同我講嘢，畀咗我杯茶，就叫我去教堂：「去教堂，祈禱。」我點祈禱好？阿媽細個個陣會帶我哋去教堂領聖體，但之後我就再有啲教堂度祈禱過。我入到教堂，人唔多；啲老太太都偷望住我。感覺好似所有人都盯住我——我究竟要點樣祈禱好？於是我企喺柱子後面，盡我所能咁祈禱。禱告完之後，我就去見修女。佢畀咗我杯茶，請我食啲茶點，同我講佢以前嘅事——佢點樣生活，點樣入修院——然後佢話：「我有個認識嘅貴族，一個好有身分地位嘅男人，但每次佢嚟教堂，就覺得所有人都望住佢。佢就企喺柱子後面，就咁企住。」起初我唔明，就問：「個個人姓乜？」——我以為佢可能講緊某個我識嘅歷史人物。但佢冇答我，只係繼續講佢嘅故事。直到之後我先明白——原來佢講緊我。

總修女想我到阿爾馬蒂去見約瑟夫主教。「我哋有位好出色嘅主教。」總修女話。總修女好鍾意佢，而主教亦非常尊重佢；每次佢嚟卡拉甘達，都會去探佢。但係我對阿媽嘅信任同愛已經深厚到，就同佢講：「有你嘅就好，我唔真係需要其他人。」而喺我入伍之前，我都未試過同主教見面。

我只喺軍中服役咗一年，一退伍就決定去札戈爾斯克入修道院。我即刻，甚至未攞到護照，就去咗卡拉甘達，向媽媽求讀書嘅祝福。當時，主教若瑟嘅一位朋友——由阿拉木圖嚟嘅尤斯托利亞·伊萬諾芙娜·列什切娃——正喺佢度留宿。我阿媽即刻拉住佢：「佢而家要去阿爾馬-阿塔，你就同佢一齊去睇望聖下。快啲，快啲！」阿媽既然要我咁做，我有得揀，就得去。

樞機主教非常熱情地接待我。我面前見到一位穿著簡單祭服同羊毛衫嘅老人家。我根本無得將呢位大主教同其他大主教比較，因為我以前未見過任何一位。我同樞機主教嘅目光相遇，佢即刻想知道究竟係咩人嚟搵佢。我早就聽過佢好多講法，所以都仔細望住呢位阿伯，我阿媽對佢咁敬重。佢有啲緊張(我後尾先知點解——原來佢嘅貼身侍者快要離開佢)。樞機主教問咗我各種問題，並邀請我留低一陣。當我準備離開時，佢問：「你會唔會再過嚟探我？」我答：「隨主旨意，或者我會再嚟。」

我返到車里賓斯克，拎咗護照，再去咗卡拉甘達，打算由嗰度直程去莫斯科。我一到嗰度(個陣係朝早十點)，Valya Veretennikova就行入嚟，用好奇嘅眼神望住我。佢嚟我到之前去過搵我阿媽，之後去咗電話總機打俾主教辦嘅事，主教就問：「同我阿媽一齊住嗰個傢伙嘅邊度？——佢講得幾奇怪——'佢嘅邊度？叫佢嚟搵我；我真係好需要佢！'Valya就話：'佢唔喺度；佢早就去咗烏拉爾。我啱啱由我阿媽度嚟，佢都唔喺度！'——'係，佢喺度，佢喺度。同我阿媽講——叫佢派佢嚟搵我！'咁佢就走入嚟，雙眼驚訝到大粒——我喺阿媽度飲緊茶。佢同阿媽講，閣下叫我去。阿媽就話：「好啦，神意正改變一切，你就要去阿拉木圖啦。」我本來放喺札戈爾斯克嘅心，依家又轉去阿爾馬-阿塔——先係一個地方，後係另一個。我同阿媽講：「好啦，就如你所祝福，就咁做啦。」兩日後，我就已經同佢一齊去到阿爾馬-阿塔。

佢好傷心，因為照顧佢嘅獄卒走咗。我哋隔咗一段時間冇見，佢已經睇落好似一個孱弱嘅老人家。好明顯佢心情好低落。

主教大人話：「嚟同我一齊住。」我就同佢一齊住咗八個月，直到佢離世個日。

呢班人——若瑟主教同阿尼亞修女——佢哋有種特質：佢哋就係單純咁將一個人嘅靈魂捧喺手上，就係咁簡單；無論嗰個人係自願定唔自願，都會改變同被重生。佢哋有能力喺另一個人嘅靈魂上施展滿

溢恩典嘅影響力。當一個人被情緒困擾,心神不寧,喺人生中四處尋找嘢,然後遇到呢班人,就會即刻平靜落嚟;即刻覺得自己搵到咗想搵嘅嘢。阿格尼亞修女同若瑟主教都擁有呢種特質,而且好明顯。對我嚟講都一樣。我唔知點樣生活,亦唔知應該向邊度行,然後我就見到阿格尼亞修女;我見到佢嘅善行,就想效法佢,雖然當時我同教會相隔得好遠。約瑟夫主教都一樣,佢收留我喺佢身邊。

佢真係一個非常出色嘅人物。佢唔單止對我,對好多人都留咗深刻嘅印象。佢過身嗰陣,有人打電話嚟問:「係咪真嘅,Ivan Mikhalych過身咗?」(佢嘅俗名係Ivan Mikhailovich)。我答:「係真嘅。」—「嘆氣聲」響起,電話入面充滿住好大嘅遺憾:「佢真係個好人!」對方有講佢好有修養或者其他咩,呢句講法又唔算好文藝;打電話嗰個人好似同教會有乜關係——可能只係人生某個階段同佢交過路——但就咁帶住遺憾講:「佢真係個好人。」

約瑟夫主教同阿尼亞修母彼此非常敬重。我甚至講唔出邊個更尊重對方——係約瑟夫主教尊重阿尼亞修母,定係阿尼亞修母尊重約瑟夫主教。有一次,我打算離開主教府幾日,去卡拉甘達探望我媽媽。當時佢同我講修道生活:「我會替你剃度,畀你證書,但要等我死咗之後先公開。」我拒絕咗,因為我相信修道生活唔適合我,我做唔到。但佢可能以為我只係唔想由佢剃度,就話:「好啦,如果你唔想由我嚟做,就等阿格尼亞修母替你剃度啦。去啦,佢會做,我就親手簽名認證。」我連呢個都拒絕咗。雖然我至今都唔知修女有冇權替男人剃度做和尚,但就係咁,我收咗呢個祝福。

阿格尼亞修母預言佢會被晉升做大主教。佢用隱喻式講,但大主教即刻對佢話:「修母,你閉口,唔係我就逐你出教會。」之後大主教真係被提名為大主教寶座嘅候選人,但佢婉拒咗。

阿格尼亞母預見到佢自己嘅人生有好多事。我媽媽喺我未識阿格尼亞母之前已經成日去探佢,阿格尼亞母就送咗一幅救世主聖像畀我,預見到佢嘅不信會過去,甚至會晉鐸做神父。

阿媽嘅洞察力有時會喺好偶然嘅時候顯現出嚟。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好窮、好病嘅女人嚟搵我哋。阿媽話:「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我當時仲年輕,先二十二歲,但佢都叫我全名同父名),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嗰度有啲雞蛋,畀佢啲雞蛋。」「幾多隻,媽媽?」「好啦,數吓有幾多隻——數吓。」我數咗——十五隻。「咁就畀佢啦。」「但係我哋呢?」我問。「佢哋會帶啲嚟畀我哋㗎——唔使擔心。」大約兩個鐘頭後,另一個女人走入嚟,拎住啲雞蛋:「阿媽,呢度係雞蛋。」「Nikolai Mikhalych,」阿媽講:「拎去數吓有幾多,快啲數吓。」我數咗——十五隻。就係咁。呢件事可能睇落只係一宗微不足道嘅小插曲,但當你開始察覺……又或者有一次:我準備返車去切列巴因斯克,就同阿媽講:「媽,我要去打電話通知屋企人。」阿媽就話:「好,你就去車站打。」去參加儀式,唔使擔心,你可以喺車站打電話。」我默禱咗,走出嚟,心諗:「咁,我幾時先可以喺車站打電話?我連車票都未買。我而家就去打啦。」我行去公用電話——關咗。我上咗巴士,去咗另一部公用電話,不停撥號——冇訊號。我諗起阿媽講過嘅說話;算啦,我心諗,咁樣有用,我直接去睇阿媽。我到咗,凍到一句都講唔出;飲咗杯茶就開始準備走。我遲咗先到車站,只剩十五分鐘火車就要開。我行經車站嘅時候,望到個電話亭:門開住,但冇人。我即刻衝入去,撥咗號,講咗兩三句,就上咗火車返屋企。成個打電話嘅過程,真係只用咗兩三分鐘。

阿格尼亞神母同若瑟大主教係兩位改變咗我生命嘅人。唔止係我,佢哋憑住恩典、謙卑、忍耐同禱告,改變咗無數人嘅生命。正如可敬嘅賽拉芬所講:「獲得一個平靜嘅心靈,你身邊嘅成千上萬人都會得救。」而佢哋,正正就係嗰班令成千上萬人得救嘅人。

阿格尼亞修女於1976年3月17日圓寂,當時已受大修女冠。當她患上絕症時,四十天內滴水未進,並預見到自己即將離世,預言會有兩個棺材。

3月17日,阿尼亞母接受聖事後,安詳地將靈魂交託主。修女們前來替她洗身更衣。與她們同來的,是最後一位曾於塞巴斯蒂安神父被監禁期間,前往卡拉甘達探望他的四位修女之一——費夫羅尼亞母(出家前名為特克拉)。當阿尼亞母正在被穿戴入殮時,費夫羅尼亞母也突然離世。修女們如此解讀:阿尼亞母帶她從這淚谷前往天上永恆喜樂的宮殿。她們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公墓並排安葬。

修女安娜塔西亞

(由茱莉亞修女根據亞納斯塔西亞修女口述記錄。)

阿納斯塔西亞·伊萬諾芙娜·謝維連科於1888年出生於維捷布斯克地區一個鞋匠家庭。她的童年非常艱難。她的父親酗酒、粗口,最後在一次打鬥中被打死。安娜塔西亞自己回憶,佢唔單止有為爸爸喊,仲試過勸媽媽唔好再喊:「依家爸爸唔會再罵人啦。」佢媽媽當時要養活八個細路,全部都仲

好細。佢對媽媽有好深嘅美好回憶。媽媽一直好鎮定,而且非常虔誠。佢阿媽送Anastasia返學,佢唔想讀書。阿媽回憶:「佢哋第一次叫我讀書,就畀咗首我熟背嘅詩我:『院子入面嘅霜喺劈啪作響……』我喺書上讀得好好,佢哋就即刻升我上二年級。」但下次再叫我上台嗰陣,就俾咗首我完全唔識嘅詩。我讀唔出嚟,就畀人送返去一年級。但我唔想讀書,就輟學咗。」

我阿媽回憶佢細個嘅時候:「以前,屋企屋企都有自己嘅長老:阿媽講乜就係法。—阿媽,嗰度係咩光?—係有特別嘅人喺度禱告。—我可唔可以去睇吓?—唔可以,佢哋係上帝揀出嚟嘅人。」突然,Petya跑嚟:「媽,傻傻嘅Petya跑嚟喇。」「佢唔係傻傻㗎。」「佢係人哋叫佢『』,佢哋仲擲石頭俾佢。」「傻傻係佢哋,」我媽話,「但細Petya係為咗基督嘅緣故先做聖愚。」我就諗:「或者我都係基督嘅傻子?」感謝上帝,我真係用傻子嘅方式過咗一生。(喺呢啲時候,主會收走人哋部分嘅理智。)

當阿納斯塔西亞十歲嗰陣,佢阿姨——佢阿爸嘅妹妹——收留咗佢幫手打理家族生意,十四歲嗰年佢阿哥又幫佢搵咗份工喺酒莊洗碗。佢喺嗰度做咗三年。之後阿納斯塔西亞離家出走,佢哋搵到咗佢,又帶返佢返屋企。由嗰陣開始,人哋就開始以為佢癲咗。好快佢又出去拎水,將水桶留喺井邊,就咁永遠流浪咗。呢位十八歲嘅女仔開始四處漂泊,有地方安身。

「每晚,」佢阿媽回憶道,「佢都要搵地方瞓,第二朝又要再出發。好辛苦,尤其有一次——我記得當時又凍又污糟又落緊大雨,我凍到骨頭都痠痛。無論我去到邊度,都畀人趕走。我心入面嘅重量真係頂唔順。」我喺田野入面搵到一間細細嘅棚;我將頭伸入去,其餘身軀就留喺外面。就咁樣我捱咗成晚。第二朝,我就去咗教堂。我一踏入教堂門口,就聽到神父朗讀:「哦,至甘美而大賜恩者耶穌……」我跌咗喺地下,眼淚直流。'主啊,我完全忘記咗你!' immediately,有個執事走嚟,邀請我去佢屋企。然後大家就開始呼求我。就係咁,主試煉我哋,透過我哋嘅悲傷,教我哋唔好將盼望放喺'王子或者人子身上',而係只可望獨望祂。

之後我到伊萬諾夫地區嘅舒亞鎮,去我姨姨屋企住。佢幫我安排嚟一位工廠老闆度做女傭。嗰份工好輕鬆,但我只做咗兩個禮拜就走,因為老闆騷擾我。之後,我姨姨幫我搵咗份工,去畀一位係長老安布羅西嘅屬靈兒子嘅先生度做。

我喺嗰度做咗六年嘅女傭。工作量好大,但我都應付到。我真係好想禱告,但係根本冇時間。而且屋主太太要瞓到中午先起。「點解會咁?佢唔在乎自己嘅時間咩?」我咁諗。但我會喊住跑去教堂,喺教堂台階上畀乞丐少少錢,好等大家都夠用。就係咁,我補返咗——我請人代我禱告。跟住,我被一種好深好深嘅悲傷籠罩,絕望感好強烈,以至生活都似乎變得唔可能。「surely,我唔使一世都咁過落去?」我心諗。但係,憐憫嘅主好接近啲有悲傷嘅人。有個叫魯菲娜嘅修女建議我去Optina Pustyn搵長老。於是我就去咗。仇敵用想返頭嘅念頭誘惑我,我好險先至到埗。當我一到日茲德拉河,踏上渡船嗰刻,我即刻覺得輕鬆咗。阿納托利長老祝福我可以留喺舊地方,仲寫信畀地主,請佢用愛心收留我。地主答應咗,我就再同佢哋住咗兩年。之後我到咗波洛茨克修道院,喺嗰度領受咗修女嘅誓願。有一日,我同嗰度嘅一位修女吵咗交。嗰位修女手上拎住壺滾水壺。我即刻跳起,搶過壺,擲到一邊。大家都對呢個舉動感到好驚訝。但係過咗一陣,嗰位修女就投奔我腳下,承認佢本來想用滾水壺燙我。

我喺修道院住咗兩年,之後就開始出門旅行。喺Optina Pustyn,長老Anatoly為我祝福,准許我做一個聖愚。佢畀咗兩個同行夥伴我,叫我前往Tikhonova Pustyn。我哋行有幾遠,我就染咗好嚴重嘅痢疾。我行唔到,就喺森林入面瞓低,喺度我見到我老豆嚟,佢冇戴帽,佢話:「唔好留喺度,去最近嘅村落。」咁我哋就出發啦。我哋一到第一間小屋,我就坐喺門檻度;我合埋眼,就唔知人事。突然,有股無形嘅力量觸碰我;本嚟應該係手,但出現咗一對強壯嘅翅膀,喺我兩邊展開。我嘅靈眼一開,就見到無數惡魔喺我身邊走過,準備撕我做碎片。但我已經領咗聖體聖事,仲用身體畫十字聖號,雙翼橫跨喺我身上,所以惡魔觸唔到我。最後嗰個,佢哋之中嘅首領,擺出一疊紙牌,想打我面,但只係掠到我。我先記起自己以前打過紙牌,但未為此懺悔。

我哋喺度過咗一晚。朝早,我嘅同伴就出發去提霍諾夫隱修院,但我起唔到身。過咗一陣,我好辛苦先起身想走,但喺牛棚又跌咗,面朝下跌喺牛糞入面。而且,好明顯我喺度瞓咗咁耐,身上嗰啲嘢已經全部乾晒。嗰陣時我見到一幕異象:一位着住黑色長袍嘅女人——聖母瑪利亞——喺馬槽底下有個修士,聖品執事保羅(我又喺度見到佢,雖然佢已經唔屬於呢個世界)。跟住佢哋替我洗身、餵我,我就出發去嗰個兄弟謝克里亞科夫斯基住嘅村。天色已經黑晒。我心諗:「今晚要喺邊度過夜好?」我就去咗教堂,推開門——原來冇鎖。我好開心,入去之後就開始準備過夜。我脫咗外衣,只剩下一件白色長袖內

衫。我根本冇留意夜晚點樣過。朝早,看門人嚟到,見我着住一身白衫,嚇到以為我係鬼,即刻走去叫嚟咗基輔·謝克里亞科夫神父嘅兄弟同佢年輕嘅妻子。佢哋捉住我,帶我去警署。去到警署途中,佢哋問我要護照。我就話我有護照,但有張紙。(當我離開波洛茨克修道院時,一位蒙福嘅修女叫我拎一張紙出嚟。)當佢哋讀嗰張紙嘅時候,個位年輕嘅太太就話:「嘩,你可憐吖!」(我阿媽每次聽到呢句都喊。)佢哋帶我去佢哋屋企,畀我食有肉嘅湯。見到佢哋咁好心,我就將成碗湯都飲晒。跟住佢哋帶我去見謝克里亞科夫斯基神父,我向佢傾訴四處漂泊有幾艱難。佢話:「因為你有屋企住。如果你想,就留低同我哋一齊。」但係絕對唔得!我即刻精神一振,跳起身又再繼續流浪。我行呀行,就嚟森林入面迷咗路。好凍,地下已經有雪,我着得又薄,開始凍僵晒。我想馴低,差啲就馴着。我見到兩個男人,就即刻走咗,最後行到條路上。我衝入第一間見到嘅小屋,嗰度有個補鞋匠畀我暖身,又畀嘢我食。

當塞巴斯蒂安神父嘅長老內卡塔里奧斯手下做見習修士嗰陣,佢就住喺Optina。嗰度佢成日著條破爛嘅紅裙四圍走。有時主會喺人身上顯現某種罪惡,佢就會當眾揭發佢哋,因此有時會畀人打[特別係,以下關於Mother嘅事實係由Karaganda嘅人記載而知:有一次,喺通宵禱告期間,佢突然跳起,向一個讀諷刺詩(paremia)嘅和尚撲去,露出一邊胸膛,攞住佢隻手臂,就咁一路行到講道台。另外,喺變容節嘅遊行期間,佢爬上棵樹,開始向神職人員擲蘋果,從而預示咗修道院即將關閉。]。但Sebastian神父從來冇打過修女院長;當佢偷偷摸摸走入長老嘅房時,佢只係踩吓佢隻腳。

「你記唔記得,Nastya,」有日神父回憶道,「有次你喺Optina躲喺長老床底,我一推你,你就頭先腳後滾落樓梯。然後Nektarios神父同我講:『嚟呀,Stefan,再推吓呢個唔聽話嘅。睇吓,』佢話,『佢躲咗!』「你自己去搞掂佢啦!你遲早都要做個傻瓜,你有其他路可走。」講到呢度,神父沉默咗一陣,然後話:「當時我真係好同情你!但係.....要服從。」而阿媽唔想做傻瓜,就喊咗出嚟。(佢好靚:粉嫩面頰、長長嘅辮髮。)跟住,內卡塔里奧斯神父就話:「如果你唔聽上帝嘅話,你以為去到地獄就會容易啲?」

有一日,佢走入森林,採咗啲漿果,坐低食咗,食到好渴。突然,我見到地下湧出一股泉水,水又甘又清澈見底。我拎咗個水壺裝滿嗰水,飲到飽。之後我就嚟森林入面行,一路行一路大聲唱歌。就係嗰陣,我開始唱歌。我又覺得口渴,就返去嗰度,但係嗰個泉水唔見咗。

有一次,喺Optina,我赤腳喺冰上跑。有個朋友走嚟叫我著鞋,但我繼續跑。之後我去教堂,喺每幅聖像前磕咗三次頭。結果我條腿硬到好似木頭,完全屈唔到。一位長老見到就走嚟問我:「點解你條腿曲唔到?」我話係拜嗰陣拜嘅,佢就話:「唔係,你著涼咗,會痛㗎。」我當時悲從中來,好驚會失晒條腿,一眨眼由個靚人變到恐怖樣——悲傷就係咁影響人。

嗰時我二十六歲。有一年秋天,我喺Optina附近嘅樹林入面迷咗路。落起雪嚟,而我又赤腳。我搵咗好耐先搵到出路,夜晚嚟到一間隱士庵,就坐喺一個生鐵灶上。和尚見到我,就請我入寮房。我有去見啲和尚,反而去咗寺院。我敲門,佢哋問:「邊個呀?」我有講係邊個,就去咗鋸木廠。喺度,看守嘅小屋原來係空嘅,但有生火。我爬上鐵爐,但有嘢可以蓋住自己。我喺度捱到天光,之後有幾個熟人搵到我,帶我去佢哋屋企。喺度佢哋幫我暖腳,我啲腳凍到好似木頭咁硬,特別係小腿。但都無所謂,唔痛。直到1964年喺卡拉甘達先開始痛。

喺基督徒嚴重受迫害嗰陣,我同一個修女住喺卡луга。我病得好嚴重,佢哋以為我捱唔住。有一朝,我嘅主人去咗教堂,我就好似喺聖母瑪利亞嘅聖像前誦念規矩,而嗰座聖像入面嘅聖母瑪利亞開始動咗。然後我一望,就見到佢著住白色使徒長袍企喺枱邊,望住我,而嗰時聖像框入面係空嘅。我就對佢講:「天主之母,究竟發生咗乜嘢事?」(我係講緊基督徒受迫害嗰件事。)然後佢話:「飲三一顯現水,配聖餅。」跟住佢就返入聖像框入面。

由嗰陣開始,阿納斯塔西亞修女每年都儲好多水過顯聖節。喺卡拉甘達,佢會將水凍成一圈圈,然後配上聖體餅,叫大家全年都可以飲顯聖節水。

喺迫害嘅年代,阿納斯塔西亞之母喺集中營度。

佢獲釋放之後,就畀人帶去科切塔夫定居。我逐間屋咁去,去到一間,佢哋話:「我哋有麵包。」但佢哋畀我食薯仔同克瓦斯。我再去另一間屋,佢哋一就即刻捉住我,想送我去警察局——佢哋啲床單唔見咗。但鄰居幫我講好話,佢哋先放我走。我就繼續行落去。到第三間屋,佢哋又捉我——話有一袋小麥唔見咗,又再指責我。本來我好危險,但有個老人家為我講公道話,佢哋先放我走。畢竟,坐完監之後,我真係好似個流氓。夜晚喺外面,我上邊去過夜?我去咗一間修女院,但唔敢敲門,就嚟佢哋嘅院子馴覺。落起雪嚟,將我蓋咗一層厚雪,但我好暖。

係卡拉甘達,佢住喺一座門房;佢好鍾意餵人,但自己就食得好少。無論任何人畀佢啲咩,佢都開心心收落,好似真係好需要咁。但佢會即刻全部送俾人。起初佢喺浴室瞓,嗰度放住佢嘅零碎嘢。之後,佢喺一個凍冰冰嘅角落堆咗一大堆嘢,瞓唔耐。佢夜晚先瞓,但成晚都唔停手做嘢——整理上下舖底下同埋釀造克瓦斯。佢釀嘅克瓦斯好好飲,會畀大家飲。有時佢會突然大發雷霆,唔知點解竟然整到有啲姊妹喊。至於佢着衫,就一隻腳着雨鞋,一隻腳着毛襪。冬天佢成日都係雨鞋同靴一齊着,夏天就淨係着毛襪。佢件衫成日都污糟;就算著咗乾淨嗰件,都唔會乾淨耐。佢頭上綁住條頭巾或者塊布,幾乎成日都凌亂。如果你想幫佢整整,佢就會趕你走,仲大聲嗌:「走開啦!」淨係喺領聖體之前,佢先會著返乾淨衫,同埋有啲整齊啲。

我阿媽有通靈嘅本領。有一次,我突然覺得好沉重,心入面嘅念頭多到禱告都做唔到。忽然,後面有人拍咗我一下肩,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大聲講:「你搞掂未?我成晚都喺度搵你!」我即刻就安心咗。佢用充滿祈禱心嘅輕拍,將惡者驅走。佢不止一次回應過我嘅心聲。嗰陣時我好難受,心諗:「連阿媽都有望過我呢邊。」就喺嗰刻,佢行埋嚟,一聲都有出,直視住我雙眼。我講:「請為我祈禱,我心好沉重。」——「神父喺佢房度一個,快啲跑去佢嗰度。」我到咗,神父笑住問:「點咗?」——「我心好沉重。」我答。佢撫摸住我嘅胸口,講:「魔鬼,我嘅孩子,佢唔畀你安寧。呢一切都會過去。」果然,一切都過去咗。

1970年。棕枝主日

喺禮儀期間,有位老太太開始覺得唔舒服,但因為人太多,佢出唔到街。修母坐喺左邊嘅合唱台,叫我哋幫嗰位老太太上去。之後佢就坐喺老太太隔離,攞住佢個頭靠喺自己肩膀度。唔夠十分鐘,嗰位老人家就企返起身,多謝修女——佢已經完全康復。但係修女就病咗。佢經常會代人受病痛之苦。對佢嚟講好辛苦,佢甚至有一次承認:「我憐憫一個病得好嚴重嘅人,所以而家我要受苦。」

1970年8月,有人計劃拆卸教堂大門樓,但阿爸生前一直都唔肯畀祝福去拆。工人原本定好第二日就到嚟開始拆卸。我哋都好傷心,因為阿爸嘅祝福畀人踐踏。安娜塔賈媽媽喺前一日就病得好嚴重,佢叫人將佢關喺房入面,唔畀任何人入嚟。咁佢就喺度瞓咗成晚,直到下午三點。三點鐘佢突然跳起身,衝出房間,講:「有事啦,依家有事啦;我好咗。」緊接住,村長同一個官員入嚟,嗰個官員禁止拆大門樓,同埋唔准開始任何建築工程。當然,呢一切都多得安娜塔西亞修女嘅祈禱。

巧合定奇蹟

七月,喺聖謝爾吉·拉多涅日遺骸遷移節左右,媽媽同我哋講:「聽日準備去多林卡村嗰位聖人嘅隱修院,就係爸爸服刑嗰度。」我哋對呢個吩咐唔係好開心,因為一直做緊重活——粉刷教堂——真係好劬。我哋開始搵藉口:「我哋好劬,想休息。」但係Mother話:「就係嗰度先至可以休息。而且喺嗰度比喺屋企更易令你哋清清腦袋。」

聖塞爾吉奧禧日嗰朝早,天氣多雲,落緊細雨。但係當祈禱儀式開始嘅時候,就傾盆大雨。我哋都好開心:「咁我哋就唔使去啦;可以休息吓。」儀式完咗之後,我哋行去搵媽媽,希望佢依家唔會祝福我哋去旅行。但係我哋一開門,佢就即刻講:「咁,你哋係咪要走?」我哋遲疑咗,互相望咗望,然後講:「就等您祝福我哋。」—「即刻出發,唔好再拖。上帝與你同在!」我哋雖然唔捨得,但都只好準備好就出發。但係出發前,我哋先去塞巴斯蒂安神父嘅墳前領取祝福。

到咗Dolinka,我哋就去咗我哋嘅目的地——嗰座監獄翅膀,就係爸爸度過佢最後監禁歲月嘅地方。我哋行咗好遠去到森林,再穿過森林,雨就咁落個不停。我哋行咗好耐,一路讚嘆大自然嘅美,一路欣賞囚犯——包括我哋嘅神父——點樣咁嫺熟又平均咁種植咗成行成排嘅樹——。跟住我哋喺一棵樹底下坐低,食咗一頓飽餐,休息咗陣,就繼續上路。我哋完全忘記咗嗰場無停歇嘅雨。我哋感到好開心,溫暖同喜悅充滿咗我哋嘅心。我哋一邊行一邊懷念爸爸。腳底下雖然有水氹同泥濘,但行起路嚟好輕鬆;甚至感覺好似唔係行緊,而係飛緊。到咗晚上五點,我哋就到咗爸爸所在嘅病房。雨即刻停咗,太陽出嚟,四周畀囚犯種咗嘅樹林圍住,睇落好靚。但係當我哋返程嘅時候,雨又開始傾盆而下。然而,成日都喺雨中行,我哋竟然一滴都有淋着,全身乾爽。我哋好滿足、好開心,心入面輕飄飄,頭腦又好清醒。好夜先返到屋企,將件事同阿媽講晒,佢就話:「係阿爸自己同你哋一齊行,幫你哋遮雨。」我哋都好感激阿媽,多得佢,我哋先有咁一個寧靜嘅日子。

有一日夏天,住喺尼日尼亞街同爸爸一齊住嘅修女姊妹哋準備去田度掘薯仔。阿納斯塔西亞媽媽問可唔可以一齊去。佢拎咗個大麻布袋,入面裝咗雨靴、頸巾、毛衣、襪同其他嘢,塞到滿晒。修女姊妹哋笑住話:「阿媽,你做乜嘢呀?個袋咁重,點拎得起?」「唔使擔心,阿媽掂得住,走啦!」佢哋到咗田度就開始做嘢。突然一陣烏雲密布,風吹得勁咗,落起大雨,氣溫即刻凍晒。阿媽就開始幫我哋著衫,用佢搵到嘅所有嘢遮住我哋,將袋入面嘅嘢全部都分咗出嚟。我哋全部都多謝佢。

泰西亞·格里戈里耶芙娜·福米娜

我同安娜塔西亞母十分親近;佢對我嚟講,比阿爸更加親近、更加摯愛。安娜塔西亞母係真正嘅愛。佢有時會對人發脾氣,但一生都可憐我。佢行緊聖愚之路,好難令人明白佢。譬如講佢自己個兄弟(住喺聖彼得堡),佢以為阿妹發瘋咗。佢屋企人好愛佢,但當佢開始行為怪異,大家都為佢喊。阿母好可憐佢啲親戚;佢妹妹瑪麗娜喺阿爸仲喺我哋身邊個陣,嚟過三次。我哋一家人仲去咗聖彼得堡探佢個兄弟,見到佢(佢好似佢阿妹;阿妹細個時好靚),佢仲領咗聖體聖事。但佢哋唔明阿妹其實心智健全。

佢做嘢好低調,唔會公開示人佢嘅智慧,有時甚至畀人打、畀人罵,或者畀人覺得佢好嚴厲。我記得有次阿媽因為我哋其中一個姊妹有問過就拎咗嘢,就大罵佢:「你係點樣點樣,但願你雙手都枯乾啦!」但我行埋去同佢講:「阿媽,我以前都未經你同意攞過嘢。」佢轉身講:「呢度係我嘅角落,呢度係我嘅嘢;要乜就攞,唔好同我講。」阿媽要喺某程度上令個位姊妹謙卑。而佢自己也都有。無論有咩嘢送到佢面前,佢都全部要,全部都拎晒,但五分鐘後就乜都有晒;佢全部都送咗俾人。凡係佢見到有人好需要或者好傷心,佢就更加偏心,多送啲嘢畀佢哋。有人可能會嘀咕,佢偏心,偏偏另一個人傷心到咩都安慰唔到。

或者——講個例子:佢哋坐低喺枱邊,阿媽會畀一個人,推碟俾第二個人,再推俾第三個人,自己就好似食緊嘢咁坐喺度。但係佢依然餓住。佢甚至有一次同我講:「Tasya,我一次都未試過食飽麵包。」

阿媽由細個開始就患有嚴重婦科病;有人建議佢做手術,但佢唔肯,雖然呢個病令佢身體上受盡折磨。當佢仲年輕個陣,向Optina Pustyn嘅一位長老請教呢件事,長老就話:「呢啲就係你嘅鎖鏈。」媽媽一直扛住呢啲「鎖鏈」到最後一刻。而且,佢條腿有病,好腫,靜脈凸晒出嚟,仲成日抽好勁嘅筋。佢全部都捱住,從來都唔食藥。呢就係佢一生嘅勞苦功高,佢對信仰嘅奉獻。或者佢淨係著氈靴同雨靴,只係因為冇其他鞋畀佢著。

媽媽喺合唱團唱歌,佢有個好靚嘅聲線。雖然有人見過佢點樣禱告,但大家都知道佢為每個人禱告。

喺教堂,阿媽勤力工作,洗嘢、收拾嘢都做晒。佢整咗好味嘅黑麥汁同燕麥凍。無論阿爸去邊度,佢都會帶埋啲凍一齊去。如果阿爸去Melkombinat,佢都會跟住去。佢甚至可以行路去,仲識得阿爸去過嘅每間屋。有一次,佢去咗Melkombinat 搵亞歷山大·索夫羅諾娃——佢老公患咗食道癌,爸爸去畀佢聖體聖事,同埋做祈禱儀式。當佢哋喺屋企祈禱個陣,媽媽就走出嚟打理菜園。當索夫羅諾娃娜走出嚟望住菜地,佢就覺得好噁心。神父嘅老婆將啲本來應該開花嘅青瓜苗連根拔起,倒轉插返入地下,頭朝下、根朝上。「媽媽!你究竟做咗啲乜嘢!」「我拎條棍出嚟打你一頓啦!」就喺第二日,竟然嚟咗一場大霜——成個菜地入面嘅嘢全部凍死晒。阿媽早就清晒索夫羅諾娃嘅菜地,但係佢一啲損失都冇。

以前佢會嚟幫人做嘢,盡心盡力,做完之後,又唔想畀人讚,就著埋人哋對氈靴走人。「阿媽,點解你着咗人哋嘅氈靴?」—「噢,你擔心對靴?」嘸!佢一腳踢一隻去一邊,另一隻去另一邊,跟住就赤腳走人。要唔要同佢講聲多謝,定係要罵佢?大家都唔知點算好——真係好棘手。

再講一個故事畀你聽。媽媽行經教堂時,一路推開人。佢行到塔瑪拉修女面前,一掌將佢由椅上推落:「快啲起身,我要坐低個病人!」佢趕走年紀大嘅塔瑪拉修女,然後坐低比佢細好多嘅Lisa姨。啲修女就嘀嘀咕咕:「喂,Mother,你唔好玩啦?」結果點知?Lisa嬲好快就病咗。佢病得好嚴重;佢哋送佢入醫院,喺度都一樣慘。跟住先發現佢得咗癌症。Mother冇畀手術祝福,因為佢預知個女人會死。咁,Lisa姨雖然年輕健康,六個月後就過身咗。但係Tamara阿媽又多活咗十五年。就係咁簡單。對我哋嚟講,呢啲好似好古怪,但佢有自己一套做法。佢係阿媽——佢真係好有愛心,係而家根本搵唔到嘅好人。

安東尼娜·伊萬諾娃

有幾個從莫斯科嚟探阿爸嘅客人,佢哋由車站搭的士,未到米哈伊洛夫卡,部車就喺個大窿度拋錨。嗰條路好差,到處都係大窿,泥水淹到膝頭。部車原地打轉,出唔到嚟。

於是佢哋去搵阿媽,講:「阿媽,客人嚟緊,佢哋喺個大窿度出唔到嚟。」阿媽就話:「好,我哋去幫佢哋拉出嚟。」佢著好衫,扛起把鏟。佢行埋去部車度望咗望,用鏟背拍咗拍車尾,對司機講:「喂,兄弟,上車走啦,做乜嘢唔走㗎?」司機睇咗佢好奇怪,但都唔急住開車。佢再講一次:「開車!」今次用咗好有威嚴嘅口氣。阿媽一出命令,就冇人頂得住。司機感到一陣寒意沿住脊椎骨直衝落去。佢坐入車內,發動引擎,架車即刻由條水溝衝出嚟。司機呆咗一呆,之後送埋客人去教堂,然後飛咁快走。

第二日佢嚟多謝神父嘅太太,帶咗啲禮物,問:「你究竟點樣先可以將部車拖出嚟㗎?呢度要bulldozer先得㗎。」佢答:「係主幫咗手呀!」

Anna Shevchuk

我到卡拉干達嘅時候,塞瓦斯蒂安神父已經過身,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同阿格尼亞修女都已經過身。我由烏克蘭嚟,喺學院報讀兼讀制課程,考試期間就住喺米哈伊洛夫卡,同神父嘅靈性子女一齊。我開始不時去聖米迦勒教堂,雖然當時我離虔誠還差得遠。

我第一次去卡拉甘達(係十二月),喺教堂聽到有人傾計,話第二日係神父嘅名日,當晚會舉行「帕拉達斯」。當時我唔識教堂規矩,都唔明「帕拉達斯」係乜嘢。嗰晚,我就做咗個夢。有個神父拉住我隻手,帶我行過教堂嘅院子;周圍有班人圍住我哋,但我只可以好似隔住一層霧咁見到佢,只聽到啲人喊住:「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神父好似揮手——好似話:「等等,我而家忙緊」——然後帶我過庭院,指住啲嘢講:「呢度係我哋嘅聖餅房,呢度係飯廳。」到咗通往街外嘅門口嗰度,好似有個草坪,中間有條細細嘅小溪,有兩位大嫂坐喺度,斟緊嘢飲。人哋都叫佢哋全名:阿格尼亞修女同阿納斯塔西亞修女。神父停低,修女哋畀我飲啲溪水,我就發現自己喺教堂入面。教堂中間站住我哋嘅神父:彼得神父、亞歷山大神父、保祿神父同弗拉基米爾神父,佢哋誦緊經文,為塞巴斯蒂安神父做追思。然後我就醒咗。

我住嗰間屋嘅牆上,掛咗幅神父嘅畫像。我醒咗之後問:「嗰幅畫係邊個?」主人答:「係Sebastian神父。」我又問:「但我啱啱先喺夢度見過佢。」佢哋就話:「咁就代表你係『我哋其中一個』。」

幾年後,我大學畢業後留喺卡拉甘達,到而家都仲喺聖米迦勒堂做會計。

喺我哋教堂做嘢嘅第一年,習慣上我仲有化妝。到咗聖周期間,我行入一間舖頭,見到佢哋賣緊法國絨毛睫毛膏。我想買,但身上冇帶錢。「算啦,」我心諗,「下次再嚟買啦。」跟住喺,我又喺夢入面見到佢:教堂入面,大家互相畫十字,仲講住「阿納斯塔西亞修母,阿納斯塔西亞修母!」而嗰位牧師太太就同每個人互相畫十字。「但佢根本唔識我,」我心諗。突然佢行埋嚟我面前:「基督復活!」然後用佢隻復活蛋輕輕敲我隻,將佢敲爛。佢好開心,抱住我。就喺嗰陣,亞歷山大·基塞列夫神父行埋嚟,拎住我個化妝袋,講:「修母,你究竟點樣應付到呢啲嘢呀?」我望過去,就見嗰支毛巾質地嘅睫毛膏擺喺度。我好尷尬。我對阿媽講:「阿媽,但我又有買,我只係諗住買咋!」佢就攞住我,講:「唔使驚,唔使驚,」好似話我唔好化妝咁。佢仲不停餵我食各式各樣嘅嘢。

呢啲全部都令我好深刻——我明明只係路過嗰間舖頭,佢竟然乜都知,仲咁擔心我。

阿納斯塔西亞修女仲安排我去教堂嘅合唱台。當我嚟祈禱嘅時候,我會企喺度靜靜咁唱吓。但喺呢度我夢到教堂入面擠滿咗人,神父企喺教堂中間,好似要舉行隆重嘅遊行儀式,而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就着住平時嗰啲簡單日常嘅修女服,企喺合唱台度叫我。但我好驚——神父哋企喺度,我點可以上去呀!然後安娜塔西亞修女攞住我隻手,帶我上到合唱台,擺喺救世主聖像前,講:「誦念《天主經》。」佢就企喺度,等我開始。我就開始大聲咏誦。做完呢個夢之後,合唱團嘅團員就開始拉我上合唱台:「唱歌,就係咁簡單。」佢哋對亞歷山大神父講:「點解個女仔淨係企喺度?」佢哋就咁樣安排我留喺合唱團。

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奧爾洛娃

我病得好嚴重——我有皮膚病。無論講師定教授都嚟醫我;雖然有少少好轉,但之後我隻手臂又會起一大堆好大嘅瘡。我好耐冇去教堂,當我一去到,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就問:「點解咁耐都有嚟?」我答:「修女,我真係無晒辦法——你睇吓我隻手!我連返工都去唔到,人人都避開我。」佢就話:「呸!冇乜大不了!根本唔係咩事!」「用手指沾啲口水,喺你啲瘡口度畫十字。」就喺阿納斯塔西亞修女面前,我即刻照做。返到屋企之後,我就不停咁啐口水、不停咁抹。結果啲瘡即刻就痊癒晒。「真係好快就發生㗎!啲傷口又紅又腫;起初變黑,跟住變藍,傷口開始縮細,多得上帝,全部都好返。就係咁樣。」「但係我去咗醫院,佢哋竟然擺我喺張椅上,好似我係咩罕見標本咁,等所有學生都睇吓我有幾罕見、幾嚴重嘅滲出性紅斑。」

奧爾加·謝爾蓋耶芙娜·馬爾季諾娃

我姪女Irina以前做倉庫經理。有一日,有三十床進口床單送到佢哋倉庫。Irina同佢啲員工究竟係想搞手腳,定搞咩嘢,天曉得——但當店舖啲員工去倉庫拎床單嗰陣,就淨係簽咗收貨。文件送咗去舖頭,但啲床單就留喺倉庫。送貨單喺度,但啲床單唔見咗。但係有人走漏咗風,舖頭好快就關咗同封咗,審計委員會入嚟調查。我姪女一晚都瞓唔着;朝早跑嚟搵我:「呢啲啲啲,我應該點做?」我有得諗到點做:「我哋去搵阿納斯塔西亞修女,聽吓佢點講。」我哋就去咗。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喺合唱團度;我哋走埋去同佢講文件喺舖頭,床單喺倉庫,如果件事曝光,我哋會坐監。我哋要點做?「冇嘢做!」阿納斯塔西亞修女望住伊琳娜講:「依家即刻去,搵個架用嚟倒廁所嘅貨Van,拎埋啲床單,開去嗰間舖,駛入院子等住。會有個清潔工拎住兩桶嘢走出嚟——唔好走埋佢附近。」過咗一陣,又會有另一個清潔工走出嚟,手上都拎住兩桶水。快啲走埋去,將床單俾佢,同佢講:「隨便拋喺邊度都得,只要拋入大樓入面就得。」

Irina就真係咁做。佢搵到咩嘅車,開去嗰間舖,俾人放行入院子——因為佢哋開住嗰種車又唔會引起懷疑,畢竟佢哋係嚟清潔廁所嘅。Irina畀第一個清潔工行過,快手衝去第二個嗰度,第二個就拎住床單,拋入舖頭入面——就係咁,一切麻煩就搞掂。錄影帶喺度,床單都喺度。

講另一個故事。到我個仔 Stepan Stepanovich 申請大學嘅時候。我去搵我阿媽,我話:「媽,Stepan 想申請大學,我哋要幫佢。」佢就話:「噢!好簡單。」「查清楚佢幾時考試;到嗰日,你去教堂,帶四十個十文盧布嘅包子嚟。我哋喺度禱告,佢就會攞到B。」我就係咁做嘅。佢第一次考試,我就帶咗四十個包子。啲包子好快就俾人攞晒,即刻派晒出嚟。我個仔返嚟考試,攞咗個「四」。下一個考試都一樣。總共有四個考試,我每次都帶咗四十條卷,我個仔全部都攞咗「四」。咁,多得佢阿媽嘅祈禱,Stepan Stepanovich 就考上咗大學。

農家女妮娜

有一次星期五,我哋醫院做嘢嘅同事勸我食咗啲香腸。第二日我返教堂參加彌撒。彌撒完之後,安娜斯塔西亞修女開始分聖水畀大家,然後對住我講:「嚟呢度。」我行埋去,佢就開始打我,仲對成間教堂大聲嚷:「嘩,你條豬!嘩,你條豬!」我好驚——佢講「豬」係乜意思?我喊住叫:「阿媽,畀啲聖水我飲啦!」但佢唔畀,繼續打我。人哋圍埋嚟:「佢哋打緊個細細嘅烏克蘭女仔!」阿娜斯塔西亞修女大聲講:「佢係條豬!」原來嗰條腸係豬肉嘅。

於是佢就用棍打我,我平靜咗之後就去搵賽巴斯蒂安神父求祝福。我行埋去佢面前,佢就話:「妮娜!今日係你嘅名日!——佢哋打咗你——好啦,呢啲聖餅畀你!」就係咁,佢哋喺聖靈裏面溝通。

修道士塞巴斯蒂安(克米里夫)

有一日,安娜斯塔西亞修女由右邊合唱團嗰個門廊行落嚟,經過教堂,大聲叫:「邊個想要頭巾?」邊個要黑色頭巾?」佢行到另一邊嘅門廊,Motya Minaeva就話:「阿媽,畀我條黑色頭巾啦,我有。」但佢就答:「冇,你真係冇,而且你唔需要。」然後就繼續向前行。喺門口、喺出口嗰度,我哋嘅保姆企喺度發抖:「噢,佢大概會畀我條黑色頭巾;呢件事肯定預兆住有咩可怕嘅事發生。」安娜斯塔西亞修女行埋嚟問:「你需唔需要條頭巾?」我哋嘅保姆答:「唔使,我有三條黑色頭巾,唔需要。」

「咁既然你有三條,呢條都畀你啦。」於是佢就畀咗條黑色頸巾畀佢。佢預見到我哋嘅奶媽會戴上頭巾。

Evnikia 修女(Khmyriva)

安娜塔西亞修女回憶道:「當我蒙福成為聖愚時,我的第一項任務是拎個袋去化緣。但我不想去。我說:『派我去幹任何活都行,就是別叫我去化緣!』『不,不,不是做工——你去化緣。』」我就拎咗個細袋,出發啦。啱啱好個日有個慶典,一班男仔聚埋喺度,我就拎住個袋,着住破衫,喺度行。我聽到啲男仔講:「嘩,呢個女仔真係好靚!」我心諗:「我依家要點算好?佢哋都係講緊我㗎。」佢哋就話:「如果佢着得好啲就有得輸——你睇吓佢啦!」於是我就爬上咗一間儲物棚,擰咗個鼻,然後抹咗喺衫度。佢哋又話:「嘩,佢真係個傻仔!真係個傻仔!」之後我就舒服咗啲,就繼續行我嘅路。「唉!」我心諗:「我已經係個傻瓜啦!咁而家我估我就要做個傻女仔啦。」我就係咁樣過咗我一世。

喺Optina Pustyn,Sebastian神父已經幫個位長老暖好咗房,就去教堂同佢會合。但係長老早就睇穿Nastya喺房入面搞緊啲乜,就唔肯離開教堂。Nastya開咗門,坐喺門檻度,撐住門,就咁坐喺度。外面嘅天氣真係好凍,雪又飛咁吹入嚟!塞巴斯蒂安神父過嚟想再加啲柴,但房入面堆滿咗雪,納斯佳半裸咁坐喺門口,淨係着住條裙同條披肩。佢就咁坐住,撐住門,唔畀佢關門。塞巴斯蒂安神父試住勸佢:「好啦,納斯佳,畀我關埋門啦!」但佢乜都有講。於是Sebastian神父輕輕抱起佢,帶佢去另一個地方,關咗門,就開始生火。畢竟,佢喺個度畀人趕走同打罵,但Sebastian神父從來冇打過佢。就喺當時,佢已經可以望到佢嘅未來。等神父將個間房暖好之後,教會嘅長老就嚟到。

之後喺卡拉甘達,阿媽有時都會責佢。我哋隔離有戶人住喺Melkombinat,佢哋養咗頭牛,喺市集賣牛奶同酸忌廉,幾貪心。有次佢哋整咗啲酸忌廉去賣,自己就走咗去其他地方。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就嚟到,用啲啲酸忌廉整麵糰,焗咗一大堆油條——「自己拎啦!」佢用晒成啲酸忌廉。當然,啲主人就對佢嘈嘈鬧鬧。之後佢又喺一次啲人去咗市集嘅時候過嚟,摘咗佢哋菜園入面嘅幾條青瓜,堆成一堆。當啲人返嚟嘅時候,就撈到不得了(唔開心。 — 編輯:「呢啲究竟係乜嘢!我哋行咗咁耐,付出咗幾多心機!」個陣係黃昏。夜晚突然之間——霜降,將菜園入面嘅所有嘢都凍晒。佢哋嘈嘈鬧鬧,但阿媽好清楚咁講:我知主會畀啲乜,聽日同後日會發生乜嘢。」

有時連阿爸都會透過佢去責備人嘅罪。有一次,當時仲未有教堂,阿爸喺Melkombinat禱告完,食完晚飯之後,就開始安排大家今晚嘅位置。佢對安娜斯塔西亞媽媽講:「你都去史蒂潘妮達度過今個夜晚。」佢就去咗史蒂潘妮達度。佢敲門:「畀我入嚟過夜啦!」佢哋答:「有位啦,」就唔畀佢入。個陣係冬天。但係因為佢有幸喺史蒂潘妮達度過夜晚,就算凍死都唔肯走。於是佢就喺門檻度馴覺。但係,當然,多得神父嘅祈禱,佢冇得凍死。第二朝,屋主起身開門,但門打唔開——安娜斯塔西亞就攤喺門檻度。夜晚落緊雪,佢畀雪埋咗。佢跳起身,拍走身上嘅雪,講:「嘩,唔好意思,打擾咗你哋。」但係神父特登叫佢去個度,就係要穿透呢班人嘅硬心腸。然後佢哋即刻跑去搵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安娜斯塔西亞修女!你點可以咁做!」「點解會咁!」畢竟佢病咗,差唔多冇着衫,又係一個寒冷嘅冬夜。佢哋嘅心當然被悔意刺痛:「我哋對佢咁差,明明有地方俾佢過夜。」之後佢哋就去搵神父懺悔,佢哋總算明白發生咗乜嘢事。

另一次,當神父喺教堂做完追思禮之後,安娜塔西亞修女突然跳起身,喺追思桌上擺咗一樣嘢。神父就拎起手杖開始打佢:「你,你擺咗啲嘢放返未?」—「冇,神父,我有放返。」「咁你點解要擺?追思禮係神聖嘅儀式,要喺追思禮擺嘢,就要先祈禱。你識唔識祈禱?」當然,安娜斯塔西亞修女係識嘅。其實佢根本都唔需要啲件糕點。就係神父同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先揭發咗啲啲伸手擺嘢嘅人。對佢哋嚟講,呢件事係一課教訓——佢哋學識咗追思禮係神聖嘅,而且好長時間都記得神父點樣用拐杖打阿納斯塔西亞修女。

當我哋埋葬咗我哋嘅媽媽之後,喺喪禮期間幫手嘅我同一位叫娜傑日達嘅神僕,都喺右腳出現咗似丹毒咁嘅藍色斑塊——痕到受唔住,仲覺得噁心同頭痛。我哋一直痛到第九日,條腳腫晒,我同佢都捱唔到自己。到第九日,Анастасия修母嚟參加追思禮。我對佢講:「修母,自從出殯之後,我哋條腿就出現咗呢種奇怪嘅藍斑,好似西伯利亞熱咁。」佢就話:「呢度有對靴,快啲着住我嘅靴。」其中一隻係超大隻嘅布靴,另一隻係佢左腳個隻皮靴,細咗少少。佢遞咗對布靴畀我:「呢對着返,我哋依家去晚禱。」但我點可以着住佢行路?入面可以塞得下三、四隻腳——真係咁大。娜迪亞個對就細啲,係畀

左腳着個隻。我哋幫阿媽着咗我阿爸個對有扣嘅靴,佢就同伊琳娜阿媽講:「畀佢哋支棍拎住。」於是佢就去院子拎咗幾條粗糙嘅樹枝。講真,我個條樹枝好啲,而Nadia個條就滿晒節。咁我哋就拎住樹枝,著住個對靴,行去教堂。我著住件黑色絨毛裙,仲有條新嘅白色法蘭絨頭巾。而伊琳娜修女就用條又污糟又破爛嘅半披肩纏住自己。我就話:「你點解要包住咁嘅破布?我本來係綁喺佢條腿上㗎。你有其他嘢可以包住自己㗎?」修女就話:「冇——唔使啦,冇問題。」佢都話冇問題,咁我就唔理啦。我哋到咗教堂。護士Motya見到我哋,大叫:「嘩!佢哋發瘋啦!佢哋發瘋啦!」佢唔知Anastasia修女喺度醫治我哋,我哋條腿痛到不得了。跟住我就開始點蠟燭,點燃咗我條法蘭絨手帕。伊琳娜修女跑過嚟,邊脫我條頸巾邊喊:「噢,噢,噢!」佢話:「呢度,你用我條啦!」然後用佢自己個條破舊嘅半披肩蓋住我。之後我要去受膏,但教堂入面擠滿咗人。我當然有啲尷尬,大家都講:「點解唔着得好啲?」但我能點做?我條腿真係好痛。算啦。我哋返到屋企,安娜塔西亞修女話:「聽日唔好出門;留喺床上,一日都唔好食嘢(個日係聖若翰洗者殉道節)。」「至於你條腿——冇事啦!連個頭都唔會痛。」我同娜迪亞由教堂返嚟,望吓條腿——乜都有!全部都癒合晒,痛楚都有晒。

瑪麗亞·尼基季奇娜·奧布拉茲索娃

安娜斯塔西亞修女真係個大頑皮。所以當神父準備去邊度嘅時候,佢會將架車塞滿咗年輕女仔,連女執事都塞埋入去,但就唔會載安娜斯塔西亞修女。佢就會大叫:「嘩!」——拍住架車,大聲喊:「畀啲衫我着啦!」即係話,畀啲嘢我着落身啦。對佢嚟講唔論冬天夏天——佢都半裸咁衝喺老豆前面。老豆一到,佢已經喺度。佢一次都有落後過。但佢對老豆好忠心。老豆都好鍾意佢。

莉迪亞·弗拉基米羅芙娜·朱科娃

當伊維拉修女快要離世時,佢同我講:「莉達,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喺佢病危個陣,都成日講:『當佢哋將爸爸送去Optina Pustyn個陣,唔好忘記我。』」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就係咁教訓伊維拉,而伊維拉又同樣咁教訓我。」

1975年,約瑟夫大主教(切爾諾夫)再次到訪米哈伊洛夫斯卡婭教堂。他經常談起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在預言,她在預言。」喺佢見面個陣,安娜斯塔西亞修母就開始同佢道別:「請賜我祝福,謙卑嘅大主教,赦免我,我哋再見唔到面啦。」但謙卑嘅大主教唔願意接受呢個預言。個年夏天喺阿拉木圖,當莫斯科神學院嘅學生嚟探佢時,佢坐喺枱邊,望住其中一個——彼得·維列捷尼科夫——講:「睇住,彼得亞,我哋會去切列茲諾格勒,由切列茲諾格勒再去卡拉甘達,揭發安娜塔西亞修女。」但呢件事有發生。由於種種原因,佢由切利諾格勒直飛阿拉木圖,喺1975年9月4日,約瑟夫大主教喺醫院做手術期間離世。

安娜斯塔西亞修母老於1977年4月13日去世。臨終前,她被剃度為修女大戒。她葬於米哈伊洛夫斯基公墓。

大司祭米哈伊爾·內伊古姆

我肯定阿納斯塔西亞修母係一個聖人,但佢嘅聖潔唔係即刻睇得出嚟。最緊要係佢一直都隱藏住自己嘅靈性。佢嘅靈性只係喺某啲預言或者預兆成真個陣先明顯㗎。不過,一般嚟講,我諗佢甚至刻意做得粗糙啲;佢行路擺臀,成日拖拖拉拉,仲成日同大家講一大堆細微嘅說話。如果淨係憑佢嘅外表或者行為去評頭品足,就完全搵唔到佢有咩靈性高尚嘅痕跡。直到Sebastian神父過身之後,佢先開始變得「比較正常」;之前,佢真係好難相處,只係識佢一啲嘅人,都以為佢係個癲婆。但係當塞巴斯蒂安神父死咗之後,同呢位聖人一齊生活嘅人突然之間開始互相反目,阿納斯塔西亞修女就設法令到呢啲情況唔會咁明顯。佢安撫咗大家,為大家帶嚟和平。而身邊大部分人就親身感受到佢嘅愛同善意。

我係喺一個路德宗家庭出世。阿爸Sevastian過身幾年之後,我先加入咗教會。之後我去咗從軍,返嚟之後經歷咗一段「動盪期」——我完全唔聽人講,一時之間完全失控。好多好朋友同家人似乎都同我保持距離。但係我阿媽就逼我食加咗機油嘅薯仔,飲生雞蛋——我真係頂唔順——或者叫我拎住條女用頸巾搭巴士,好似我係咩癲佬咁。有所謂,我就照做,雖然當時我已經係個成年男人,仲要拎住條女用披肩喺成個城市到處走。佢可能會話:「去,沿住條路用一隻腳跳。」我就真係去咗,喺教堂周圍個條路上用一隻腳跳。點解我要走?因為我對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嘅內心 affection,係世上對任何人都

有嘅——呢點肯定無疑。又因為雖然佢好簡單、好粗獷,但安娜斯塔西亞修女其實係一個好敏感嘅人;甚至乎,要想像都幾難。

我好愛媽媽。不過,可能我愛嘅唔係安娜塔西亞媽媽本身,而係欣賞佢對我嘅 kindness。我可唔可以話,其實我根本冇真正見過佢。我只係見過佢着住大 felt 靴,同埋雨靴;我見到人人都好尊重佢,佢拉近咗我同佢嘅距離,而我好自豪佢對我咁好。我同佢一齊嘅時間好長。佢去到邊,我就跟到邊。佢哋會去Evdokia阿媽度,喺度食嘢、讀聖人傳記,而我就成日都喺度同佢哋一齊。我就係咁,連自己都唔知點解,只係想留喺聖人身邊。阿媽唔係好講嘢,佢冇同我講過任何嘢。佢哋屋企靜靜哋,好寧靜。我唔想走,我唔想返屋企。我只係想留喺佢身邊——就係咁簡單,我唔需要其他嘢。

之後我就入咗神學院。有一日我放假要返去謝爾吉耶夫卡,就訂咗張飛去莫斯科。但阿媽唔畀我去。佢唔係用武力攔我,好似喺度嘲笑我咁。佢拉我入佢嘅小房,開始同我傾偈。而我,當然就扮緊做個乖學生——一腳跳,仲飲生雞蛋。我裝到好聽話。所以當阿媽同我講嘢嗰陣,我提過我有飛機票,要趕住去。但佢根本冇理會。但我當時真係好想去莫斯科,迫不及待想到嗰度。所以當佢阻住我,令我遲到嘅時候,我自然而然好嬲。我嬲到咬牙切齒;嗰刻我甚至開始懷疑佢嗰種「」嘅神聖洞察力,心入面仲暗地裡罵佢。但佢就淨係攞走我張機票,唔畀我走。

當後來發現架飛機起飛時墜毀,全部人死晒……咁就完全係另一回事……我連發生咗乜嘢都有同佢講。佢都有同我講過一句……我第二日就搭同一班機飛咗出去。

我偶爾會去探望阿格尼亞修女。我對佢嘅感覺有啲唔同;我睇得出佢係一個好病嘅女人。佢所有手指都扭曲晒——佢有類風濕性關節炎、水腫同其他病症,靠住張矮咗嘅小枱先勉強可以行得動,但佢從來都有表現出痛楚。而呢位女士(後來我先記起)都令我好感動。通常一講到阿尼亞媽媽同阿納斯塔西亞媽媽,啲女士就鍾意細聲講,話呢啲媽媽——嘩!嘩!我有太留意,但就算咁,阿尼亞修女都觸動咗我嘅靈魂。阿尼亞修女就好似一個細細嘅嬰兒,一個嬌嫩嘅嬰兒,非常、非常年邁。佢有把好細好細嘅聲線,就好似嬰兒咁,同我講嘢都好似細細嘅嬰兒。

我對嗰啲修女有乜特別好講。唯一令佢哋同其他人唔同嘅,就係佢哋真係有通靈能力,同埋非常敬畏上帝。表面上,佢哋就好似一班謙卑、安靜嘅嫲嫲。的確,安娜斯塔西亞修母有時會發脾氣;即係話,佢講嘢可以好咄咄逼人。但嗰啲都有影響到我。對我嚟講,佢一直都似一位慈愛嘅嫲嫲。有一次我感覺阿格尼亞修女對住人講嘢都幾嚴厲,但嗰件事都有令我擔心。佢對我好好,唔想嚇走我。當時有個細路仔係另一種信仰,佢都唔想嚇走佢。

而家我回顧一生,就好清楚我嘅人生除咗罪惡之外,也都有,而我對嗰啲修女有深厚嘅恩情。我好肯定,係因為佢哋嘅祈禱,我先至仲可以喺呢個世界活到今日。真係好感謝上帝,喺我人生入面,有段時間可以同咁嘅人咁親近。我相信我而家同佢哋一齊,永遠都唔會分開。一日都有停過同佢哋溝通,每日都向佢哋求助。